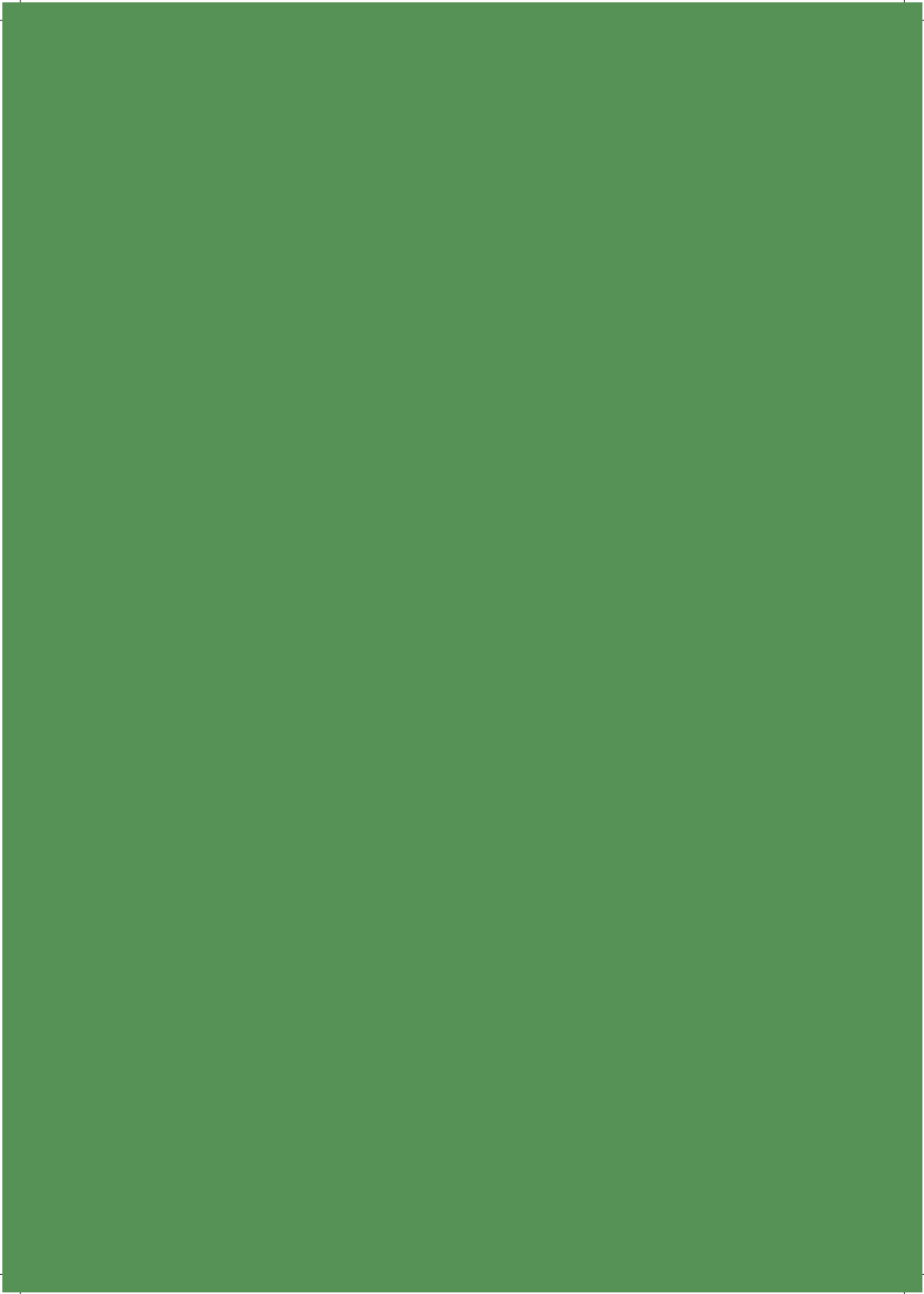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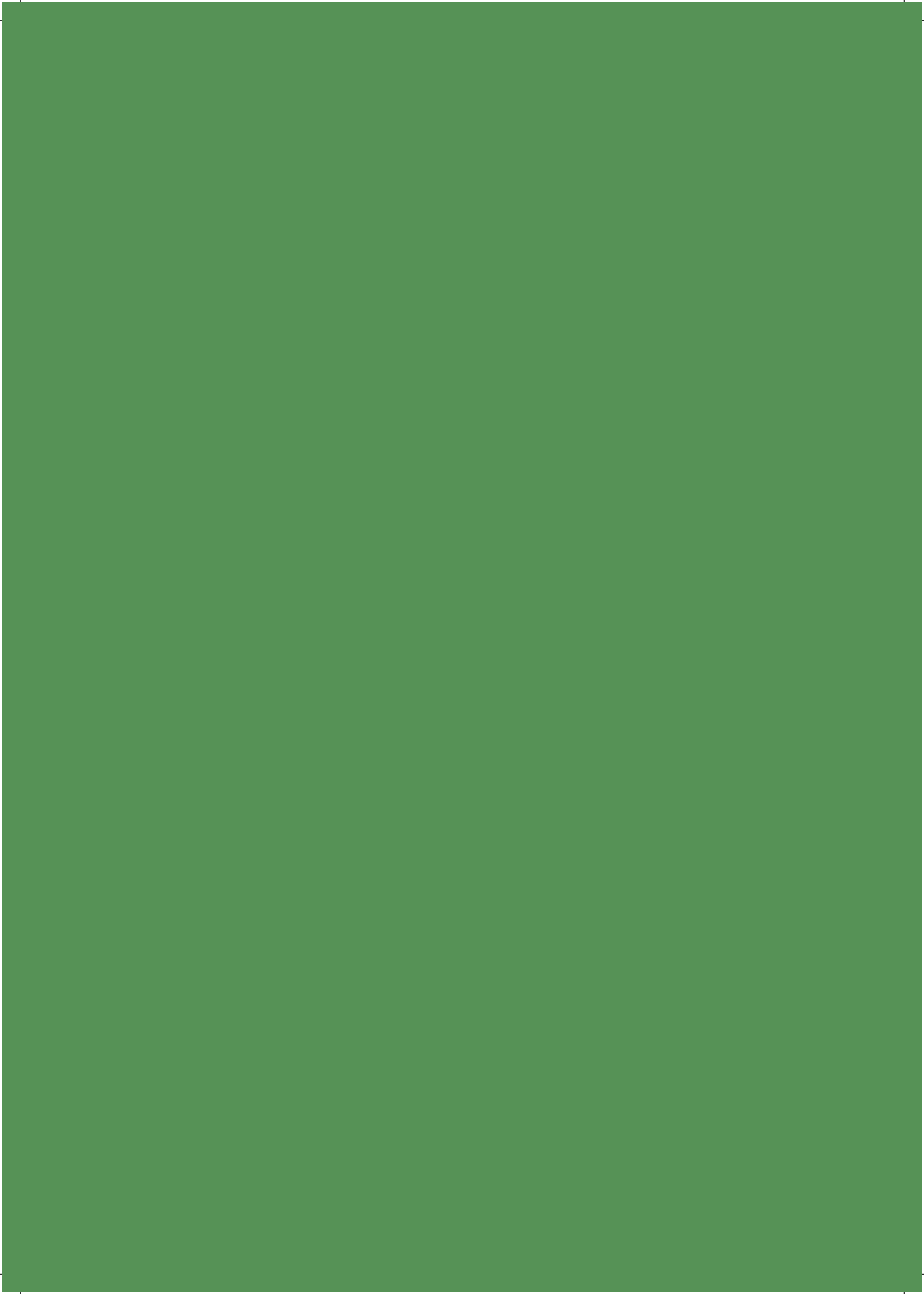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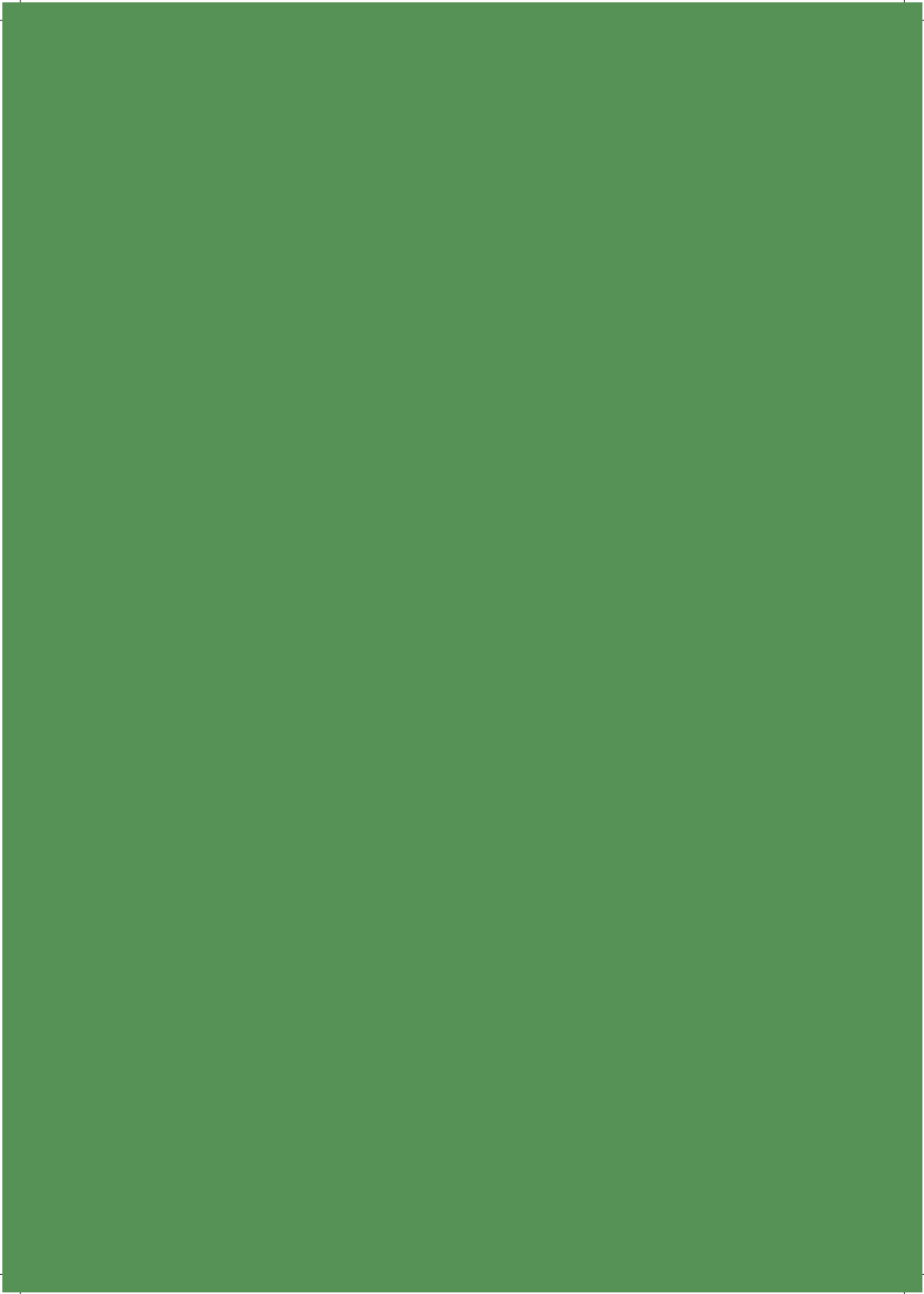










二〇一六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詠望春風

得獎作品集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 策劃出版

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
2016

得 獎 作 品 集

市長序

兼容並蓄的國門之都

鍾肇政先生有「台灣文學之母」的美譽，是桃園藝文的瑰寶，為了鼓勵文藝創作的風氣，市府特地以鍾老為名，成立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今年延續第一屆的徵稿文類，並且以「詠望春風」為徵文主題，希望能夠承先啟後，傳承鍾老熱愛文學、以筆墨耕耘鄉土的精神。

鍾老擅長創作大河小說，以《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等鉅著聞名於世，他描寫桃園客家人抗日、與日本殖民政府周旋的故事，如怒濤一般波瀾壯闊；描寫故鄉龍潭斯土斯人的在地故事，又如春風般舒暢和暖，忠實呈現台灣近百年的時光。

為了傳承鍾老的文學之焰，「詠望春風：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在桃園各地的獨立書店與藝文場所舉辦推廣文學的系列活動，除了走訪校園的青春座談，廣邀民眾參與的名家文學沙龍以外，更舉辦「當文學颯在一起」寫作營，讓文學種子可以在桃園生根、發芽，終成一株株綠意盎然的大樹。

文學是生命的淬煉與結晶，寄望「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可以孕育更多文壇新秀，為台灣文學界注入更多的創造力，傳遞台灣多元文化的豐富內涵，造就台灣新世紀的人文風景。

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

局長序

不只是文學獎

鍾肇政文學獎今年邁入第二屆，去年鍾肇政文學獎以「大河長流」四字作為徵文主軸，象徵桃園多元的文化、豐沛的文學養份，如大河長流般的深遠影響這塊土地上的人。今年以「詠望春風」命名，藉由和暖舒暢的春風陶冶桃園市民及勤於寫作的創作者。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延續首屆徵文文體：短篇小說，新詩，報導文學與童話四大徵文項目，讓鍾肇政文學獎擁有全國性文學獎的質量厚度。今年收件高達569件，其中不少獲獎者是寫作新秀，成功達到獎勵寫作之宗旨。

今年進入決選的作品內容質量豐富，題材多變，並增加許多新的創意。得獎作品主題暢談環保議題、一首歌的流傳、懷舊思鄉，觸及桃園原住民抗爭、霄裡溪維護、閩客文化，別有新意的動物書寫，回歸向大師鍾肇政致敬等，文學色彩繽紛且飽滿。此外，本屆參選作品不但在題材上創新，在書寫上也展現不同以往的風格，許多參賽作品使用閩南語參雜書寫，評審委員紛紛表示驚嘆，寫作者確實將自身生活融入於創作中，呈現文字的生命力。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不只是一個地方性的文學獎，而是能包容多元文化與族群的文學盛會。

感謝所有評審老師們的用心評比，一點一滴地澆灌等待發芽的文學種子，拉拔成長的幼苗；感謝所有投稿者，一字一句積累對土地的情感，書寫出文學動人的佳篇。盼望鍾肇政文學獎能夠持續開拓桃園的視野，聚集更多熱愛寫作之人，為台灣文化綻放書香芬芳的花朵。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莊孝美

目次

- | | | | |
|-----|-----|-----------|-----|
| 003 | 市長序 | 兼容並蓄的國門之都 | 鄭文燦 |
| 004 | 局長序 | 不只是文學獎 | 莊秀美 |

短篇小說組

- | | | | |
|-----|-----|------------|-----|
| 013 | 總 評 | 新銳出手各展文采 | 方 梓 |
| 014 | | 多元關懷面 | 蔡素芬 |
| 015 | | 題材多元是其最大特色 | 郭強生 |
| 017 | 首 獎 | 喊暝 | 謝明憲 |
| 035 | 貳 獎 | 靡靡之音 | 高肇政 |
| 051 | 參 獎 | 芥菜任務 | 淤 積 |
| 075 | | 起風了 | 許勝雲 |
| 093 | 佳 作 | 穎川堂 | 黃宏春 |
| 113 | 佳 作 | 消失的翅膀 | 葉士瑜 |
| 127 | 佳 作 | 白貓信箱 | 張俊堯 |
| 148 | 紀 錄 | 短篇小說組・評審會議 | |



報導文學組

159	總 評	追尋真相的執著	古蒙仁
160		發現報導文學新觸角	陳銘礪
161		一場精緻的盛宴	劉克襄
163	首 獎	古戰場最後一位法師	張捷明
199	貳 獎	盛夏巴陵	楊智傑
223	參 獎	空谷回音 孤獨的泰雅先行者K'Yosyo · Noming	簡李永松
251	佳 作	霄裡溪，不要再哭泣	林惠珍
273	佳 作	左手查閱史輯 右手復刻記憶 藍博瀚實踐古蹟存續的意義	楊語芸
299	佳 作	流浪的歌聲	江冠明
328	紀 錄	報導文學組・評審會議	

新詩組

- | | | | |
|-----|-----|--------------------|-----|
| 341 | 總 評 | 現實的路，夢的飛翔 | 李敏勇 |
| 342 | | 美麗的眾聲喧嘩 | 許悔之 |
| 343 | | 推薦2016鍾肇政文學獎現代詩得獎作 | 陳義芝 |
| 345 | 首 獎 | Ho-hi-yan | 張英珉 |
| 349 | 貳 獎 | 伐木者之心 | 游善鈞 |
| 353 | 參 獎 | 在夢想城市起飛 | 羅靜如 |
| 357 | 佳 作 | 狩獵 | 邱建國 |
| 361 | 佳 作 | 如果你來 | 林珊卉 |
| 365 | 佳 作 | 阿嬤的花布巾 | 金 萱 |
| 368 | 紀 錄 | 新詩組・評審會議 | |



童話組

380	總 評	麗花嘉果滿園	傅林統
382		幾點感想	馮輝岳
384		創意、鮮活與邏輯	林世仁
386	首 獎	H ₂ O仙子	陳昇群
396	貳 獎	真相	翁建道
406	參 獎	痛感星球	呂黛芬
416	佳 作	姐姐妹妹出郵去	陳韋任
424	佳 作	畫眉與烏鴉	簡志仲
436	紀 錄	童話組・評審會議	

附 錄

442	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	------------------



短篇小説





首 獎	謝明憲	喊暝
貳 獎	高肇政	靡靡之音
參 獎	淤 積	芥菜任務
參 獎	許勝雲	起風了
佳 作	黃宏春	穎川堂
佳 作	葉士瑜	消失的翅膀
佳 作	張俊堯	白貓信箱

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
2016

短 篇 小 說

短篇小說組・總評

新銳出手各展文采

◎方梓



此次進入決賽作品皆是上選之作，然因有所取捨，難免有遺珠之憾。得獎作品在文字、寫作技巧、情節鋪陳、結構及意義上，均為一時之選。

〈喊暝〉以全知和自知書寫方式交叉行進母與子對於「喊暝」病狀的掙鬥與回憶。母親對於夜夜驚夢酣眠（夢遊）哭啼的病症一籌莫展，四處尋醫問神，兒子以回憶的方式陳述夢境中女孩的糾纏，驚恐喊醒了暝夜，驗證了母親問神的結果。本文深刻敘事神秘未知的某個空間，與現實人生的因果牽扯，以及未被陳述的故事。

〈靡靡之音〉以反諷的手法，敘述一段重要的禁歌史，竟然是緣自無知草率的政策決定；禁歌的標準是取決於工友老郭的篩選，對於老郭的真實姓氏，已有張冠李戴的暗示，也是禁歌的自由心證，全無法則，最終逆轉於人性對於「靡靡之音」的感動與必要。

〈芥菜任務〉作者以真實與虛幻作為建構的辯證，從現實生活、網路空間及老伯的譫妄的世界三條線拉展，呈現虛虛實實的人生，最後透過鏡頭將攝影出海的反光如無數精靈飛躍，真實與虛假都只在於「看見」。

〈白貓信箱〉細述主角憂鬱症者的心理和身理狀態只有性慾與食慾，對於活下去的意義詮釋，透過網路「白貓信箱」與同是憂鬱症者的言談，回到最原始活下去的本能，不只要活還要有養貓的能耐。



短篇小說組・總評

多元關懷面

◎蔡素芬

就短篇小說的閱讀樂趣而言，進入複審的三十八篇作品，提供了豐富內容，無論是年輕戀人的分手破碎心情，或鄉里間的風土人情、社會問題、親情、婚姻等等，都可看到小說作者們關懷面的多元，眼光又是多麼獨特。

但光有題材上的關懷並不足以成就小說的面貌，小說的文字敘述若乏魅力，可能寫死了一個好題材，若有魅力，加以結構上的變化，會讓一個平凡的題材生鮮起來。所以讀小說的過程，腦部會進入複雜的運作，檢視作品裡的各種元素組織，期盼從中得到閱讀的樂趣。在最後進入決選的作品中，這個樂趣是存在的，以致在只有七篇作品能夠得獎的情況下，不免為某些沒能得獎的作品扼腕。

然而得獎作自然有其勝出的理由，〈喊暝〉的說法和求治方式普遍存於民間，卻難得在文學作品裡如本作以兩個交錯的觀點寫出這個習俗的當事人身心過程，結論尤其為不可知的事情舖排了一個難以解說卻不無可能的神秘性；〈靡靡之音〉著力以禁歌的過程影射了當事人對愛情追求類如靡靡之音，既反諷了時代也嘲弄了自己；其他四篇得獎作主題各異，無論寫家鄉的過往情事、年輕人對老者的關懷、蜜蜂的生存危機、情感焦慮狀態，都反應了作者透過小說技藝，試圖建構出懷關的所在，就這點來講，這次的小說得獎作，確實反映了不同的關懷切面。

短篇小說組・總評

題材多元是其最大特色

◎郭強生



本次得獎的作品都頗具實力。首獎〈喊暝〉以高度的文字掌控能力，營造出台灣民間習俗的特殊氛圍，緊扣主題，一氣呵成，贏得評審們的一致肯定。第二名的〈靡靡之音〉也是一篇精彩作品，描繪台灣流行歌曲仍有檢查制度的時代，禁播歌曲的幕後真相，極具諷刺性。作者文字老辣中不失幽默，將思想箝制時代的荒謬與無奈，刻劃得十分到位。

第三名有兩篇，則是著眼於當前社會現實，各有擅場。〈起風了〉的主角是一位始終成不了家的單身漢，卻因為無意間幫助了一位泰籍新娘，結果為他搭起了姻緣之橋。寫人情之美，平實的抒情與慈悲，讓人讀完之後有種餘韻迴盪之感。〈芥菜任務〉則以手機網路時代的人際關係為主題，帶著一點魔幻的撲朔迷離，但在結局時，主角選擇了去照顧一位萍水相逢的老人，而不是去赴那場與身份不明的網路曖昧對象的約會，亦有讓人反思的餘味。

佳作入選的作品中，我特別要提一下的是〈消失的翅膀〉。作者描繪昆蟲大戰的文字生動準確又張力十足，是一位極具潛力的作者。

綜觀這份名單，題材多元是其最大特色，各篇文字都在水準之上，非常可喜。



短篇小說組・首獎

喊 暝

◎謝明憲

「阮子个病看到無藥醫啊！」

許碧玉疲憊地帶著剛上國小的兒子文元，在蒼白的診間等候看診，一等又是一整天；公用電話一頭是她的好友阿紡，兒子安靜看著醫院窗外。

「謝太太，你的小孩其實沒有任何問題，身體也很健康，不用再來了。」醫生用很篤定的口吻強調。

「哪會沒問題，每暗他攏睡到半夜嚇醒，你看，現在全身軟糊糊，攏無精神。」

「我記得，那時候每天晚上，都會重複夢見同一個噩夢，然後喊暝、大哭。」

謝文元看著一張老照片，是七歲時的自己，父親帶他去南瑤宮進香時拍攝的。畫面中，他坐在石獅背上，但如今的他，已經無法求索當時的任何回憶，只覺得相片中的自己，像個陌生人。唯一記得清楚的，是在六歲、七歲期間的夢境，不斷湧現而出。

「那個夢，到現在還記憶猶新。不過有一部分全忘了，只記得就好像躺在黑色的輸送帶上，聽得到輪軸轉動的聲音，嘎嘎嘎地。很長很長的輸送帶喔！在幾乎完全黑暗的空間中。」

謝文元認真地回想，他屢次調整鼻樑上的黑框眼鏡，迷焦似

地鎖住眉頭，凝視自己的童年印象。

「接下來，我會看到牆上或地上有一個巨大時鐘，正在倒數：6、5、4、3、2、1。輸送帶將我帶到盡頭，是個不停旋轉且深不可測的黑洞；一旦時間倒數結束，就會產生極大的吸力把我吸進去。這個時候，我才有意識地抵抗、恐懼、掙扎，用手緊抓著洞口的雜草大叫，直到醒來。」

「每次都一樣，只有結局。」

許碧玉絕不相信兒子沒有問題，不過，這些大醫院該做的檢驗都做了，各科醫生也都說沒事，無計可施的絕望，讓她不知如何是好。

「我知道，我只能判斷沒病，你要不要考慮別的可能？」

醫生很誠懇地說，其實也讓她鬆了一口氣。這些日子，她一個人牽著文元，從八德搭公車到桃園，再從火車站前的桃客總站，走到大廟附近的源芳醫院，有時是到廖海醫師的診所。還有幾次，轉車去長庚照了腦波、心電圖，看著文元身上纏繞著各色電線，末端貼著冰涼的貼片，簡直就不像個人；或者像今天，已經是第三次來台北馬偕了。只是接下來呢？還能去哪裡？能檢查什麼嗎？醫藥費真是個無底洞，讓生活窘迫至極；她心想，如果不是要照顧小孩，她倒想去工廠上班，不然：「以定枝的薪水，真不知道要怎麼晟養這個囡仔大漢。」

「記得在七歲的時候，母親帶著我們三個小孩到台北馬偕。我站在某個路口天橋上，遙望遠方檢驗所藍底白字的招牌，還要等待下一個檢查。不過，現在我真的搞不清楚是在哪個路口了。」

「那時候，我的身上都會散發出虛弱的藥味。不過，即使吃

了那麼多藥，每天晚上十一點左右，或者有時候是下午睡午覺，睡沒多久還是會驚醒。我的直覺告訴我：『我快死了』。我爸還說我醒來以後，就會一直哭說：『我真驚！我真驚！』我還去過附近一個阿婆那裏收驚，去了很多次喔。」

「囡仔無通驚，囡仔無通驚……」。

阿婆熟練地將白色的國小制服綁著一杯米，在昏暗的日光燈下前後搖晃著。小小的文元深怕阿婆手上點燃的香枝，轉來轉去會燒灼到他的額頭，也害怕神壇上的眾神目光；他的頭低到不能再低，好像在懺悔做錯什麼事，屈著身子被焚香的白霧繚繞著。

「你看，這杯米這裡……。」阿婆一邊對著許碧玉解釋，一邊又化一碗水讓文元喝下。許碧玉抬頭往神壇望去，看不清桌上的眾神明，在她身上盤旋的白霧，瀰漫到廣福路口的天橋下。她抱怨，命運真難，萬天神佛我一個都不認識啊！你們真的會同情我嗎？

許碧玉又被吵醒了。更嚴重的是，文元的身體狀況似乎越來越虛弱，三不五時還會發燒。

「醫生嘛沒效，收驚嘛沒效，攞想帶去給醫生看，嘛不知道要去佢位看？桃園啦、台北啦攞有去過。人說這個醫生，就帶他去看，一趟嘛要一千外，咱做工仔人一個月才賺幾千塊爾爾。」許碧玉很憂鬱地跟阿紡訴苦。「要給這個囡仔虐死。」

「阿玉仔，我看不是看醫生，就是應該去問神。問神嘛要有緣，這間無效，就換一間。你个囡仔較貴氣，明仔載我帶恁去崎頂金母娘娘遐，予金母娘娘做契子看覓，是不是比較平安？阿秀彼个囡仔嘛是真帶，嘛是做契子了後就無事了。」

「金母娘娘廟其實只是間鐵皮屋神壇，在小巷子裡陰陰暗暗的。我只記得，當我媽媽拜完之後，廟祝要我自己跟金母娘娘許願，然後就可以擲筊。只要擲出三次允筊，我就算是金母娘娘的契子了。離開前，可以到神壇上拿面金牌，過一過香爐，我就拿到人生第一份值得炫耀的寶物。這面金光閃閃的金牌，讓當時的我得意的不得了，簡直以為自己脫胎換骨，像是假面特攻隊V3，可以變身對抗內奧修卡兵團。我還拿到學校說：『我的乾媽是神明。』不過，當時這麼珍惜的東西，後來也不知道怎麼不見的。」

時間一到，許碧玉很自然地又醒了。她想，原本金母娘娘壽誕要去還願的事，還是就算了。

「阿無，隔轉日我帶你去女媧娘娘遛，去問看覓，那間是在問前世的……」在瘋大家樂的時候，阿紡就很頻繁走訪宮廟，有時候會拿某間宮廟的籤單，要文元亂解；有時候則是來問夢境，自己逼牌。總之，阿紡對於哪間宮廟靈驗，哪間宮廟問事時有甚麼規矩，總是如數家珍。

文元看著父母騎著小小的達可達，跟著阿紡姨，一路從關路缺騎到了埔心火車站，再從埔心往楊梅方向沒入田間。到了女媧娘娘廟，幾個人端坐在神壇前，同樣焚香燃起白霧，壇前的中年婦女向許碧玉要了她與小孩的生辰八字，便將自己的眼睛用紅布遮蓋起來，開始端坐念念有詞。

「阿玉仔，陳師姐這嘛要去地府幫你調資料，她講一個人一生甘那會當調兩擺。待會娘娘開喺的時陣，你攞毋通插喺。」許碧玉點點頭。

「許碧玉！」又燃起一摺壽金，女媧娘娘說話了。

「你佢係翁今世是戀愛做伙，就是因為你前世，你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婢女，你个子就是你前世服侍的老夫人。係翁你前世嘛是佢你戀愛，他是專門替老爺收田租，不過他愛賭博，偷賣老爺的土地去還債，又叫你去偷拿老夫人金銀財寶。不過，老夫人有藏一寡仔私奇，後來攞把偷賣掉的土地買回來。所以，他今世會這麼難帶，就是你前世相欠的。」

許碧玉看了一下病懨懨的文元，她其實不太相信這就是她的前世，一方面她和定枝其實不是戀愛結婚，而是相親結婚；而且真要算帳，也該算在定枝身上，他才是始作俑者吧！老天爺怎麼可以這麼草率就要我來擔？但如果真是像女媧娘娘所講，這些日子已經還清了嗎？文元算是在折磨自己嗎？

她不敢再想下去，再想下去只會更惶恐，如今只要相信女媧娘娘，一切就會比較簡單吧！

「你回去了後，拿三爿香一只壽金，先拜天公。拜好了以後，攞間厝仔講：『你有原諒我無？』若是講『有』，按呢就算化解。」

文元說：「『有』。」

許碧玉很辛酸的笑了一下，她知道，要怎麼說幾世冤親債主，真正受折磨的其實也不是她，而是小阿元：「可憐个老夫人」。但是，當天晚上十一點，習慣的驚呼聲又來了。她和定枝又起身，趕緊搖醒喊暝中的文元，再沒有力氣去追究誰的前世今生，然後又沉沉睡去。其實，她之所以願意一窺因果，只是為了當下的茫然，她只是想要討個說法，「至少先讓我相信」。也許在知道了以後，卻又奈他何？也許就一直這樣下去。但是再怎麼樣，先找個理由，先找個故事，彷彿才有力量承擔委屈。

「那天之後，我又夢到一個怪夢，完全不可怕，只是無法理解。」

「在這個夢裡，我不再是個小孩，而且是在很深的夜裡，獨自搭上一輛閃著五顏六色的小公車。也許是比較早上車，車上還沒有什麼人，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不知什麼時候，車內開始變的非常擁擠，在我的座位旁坐下一位女孩，我們應該是認識的；而站著的人全都靜默無聲，我與女孩也完全沒有對話，甚至連引擎的聲音都聽不見。沿途的街道，也閃著跟公車一樣的各色霓虹，路上完全沒人沒車，也沒有任何路標；但是在夢中的我，非常篤定知道待會要去哪裡，所以一點也不慌張。現在回想那些畫面，會讓我想起良根的畫風。」

「通過一群低矮平房之後，公車進入了一排高聳的針葉林，我知道這裡已經是山的脊線，感覺可以看得很遠；樹林過後，便循著很陡的彎路，緩緩繞下山。沿路陸續有人下車，快到山下的時候，車上已經剩沒幾人。小公車到了終點站停了下來，路邊又有方才的矮房子與霓虹燈，這些房子比我的身高還矮，沒有任何人開門。我趕緊問了下車的人，這是哪裡？那個人很高大，他沒有看我，只說了：『河南』。」

「什麼是『河南』？斜坡下去的確看見一條河，岸邊有許多人往來，不過天色實在太暗了，看不清楚他們在做什麼。」

隔天一早，阿紡的電話來了。

「阿玉仔，師姐昨暗私下偷偷佢我講，她講有看到你的後生後面有綴一个查某，倚竹廟門口不敢進來。她說，你上好攞去一趟。」許碧玉也說了昨夜的狀況，看來好像不只是他們母子前世的牽絆，今世的羈絆

到底怎麼回事？這些恩怨真殘酷要以性命相搏嗎？

轉了幾趟公車，這次只有許碧玉一個人去。

陳師姐看到的，大致就如阿紡轉述那樣。但是，原本就半信半疑的許碧玉，對此更是充滿不滿，她純粹只是想要聽聽看，究竟有甚麼理由這麼說？「阮囡這呢小漢，她為什麼欲來纏阮囡？阮是有欠她啥？」

陳師姐：「因為他後面綴的這個人，她說是恁翁的姊妹，就是他的阿姑，她有代誌想要請恁幫忙。」

許碧玉動氣地說：「哪有可能！」定枝只有兩個姊姊，雖然好一陣子不見，卻是早就熟識的，是很和善親切的人，也都跟他們一家都很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現在都活得好好的。

陳師姐說：「你叫恁翁轉去問，問他厝裡個長輩，是不是有人知影恁翁有一个阿姐，在囡仔个時陣就過身。這個囡仔整身軀攏漉糊糜，看起來嘛真可憐。」

廟中氣壓陰沉，許碧玉說不出話來，她的氣憤悄悄變回恐懼。她與定枝決定到桃園工作，其實有些家族長輩不太諒解；所以對於定枝這些家族往事，她從未聽聞，也不願去聞問。謝過陳師姐之後，收割的稻田與天空金黃一片，影子的確在田埂上拉得很長。

「這個夢的奇怪之處，在於日後竟然又重複夢到好幾次，總覺得好像有著某種連續性。」

「我看到河上、河邊都有許多船隻停泊，很多人在做粗工，有搬運貨物的，也有些人在修船，他們衣衫襤褸，看起來都很忙。沒有人意識到我，我也沒有意識到剛剛鄰座的女孩，和我一同漫無目的地站在公車總站，像在看著一部灰色電影。前方的路

上，許多人像繃夫一樣，赤裸著身體拉著一艘巨大的帆船，迴轉的船身下，有著像火車的車輪與軌道。」

「遠方又來了一輛車，說是一輛車，還不如說是一群人擠在一個會移動的空間中；他們非常熱情，不斷熟絡的聊天，在當下的意識中，我們簡直是闊別已久的好友，我也的確是為了他們而來。」

「你是不是有一個阿姐，仔小漢的時陣就無去？」許碧玉很緊張地問了。因為她不知道這個問題，定枝會不會生氣？也不知道將小孩的問題，牽連到家族往事對不對？更不知道，如果困擾全家的原因，真的來自定枝的親生姊姊，到時候應該怎麼處理？她其實很害怕，如果真有這麼一個阿姑，又被當作鬼怪，到時候不知道她又會遭受甚麼批評？

「你跑去黑白問什麼？」果然生氣了。

「有還是無？」

「你莫恰阿紡去問那些有的沒有的，我有阿姐我會不知！」

「咱轉去南投問看覓，這關係到恁子个性命！」許碧玉理直氣壯地吼著，謝定枝雖然不回話，臉上的肌肉卻還是憤憤難平。

隔天，謝定枝還是請了假，碧玉也幫文元請好假，難得一起回了南投老家。但是，當說明問題之後，謝定枝的母親阿福孀並沒有歡迎的表情，對於文元的病情，也顯得刻意冷漠。

「無這個事情。平常時攏無轉來，恁老爸破病你也攏無關心，干焦會曉問這有的沒的！」阿福孀很不情願地回應，自顧自地拾掇大灶上的鍋碗瓢盆，而許碧玉牽著文元在魚池旁散步。謝定枝在詢問母親之前，其實已經先問過春仔伯，心裡已經有個底，因為春仔伯對家族中的大小事，幾乎無所不知。

春仔伯：「這足久个事情，我無啥清楚，彼時陣恁攏還沒出世。」

定枝：「所以我有一个往生的阿姐？」

春仔伯感嘆地說：「佇日本時代个庄腳，囡仔小可仔破病，可能就真嚴重。以前攏食藥包，內底有消炎个，無个看醫生啦。隔壁巷仔彼个李仔，他嘛有一个囡仔，你要叫阿姊，早時佇沙地跌倒，空喙去块著沙，暗時就發燒死阿。人攏講是破傷風，唉！這款代誌真濟啦。」

春仔伯：「阿賢，你騎機車去戶政事務所走一趟，去查看覓，看看資料無？」定賢是定枝的親弟弟，聽到這些事也頗駭異。

定賢：「好。」

定枝的父親在年初的健康檢查發現了癌症，經過半年的治療，情況並沒有好轉；他半躺在藤椅上，跟難得回來的孫子話家常。「就久攏無返來看阿公，阿公攏个呿呿嗽呢。」臉上雖然還是微笑著，這種問題還是不敢去打擾他老人家。

「哪有閒返來？」老人面對兒子總是很嚴肅。

「就囡仔放假，想要返來看阿公。」定枝隨便編了個謊言，老人家其實不會在意的。

「恁住桃園較遠較辛苦啦。」

「元仔，予你阿公睏晝，來伯公這。」春仔伯與定賢都過來了，定枝攙扶著父親回房午睡，就回到春仔伯家裡泡茶。

「伯仔，你看。」桌上擱著一份戶籍謄本，事由欄的文字條陳著「謝清子 昭和二十年三月十日死亡」。

「彼个時陣大家攏在佈田，真無閒。我个印象，可能是跋落去溝田底死的。」

「媽媽哪無愛承認？」定賢問。

「當初時無顧好，現在當然嘛不想再講。現此時阿元又閣按呢，會當理解啦。」

「彼當陣敢有好好地埋？現在是葬佇佢位？也是清彩埋埋？」

「連名擺沒人知了，準做有墓仔嘛無人會睬。」

春仔伯頂多也只知道這些訊息。不過，這已經讓許碧玉完完全全地信服了，她心想阿元的問題，一定就是這位姑姑有事相託。她突然覺得無限憐憫，姑姑過世的年齡，比阿元現在還小；這麼小的孩子，孤身被拋棄在那個世界中，會是多麼惶恐無助，任誰都會想要想方設法逃離，也許就把恐懼轉嫁到阿元身上吧！

「我的夢也許不是我的夢，我不過是個傳聲筒罷了。」

「我其實對於當時現實中的我一無所悉，都是旁人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我的記憶所繫根本無從編年。」謝文元其實難以明確說明，哪段夢境發生在哪一天？夢境與夢境的編綴，其實也摻雜了現實的主觀。

「這裡的天色真的很怪，就像白天有著強烈積雨雲來襲的陰沉色彩，卻又無風無雨。遠方來了一群人，在夢裡的我，感覺跟他們都是舊識，一點也不陌生。『快上來！』他們沿著台車軌道旁，搭乘奇怪的車，匆忙地要我和女孩也跳上去。那個車子的空間，有點類似洗衣槽，人在裏頭不停攪動。但是當車子離開了河岸，進入了田野，我們突然都變成騎著自行車，速度也越騎越快，彷彿後面有人正在追趕。」

「跟著我身後的女孩，在我耳旁說：『緊走』，我的朋友們也不知為何，都想逃離這裡，但是我該逃往哪去呢？」

陳師姐告訴許碧玉，姑姑需要重新將牌位安奉，而且她說她想要住在佛寺，待在觀世音菩薩身邊。於是，將姑姑的姓名、生卒寫上牌位，完成冗長的招魂法事後，許碧玉便撐著黑色雨傘，用謝籃提著牌位，搭著師姐找來的載卡多，獨自幫姑姑安神。小貨車沿著埔心的鄉道駛往中壢，除了遇橋喊聲之外，一路顛簸沉寂；陳師姐說，姑姑想要住在圓光寺，許碧玉希望幫她完成心願之後，從此就一切圓滿平順。

「是噢？一切攏完滿啊。」謝定枝心中也有了踏實的感覺，除了文元可能可以擺脫喊暝的折磨，不再有人流落在外，也無須對往日的草率感到罪愆。

「下班了後，我去夜市買一個蛋糕轉去。」不只是對於文元，對於全家來說，整件事的完成就像重生。

「夢的最後的片段，我看到女孩的臉，其實也不算是臉，只是看見她的哀傷、恐懼，還有許多五味雜陳的情緒。要道別了，我成為小女孩，小女孩成為我；我逃不走，在台車上動彈不得，沿著軌道末端，滑進河岸水田裡的無底洞，就此沉沒下去。」

「當天晚上我又喊暝了，而且情況更嚴重；父親都拉不住我，只好用力打了我一巴掌後，我才真正醒來。」

那天晚上，許碧玉與謝定枝輾轉難眠，也不講話，只是在等待黑夜遠去。

許碧玉甚麼事都不想做，總覺得人真是渺小無知，努力也沒有任何意義。站在這個世界面前，人的意志根本不算甚麼，快樂、憤怒、悲傷全都不算什麼，就像我們不曾體會螞蟻的悲傷。無形的力量大到令她束手無策，她看不到，也聽不到那位姑姑，或是神佛的一絲動靜；唯一可

知的，是自己在失去期望下已經完全崩解。

「我認輸！我認輸！恁到底是要啥？全部攏提去！」許碧玉憤怒地朝著空無一人的房間大聲咆嘯。

「去承擔他人的痛苦吧！也許這樣才能解脫。」謝文元若有所思地、惆悵地，看著窗中反映的自己。

客廳的電話響了，春仔伯打來的。

「恁老爸袂使了，緊咧轉來一趟。」

所有親戚都回來了，廟前的大埕停了許多車，喪禮在小小的牛運堀顯得很隆重。由於定枝老家布置成靈堂，父親也停柩在內，文元和兩個弟弟只能安排借住在對面的春仔伯家中。許多親戚也都去春仔伯家中打聲招呼，不免聊及文元的情形，不過文元大部分時間都是癱軟在床上，只有吃飯的時候才會下床。

「哪會這呢嚴重！」大嫂、二嫂、三嫂被文元的現況嚇了一跳。印象中，文元雖然不算活潑的小孩，但是與現在簡直命懸一線相較，比上次回來還虛弱許多。

「比頂擺閣較嚴重呢！碧玉仔你不是講有去安好啊？」許碧玉必須全程參與喪禮，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兼顧三個小孩，所以這幾天都是託付春仔嬸照顧文元；文元夜晚喊暝的情形，依舊每晚發生，不過突如其來的嚎哭，還讓她驚愕不已。

「我……我嘛毋知欲按怎？」許碧玉已經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了。

「我給你講，無等阿爸个代誌清氣了後，咱來犒將請媽祖問乎清楚。恁阿元就先去辦休學，這陣先住這。」大嫂的建議，其實是庄內常常用來決疑的方法。庄裡大厝的媽祖，是來自南瑤宮的二媽，原本在定

枝小時候，本地人都是到隔壁庄的媽祖廟參拜，那裡是分靈自北港的北港媽。某年，庄頭來了個外地人，宣稱是彰化南瑤宮二媽派來的使者，說是二媽要求要住在大厝裡；後來庄內的長輩有人真得媽祖的託夢，也說要入住此地。定枝的大伯才半信半疑地去了趟彰化，焚香擲筊請示無誤後，便將二媽迎回。多年來，庄內只要有人生病未癒，便會舉行犒將，請示媽祖開藥單。

「毋好閣去麻煩別人。」定枝的母親不贊同替文元勞師動眾，可能與上次姑姑的事件也關，也可能與喪禮剛剛結束有關。這段期間，麻煩庄內叔伯的人情已經難以償還，如今若又要勞煩大家，阿福嬭實在不敢去請求。

「阿母，我……。」許碧玉眼睛瞪得大大的，很驚訝婆婆會反對這件事。她是堅決要做的，不管要懇求多少人，得罪多少人，她都不在乎。

「袂麻煩啦，我去講就好。」二嫂是相當俠義的人，只要家裡有人需要幫忙，總是頭一位挺身而出的。其實大厝裡大部分都是親戚，大家也都習慣幫來幫去；更何況文元的事也早已傳開，表示關心、願意幫忙的親戚也不少。春仔伯也去邀集庄內叔伯，選定一個良辰吉時，準備問事的相關事宜。

幾天後，定枝再從桃園趕回來，碧玉與二嫂、三嫂也在張羅犒將求神之事，燒鋸屑麩的大灶滾動著，已經開始準備菜肴。大厝裡的姪孫仔也把煮好的晚餐，擺在廟埕上的大圓桌上，作為犒將祭祀之用。

日落以後，犒將的儀式完畢，廟埕上已經拉好電線，庄內的人們也陸續聚集。廟裡的二媽，已經迎出至方才犒將的大桌上端坐；兩張藤椅一前一後地，架放著媽祖輦轎，轎上繫著天上聖母令牌。春仔伯的大兒

子，下班回來擔任輦轎前籤的乩身；桌頭則由碗粿伯仔擔任，在他年輕時，也是發過誓的乩身，現在年紀大了，就改為解讀的桌頭。

輦轎一開始只是規律地搖晃著，春仔伯手持一把香，讓焚起的煙塊著輦轎。一會兒，前籤突然往上竄起，後籤險些摔倒；劇烈晃動之後，前籤轉向鋪平鋸屑麩的大桌上，轎棍猛力敲下：碰！碰！碰！

「我是六媽！」前籤厲聲大喊了一聲。

「六媽來了……」所有人紛紛雙手合十膜拜著，有些人則是跪在地上。雖然大厝的媽祖是二媽，有時候也會有其他的媽祖降駕。碧玉與定枝持香說明了原因，轎棍開始在大桌上的鋸屑麩寫字，桌頭就把文字念了出來：

「有一男二女住佇他个身上。」許碧玉與謝定枝相視慘然。

「這是有內神通外鬼。」六媽的話語都很簡潔，沒有繼續解釋什麼意思，也沒有說明如何能夠如此，但許碧玉直覺想到身世淒涼的姑姑。

沒多久，輦轎又再次劇烈晃動，在廟埕內繞了幾圈後，竟然開始往廟埕之外衝去。所有人都慌了，不知道該怎麼辦，紛紛都跟著輦轎跑去。春仔伯在輦轎旁邊大喊：「肖兔與肖狗莫來！囡仔莫倚！攏毋通叫邊仔人个名。」

碧玉與定枝，還有大部分沒有禁忌的親戚，跟著輦轎衝進麻竹林之中。闌黑的竹林中沒有甚麼空地，人與人都在竹間相挨站立。香枝上的火星隨著輦轎不停閃爍，冷冽的空氣裡，盡是踩踏竹葉的聲音；此時，前籤對著空無一物的竹林深處開口了，只是沒有人聽得懂他的語言。

「是六媽佢彼个講話。」旁人跑出竹林窸窣窸窣地討論，他們用「彼个」，來表達對於鬼魅的恐懼。

輦轎再次轉身，朝著大埕跑去。已經有人搶先跑回通報：「拄才親像六媽个談判。」

回到神案之前，前籤、後籤又再次與輦轎搏鬥，繞了好幾圈，轎棍才不斷用力敲擊桌面。疾筆直書，筆生記錄之後，刷、刷、刷，迅速又將鋸屑麄抹平，讓輦棍能夠續寫，一旁還有人拿著水殼仔補充散落的鋸屑麄。

「六媽頭拄仔有佢您講，您講您會使離開，毋過希望有一个條件。您講愛庫錢、大銀、小銀三份，每一份每一種攏欲一百零八捆。另外，攏愛自頭到尾一軀新衫、帽子、鞋子，一男二女三份。明仔暗就要攢好，會使無？」輦轎平靜地搖晃，此時是桌頭在說話，已經不是六媽。

「會使。」許碧玉顫抖地回答。

隔天，大嫂、三嫂帶著許碧玉到草屯街上挑選全套衣服，謝定枝則去買銀紙。

「不是愛買紙的？」三嫂以為是要去買紙紮的紙衣紙褲之類。

「碗粿伯仔講要買一般人穿的，一男二女。」

「欲去買路邊攤？抑是去店買？」

「我想買較好的，這款事情袂想要儉，咱去找較好的店買。」許碧玉想著，辛苦這麼久了，連媽祖都為她出面了，我一定要慎重完成任務；他們就在街上的時裝店，將晚上供奉的衣物全都買齊。

傍晚，各戶又再次將飯菜端到廟前準備犒將，許碧玉一家除了應有的飯菜之外，另外還要準備一桌點心，備好一些菸、檳榔、飲料，慰勞這些無償協助的鄉親們。犒將儀式結束，又將媽祖請至大桌上，輦轎定置其旁。

這次前籤也很快就起乩了，並且開口說：「兩個肖虎的，兩個肖豬的出來。」定賢屬虎，另外定枝的大伯公家、尪叔家、表哥家也都有人

自告奮勇出來。

媽祖降旨說：「謝定枝，你拿一捆壽金去燒給土地公，請土地公帶路。」等到謝定枝請土地公回來以後，輦轎旋又轉身說：「恁四个等咧綴轎子走，把這些个銀紙、衫仔褲，扛到溪邊燒化掉。要記得快使叫名。」輦轎這次不再繞行，直接朝著貓羅溪的方向奔去。

沒有人敢去觀看燒化的過程，感覺距離死亡很近，所有人都靜默等待輦轎歸來。時間過得很慢，卻沒有人散去，都在遙望根本看不見的火光熄滅。

輦轎回來了，又開始繞著廟埕轉，停止之後，用力撞擊桌面三下，在桌面一筆一劃地寫了起來。

「許碧玉，這個藥單，每日燂一帖。」許碧玉低頭看著桌頭在紅紙上，用毛筆寫上給文元的藥方，每帖除了幾味中藥之外，還要搭配一尾鰻魚。恍惚間，她望見廟埕前的廣闊涌田裡，全都注滿了水，瀾漫至貓羅溪畔；水中探出無數的鰻魚，銀色的肚腹在黑水中舞動，旋又沉入爛泥田中。

許碧玉跪著哭了。

「自從那天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夢到這些夢了。姑姑、或是女孩，或是那些莫名的朋友，他們的消失，感覺我有一部分人生已經和解，不再痛苦，然後徹底煙消雲散了！這不是遺忘，而是根本不曾存在。」

一切都結束了嗎？定枝已經從土地公廟回來，定賢與其他人也都將供品燒化完畢，文元則在春仔伯家中睡著，人們也已經陸續散去。突然間，前籤又用力上下跳了起來，後籤差點被甩出去，在場所有人都嚇得

面面相覷。

「是按怎樣？」每個人心中想問，卻不敢發出一絲聲音，連腳步都無法移動。

「恁四个，佢一个拄才佇堤岸邊有叫名？」六媽要春仔伯點香，凡是沾染到的都需要淨一淨，讓繚繞的白霧隨著寧靜的廟埕熄去。

「我們往往不會知道，那些干涉或主宰我們人生的人究竟是誰？有何目的？但是他們總是記得，在我的某個時間的夾層中，還有一段前因後果，沒有把故事說完。」

退駕了。



謝明憲

現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得獎感言

「不久，我們將沉入幽冷的陰黯」，這是一個寫實的故事，關於童年的記述。小說寫作的困難之處，在於必須殘酷地重揭過往，羞恥地、病癱地抗衡遺忘，招認自己的孱弱與無知；然後再以敘事的形式，拾掇編綴自我的破碎。

這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遺忘與夢境往往既是悲傷的，又充滿感懷的；故而易稿數回，無從理直氣壯。

感謝評審、與其他肯定這篇小說、存在在這個故事中的人們。



短篇小說組・貳獎

靡靡之音

◎高肇政

一、溫泉鄉的吉他：詞句頹喪、有親日嫌疑，禁。

「初戀這句我懂，看破了愛情我也知道意思，但什麼是伴阮塊吐氣？」

大家都看懂歌詞上的每一個字，但因為不懂台灣話，所以即使對照著歌詞，依舊沒人能夠全然弄懂歌詞的意思。沒多久大家就放棄研究歌詞，轉而討論這東洋味濃厚的旋律，困惑中，有人翻著唱片封套找到答案。

「沒錯，這是日本歌，日本人作的曲！」

一聽到這是日本歌，老郭就生氣的踹了音響一腳。

老郭其實不姓郭，他姓趙。如果老郭的記憶沒有出錯，這時候應該是民國六十二年，嚴格說起來老郭也不算老，他當年也不過四十五歲。

老郭住在板橋，他每天搭火車來台北上班，出了台北車站沿著忠孝西路往東走，不遠就有一棟氣派的紅磚建築，在這棟建築辦公的是個叫作新聞局的政府單位，這裡就是老郭上班的地方。

老郭十幾年前在這棟樓的二樓當工友，這職稱不算體面，但每當老郭提到自己的工作單位總是很神氣，因為它有個很國際化的名字叫作「世界反共聯盟」，這讓他在說出口時總覺得威風八面。

後來這威風的單位搬走，位於一樓的新聞局承接了二樓的辦公室，

也順便把老郭留了下來，因為他們的工友突然暴斃了。

死去的工友才是真正是老郭，但老趙之所以變成老郭並沒有什麼懸疑的故事，只是因為習慣使然，新聞局的同仁們吩咐老趙做事時總是改不了口，大家都喊他老郭。

老趙一開始還會說明自己不姓郭，但從來沒人把他的澄清放在心上。日子久了，每當有人喊「老郭」，老趙便很自然地回頭，也不再解釋了。

在這裡，工友姓郭似乎就跟總統姓蔣一樣自然。

剛開始，老趙還會因為被改姓而有些不悅，但他後來反而常忘記自己姓趙，甚至連簽自己名字的時都會偶爾簽錯。就這樣，老趙換了工作單位變成老郭，在同一棟建築做著同樣的事，直到這一年的夏天之前，他在單位裡負責過最重要的工作是寫春聯。

死去的老郭不識字，但活的老郭不但識字，還寫了一手好書法，質樸豪邁的筆觸有幾許顏真卿的風韻。據老郭自己說，他來自書香世家，自己也曾曾經在家鄉的省城念過中學，但是因為戰亂遺失了學歷證明。

不僅如此，老郭剛來到台灣的時候，連證明自己身分的文件都沒有。因為被認定為來歷不清，讓他在剛到台灣時吃了幾年苦頭。所幸老郭真的識字，他在一所小學打掃時發現校長藏有一本禁書，他當下就提出檢舉。此後，警察就不再找他麻煩，他也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雖然老郭從來沒說出口，但是他心裡一直很感謝魯迅。

靠著檢舉禁書的功績和在「反共」單位工作的經歷，似乎沒人再懷疑老郭對國家的忠心赤膽，加上連續幫工作單位寫了幾年春聯，老郭自述的過去似乎也有了些許可信度，吹噓學歷不難，但大家都了解老郭那一手好書法絕不是一夕可成之功。但這仍不足以讓他得到一份有自己辦公桌的職務。

對此，老郭心裡總有些不平，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認命的日子逐漸比不甘心的日子多了些，甚至還會勸升官不順遂的同仁看開一點。

「日子平安就好。」

老郭安慰別人也在安慰自己，安慰的次數多了，自己也像是真的看開了。老郭漸漸認定他將會從這工友的工作退休，但就在一個月前，政府高層指派新聞局接下流行歌曲的審查業務，意外的讓老郭有了表現機會。

正式移交業務的公文還沒送來，第一批從其他單位送來的唱片就有一千多張，局裡的同仁紛紛上前圍觀，七嘴八舌的討論了一番，估計光是將所有歌聽過一遍就得花上兩個多月。幾天後第二批唱片也送來了，這次雖然只有一個紙箱的唱片，卻附帶了一貨車的文件。

沒人想接這項新業務。

因為局裡的同仁都把升官的戰場擺在外交事務上，人人都希望自己能被派到國外。大家為這新業務開了五次會議，協調了兩天又彼此嘔氣了一個禮拜，終於決定出兩位同仁負責籌備小組工作，這兩位同仁覺得自己很倒楣，他們同時找上老郭，第一位請他把所有唱片聽過並依主題分類建檔，第二位把和其他相關單位的聯繫工作交代給他。老郭一向樂於幫同仁分擔工作，也很努力找機會表現，但他以往幫忙的都是些小事，第一次遇到這麼重要的任務反倒讓老郭猶豫起來。老郭還沒把事情想清楚，這兩位同仁就弄來一張舊辦公桌，合力把桌子搬進老郭的工具間，另外還拉來一部電話機擺上。

終於有了自己的辦公桌，老郭不再猶豫了。他對照單位裡的組織，分析了這小組的人事架構，發現自己擔任的是運籌帷幄的角色，在單位裡，這可是主任秘書的工作，想到自己當上了是小組的大官，老郭也不再想理由推辭了，機會是給勇於承擔的人，如果表現得到長官賞識，說

不定就升遷有望了。

老郭一整天都窩在工具間擦桌子，直到有人敲了門。

「局長說要給審查小組買部新唱機，你跑一趟中華路。」

「那原本的音響呢？」

「那部已經用了很多年，局長說直接報廢。」

老郭覺得自己真的走運了，因為他之前踹了音響一腳所造成的故障，已經不用擔心修理的問題了。

受到重用又逃過究責的好心情，讓老郭一路哼著小曲前去音響公司。他一到店內，說明所屬單位和來意便受到殷勤的接待。老郭有些不自在，因為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有人懷著敬意幫他倒茶。但不到兩分鐘，老郭便開始習慣這種被尊敬的感覺了。

老闆忙著泡茶的同时，詳細的介紹了兩部音響，一部是英國廠牌，另一部則是日本製造，老郭一聽到日本這兩個字就激動地拍了桌子，杯中幾乎見底的茶水都被這一拍濺出少許。

「就算不提八年浴血抗日的舊恨，光是日本去年和我們斷絕邦交的新仇，說什麼也不能讓這筆生意被日本人賺走！」

老郭毫不猶豫的選了英國貨，但是他對日本的一肚子氣還沒消，於是把他罵日本罵了一整年的話濃縮成十五分鐘的精華，罵到連自己都覺得精彩萬分，老闆更是頻頻讚好。

難得有聽眾這麼捧場，於是老郭又從四行倉庫聊到長沙會戰，再從草船借箭一路講到敗走麥城，直到老闆利用他喝茶潤嗓的空檔遞上報價單，老郭才沒繼續往下講。

老郭看著報價單上的價格，經過一番自我折騰才忍下家鄉的粗話，卻控制不住臉上的微微抽動的肌肉，而老闆比老郭哼著小曲進門時還開心，因為這部英國貨是店裡最貴的音響。

老闆笑著誇了英國這盟邦兩句，另外用了二十幾句讚揚老郭的眼光和愛國心，最後，還就進口日本產品這件事自我批判了一番。老郭在老闆這幾十句話之後已經能夠擠出勉強的笑容，他重新開口的第一句話，就問了日本音響的價格。

得到報價後，老郭先點了菸，為了不讓自己顯得毫無原則，他安靜地抽了幾口之後才語重心長的說著。

「我剛剛真的糊塗了，蔣總統說我們只認日本軍閥為敵，不以日本人民為敵，冤冤相報永無終止，這絕對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給日本人賺點錢不打緊的。」

要再過幾年，老郭才了解他當年根本不需要在意價格問題，因為這花的是公家的錢。如果不是從自己口袋掏出錢來買單，很少人會在意價格高低。不過，老郭第一次被賦予重要的工作，自詡為小組的主任秘書，他本能地提醒自己必須節省公帑。

搞定了音響設備，老郭得到幾句嘉許後才下班。他一度擔心選了日本貨會遭受非議，但沒人在意這件事。這讓他有些悵然。老郭猜想著，他過去一年痛罵了日本千百回，這等「正確」的表現很可能沒有引起太多共鳴，老郭心情有點悶，但他的人生總是向前看，所以跟平日一樣早早睡著了。

二、莎麗娜戀歌：意境誨淫、過於輕挑，禁。

天一亮，又是全新的一天。

老郭如常的搭上火車，出了台北車站，一走入那棟紅磚建築，就聽說有個美女在會議室等他。這對老郭來說很不尋常。

老郭還沒走進會議室就聽到陳淑樺的歌聲。

「你美的像天邊一片彩霞，眼睛亮晶晶，就像小星星，雪白的牙齒小嘴巴，彎彎的眉兒像月牙，我撫摸你烏黑的秀髮，莎麗娜！我願醉在你的紅裙下。」

老郭站在門口打量著會議室裡的長髮背影，等到陳淑樺唱完歌，他也想到自認風趣的開場白了。

「謝謝妳幫我試音響啊！」

「我進來的時候音響就開著。」這女子淡淡地回答了老郭，從容到不像在解釋，反而有點像是在自言自語。

「不好意思，那是我誤會了。」老郭有些尷尬地把音響關掉，帶著歉意幫這女子倒了杯茶，問了她的身分和來意。

這美女是潘老師。

潘老師是師專畢業的本省人，原本在國小任教，因為長官知道單位裡沒人懂台語而提出支援請求，教育部就派了潘老師來協助台語歌曲的審查工作。

「如果有需要就問我。」

「那就先多謝了，對了，敝姓趙，叫我老郭就可以了。」

老郭的自我介紹讓潘老師臉上閃過些許困惑，看不出她是不敢多問還是沒興趣追究，只是客氣地對老郭點了頭表示了解。。

「我這學期都會在這裡支援，局長要我來找你，要請您幫我安排一個地方辦公。」

半小時後，老郭把自己剛擁有的辦公桌搬出工具間，將原本就擦得發亮的桌子又擦了一遍才搬去二樓西側的辦公室。這辦公室是局裡的出納室，空間不大，但是平時只有小孫一個人在這裡上班，目前這是唯一適合潘老師的辦公處。

剛從大學畢業沒幾年的小孫是老郭的湖南同鄉，不同的是年輕的

小孫是在台灣出生。小孫的母親當初挺著大肚子歷經千辛萬苦才逃到台灣，可能是逃難期間營養不良影響了胎兒，所以小孫從小就體弱多病，體格也稍嫌單薄。

小孫身體不好，話也不多。他比潘老師小了三歲，但相對於局裡這些資深的同仁，他算是唯一和潘老師年齡相近的人，老郭認為他和潘老師應該很談得來。但老郭幾次去關心潘老師，發現她和小孫竟然毫無互動，簡直就像對方不存在似的。

老郭擔心潘老師的適應狀況，於是他等到潘老師下班後逮住小孫閒聊，旁敲側擊試圖探究原因，卻僅得到再尋常不過的理由。小孫說自己很忙，潘老師也是。

「不是吵架就好。」

老郭安心了些。但等這件事過去很久以後，老郭才釐清自己當時的心情，讓他安心的並不是潘老師和小孫沒吵架，而是他們不聊天。

老郭感到安心之後的連續幾天，去小孫辦公室的頻率也提高了，於是他對潘老師有了多了一些的認識。

潘老師的老家在屏東，父親已經過世，母親則改嫁多年，為了照顧三個弟妹，所以她至今未婚。老郭不時就問些私事，但潘老師沒迴避這些問題也沒有不悅，只是她的回答都相當簡短，除了必要的回話之外，潘老師多是用點頭或搖頭來回答，但這對話模式並沒有讓老郭不滿意。

老郭唯一失望的，是潘老師並沒有順應他的期待，回問一些自己的私事以增進彼此的了解。

三、媽媽請妳也保重：過度思念母親損及國軍戰力、影響民心士氣，禁。

對潘老師所能提問的問題都問完了，讓老郭陷入一種莫名的焦躁，

這情緒困擾似乎很嚴重，因為他已經有兩天沒去找潘老師了。

但老郭並沒有閒著，為了即將召開的審查會議，老郭加快了建檔和歌曲分類的工作。他先依主題分類，然後將親情歌曲分為「幸福」和「思念」兩類，將愛國歌曲分為「讚揚」和「反共」兩種，有關男女愛情的歌曲則分為「苦」和「不苦」，另外還有兩個不分主題的組別，分別是「不知所云」和「靡靡之音」。

老郭發現自己很有分類的天分，唯一讓他覺得困難的，是挑出有明顯疑慮的歌曲來進行優先審查。

新的禁歌要點已經公布，一共有十二項原則。

「違反國策、為匪宣傳、抄襲匪曲、詞意頹喪、內容荒誕、意境晦淫、曲調狂盪、狼暴仇鬥、時代反應錯誤、文詞粗鄙、幽怨哀傷、文理不通意識欠明朗。」

老郭複誦了這些原則十幾遍，對其中幾項的適用範圍還是不能完全理解，他翻閱以往的審查紀錄尋求參考，才發現他接下的這個工作是一個大麻煩。

這些文件至少來自十一個不同的單位，他原本以為這些檔案唯一的問題是儲存空間，但事情偏偏並沒有這麼簡單。因為每一首禁歌都有翻案的可能，這可能是社會觀念轉變，也可能是因為某個關係人和高層的關係改變，不論是哪一種變化，只要有人提出解禁的申請，就得重新討論並在原本的審查基礎上做出新的詮釋。這是一個高難度工作，因為你必須做出新的決定，卻不能否定過去的查禁理由，要不然，原裁定單位肯定不會罷休。

簡單的說，你不能讓誰沒面子。

老郭還從一件案例的數十封的公文往返中，看到各單位卯足全力爭取審查業務主導權的過程。老郭感到很意外，因為當初為了誰來接這業

務就讓局裡的同仁互相推託、翻臉，他想不到居然有人搶著做這工作。

老郭帶著困惑繼續研究案例資料，這首歌有五六個不同單位作出裁定，有的直接查禁、有的同意發行但不准公開播放、有的則指示創作者進行部分詞句的修改，各單位都有自己的決定。後來，教育部推翻內政部的裁決，內政部又發文表明要堅持自己的看法，之後，總政戰部、警備總部、甚至連交通部都有不同的意見。

老郭覺得這問題很好解決，或許各單位都有主張裁定的權責基礎，但這種事在公門裡根本不需要廢話，只要看哪個單位的老闆當紅受寵，就誰說了算。

但是正所謂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處在這個紛亂的時局，得勢失勢都在一夕之間，「誰說了算」的「誰」是會變動的。這時的老郭還想不到這一點，但是他一向很會算，他設想有五個單位對同一首歌的審查都有著不同見解，這代表無論做哪個決定都要得罪其他四個單位。

老郭不喜歡得罪人，他的焦躁剛又增加了一些，潘老師就來了。

「潘老師，好久不見。」老郭不知如何解釋他這兩天沒去小孫辦公室的事，但潘老師並沒有想問的意思。

「需要幫忙？」

「不用不用，我已經把歌曲分類的差不多了。」老郭把散落在桌上的文件收拾了一下才繼續說著。

「等我把一些明顯有疑慮的歌曲挑出來，就大功告成了。」

老郭把這工作講得很容易，但是他的表情卻有點茫然。潘老師遲疑後又只點了點頭，她走到老郭整理好的唱片前，邊翻唱片邊說著。

「這裡有些歌曲被禁了很多年，但我到現在都還會唱。」

「所以說這些歌真是害人不淺，遺毒太深了。」

「郭大哥，一首歌能讓人記住，多半是因為情感上有所共鳴。」

潘老師微微的笑著，但她沒有取笑老郭的意思。老郭不安的想了想，轉身把會議室的門關上才回頭勸著潘老師。。

「潘老師妳要小心，什麼情感共鳴都只是那些靡靡之音慣用的伎倆，這些寫歌的人很厲害，他們非常清楚要怎麼打動人心。」

「真能打動人心的歌又何嘗禁的了？」

老郭被問傻了，但潘老師沒有再多說什麼，她挑出一張唱片放到唱機上進行播放，是文夏的歌聲。

「若想起故鄉，目屎就流落來，免掛意請妳放心，我的阿母，雖然是孤單一個，雖然是孤單一個。」

「阿母就是媽媽對吧？」老郭聽不懂文夏在唱什麼，他利用歌曲的間奏問著潘老師。

「沒錯。」

「那，幾雷又是什麼？」

「那是一個人的意思，那句歌詞是孤單一個人，雖然是孤單一個人。」

「這首歌到底在唱什麼？」老郭找不到第二句他了解的台灣話，索性直接問了這首歌的訴求重點。

「一個人離家在外，希望故鄉的媽媽保重身體。」也許是受到哀傷曲調的影響，潘老師解釋的有點感傷。

老郭沒繼續追問，他靜靜的聽著歌，為了彌補對歌詞的理解障礙，他試著回想自己的母親，用回憶畫面來搭配這個旋律。老郭本想只是尋找一個方式來了解這首歌傳達的意思，但是他發現自己一回想起過去就停不下來了。

夜已深，但老郭睡不著。於是老郭索性不睡了，他從書架底層取出幾本書，打開一本書，神情凝重地取出夾在書頁中的信。

老郭不放心的到窗邊張望了一下才打開信封。這是他來到台灣之後，母親透過香港友人捎來的信，但自從老郭和那位香港友人失去聯絡後，就沒有第二封了。

「好好活著，早日成家。母字」

母親的信很短，信末連日期都沒按上，估計是怕老郭惹上麻煩。她對老郭的期許很簡單也很實際，但老郭只達成「活著」這一點。

不知為什麼，老郭想到成家這回事就想到潘老師，這讓他自己都覺得好笑，但是他仔細想著潘老師和自己的互動，從潘老師的一些小動作找到她釋出的善意，就不再覺得這件事有那麼可笑了。

老郭小心翼翼的把母親的信重新藏好，找出他很久以前買的命理書，他需要一個讓自己死心或是自我激勵的命論。老郭找到的是後者。

「夫妻相敬、紫氣東來、福樂安詳，家道昌隆。」老郭照著書上喃喃念出這幾句話之後居然臉紅了。

潘老師雖然足足小了老郭十七歲，但是她屬雞，老郭屬龍，兩人的生肖正是六合之數，大吉的婚配組合。老郭沒談過戀愛，也不懂得任何追求女友的招式，但他是一個很有誠意的人，因為他已經開始計算自己和潘老師結婚後所必須承擔的支出。

潘老師的大妹已經在工作，小妹還在讀大學，而最小的弟弟也還在就讀高中，老郭找人問明白大學和高中的學費，用自己每個月的生活花費當作計算的基準，他猜想潘老師的弟妹應該都不抽菸，所以他扣除香菸的支出之後，才和學費做了個加總。補上多年來的積蓄之後，老郭發現自己有能力承擔未來的責任，這讓老郭很開心。

「如果弟弟繼續念大學，我這個大姊夫就要再多辛苦幾年，不過有能力讀書是好事，這辛苦值得。」老郭還沒當上大姊夫就有一種欣慰的感覺。

四、姚蘇蓉：公開演唱已查禁歌曲，禁唱兩年。

接下來，老郭每天買早餐時都會多買一份，多的這份當然是給潘老師的。車站前賣包子的老伯已經熟記老郭的習慣，這幾天老郭還沒出現前，他就會先把兩份早餐準備好。

將近一個多月過去，賣包子的老伯因為多賺了一點錢，開心地替自己買了雙新布鞋，潘老師也從客氣推辭到接受老郭的好意。老郭感覺他每天吃早餐時都和潘老師增加了一點感情基礎。這讓老郭有種幸福感。

老郭覺得身邊的人都變得比原本可愛許多，許多原本被他認定為無病呻吟歌曲都有了一絲正面意義，小花小草也充滿朝氣，萬物欣欣向榮，甚至連瘦弱的小孫都壯了些。

有時候，老郭會有股衝動想對潘老師表白，但是他告訴自己必須等，他不知道兩人的感情要累積到多高才能打破身分和年齡上的隔閡，但他確信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他和潘老師都會很清楚的察覺出來。

打破隔閡的那天還沒到，但審查小組開會的日子到了。

今天這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打招呼」，對以往進行過審查業務的單位表達善意，即使他們吝於提供經驗，至少希望沒人扯後腿。能不能成事不是看你得到多少資源和協助，最重要的是沒人搞破壞，局裡的長官果然是外交事務的高手，對於權力運作這回事想的相當透徹。

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國防部四個中央部會都派人來了，即使國防部已經派人出席，但隸屬國防部的總政戰部和被簡稱為「警總」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也沒錯過這次會議，另外還有台灣省新聞處和警務處兩個省級單位的長官，加上國立音樂研究所、中華民國音樂學會和中國廣播公司的代表，加上新聞局負責這業務的兩位同仁和老郭，浩浩蕩

蕩十幾人讓會議室裡只剩下一張空椅。此刻的老郭站在角落的音響旁，隨時等著接受指令放音樂，但那張空椅並不是給他坐的。

那空位是局長的位子。

即使局長致詞完就離去，但連現場都沒人有資格坐上那個象徵主人的座位，更不用說是一個工友了。但老郭並不在意，這些日子以來，他已經把愛情看的比事業重。

第一次面對大場面的老郭有點緊張，但是會議一開始他就很開心，因為他準備的會議資料得到眾人的讚賞，即使眾人稱讚的對象是那兩位自覺倒楣的同仁，但是老郭同樣不在意。

會議在眾人的在讚美聲中有了好的開始，各單位的代表在輪流致意時都不忘談到所屬單位查禁的歌曲數量，查禁數量多的掩不住驕傲神態，查禁數量少的則再三強調自己的嚴謹作風，這讓會議氣氛開始變了調。教育部查禁數量比不過警總，於是拿出吊銷歌星證的功績來補充，沒想到反被警總的王先生酸了一頓。

「你們把姚蘇蓉逼到無立足之地，結果了？她在香港大紅大紫，現在大家有一種離開台灣這個復興基地反而會過得更好的錯覺，你們根本是在製造反宣傳。」

這番話讓教育部的林專員臉紅耳赤，他忍不住拍了桌子叫罵，現場有人贊同王先生的說法，也有人替林專員抱屈，眾人分成兩派爭執不下，兩位老郭的同仁拚了命安撫大家的情緒，但依舊搞到不歡而散。

標示各單位座席的名牌還整齊的排在桌上，大部分的座位卻空下來了，原定一整天的會議進行不到中午，但此刻除了老郭和那兩位倒楣的同仁之外，就只剩下警總的王先生和教育部的林專員還留著，他們倆人之所以沒走，是因為誰都不想認輸。

「王大哥，您不走嗎？」

「我不能走，我怕我走了，新聞局會受到某些思慮不周的單位影響，把這件事辦砸了。」

「說話不需要夾棒帶棍的，某些單位是哪個單位？您說清楚啊！」

「不好意思，現在已經快中午了，大家要不要乾脆提早用餐？」老郭堆著笑問著。。

王先生點了菸，看了手錶之後瞄了林專員一眼，一派輕鬆的笑著點頭。

五、珍妮哭了：時代反應錯誤、幽怨哀傷，禁。

因為提早用餐的決定，讓老郭得自己去餐館拿飯盒，幸好餐館並不遠。

餐館老闆很不高興，因為原本預定的飯盒數量臨時減少為六個，即使他知道老郭只是個工友也不想得罪公家機關的任何人，所以他很努力地壓抑自己的怒氣。

王先生、林專員、兩位同仁加上老郭一共才五個人，第六個飯盒當然是幫潘老師準備的。在老郭的觀念中，把老婆養的白白胖胖是老公的責任，在送了一個多月的早餐之後，他決定要和潘老師更進一步，把潘老師的午餐也包了。

老郭的心情絲毫不受會議上的爭執所影響，雀躍的腳步讓他手上的六個飯盒也輕盈的晃起來，他邊走邊哼著歌，直到他看見潘老師才愣住。其實讓老郭愣住的人是孫，他和潘老師坐在街角的麵攤用餐，他們一反在辦公室時的冷淡以對，兩人有說有笑。

老郭站在路旁，細數小孫幫潘老師擦了幾次汗，潘老師又幫小孫夾了幾塊豆干之後，才默默的離去。

六個飯盒變得沉重異常，老郭回到辦公室沒有先進會議室，而是走到小孫的辦公室，取了一個飯盒放在潘老師桌上，他臨去前瞄了小孫的辦公桌，發現他買給潘老師的包子就擱在他桌上，還剩下半個沒吃完。

現在，老郭終於知道小孫為什麼會胖了些。

老郭回會議室發了餐盒，王先生提議邊吃邊聽歌以節省會議的時間，老郭的同仁為了避免再發生紛爭，很周到的詢問了林專員意見，得到雙方一致同意後，才從被列為優先進行審查的「靡靡之音」組別中，隨意挑了張唱片播放。

「珍妮哭了，珍妮哭了，顆顆眼淚像珍珠跌掉，他仰頭不見滿天的繁星，還是個冰冷的夜晚。珍妮哭了，珍妮哭了，顆顆眼淚像珍珠跌掉，無盡的黑暗何處尋良伴。惡毒的世界寂寞的人間使她淚洗面，被糟蹋愛情，被欺騙感情，怎能叫她不傷感。」

老郭聽著聽著，也哭了。



高肇政

1970年生，彰化鹿港人，國立藝術學院（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曾從事劇場工作，現以電視編劇為業

得獎感言

寫了近二十年的劇本。也許是習於由角色說話的緣故，發現要以作者的身分來發表感言竟有些困難。

寫小說是我的跨出劇本寫作的全新學習，很高興這嘗試有一個受到鼓舞的開始。由衷感謝評審對這篇作品的肯定，也謝謝在創作過程中不斷以吉祥話鼓勵我、給我信心的好友。

另外，「肇政」也是我的本名，我沒有改過名字，真的。



短篇小說組・參獎

芥菜任務

◎ 淤積

1

石礫讓胡欣翰的背很不舒服。他閉上眼，真的是黑夜了。

腳架立在旁邊，鏡頭朝上，堤防邊無人，胡欣翰差點就睡著了。海浪以無週期的週期，一次次濡濕他的耳膜，有兩次，欣翰很確定那不是想像，海水也潑進他的衣領。

就差那麼一點。

他的心因而也沁涼沁涼，爬起身，快門線的時間早已到了。他重新取景、定時、躺下，黑暗便很安分地，又壓在他的軀體上。如果不是這麼黑，後面的涼亭將以無聊的姿態，橫亙於路，與消波塊、塑膠垃圾和碎酒瓶之間。

再過來是乾燥的石頭。濕掉的石頭。在腳邊，在月光下，欣翰即使閉著眼也能看見它們在閃爍。這就是他的秘密。粉絲頁在兩個月的時間衝上了千人，主要是運氣；但他拍照僅靠著一種直覺，彷彿畫面靜止、淡黑，隨後顯出事物隱藏的光芒……

只差一點。涼亭後方那條路，直直的也不真通往何方。路邊酒氣，是一團芭樂和一團楊桃，在土溝裡分解。來時欣翰差點跌進溝裡。這座城市虛幻而真實，如同一罈新釀的酒，液體都還新生，固體便以衰老之姿，逐漸被拆卸、吞噬、消融。流動著在空曠的柏油馬路，那些香氣即

將逃逸。民宅鐵欄杆內的貓，留著希特勒鬚鬚，因不叫而使這個午後更加寂靜。

原住民石像坐在學校二樓，背後晾著床單或雨衣一類，大片的藍色的布。黥面，且身背一籃雜草，她或將起跳，奔往遠方，欣翰則只是一直往前走。此時仍有陽光，他仍能架起相機，拍幾幅夕陽。

粉絲頁便得以穩定成長，因為他定時出外拍照。百中選一，他只把最好的放上去，仍能每天放。不為了什麼，名聲或財富，真要說，只是督促自己練習。他從來都覺得，自己拍得很差。偶爾也有婚紗案邀約，或是土鳳梨酥免費試吃，他總是回，不好意思我只會拍風景欸，人和食物我最不擅長。

更多的是些加油鼓勵的話，欣翰總是充滿感激。拍得很好喔，很喜歡。謝謝你每天分享這麼美的照片。有時汗顏，沒有啦，只是練習，貼出來跟大家分享。很高興你也喜歡。或如 Y，她沒有用真名，就連大頭貼、動態、生活照也沒有。

幾乎每篇按讚，有時改按大心，從總讚數只有一百五十的時候開始。

第一次來花蓮，走的全是觀光路線。太魯閣、七星潭、慕谷慕魚，人山人海。他因而得以拍到吊橋上，二三十人搭肩扶腰，照片彷彿也滋嘎作響。隧道。工程。疊石子。最終挑選出十二天的份量。

晚上公正街、夜市、睡覺。他不為了背包而背包，他是為了拍照。隔天一早，整理照片，再出門，已經距離破千讚十個小時了。

因為破千讚，所以也來辦個活動吧。他在動態上寫。分享自己最喜歡的一張照片，然後 #胡拍瞎拍千讚抽獎囉。記得設公開，我才看得。現在人正外出取材中。

下個五百讚似乎刷地一下就過了。得獎的是吳睿銘和 Yuz Yen。麻煩把地址私訊給我喔，我會把明信片寄給你。欣翰在公車上，連明信片怎麼印、怎麼寄、以後怎麼賣都完全沒有想法。下一站，芥菜總會。The Mustard Seed Mission。二十張一包嗎？那麼要印幾款呢？印刷廠不知道價格怎麼算。現在真的有人會買明信片嗎？

嗨

嗨

點點點。點點點。Yuz Yen 正在輸入訊息。

我住在基隆

欣翰把地址複製起來，貼到播忘錄。

我很喜歡你的照片

謝謝你

不

謝謝你

很高興你喜歡

你的作品

給我一種 寧靜的感覺

哦？真的嗎？哦？真的嗎？

真的

點點點，點點點，停止，五秒。可以聽你聊聊攝影的想法嗎？

可以啊，不過等我過幾天回去好嗎？我現在外出取材中 XDD

是喔？你在哪邊拍？

花蓮

喔喔

你去過哪些地方了？

欣翰把旅行團式的行程打上對話框，按下送出前，彷彿剛拍壞了一張照片。哈哈，都算是經典款吧。第一次去嗎？

2

捷運站前的老伯很有把握地向欣翰保證，一定是這樣。「我有證據。」他拍拍胸脯，帶著濃厚的口音。「我告訴你。一大堆黃金誰算得清楚？」

欣翰微笑著點頭。「誰要在那個位置上了，都不免要摸個一把兩把的。」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 A4 紙，被摺了四折，摺痕處字跡已經淡去。「當初就連運黃金這事兒，都是偷雞摸狗的了！」

紙上好幾個人名，後面是他們負責的職位，以及他們污走了多少黃金。最下面一條橫線，結算還少三萬兩。「這還是你查得到的哪！那查不到的才多的咧。」他敲敲紙，語調突然神祕。「那問題來啦，這三萬兩，三萬兩黃金被藏到了哪裡？嗯？」

欣翰一點也不想知道。他本來只是要拍放學的人潮，後方恰有晚霞，老伯就搭上了話。「你是攝影師啊？」

「是啊。」他身旁堆了一疊雜誌，一瓶水，腰上一個小包。

「拍什麼呢？」

「隨便拍拍，看到什麼拍什麼。」

「花蓮去過沒有？」

「有，前陣子有去。」

「花蓮好哇。我年輕時住那裡。」

欣翰沒有接話，只點一點頭，往這一波綠燈而來的人潮拍了兩張照。紅燈。橫向的車子又開始移動，欣翰也想離開，老伯卻向他招招手。年輕人，你過來，我跟你講。

他歪一歪頭，只好也在石階上坐下。老伯便從 1927 講到 1949，再從 1949 開始，一路罵到現在。「阿伯你是老兵嗎？」欣翰趁著 2000 年的空檔插話。

「啊？」

「你是老兵嗎？不然怎麼那麼熟以前的事？」

「不是。」老伯停頓半晌。「我是研究歷史的。」

欣翰只帶了十張照片回家。天色漸暗，他沒帶腳架，臨走前老伯說，那黃金分明藏在新城。「就藏在一大片芥菜田底下，埋得很深。那個農夫不知道，還傻傻地在那裡種菜哩！」欣翰只笑，回家繼續笑。點開臉書，Y 傳來訊息。

去花蓮的照片最近會放嗎？

照片已經修好，但照著排程，也許還要一個禮拜。

嗯嗯

可能再過幾天

期待～

貼圖是一個活潑的老頭。欣翰立即便想起傍晚的老伯。

這貼圖讓我想到

今天遇到一個很有趣的人

按下 enter，又一張壞照片。老伯該如何形容呢？很愛聊天，一直講些陰謀論。附上一隻蝸牛嘆氣的貼圖。

什麼陰謀論

跟政治有關的啦，我也沒仔細記

只是剛好想到 XDD

喔喔

欣翰把記憶卡的照片匯出，花了不多的時間便放棄。要好就得重拍。好在那是上班回家必經，欣翰常常順便在巷子裡頭買便當。

我之前在花蓮住過一陣子

點點點。點點點。

所以很想看看你怎麼拍花蓮～

原來如此

這樣的對話成為晚間例行。欣翰以百分之三十的專注，與一套蝸牛貼圖回應，若修圖修得趕便回得遲些。生活沒有太多改變，他仍是白天上班，隨身帶相機，晚上修圖，規劃假日要去的景點。他的景點清單，有的是知名的旅遊景點，大多卻是從朋友那邊聽來。

Line 群組裡大家互相邀約開團，欣翰也跟過幾次。因不夠熟而插不上話，他便在旁邊偷偷記下前幾次去的景點。台東的一個山洞。宜蘭的廢墟。「我最喜歡拍廢墟。」藍伯似乎是老鳥，常開團也知道很多私藏景點。「但是真的要小心，尤其我都是晚上去，想拍那種氛圍。」

「你上次是去宜蘭的哪邊？」老余舉手發問。

「下次再找你一起啊！第一次去，我只跟幾個以前的朋友去，探探路吧。不過畫面真的不錯，我回家再貼給你。」

對於器材，對於技術，他也不知道如何加入。玩單眼不到一年，黑卡都沒搖過，多半隨便拍拍，回家再修圖。老鏡只能聽聽，不敢玩也沒錢買。

過兩天再想拍下課人潮，已經沒有晚霞，老伯仍把他叫了過去。

「年輕人，你住附近嗎？」

「公司在附近。」

「哎？在哪家公司上班？」

欣翰隨意指了指方向，在那個捷運站那邊。「哎，那很近啊。」他連相機都沒有打開，本來要直接去買便當的。「年輕人，你知道老蔣當年費那麼大勁把黃金運來台灣，都花去哪了？嗯？」

欣翰不知道。他不想知道。「告訴你，那些黃金一下就花完了。但是負責的人還是會留一手，你知道都放哪？嗯？」新城不是嗎？

「是啊！誰放的？這還有爭議。經手的人太多，但是藏在那是真真切切，不會錯的。」

「是。阿伯，我先去買個便當。」

「欸，年輕人，我這話可不是遇到誰都說的啊！嘎？我是看你面相，人好，不是貪財的人才說的。不然我要是遇到一個說一個，那還不火車票買了就衝過去尋寶囉？」老伯被自己逗樂，眼睛都眯了起來。欣翰手指小巷，老伯點點頭，他便大步逃竄。是否以後該改個回家的路線？

然而老伯並非天天出現。有時是一位阿姨過來，以和善的語調兜售

著雜誌。「參考看看喔，本期封面是披頭四喔。」手寫紙板，條列當期雜誌特色。他開始觀察兩人的週期，似乎星期一、四是老伯，其餘時間是阿姨。

每次老伯都以懸疑語調，想和欣翰討論黃金：歷史、動機、埋藏地點。欣翰只能隨便聽聽，兩句後鑽入小巷。摸清了週期，他便得以繞一條較遠的路，晚餐也剛好可以換換口味。

明信片收到囉

謝謝你！

不會～

（蝸牛比讚貼圖）

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拍照啊？

為什麼呢？直覺的答案是，沒有為什麼。某一天拿起手機，開始想要認真構圖。再某一天，就買了單眼，學會一些技術。這一切都沒有為什麼。就像那些風景本身。

沒為什麼耶，就興趣吧

是喔

欣翰上傳照片，排程，洗澡。

我喜歡拼拼圖。

走出浴室，對話框突兀浮現這句話。欣翰想起大學室友，曾經在成功約女生去拼圖咖啡廳後，興奮地說。拼圖是所有約會裡面，最親密的一種。比看恐怖電影更好。因為手一定會不小心碰到的啊。

欣翰當時不知如何反應。他根本沒有想要約女生去拼拼圖。他根本沒有想要約女生過。完全沒有理由呀。

不只如此。拼拼圖時，那個空間就只屬於你們兩個人了。他便一面吹頭髮，一面用單手笨拙地打字。

為什麼？

因為，你確定一定有答案

什麼？

當然也因為過程很好玩

我喜歡那種複雜和曲折。迷宮也是

但最重要的是

不論過程有多 痛苦、迷惘、害怕，有多想放棄

你知道，終有一天一定會結束

在一次沒有繞路的晚上，欣翰買了一本雜誌。「謝謝你，謝謝！」

阿姨堆滿了笑容，雙手把雜誌遞給他。欣翰拉開側背包拉鍊，把雜誌放進去，猶豫了一下。「阿姨，為什麼有時候不是你在賣？」

「你是說星期一和四嗎？我們排班是這樣排啊。」

「哦？原來都會排班的嗎？」

「沒有啦，因為阿伯情況比較特殊，沒辦法天天來。」

欣翰在石階上坐下。「是什麼樣的狀況？可以問嗎？」

阿姨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固定要去醫院，也沒辦法太過勞累。「好像有老婆兒子，但是聽說都跑掉了。我也只是聽說啦，我不知道。」隔天欣翰沒有再繞路。

「年輕人，好久不見！」

他坐下來，繼續聽那段宛如平行時空的歷史。蔣介石在徐蚌會戰失利之後，就開始醞釀要把黃金運到台灣。「可是他同時也感受到其他人的敵意啦！」老伯的手指在空中戳來戳去。「那個很明顯，大家都覺得他領導無方，對不對？換作是你，一直打敗仗，是不是也會這樣想？」欣翰只能點點頭。

「所以啦，他怎麼可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一定有一些沒記錄的，偷偷來的。」

總是有些細節很奇怪，欣翰不知道有沒有證據，也根本不知道怎麼查。他並沒有歷史訓練，便耐心坐著，直到肚子餓得受不了，才站起身。「阿伯，我要回家了啦！啊我跟你買一本。」

「喔，謝謝、謝謝。」老伯的眼睛又眯了起來，欣翰則挑了本過期

的，揮揮手離開。回到家已經八點多。之後幾週，老伯不斷補足細節，從每個人物的內心（吳嵩慶，蔣介石是非常信任，但陳誠……），到戰爭（大家都坐在泥地上，沒有水喝，砲彈就在頭上咻——），到運黃金的船究竟有多大（突然就出現在銀行前，都用扁擔挑了上來）。

「吳嵩慶就是這樣，太不會做人，當然給人家排擠。」

「是說他數字算得太準？」

「對啊！數字要是不多不少，那是沒事，當然沒人要信。但數字要多了？那豈不是擺明了有人摸走？」老伯湊了過來，欣翰可以清楚看見他的老人斑與脫皮，彷彿在路燈下隱隱發光。「所以我說啦，埋在芥菜田是錯不了的。」

他又拿出一張紙，畫了地圖。「你就沿著這條一直走，最後會走到堤防——但你別直走，在這兒右轉，再一段路就是了。」他畫上一個圈，用筆在上面比劃。「這裡很安靜，人也很少。你自己想，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嗯？」

欣翰反正沒去過。「你想啦，哪有老街沒有攤販、不賣大腸包小腸的？根本沒有遊客，只有一間賣檸檬汁的，還有看一個什麼照相館的。」老伯揮揮手。「新城我告訴你，一個字，空！你知道那裡以前是什麼地方？是原住民的地盤啊！日本人殖民的時候，都說那個原住民會施法，讓人在山裡邊迷路。」

老伯的口水有時會噴到欣翰臉上手上，他隨意擦掉。「路好大一條，田好大一片，可是看不太到什麼人。就算遇到啊，也都像有什麼秘密一樣。」

他再度湊近，放低了音量。「這個啊，都是國民黨的陰謀，故意把觀光經費都抽掉，最好是不要有人去注意那座田。」

他用手指戳了戳紙，發出劈啪的響聲。「為了這個，他們還成立了一個組織，叫做『芥菜總會』。表面上偽裝成民間慈善機構，其實是在管理這些黃金哪！」

然後把紙塞給欣翰。「我年輕時住過那裡，費了好大功夫才查出來哪。唉。」

芥菜總會。欣翰想起，上次到花蓮時，有在公車上聽見過這站名。那時還以為，是專門種芥菜或是醃酸菜的農會。可是管理黃金？

你這次去花蓮

有去海提嗎？

沒有欸

那是哪裡？

我最愛的海

欣翰恰好在 google 花蓮新城，資料很少，維基百科上也只草草幾句話。

很美嗎？我之後去拍～

很美

很寧靜

新城事件，日治時期的事情，似乎和黃金無關。但搜尋到蔣介石的黃金，可信度似乎不比老伯說得要高。很多數字，欣翰也不打算探究。

之前在花蓮當過志工
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會去海提看海

欣翰點回對話框。你在哪邊當志工啊？

芥菜種會

那邊在做什麼的？

可能某一天
把芥菜的種子磨一磨
就是芥末日了吧

這個雙關老笑話來得沒頭沒腦，卻讓欣翰在電腦前大笑。

沒有啦
那是一個基督教的少年之家
就是在那邊幫忙打砸
打雜
哈哈

XDDDD

感覺不錯耶

Y 過了很久沒有回應。欣翰繼續查關於黃金的報導。簡體網站還比較多，他一連開了十幾個分頁，內容卻相差無幾，最後一次把整個視窗關掉。

其實不好。

嗯？

在那邊我過得不好

欣翰望著點點點的動畫。

主要是我自己

我本來就常常陷入低潮

所以……

本來想說 這條命看能幹嘛就幹嘛

廢物利用

可是並沒有因此得到什麼救贖

一切都還是一樣

欣翰看著句子，一行一行冒出來，連解讀都出現障礙。這些文字就

像家裡常常出現的小蟲，你以為你認識，其實除了把它打死，掃進垃圾袋或沖入馬桶，從來沒有和它認真接觸。有些人不這樣做，他們試圖與蟲同居。

對不起 讓你聽我抱怨

不會，別這麼說

我剛剛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你

因為我想，你要的也不是安慰

對話就停在這裡，過了一天兩天，欣翰開始想，自己不是太過魯莽。

老伯的故事繼續開展，終於來到了現代。「你看現在檯面上那些，都成不了氣候！」老伯搖頭，欣翰則有時心想，這樣他要怎麼賣雜誌。「什麼也不會，就是靠著祖宗留下的財產。」

欣翰無法插嘴。他通常都無法插嘴。「然後對我們這些老人呀，是愈來愈差。」

「怎麼樣個差法？」

「啊？」

「那些政治人物怎麼樣對你們不好？」

老伯沉默，望出屋簷。城市常有不知何方的光線散射，讓整個夜空泛著紅光。此時路燈是衝突而耀眼的黃。欣翰的疑問愈發擴大。老伯為什麼會在這裡賣雜誌？

他小心地想要再提問，老伯卻搖了搖頭。「我也沒有再去投票

囉。」

這一波的路人在紅燈後十秒走完斑馬線，汽機車啟動，人聲轉為機械。老伯此夜沒有繼續講古，僅有時冒出一兩句，時代在變啊。不能太相信別人。

週末寄來包裹，手掌大小的盒子。欣翰困惑著簽收，拆開包裝，是一個硬紙盒，裡頭一個手作羊毛氈。蝸牛貼圖造型。

謝謝你一直聽我廢話，哈哈 Yuz

小卡塞在紙盒一邊，尺寸完全密合。欣翰仍舊看不懂這一句文字簡單的話。

謝謝你的羊毛氈

很可愛！

猶豫兩秒，按下蝸牛比讚貼圖。Y 則傳來老頭噴發愛心貼圖。

4

老伯在講到黨產處倒下。欣翰把他從肩膀上扶起，搖了兩下，救護車五分鐘後過來。該聯絡誰？他不能上救護車，沒有懂醫學的朋友，沒有好好學過 CPR 或不管什麼急救。螢幕在計程車內亮起。

對不起 你不要生氣

不，他沒有生氣，但他現在沒有時間聊天。車在急診門口停下，付了錢，沒有找零。急診大廳混亂，找不到動線，旁邊的人並不吵，卻仍讓他更加煩躁。「不好意思，剛剛有沒有送進來一個老人，大概八十幾歲，瘦瘦的？」

「你是家屬嗎？」

「不是，但他是遊民，沒有其他人可以幫他了。」

他便在急診室外面，硬硬的椅子非常難坐。滑開粉絲頁 app，重讀一遍昨天的訊息。

我昨天買了拼圖耶

是喔

對呀

打算跨年夜來拼

又一張床推入，欣翰望了一眼，不知道老伯狀況如何。

但是一個人好像拼不完

哈哈

從哪個時間點開始，他開始看不懂 Y 的文字了呢？

加油啦

慢慢拼就會拼完的

你跨年有什麼計畫嗎？

他皺著眉頭，心臟沒來由地加速，事實是他已經跟團，要拍第一道曙光了。

大學唸的是理工科系，從來沒有演過之夜，去營隊或辦營隊。社團來來去去，總是沾沾醬油，但真要說用功唸書，成績也不上不下。沒有特殊技能。他就是這樣一個平凡至極的人，平凡到每次按下快門，都不能很有把握這張照片會長什麼樣子。

他只能靠偶然顯現的，不存在的光芒。只有此時，大腦才願意停止運轉。世界失去意義，對欣翰來說，這如同新生一般。世界對於嬰兒，本來就沒有意義。

最後努力練習，抓住那些光。出現的頻率似乎更多了，欣翰才得以安心地，漸漸停用他的大腦。現在卻無法。老伯狀況不明，他仍猶豫該不該打擾醫護人員。硬抓住一個來問嗎。Y 的文字則更加深奧。

「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再去一次新城。」

老伯的話突然浮現。欣翰已經搞不清楚時序。

「以前還可以混混日子，沒有津貼也就罷了。後來呀！唉。」

欣翰在 line 上說，抱歉我臨時有事，沒辦法去了。

我要跟一些朋友去拍第一道曙光

喔

訊息或許應該停在這邊。欣翰在椅子上不舒服地喬姿勢，卻仍舊腰痠背痛。

我前幾天遇到一個老人
他一直想跟我說國民黨的黃金埋在新城欸
哈哈
還說芥菜種會是來管理黃金的
我說我有去過芥菜種會
但是他很堅持我被騙了

但是 Y 不是住在基隆嗎？

我知道那個老人
那在我家附近

老伯的床被推了出來，結果卻是直接而快速的。欣翰亦無法理解醫生的解釋，彷彿他的語言能力在不知不覺之間被逐漸剝奪。什麼時候開始的？他還沒構思完如何回覆，腳已經將他帶往門口。捷運站。巷口的便利商店。一碗微波紅燒牛肉燴飯。吃到一半外面傳來煙火聲，欣翰沒有洗澡就去睡覺了。

隔天他被跨年文洗版，包含自己的粉絲頁。很準時，在十二點，發了一張日出照。我現在如果沒有意外，已經在拍第一道曙光囉！先附上之前在台東拍的日出，照片這幾天就會補上。他再次點開訊息。

22:08

對不起 你不要生氣

他真的沒有生氣。他只是看不懂。

23:13

我以為這是複雜的迷宮
的一部份
可是現在我不那麼確定了

00:02

拼圖我已經拼完一半了
新年快了
新年快樂

Yuz Yen 從此之後沒有再按讚。訊息永遠停在這裡，她的個人頁面仍舊空白一如往昔。他回覆，用粉絲頁或用個人，最後寫了兩封信。第二封被退了回來。查無此人。欣翰從來沒有認識過她。

他有過奇異的幻想，都在半路被自己壓下來。就此一年，生活沒有太多改變，白天上班，晚上修圖，規劃假日要去的景點。生命不是拼圖，沒有最終的解答，也不會失去了什麼就不完整，就永遠看不見全貌。

他決定要去新城一趟。

一年來粉絲頁成長茁壯，當初的明信片已經全部賣完。欣翰又跟了

幾次團，甚至開團過一次。捷運站前阿姨每天和善地兜售。「參考看看喔，本期封面是五月天喔。前幾期也都還有喔。」他仍偶會購買，但從來沒有找到人講。

快天亮了。欣翰的鬧鐘大響，其實沒有真的睡著。堤防邊確實很美，很寧靜，他把鬧鐘關掉，腳架上的快門早就停了。天仍是黑的。來時是早上，他租了機車，先去芥菜種會，門口一片草地。不知道該想些什麼，拿起相機，匆匆拍下幾張照片。一路北行，沿台九線，有時停下來喝水休息，便隨意拍幾張海面。就快到了。

左邊是一整片芥菜田。還未到採收時節，矮小整齊的田畦上無人。即使有人，欣翰也不知道怎麼問。不好意思，請問這片田底下有埋黃金嗎？

他收起相機，跨上機車，再過幾週芥菜就要被採收。要挖黃金那時候也比較合適吧？風迎面吹來，他突然覺得，老伯在新城想找的，其實不是黃金。

堤防很長，他再三確認 google map。這就是目的地。把機車停好，一下午亂晃。新城確實空蕩蕩的，欣翰卻不覺得有什麼奇特之處。檸檬汁大排長龍，照相館不開放。野狗在馬路上追逐、爭食。他在陽光將消失之際，痛苦、迷惘、害怕。

並一整夜半夢半醒，彷彿陪伴著某個頑皮的幽靈。就差那麼一點。我在這裡幹嘛呢？如果那一個晚上欣翰回覆，一切會不一樣嗎？老伯走了，Y 消失無蹤，他卻沒有感受一點改變。也許人生比較像是一張照片，在某一時刻按下快門，就永遠定格在那邊。我是什麼時候定格的呢？

遠方的天空漸漸變亮，他彎下身子，確認好方位與構圖，從觀景窗看見海面的反光，如無數隻精靈飛躍而出。第一次看見這麼耀眼的光。

欣翰屏息，僅憑本能按下快門。逼逼。喀擦。逼逼。喀擦。

然後他看見了。最刺目的一隻精靈緩緩升空，他的眼睛難以適應。天空迅速點亮，海面的波紋似乎興奮地顫抖，就連腳下的石頭，也紛紛反射出原屬於自己的光芒。逼逼。喀擦。精靈以閃動不定的形體，化為最原始的符碼。欣翰看懂了。沒有任何時刻，符碼形狀相同。他便把一切都看懂了。老伯，Y，你們都在這裡嗎？

人生不是照片。人生是每一個拍照的瞬間。

欣翰拿出最後的一套明信片、簡陋的手繪地圖，與蝸牛羊毛氈，站在初升的太陽面前，感覺廣闊溫暖。



淤積

1993 年生。無所謂時就把責任推給精靈：我自己也看不懂啊。目前在 facebook 專頁阻止優養化。

得獎感言

坐公車的時候不能幹嘛我們就瞎掰關於芥菜的傳說。喝咖啡的時候也不能幹嘛（因為已經拍完了印刷廠舊招牌）。那是一次平凡的，很開心的旅行。由於有字數上限我們就會做一些奇怪的事，例如硬是要塞滿無意義的句子，或是刻意提到出生年，那特別重要。

其實活著也不能幹嘛。謝謝朱宥勳讓我知道能寫。謝謝小兔帶我看。謝謝精靈，我有時候不知道你怎麼辦到的。



短篇小說組・參獎

起風了

◎許勝雲

起風了，撲面而來的微風有些許炙熱，端午之後的桃園已經進入夏天了。路過桃園車站時，酷熱的艷陽讓張杰覺得有些許慵懶與厭倦。街道上的車輛比起昨天似乎少了許多，歇息在路旁的計程車司機慵懶地坐在駕駛座前，有人打起盹來，有人悠閒抽著菸，無言望著街道上稀疏的路人，非假日的街道，人車壅塞的盛況已經不見了。

張杰顯得有些急躁，臉上沒有任何笑容。四十歲了，已經被許多女人拒絕的張杰，也曾經拒絕過許多女人。

三十八歲那年，應該有機會結婚的，可惜，你沒有把握機會；今年夏天，起風時，有紅鸞星動的機會，應該好好把握，年底看看能不能結婚，錯過了，要等到四十六歲，才有結婚的機會。

什麼是起風時？

到時候你就會知道！

為了能順利成家立業，張杰最近似乎也開始忙碌起來。想起了昨日摸骨相命師說的話，張杰如獵人般經常於閒暇時，經常往人潮聚集的桃園市區走動，也開始留意出現在身邊還沒結婚的女人。

昨日黃昏，路過天后宮附近時，發現幾位年輕的女歌手在臨時搭建的舞台，抓著麥克風隨著音樂旋律，在圍觀人群的吆喝與呼喊聲中，

扭動著裸露的蛇腰，張杰眼眸中的慾火炙熱燃燒起來。女歌手們穿著非常短的熱褲，露出勻稱而雪白的腿，在艷陽下無規律晃動於舞台上，哼唱著新專輯的歌曲，熱鬧的場面不亞於剛剛落幕的總統選舉造勢晚會。平日很少聽歌也很少收看綜藝節目的張杰，雖然在離舞台很近的位置佇立，腦海裡依然思索不出那幾位歌手的名字。年輕女歌手透過麥克風傳送的歌聲，就像是歡渡喜慶的蜜蜂般嗡嗡的，張杰一句也聽不懂。

祇為了一睹她們的風采，張杰混入人群中，跟著人群吆喝了十幾分鐘。喊累了，還不自覺地點燃了菸，吸了幾口，吐了幾個煙圈後，心情開始焦躁，順手將燃燒中的菸扔在地上，鞋尖在煙蒂上左右旋轉了幾回。站在一旁的年輕男女一臉冰冷地看著張杰齙牙裂嘴踩煙蒂的動作，張杰彎腰撿起了煙蒂，以食指彈向幾步之遠的垃圾桶，煙蒂碰觸垃圾桶蓋而落於外，張杰暗地幹了一聲，低著頭迅速離去。

如今，人潮已經散去，廣場顯得冷清多了。為了週末的相親，張杰在母親的催促下，再度繞進了市區，希望挑一件還算體面的衣服。一向非常節儉的張杰，身上穿的衣褲都是夜市路邊攤或大賣場廉價拍賣的，從一件六十九元至一九九元，超過二百元的衣褲，張杰是不會看上一眼的。幾乎每一次相親，張杰都會刻意買一件襯衫，新衣服穿在身上的那種滿足感與隨自信笑顏堆砌於臉上的尊嚴，讓張杰覺得自己年輕了許多，雖然已經四十歲了，依然覺得自己就像圍著那位女歌手又喊又叫的年輕小伙子般的熱情。

記得第一次相親時，對方是同事的姊姊。三十歲，馬公市區一所國小的音樂老師。張杰穿上新買來的粉紅色襯衫，配上一條淺灰色領帶，與同事的姊姊三個人是一家咖啡店裡坐著，氣氛十分尷尬，那位穿著樸

素，薄施脂粉的女老師，看起來已經有四十歲了，厚重的鏡片架在鼻樑上，更凸顯幾許蒼老。

「卡布奇諾。」

女老師主動為他們都點了一杯卡布奇諾，還板起了一臉的不悅，還伸出右手中指，以指尖抹去了桌角上滯留的砂糖。

「這種高級咖啡廳怎麼會有這些東西在桌面，太不專業了。」

張杰同事的姊姊用手肘碰觸了女老師的手臂，女老師似乎發現有些失態，笑了笑，眼角浮現幾縷深沉的皺紋。

「對了，喝完咖啡，我們去看點影，怎麼樣？」

女老師看了張杰一眼，回過頭瞄了張杰同事的姊姊一眼。張杰微微笑著，默默無語，沒有點頭，女老師臉上的笑容也逐漸收斂了，喝玩了咖啡，站起身子往門外走。送走了她們，望著女老師離去時的背影，佇立在咖啡店門前，低頭沉思了許久才離去，心頭如卡布奇諾咖啡上漂浮的肉桂，辣辣的。

想起了第一次的相親，張杰搖了搖頭不自覺苦笑起來。

起風了，桃園的天氣逐漸悶熱。為了添購一件短袖襯衫，張杰在馬公的街道閒逛，覺得有些心慌。非假日的服飾店顯得十分冷清，低頭修點指甲的女店員也許聽到了張杰靠近的腳步聲，緩緩抬起了頭，甩了甩披在肩上的長髮，臉上露出一臉的倦容。張杰繞了一圈，隨手從儲放衣服的櫃子裡取下一件領口十五吋半的襯衫，滿意地交給她。她翻起襯衫的領口，拉出了吊牌，看了一眼，伸出塗著紅色蔻丹的指尖，在置放於櫃檯的計算機上按了幾個鍵。

「三千六，打八折，二千八百八十元。」

她抬頭看了張杰一眼，把計算機推到他的面前。

「二千八，整數。」

「不行，這是義大利進口，新款式最低價只能打八折。」

「不久前，我才買過一件，也不必這麼貴。」

「已經算你便宜了，與台北同步上市，質料是一流的。」

張杰摸了摸衣服的質料，不小心處碰到她拎著衣服上的指尖，靦腆地縮手，不過，心裡覺得暖暖的。

「好吧，就這一件。」

她露出冷冷的笑容，把拎在手中的襯衫放在櫃檯上，順手從櫃子裡抽出一本流行日本服飾的雜誌。張杰看到圖片上那位英俊日本男子穿著的就是那件襯衫。

「這件襯衫如果配上黃色或淺藍色領帶會很好看，要不要也帶一條領帶？」

張杰搖了搖頭。

「如果順便帶一條領帶，這件衣服我可以算你二千就好了。」

張杰依然搖頭，從皮夾裡掏出信用卡。她的臉上逐漸浮起冷霜的表情，伸手接過張杰從皮夾裡掏出的信用卡，往結帳櫃檯挪動腳步。在帳單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之後，張杰在櫃子裡瞄到了同樣品牌的襯衫。

「米黃色好看，還是粉紅色好看？」

「每個人品味不一樣，都很好看。」

她把襯衫裝入紙袋，交給張杰，頭也不抬繼續修剪著未修剪完成的指甲。她應該快三十歲了吧？是不是已經結婚了？

離去時，張杰多看了她一眼，始終開不了口。

張杰的心情顯得非常輕鬆。回到租賃的套房後，等不及似地穿上襯衫，手裡抓了一把領帶，在鏡子前比劃了幾下，滿意地笑了起來。這些動作似乎是那麼熟悉，每一次相親之前，這些動作似乎都會在張杰的房間上演，感覺自己就是今年最紅的時裝模特兒。衣櫥裡掛著今年買來的幾件襯衫，隨意數了起來，六件。過年之後，張杰已經相了三次親了，週末的相親是今年第四次了。

三十五歲以前，張杰是不隨便相親的，總覺得自己還年輕，東吳大學法律系，貿易公司業務經理，如此優質的條件，應該會有一堆的女孩子排隊等著，沒有必要相親，也對相親的行為嗤之以鼻，直到有一次，面對一扇鏡子梳理髮型，發現已經長出了白髮時，心頭不自覺顫抖，第一次警覺年華無情的飛逝。

在鏡子前轉了幾圈，露出滿意的笑容後，張杰脫下了襯衫，為自己沖了一杯即溶咖啡，坐在床緣，點燃了菸，翻閱著剛買回來的雜誌，胡亂翻了幾下，置放於口袋裡的手機響了起來。

「媽媽身體不舒服，突然昏倒，送進醫院了，肝好像有什麼問題，醫生說好像比上次嚴重………」

弟弟焦慮而急促的聲音，讓張杰清醒了不少。最近忙於工作也忙於相親，已經很久沒回家了，張杰覺得有些許內疚，匆忙換上輕便的衣褲，於逐漸深沉的夜空下攔了一輛計程車往醫院的方向直奔而去。

不久前，年老的母親因為腎臟結石開刀住院了，張杰日夜守著病房，母親告訴他，一個男人如果在四十歲以前沒有結婚，過了四十歲就沒有機會了。如今，面對著四十歲的轉折，張杰難免有點心慌。頭靠著加護病房的外走廊的椅子上，張杰守候著深沉的夜。

加護病房的門突然打開，剛剛走進去的白髮蒼蒼的婦人，強忍著淚水，踩著沈重的步履走了出來，張杰的心情顯得十分沉重，發現這裡的每一個夜晚似乎特別的漫長。從家中帶來的書，只隨意翻了幾頁，心情逐漸往下沉。雖然醫院規定院區內禁止喧嘩，可是，漫長的夜經常困擾一群必須犧牲睡眠的人，使得許多人對於醫院一些律規也不在意，帶著一些飲料、小菜邊談邊吃的人，臉上的笑顏也刻意收斂了許多。圍聚在角落，一小堆一小堆的人彼此輕聲交談，或一邊點燃香菸一邊以憂悽的臉譜，為那些遲遲才趕過來的親友，細訴一些屬於昨日之前的悲情故事。

悲歡永遠是屬於躺在加護病房裡的親人，一個隨時會把明天拋開的人。

張杰沈默無語，對於這樣的夜晚，無法安然入眠，只有攤開書，希望能打發漫漫長夜。加護病房的門深鎖，規定了探房的時間，除了探房的時間外，大門一直鎖著，這一道門宛如天堂與地獄之門，如果躺在那裡的人走不出來，地獄之路是否是他唯一的選擇？

望著加護病房那道冰冷的鐵門，想著想著，張杰不自覺打了個冷顫。回到了加護病房家屬休息室，那裡有幾張床，供應病患家屬休息與夜晚睡眠之用。張杰分配到的是一張狹隘的小床，床舖對面是一位三十幾歲的婦人，皮膚黝黑，枯瘦而矮小。張杰曾經試著想和她說幾句話，而她始終沈默無語，似乎忘了這個世界還有人會跟她說話。隱約中，只能知道在加護病房裡躺著的是她的先生，是一位建築工地釘模板的工人，因一腳踩空而自三層樓高的地方摔了下來，腦部嚴重受傷，已經一個禮拜不省人事。

白天，她經常一臉憂鬱坐在床頭，沒有睡眠的意識。晚上卻看不到

她的蹤影，床舖上空空的。起先，張杰以為她到加護病房走廊外和一些
人閒聊，可是，經過了幾天，仍然沒有在長廊看到她。聽隔壁的人說，
剛來時，她獨自一個人一直哭，也沒有人能夠安慰她，因為她的親人在
泰國，三年前嫁到臺灣來，只會說一些簡單的華語。家裡一個小孩二歲
的小孩。白天，她把小孩託鄰居照顧，自己留在家護病房陪伴昏迷已久
的先生，晚上必須趕回家裡，照顧年幼的小孩。

知道了她一點點的身世，在灰暗的燈光下，張杰望著那張空床，忽
然覺得這裡的每個夜晚特別長，心情特別沈重！深夜，二點十分。張杰
沒有睡意，帶著書準備到休息室外面閱讀時，一陣尖銳的聲音，傳了過
來。

「誰拉我的腳？」

沒有人回話。那位發出尖叫聲的婦人，年約四十歲，突然從床舖上
坐起來，睡眼惺忪地望著四方，一臉的狐疑地看著張杰。被吵醒的人，
陸續從床舖上坐起來。張杰攤了攤手，露出一臉的無辜。

「你拉我的腳？」

「不是我。」張杰揚了揚手中的書，搖頭。

「這不是你的床，我看你還是回去自己的位置睡好了。」

一位被吵醒的老人，看了婦人一眼，輕聲說話。婦人匆忙爬下床，
一路跌跌撞撞叫著「阿雀」的名字，被叫醒的阿雀，揉著睡眼從牆角的一
張床探出頭來。

「我不是說過嗎，擠一擠沒有關係。」

「我怎麼知道，我試想那張床空著也沒人睡，我才過去睡的。」

婦人躲進阿雀的床不久，擴音機傳出了聲音——**陳文彬的家屬請到
加護病房。陳文彬的家屬請到加護病房……**

張杰抬頭望了婦人剛剛睡過的床，床頭上那張窄小的名條在陰暗的燈火中，依稀可以辨識出「陳文彬」三個字。泰國女孩的丈夫不就是陳文彬？一股冰冷的寒氣沿著背脊往腦門衝上來，張杰覺得整個家屬休息室的氣氛突然凝重起來。一位三十幾歲，兩邊眼臉下方有幾許褐色斑點的護士匆忙踏進來。

「誰是陳文彬的家屬？」

張杰搖了搖頭。

「他的家屬不在。」

「陳文彬剛剛已經往生了。」

「阿彌陀佛！整個晚上我們都沒看到那個泰國新娘！」

一位婦人回話時，聲音有些許顫抖。

「先生，你能幫我找找看嗎？」

「我試試看，我跟她不是很熟……..」

「盡量找找看，我等你的消息。」

「我……我盡量就是了。」

沈敏慧露出懇求的眼眸望著張杰，張杰回頭看了四周投射過來的關懷的眼神，似乎無法拒絕，點了點頭。

「找到了，請你通知我，我是加護病房護士沈敏慧。」

沈敏慧露出嚴肅的表情看了張杰一眼，轉身走了出去，望著雪白制服遮掩下的臃腫背影，張杰一時之間手足無措，心情慌了起來。到哪裡才能找到她，似乎沒有人知道，漫長的夜晚，她一直沒有出現。也許她已經知道了這件噩耗，也許仍在祈禱生命奇蹟的出現？

起風了。夜逐漸深沉，醫院窗外的風也逐漸增強，被風吹落的木棉

花，在微弱的燈火中隨風飄移，遠方的車流聲也寧靜了許多。坐在醫院加護病房的長廊裡，許多往事如窗外盛開後的木棉花跌落於風中，有著幾許的無奈。想起週末的相親，張杰腦海逐漸浮現昔日相親時，與女人面對面時的無奈與無聊。

上一回的相親，張杰還專程搭飛機回台灣，對方是一位客戶的姪女，歐洲知名品牌服飾的專櫃小姐，雖然已經三十三歲了，卻保持著高挑而苗條的身材，在低胸的襯衣下，胸前的乳房顯得圓滑而突出，似乎只要身體輕微晃動，輕薄的衣服似乎無法裹住般隨時要跳出來。她打量著張杰身上的穿著，突然笑了起來。被許多名牌裝飾品包裹著的女人，讓即使穿上新潮義大利進口襯衫的張杰也覺得自己有些許黯然。張杰點了二杯咖啡，在摩卡咖啡裡加入了奶精與糖。

「要不要來一點？」

「我不加那些東西，我喝純的。」

「那不是很苦嗎？」

「苦？誰說會苦？減肥，糖吃多了不好。」

她輕輕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臉上沒有顯露任何關於咖啡苦澀的表情，之後，放下咖啡杯，從皮包裡摸出了一面圓而小的鏡子與口紅，眯著眼睛，蠕動幾下上下嘴唇，對著鏡子瞧了許久，小心翼翼把口紅重新塗抹在嘴唇上。也許經歷過太多的裝飾，使得她看起來少了幾許屬於女人的原始美的嫵媚。

「聽說你留學義大利？」

「留學？沒有啦，是遊學。」

「遊學，哈哈……遊學，我知道，也就是說出去玩幾個月囉，我還以為你是喝過洋墨水的留學生呢？」

張杰從她的眼神中，看到些許輕蔑的神色，發現眼前的女人就像就讀小學時，拿著藤條要他背熟九九乘法才能回家的老女人，默默無語地喝完了咖啡，低頭離去。

「你這件衣服我店裡也有賣，不是最新的，最新的款式下個禮拜會進貨。你買多少錢？」

「三千左右。」

張杰看了她一眼，刻意抬高了價錢。

「以後，可以來我的專櫃挑衣服，我可以算你便宜，最少給你打個五折。」

「五折？」

「不要懷疑，五折！賣衣服就像賣冰一樣，五塊錢的成本，要賣五十塊。」

「利潤很高？」

「不是利潤高，是專櫃的租金貴！何況現在的人也真是他媽的沒有眼光，真的好東西算他便宜，連看一眼都懶得看，喜歡仿冒的、貴的……」

聽了她滔滔不絕的話語之後，張杰露出驚訝的眸光，看了她一眼，沉默地喝完了咖啡，低頭離去……

生命中的奇蹟一直沒有出現。

——三十八歲那年，應該有機會結婚的，可惜，你沒有把握機會；今年夏天，起風時，有紅鸞星動的機會，應該好好把握，年底看看能不能結婚，錯過了，要等到四十六歲，才有結婚的機會。

想起了往事，想起了摸骨命相師的話，張杰的臉上露出苦笑。週末的相親，因為母親的住院而延後一週，又因相親的對象挪不出時間來又延了幾天，對於如此不順利的約會，張杰雖然沒有抱持太多的希望，然而，依然等待著令一個週末奇蹟的出現！

起風了，路過桃園車站時，風吹過臉頰的感覺有點狂急，豎立在碼頭附近街道的活動宣傳旗幟，於風中猛烈搖擺著……………張杰的母親轉入普通病房了，不久也出院了，張杰也離開了醫院的加護病房的長廊，心情雖然輕鬆了不少，可是，為了已經延後十幾天的相親也開始顯得焦慮與不安！桃園已經進入夏天了，離原定約會的時間也慢了十四天了。氣象局剛剛宣佈了一個海上的颱風警報，如果風向沒有改變，兩天後就會在馬公登陸，聽到了這個消息，張杰臉心情十分沉重，擔心這次的相親又要延後了。

風雨欲來的午後，陽光炙熱，氣溫顯得異常悶熱，裸露的肌膚於陽光下顯得有些刺痛，張杰沒有帶傘，一個人在街道中踱步。

單身的張杰清楚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前往美容院修剪頭髮後，喜孜孜地出發了。路過一家鞋店時，被「零碼鞋」的海報吸引了，張杰走進鞋店，可是，從一堆零碼鞋中，就是找不到適合的尺寸，低頭看了一眼穿在腳上那雙顏色黯淡而無光澤的皮鞋，心裡想著這次的相親要好好掌握，不要在有狀況發生了，於是，索性在鞋櫃上挑選了一雙義大利進口的小牛皮精緻的皮鞋。

「這雙鞋多少錢？」

「七一二五！」年輕店員靠了過來。

「沒有打折？」

「已經打過折了，原價是七千五。」

「打幾折？」

「這是新款式，一般客戶，只能打九五折。」

「不是說打八折嗎？」

張杰指著店門口那張「全面八折起」的看板。女店員看起來只有二十歲出頭，伸出左手食指，移步走向海報，指著海報上刻意寫得特別小的「起」字，露出一臉不然你想怎麼樣似的眸光看著張杰。

「有我們連鎖店的貴賓卡嗎？有貴賓卡打九折。」

「沒有！」

「一次購物滿一萬元，或三個月購物累計滿二萬元，就可以辦一張，待會我給你一張積點卡，下次消費時就可以用了。」

由於不滿意女店員的回答，張杰也顯得有些許不耐煩，緩緩脫下試穿的鞋子。女店員站在一旁，看著張杰把套進腳上的鞋子脫下，連襪子也扯下來的笨拙模樣，突然轉過身子笑了起來。望著女店員莫名其妙的笑容，張杰伸手摸了摸口袋，發現皮夾還在。低頭看了一眼置放一旁，剛剛脫下來的舊鞋，眉頭不自覺皺了起來。索性套好襪子後，又把新鞋穿上，把舊鞋交給女店員打包，付了錢後，拎在手上踏出了鞋店。

風拂過臉上，看著自己全身上下新的穿著，張杰心情輕鬆了許多。繞過幾條街，在等待綠燈亮起的路口旁的垃圾桶前停下了腳步，露出狐狸般的眼神環顧四週片刻，發現沒有人留意時，連同塑膠袋和塑膠袋裡裝著舊鞋的紙盒扔了進去，頭也不回地於綠燈亮起時，快步橫越馬路，神情顯得清爽了許多，臉上也浮現了許多自信的笑容。

週末上午十點，桃園車站邊的咖啡店顯得相當寧靜。今天是第幾回

相親了，張杰似乎已懶得盤算，悠閒將煙點燃，等著客戶的朋友介紹的女孩出現。對於今天約會的對象，張杰了解不多，約會時間從上個月拖到今天，慢了近一個月，因為女孩一直挪不出時間來。

窗外的風似乎有點急了。人行道上的落葉與一些被隨手扔棄的商店折價卷，在風中飄揚。突然，熟悉的身影自窗外出了。客戶的朋友是五十歲左右的中年婦人，目前是一家大賣場的負責人。張杰見過幾次面，還蠻熟的；走在她身旁年約三十歲的沈敏慧，好像曾經在哪裡見過面，尤其是那匿藏於洋裝下臃腫的背影，讓張杰覺得有些熟悉。

張杰按熄指縫間仍在燃燒的菸，將煙灰缸挪到另外一張空著的桌面上，抓起桌上的冰開水，喝了一口，咕嚕咕嚕地漱著口，然後，勉強吞了下去。咖啡廳的門被推了開來。

「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中年婦人朝張杰緩緩靠了過去，張杰站起身子，微笑著，當他把眸光叮在身材有點微胖的女孩臉上時，沈敏慧臉上兩邊眼臉下方的褐色斑點，讓張杰覺得曾經在哪裡見過，而她見過張杰後也笑了笑，也感覺到彼此間似乎好像見過面。拉開了椅子，坐了下來。

「我們好像曾經在哪裡見過面？」

沈敏慧笑了笑，把隨身的小包包斜掛在椅子上。

「有一點面熟。」

張杰一時間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見過她。

「面熟就好辦，你們慢慢聊，我還有一點事先走了，不陪你們了。」

中年婦人抓起了桌上的冰水，喝了半口後，看了沈敏慧與張杰一眼，揮著手離去。張杰站起身子想送她一程，中年婦人伸手制止了。

「別送了，你們好好聊聊。」

目送婦人走出咖啡店落地窗，轉入了人行道，緩緩消失於眼眸後，張杰回過頭看了沈敏慧一眼。

「最近忙些什麼？」

「除了醫院裡的事情外，最近也參加志工服務。」

「醫院？我……我想起來了，難怪那麼面熟。」

「也許吧，來來往往的人很多，你還記得？」

「妳要我幫你找泰籍新娘，忘了？」張杰越說越興奮，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不好意思，這件事讓你操心了。」

「我找了她很久，沒找到，沒辦法幫妳。」

沈敏慧笑了笑。張杰覺得有些許難為情，不安地搓著手。

先生，你能幫我找找看嗎？

我試試看，我跟她不是很熟……

找到了，請你通知我，我是加護病房護士沈敏慧。

想起了不久前，與沈敏慧相遇時的對話，張杰好像遇上了多年的好朋友般，放聲笑了起來。

「找到那位泰國新娘了嗎？」

「找到了，前幾天，我們依照醫院病歷卡上的地址，繞了許多遠路，在大園地區離海很近的一片防風林外，找到了她的家。下午，我還要到他家，把善心人士捐的錢送過去。」

「下午？我沒事，我陪妳去。」

「也好，我正想找一個人作伴，路很遠也很不好走，很偏僻。」

離開咖啡店後，張杰坐進了沈敏慧的車，從桃園一路往大園的海邊前進，彼此間對於加護病房發生過奇奇怪怪的事，妳一言我一語交換所見所聞，臉上時而露出難忍的悲歡，時而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驚恐。風吹亂了沈敏慧的髮絲，散發出幾許香郁的氣息。如此近距離的接觸，相親後就一起坐在同一輛車「出遊」，還是張杰的第一次，轉過頭看了她一眼，不自覺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一直在想，我們見過面了，我不修邊幅的模樣妳也見過了，如果知道今天要相親的人是妳，我就不必花冤枉錢買衣服買鞋子。」

「說的也是，我還專程到美容院美容臉上的雀斑。」

「我那客戶的朋友沒有告訴我相親的對象，唉……..」

「她也沒告訴我，如果我知道是你，也許就不會來了。」

「真的？」

「你說呢？」

張杰欲言又止，望著窗外的景觀，不知所措地伸手推了推鼻樑上緩緩滑落的鏡框。白色小轎車離開市區後，往大園的道路，人車似乎少了，房舍也似乎越來越稀疏，越過了防風林後，車窗外的風似乎越來越急了。

「前面那間房子就是她家了。」

風越過木麻黃樹梢的速度似乎越來越急了。張杰看到泰國籍的婦人坐在一張木頭的矮椅子上，雙手忙碌於聖誕節燈泡的電子加工，默默無語地望著遠方。當她發現有車輛靠近時，十分吃驚地站了起來，尤其是看到沈敏慧推開車門走過來，似乎想說什麼，卻因為一時的情緒激動而

說不出話來。

淚水像浪潮衝擊她的眸眶，不自覺落了下來。張杰陪著沈敏慧進入狹隘而簡陋的客廳，泰籍婦人點了二根香遞給他們，上過香之後，緩步走出客廳，遠處的浪潮聲正陣陣穿過防風林，迴盪於颱風即將到來的黃昏……鹹澀海風中，夕陽都顯得特別朦朧。

沈敏慧把用牛皮紙袋裡裝著的一疊鈔票元緩緩抽出來，數過了一遍，確定沒有錯誤後交給了泰籍新娘時，泰籍新娘愣在一旁，不知所措望著沈敏慧，嘴裡不停唸著：謝謝、謝謝……

張杰在房子前的草地上兜著圈子，看著年約二歲的小女孩，在草地上追逐一隻落單的小麻雀，蹲在不遠處拍著手喊著「麻雀加油」，沈敏慧看到張杰天真模樣，嘴角泛起微笑。

「他是妳先生嗎？我老公住院時，幫了我不少忙，人不錯。」

泰籍婦人看了站在遠方拍手喊加油的張杰，露出滿意的笑容。沈敏慧笑了笑，沒有回話。小女孩繼續踩著搖晃不穩的腳步，在草地上追逐落單的麻雀，而被調戲的麻雀突然停下腳步，轉身朝小女孩撲了過去，小女孩於驚慌中放聲哭泣，身子一直往後退……張杰一邊笑著，一邊快步靠了過去，雙手從她的身後抱了起來。

小女孩捲縮在張杰的懷裡，眼眸中淌著淚水，微微抬起了頭看了張杰一眼，小小的嘴唇動了幾下。離她很近的張杰似乎聽到了從她嘴裡竄出「爸爸」的喊叫聲，張杰把小女孩的雙腿架在自己的肩膀上，抓緊她的雙手在草地上奔跑，隱身於草叢中覓食的麻雀，於驚嚇中相繼飛向天空。小女孩發出爽朗笑聲，一如自防風林外傳來浪濤低沉的聲浪，拍打著村落的黃昏，也拍打著張杰久遠了的童稚心靈……

「起風了，颱風要來了，我去煮飯，吃過飯，你們早一點回去！」
泰籍新娘顯得有些許不安，望著遠方。遠方是凝聚著許多厚實雲層，黑壓壓的天空。

「不必那麼客氣，我們待會就走了。」

沈敏慧微笑著，緩緩往草地挪動腳步。

他是妳先生嗎？我老公住院時，幫了我不少忙，人不錯。

看著張杰在草地上兜圈子的模樣，想起泰籍新娘的話，沈敏慧笑開了嘴，任由鹹澀海風吹亂髮絲，吹起洋裝的裙擺，突然放開腳步了過去，一邊呼喊著：起風囉，起風囉！



許勝雲

學的是商業設計，也執著於文字創作。曾獲夢花文學獎、鳳呂文學獎、打狗文學獎、桃城文學獎、桐花文學獎。

得獎感言

生活中，有許多人事物是我們想忘也難以忘懷的，於是，我試著將它完整寫了下來。

感謝評審的賞識，讓這篇作品能獲獎，讓更多人可以分享來自文字的暖意；也感謝曾經關心我們身邊人事物的那些人，由於您的關心而讓人世間許多的苦痛消弭了。

讓我們透過文字，透過真實的行動來建構一個可以期待的溫馨社會。



短篇小說組・佳作

穎川堂

◎黃宏春

鹿鳴村又活過來了。

當最後一隻鹿消失，老天爺就決定放棄了祂的經營，徹底忘了這個小山村。沒了鹿，日子照樣過，安安靜靜地生養了幾代人，又慈悲了，老天。水稻不說，這地還能種出多汁的柑橘、不錯的梨，連父祖們栽下最終也放棄、遭人遺忘了的桐樹，竟也滿山開花。多虧有錢有閑的城裡人愛看桐花，扶老攜幼地來，要吃要喝要上廁所，於是有生意可做。原本日子過的奄奄的鹿鳴村，就突然活過來了。

桐樹開花，我沒甚麼意見，可媽三不五時來電話。妳看，阿清嫂的TO-MA-DO才多大？但是賣的比我還好。阿土嬸的木瓜沒施肥多醜，也賣得比我好。為甚麼？她們都有年輕的女兒向客人使妮¹呀！妳比她們漂亮，書又唸得比她們高，一定能賣得比她們好，媽信誓旦旦。我卻看出了這純粹是面子之爭，媽——我很忙的，假日還要加班哪！我知道妳忙，可是妳沒看到她們沙鼻擡天²的樣子！媽養妳這麼大…妳爸身體又不好…妳就不能幫幫我……這就不光為面子，是有深深的怨氣了。唉，都因為桐花！

於是我無奈地回到小山村。媽耳提面命，要親切要溫柔、還要有笑

1 使妮：客語，音ㄌㄢˊ ㄋㄣˊ，撒嬌。

2 沙鼻擡天：客語，趾高氣揚的樣子。

容。甚至嫌我穿得太保守，裙子過長、領口太高。拿一件又薄又短細肩帶的花洋裝，要我試穿。我的媽！她到底看了甚麼電視？我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媽的親生「那你乾脆去找小表姊！」我有氣。媽臉一沉，丟下衣服轉身走了，我踩到紅線了……

隔天，咚咚噹噹的銅鑼聲把我吵醒。桐花祭開始了，少不了致詞和表演，談不上新鮮。套上T恤牛仔褲，拎了提袋出門，避開絡繹不絕的車和人往小徑裡去。從擾攘喧囂的城市回來，沒興致再去湊那熱鬧。

小徑草長，鞋子褲管都露濕。撲咚—撲咚—受了驚的青蛙紛紛跳入路旁的水圳，流水緩緩悠悠，清澈無爭。彎呀彎，水隨路轉，轉去鑼鼓遮去了嘈雜人聲。水圳邊兩人合抱的樟樹溫婉地迎著朝陽，是棵遭人遺忘了的伯公樹。

鹿鳴村，一條北坑溪蜿蜒而過，溪邊的聚落統稱北坑，隔著座小山脊叫南坑。我家就在山脊尾端，地在南坑，下一段石階過一座南坑橋就到了北坑。早年，這南坑也住過幾戶人家，自從城裡新蓋了紡織廠，輪班的薪水遠遠超過田園裡的收成，都紛紛拋下古厝祖產搬城裡另起了爐灶。北坑平緩寬闊，南坑顯得坡陡狹仄，山坡就成了葬先人的墓地。政府富麗農村的計畫發揮了效果，近年北坑新蓋了許多民宿別墅和幾處築了高牆的農莊。南坑還能清靜，大概是祖墳的顧忌，要再富麗下去，恐怕活人就要同死人去爭地盤，這給土地公遮蔭的樟樹，或許也要不保。

在樹影裡坐下，想著昨晚和媽的齟齬。水圳那一邊芒草叢生，一棵蒼勁的龍眼樹孤挺，那是陳老師家的龍眼樹……

1

第一次見到陳老師，就在我家屋前的駁坎下那條水圳。我拿著小撈網捉泥鰍，沒撈到泥鰍倒摸了不少的蜆仔，正彎腰捧著沙泥、專注地在細石子裡挑揀蜆仔，想著…媽看到那麼多蜆仔會怎樣誇我……

「妳在做甚麼？」背後突然來的聲音嚇得我打翻了盆子，叭噠——屁股坐在水裡。「啊…毋驚—毋驚—先企起來！」³穿著綠軍服背著大背包的阿兵哥伸出手要拉我。驚魂未定我自己撐了起來，渾身滴水，看到盆裡的蜆仔一個不剩，又氣又委屈登時淚眼盈眶望著可惡的阿兵哥。

「毋好哭-毋好哭！我幫你揀。」阿兵哥放下背包坐地上脫鞋子。那鞋子好多孔脫下來要好久，我的蜆仔不趕快撿回來會被水沖走，哇——就哭了出來。「別哭-別哭-你看，我有餅乾！」阿兵哥趕緊從背包拿出一個鐵盒子打開，淚眼婆娑中看到那方的圓的不同顏色的餅乾，我就止住了哭……結果，回家換衫時，我夾著撈網捧著滿滿一盆蜆仔和…餅乾。那餅乾酸酸甜甜滋味真好，爸說是日本進口的，又說那阿兵哥是住伯公樹旁的阿煥伯的二兒子，退伍要當老師了。那裝餅乾的鐵盒子印著紅的黃的玫瑰花好漂亮，一直用來裝我鍾愛的寶貝。

2

三年級下學期，陳老師才從外地調來學校，教的是美術。他教我們把各色顏料塗在手上，然後重重地啪—印在畫紙上，整節課辟哩啪啦非常熱鬧，最後告訴我們圖畫紙上的手印就像在鼓掌，歡迎大家來上他的美術課。還教我們用樹葉貼成一棵大大的樹、棉花沾深深淺淺的綠在藍

3 毋驚—毋驚—先企起來：客語，不怕—不怕—先站起來。

色的紙上點出山和草地，沾白色點成雲、用色紙拼貼、剪紙…每次都有新花樣，美術課真好玩！

一回，因為下階梯貪快扭了腳，放學時一跛一跛走得慢，陳老師看到了載我回家，還攙我上了石階。此後，只要碰上，陳老師都會載我。他那輛黑色的腳踏車看來笨重，但騎在土路上特別平穩，我抓著坐墊下亮亮的圓彈簧，坐在大大的棚架上兩腿晃呀晃，有時仰頭看天，有時看陳老師指著起伏的稻浪說——多像大海！有時停車看一片野花，有時為盤旋的老鷹駐足……放學這段路非常愉快。

我成績平平，卻被選為副班長，大概因為和陳老師這層關係。

3

稀奇，驕傲的小表姊居然來找我。

小表姊家有三甲多水田和一大片橘子園，靠賣柑賺了不少錢。所以村子裡她家最早裝電話，最先有電唱機、電視機、洗衣機…舉凡要用電的叫甚麼機的她家都有。除了銀子，那還得有勇於冒險嚐鮮的精神。她爸——也就是我姨丈就是這麼個人，方頭大耳嗓門兒響，個兒不高卻總是神采奕奕，標準短小精幹的男人。要不，他不會投資城裡的紡織工廠，然後在外頭養鶴佬嬭⁴，也不會成天在外喝酒幫人排解紛爭最後當上村長。姨丈財大氣粗八面玲瓏，小表姊玲瓏差那麼一點可說起話來也很嚇人。

上次，我和媽去阿姨家串門，大熱天走一點路就汗淋淋。

4 鶴佬嬭：客語，情婦。

「快去倒檸檬茶，別整日聽那些咿哩哇啦的外國歌。」阿姨向小表姊說。

「又不是缺手缺腳，不會自己倒！」小表姊重重地闔上唱盤蓋，唱歌的外國人被嚇得跳了一針，媽和我也被驚得一臉尷尬，阿姨只鎮定地瞪了一眼。

「毋使－毋使－嘴會燥。⁵」媽搓了搓手趕緊說。日頭天氣不著邊際正說著開場話，啪－兩杯檸檬水上了桌，嘟嘴斜眼的小表姊扭頭轉身，嘀咕了句「又來借錢…」聲音不大卻字字分明。我喝了口檸檬汁，皺起眉還沒咽下就被媽拉著走，出了門才說出——好酸！「應當把雞嫲⁶捉來的…」媽低頭皺眉說。這不過是幾個月前的事情。

哈，妳也會有求於我！小表姊問我幾年級？功課好不好、第幾名？我只抬眼望著她，等著。雖然她和顏悅色沒有歪脖子吊眼睛，可我知道她跑來不會只為問我成績。她拿出一個印滿各種水果的糖果罐，喀啦喀啦搖了搖、掰開蓋子、倒出兩顆，自己吃了綠色的把紫色的伸過來。我故意遲疑片刻——好掩飾我的貪婪。好甜！結了塊的黑糖根本沒法比，嗯…還有濃濃的葡萄味……好吃嗎？她問。我只能點頭。最後她把整罐糖果給我，只要我幫她把信交給陳老師，這樣划算的事情，不答應才真是傻瓜。

我把黏得嚴實、寫著陳老師親展的那封信交給陳老師時，他只看了看就收進手提包裡。路上提醒我看橫過路面的竹雞，又指著天上的雲說像不像綿羊媽媽帶著綿羊寶寶？綿羊沒看過，我說小的像鴨子，大的像

5 毋使－毋使－嘴會燥：客語，不用－不用－我口還不會乾。

6 雞嫲：客語，母雞。

隻豬。我不曉得是常常有女生給他寫信，還是他根本就沒把那信放在心上。

傍晚小表姊跑來問我，信交給陳老師了沒有？點頭。他說了甚麼？搖頭。甚麼都沒有說？搖搖頭。小表姊失望地走了。

過幾天，她又帶著糖果來要我幫她送信。同樣，傍晚又問陳老師有沒有說甚麼，照樣失望地回去。此後，每三四天，我就得到糖果，然後幫忙送信。小表姊耐心寫信，我高興地吃糖果。有時是鐵罐，有時是紙盒。那花花綠綠的鐵罐和盒子我放在窗檯，給我家陰暗單調的土屋添一點顏色。

4

當我集到了十三個鐵罐五個紙盒，正愁窗檯要放不下時，小表姊就突然不再寫信了。過慣了牛奶、花生或水果時酸時甜的日子，沒了糖果的生活好平淡啊！更糟的是，陳老師也不載我了。我每天放學時故意慢慢走，不時回頭望，都等不到陳老師。後來在倒垃圾時才發現陳老師出了學校側門，騎上車往城裡去。而高商畢業的小表姊就是在城裡的紡織廠上班，我恍然大悟卻心裡悵然。

我一跛一跛艱困地上學，下課上廁所一跛一跳特別辛苦，都沒碰到陳老師。

「你的腳怎麼了？」，終於！我自願去倒垃圾，提著桶子一跛一跳前往焚化爐，總算碰上陳老師。「早晨下石階時扭到，又腫又痛。」我說得哀怨可憐卻一臉太過高興，這情況不好拿捏。陳老師停了車，蹲下來抓起我的腳檢查，我心裡歡喜仰頭嘶嘶啊啊半天，低頭才看到陳老師

狐疑地望著我。他放下我的腳，幫我把桶子裡的垃圾倒掉就跨上車「我有事，不能載你回家。」他說。那天放學，我氣呼呼地，走得比平時快上許多。

隔天，媽早早把我叫起床說試穿新鞋。

「不知道是誰送的，還是先不要穿。」爸說。

「有甚麼關係？一定是看我們窮得連鞋子都買不起，又怕你這病騾子硬脾氣不收，才會打早放在門口。」媽不以為然。不光鞋子，還有繡著紅花黃花的兩雙白襪子，穿上襪子試那膠底紅邊的白布鞋。很合腳，你知道是誰送的？媽邊教我綁鞋帶邊仰頭問。我心裡有譜卻搖了搖頭，穿著新鞋輕快地上學，卻免不了心裡一絲慚愧。

那是我的第一雙鞋，寶貝得只在大晴天才穿，下雨泥濘時仍然光著腳板怕把鞋弄髒。上美術課時陳老師不曾問我新鞋合不合腳，我也沒向他說謝謝，都心照不宣。

星期天，在菜園幫忙拔草。陳老師飛快地過橋卻往北坑騎去，手上一把紫的白的花。紫的叫藿香薊白的是咸豐草，我還知道藿香薊搓出的汁能治毛蟲的癢，而咸豐草的花是蜜蜂冬天時主要的食物來源，陳老師都說過。我快地拔草還恨恨地分了屍。一會兒，陳老師又載著白裙紅鞋戴頂草帽的女生往城裡去。她斜坐，右手攬著陳老師的腰，左手拿花壓著草帽，長裙飄呀飄。看不到她的臉可我知道是小表姊，村裡誰能穿上這麼漂亮的衣服？還那樣好看！我把草堆猛一腳踢得四散。「妳在幹甚麼！」媽氣得厲聲大罵。

我把布鞋收近盒子裡，大晴天也光著腳板上學。

悶悶地上學，悶悶地吃飯，這世界悶悶地老跟我作對。

我收了全班的書法本子，送到老師辦公室，看到熟悉的紫花白花。花束插在透明的玻璃瓶裡，精心點綴了不知名字的小小黃花。這花瓶不在陳老師的座位上，卻在對面新來的女老師桌上。我一時心喜接著又憤怒、最後也弄不清該高興還是該生氣，只愣愣地盯著那黃色小花，彷彿盯得夠久就能知道它的名字……

四下無人，只一位老師背對我在抽屜找東西。我掐準他推上抽屜的時機，用手上的本子掃倒那花瓶，把本子拋到導師桌上就跑出辦公室。

朝會時，校長說學校終於有了鋼琴，以後上音樂課，同學們不必再搬風琴，都到禮堂上課。又介紹站在一旁專任的音樂老師——正是坐陳老師對面那位女老師，身材嬌小，皮膚白得像牛奶，頭髮捲得像米粉，圓圓的臉上大大的眼，活生生一個洋娃娃。她低頭淺笑不時把大眼睛瞄向左邊，我順著她視線看到陳老師眉開眼笑不時點頭。校長說甚麼我全沒聽見，咬著牙來回跟著他們眉眼流轉，恨得嘴裡一股血腥。

當天下午就有音樂課。教唱新歌時，該高我就低，該唱低時我偏拉高，還把尾音拖得老長，旁邊的同學轉頭望，我才不管！洋娃娃看著我清了清嗓子正要開口，我惡狠狠地瞪回去，她嚥了下口水又低頭彈琴，我抬頭挺胸像是得了多大的勝利。結果整節課唱了甚麼全不記得，只一心一意陶醉在報復的快感裡。至於報復甚麼為誰報復也弄不清，糊裡糊塗的看甚麼都不順眼。

6

一早剛升完旗，頂著一頭捲捲的大波浪，裙子短得快露出屁股的小表姊引起全校一陣騷動，陳老師一臉通紅拉著小表姊出了校門。趕快進教室！老師們吆喝著卻自己拉長脖子張望，學生們攀在窗戶議論紛紛。坐下都坐下，上課了！喊聲此起彼落。

又有糖果吃了。波浪亂得像鳥巢、眼睛腫得像鳥蛋，狼狽的小表姊又要我送信，照例帶來糖果。除了星期天不上課，一日一封從不間斷，搞得我對糖果也興趣缺缺。吃不完的糖果帶到學校給要好的同學，同學義氣相挺跟著我在音樂課鬼吼鬼叫亂唱一氣，好好一首捕魚歌弄得像是送葬曲。最後遭導師個別談話嚴重警告，差一點就換去我副班長的位子。

7

陳老師停車要載我時，真是高興得要死…一攀一跳側坐上棚架，想學小表姊攬陳老師的腰，但手太短只能摳著繫皮帶的褲環。陳老師說了甚麼或甚麼都沒說我不清楚，只沉浸在滿滿滿滿的…幸福裡。閉上眼感受著風吹過臉龐搔著耳根，鏈條嘀嚙嘀嚙夾著陳老師沉緩的喘氣都清清楚楚，稻浪沙啦沙啦鳥兒唧唧啾啾多麼歡喜，我一次又一次深深地吸氣，貪婪地把身體脹滿幸福的空氣……到了，陳老師停下車。啊，到了！我如夢初醒，望著陳老師騎往深徑裡的陰影。

陳老師又沒空載我了，他要陪洋娃娃。每天升旗時他們站一起、拿作業簿到辦公室看到他們有說有笑、放學時他們又一起說著笑著出了校

門，總有那麼多話好說又那樣開心。我卻非常不高興，這世界同我同小表姊都作對。想和小表姊說不要再白費力氣寫信了，糖果我早吃膩了。倒像是心有靈犀她就突然停了，連說都不用說。

8

幾週不見，小表姊就改頭換面。大波浪換成細捲，蓬鬆的捲髮放得下一籃雞蛋，裙子照樣短得不能再短，露出的大腿上是像魚網的格子襪，交疊的雙腿穿著長馬靴，險險地側坐野狼機車上，右手緊緊摟著男生的腰，左手握一把吉他。

我正給園子裡曬萎了的菜澆水，噗嚕啪啦四輛摩托車三把吉他招搖地來，女的短裙馬靴男的皮衣飛機頭都一式的打扮。我就看到了小表姊，他們嘻嘻哈哈地彎進萬善祠旁邊那條小路。萬善祠是座陰廟，沒事別在這裡逗留，媽每次拉著我匆匆走過都會說。祠後隔幾叢麻竹有一間舊房子是坤叔的家，沒見過坤叔但聽說他中了獎券全家搬去台北，也有人說是捲了會錢連夜跑路，總歸自我懂事就一直是間空屋。有人夜裡走過空屋聽到咿咿嗚嗚還看到燭火搖晃，繪聲繪影說鬧鬼，村人路過都縮起脖頸只偷偷地瞄它一眼。人多膽大，他們這一群偏不信邪往鬼屋去闖。

小表姊的絲襪像招蜂引蝶的花時紫時黃，一群人三天兩頭去鬼屋鬼吼鬼叫唱歌，或者手提錄音機放著外國歌震天價響地狂歡。

我天天巴望著再碰上陳老師載我，天天鬱悶地失望。

不知是野狗還是狐狸咬死兩隻雞卵仔⁷，孵蛋的母雞也傷了翅膀，禍不單行媽被刺莧草扎了腳，小小的刺沒挑乾淨就化了膿，只好差我提一籃雞蛋到阿姨家去借孵卵機孵蛋。

快步經過萬善祠時，聽到嗚嗚哭聲，汗毛倒豎打了個冷顫——大白天也鬧鬼？卻看到倚在萬善祠牆角的腳踏車。那不是陳老師的車嗎？他怎麼會在這裡？禁不住好奇，貓腰低頭循哭聲前去，噤喳—噤喳—竹影下的乾葉子讓我一步一驚，嗚嗚聲更加分明。院埕一堆灰渣上兩張未燒盡的藤靠椅，焦黃的雜草裡幾個破甕和倒插的酒瓶泛著寒光。穿背心汗衫的陳老師垂手低頭，望著磚塊墊高的門板上坐著嗚嗚抽泣的女生，她的肩上披著陳老師的白襯衫，背對我朝那被拆去門板的黑洞洞大門沒看到臉，可那頭頂像打翻的雞窩、腿上扯破幾個大洞的格子襪，不是小表姊又會是誰？

「都是你！都是你…」掩面抽泣的女生喇地拉下襯衫向陳老師扔去，花了臉濕一塊黑一塊正是小表姊真像索債的女鬼！她衝向陳老師一陣又搥又打，完全不顧撕破的上衣露出粉白的胸脯。

「不要這樣！妳不要這樣…」任搥任打，陳老師終於捉住小表姊的手，一推。

倒退了幾步，小表姊總算安靜下來，低下頭，拉好衣服遮住胸口…突然又抬起頭、目光凶狠「孬種！你就一個孬種，當初要給你你不敢要…現在成了爛果子，還要不要？」小表姊竟拉起短裙……

啊——我嚇得慌忙掩嘴。彎腰撿襯衫的陳老師呆愣愣，「啪—」一

7 雞卵仔：客語，半大的母雞。

聲脆響，陳老師給小表姊一記耳光。

我掩著嘴匆匆跑開，到了橋頭才想起…雞蛋！蹣手蹣腳回到竹叢下，小偷一般拎了籃子就跑回家。

媽看我氣喘吁吁一臉驚惶，又看到籃子裡的雞蛋剩沒幾個，還磕破了大半「怎麼會這樣？」媽一直追問，我只好一五一十說了原委。媽扔下鍋鏟、扯下圍裙，顧不得腳痛就蹬著腳尖一步一顛去阿姨家。我給爸裝好飯菜，拿湯匙一點一點挖起籃子裡沾了糠的蛋汁，擦淨僅存的幾個雞蛋，然後把窗檯上的糖果罐和紙盒一股腦兒掃進水桶，下了石階上了橋，啪啦一倒進幽幽暗暗嗚嗚咽咽的北坑溪。洗好碗筷澡沒洗就上了床，腦袋翻轉著鬼屋前如夢的畫面，而迷迷糊糊入夢的腳踏車、糖果、格子襪…都亂七八糟黏膩膩像那散糊了的蛋汁……

10

照樣起床，照樣上課，照樣畫圖照樣唱歌。儘管心頭沉甸甸總擱著塊揉不散的疙瘩，但陳老師照樣和洋娃娃有說有笑，同學們照樣追逐跑跳，甚至小表姊也照樣和一群人去鬼屋聽外國歌，我又何必覺得這世界有甚麼不同？導師常常罵我「不要老是彎腰駝背低著頭！」我吸口氣抬頭挺胸，憋住，吐了氣我又低頭。

一直沒氣地過了幾個月。突然，媽拉我去北坑，說是去祠堂把那天傍晚看到的說給伯公叔公們聽。我不願去，可媽說非去不可，因為…小表姊的肚子大了。

祠堂在北坑聚落的中央，上幾級石階穿過高高的磚牆大門，眼前一片紅磚鋪的地面，被青苔和積水弄得黑黑綠綠。幾株被踩平的牛筋草，

在斷磚縫裡頑強地抽出一點嫩黃。寬寬的正廳頂上彎彎的屋頂像一對犄角，兩邊的八角窗似眼睛虎視眈眈，敞開黑洞洞的門前兩根青白的石柱就像獠牙…媽拉著我入了虎口。

進了門檻黑鴉鴉的廳內一片鴉鴉黑。泥灰牆吃了煙香焦黃，桁樑屋頂更烏黑地泛著油光，左右牆上各垂掛著三面先祖先賢，都直著眼面容悽悽，稍不留神或許就要隱入燻成臘黃失了顏色的畫幕裡不見蹤影。供桌前的藤椅四五個叔公伯公，都瘦瘦黑黑，昏暗裡同牆上的先祖相去不遠。兩旁或坐或站的阿叔阿伯，都來看我這個待宰的羔羊。

有人低低一聲「到了。」收去廳裡嗡嗡亂亂的聲音。

「阿彥有好一點麼？」中間最老那位手扶拐棍的伯公開了口。問的是爸的肝炎怎樣了。

「總是那樣…還下不了床。」媽放下我的手，答得無奈。

「那日妳在阿坤的屋子，看到甚麼？」旁邊一個阿叔清了清喉嚨問我。

「……」

「不用怕，妳看到甚麼就說甚麼。」中間的老伯公說。

「……」

「說呀，把妳拿雞蛋去阿姨家那天看到的，都說給大家聽啊！」媽拍拍我的背鼓勵。

「……」

「怎麼突然變啞巴了？把妳跟我講的都說出來呀！」媽扯了扯我的胳膊。

「……」

「妳這小孩…」媽急著還要說，被老伯公旁邊那位也不知是伯公還

是叔公的伸手制止「我問妳，妳只要點頭，不是就搖頭，好不好？」

我點了點頭。

「很好，妳有看到陳老師欺負妳表姊？」

我搖頭。

「那妳有看到妳表姊的衣服被扯破？」

點頭，又趕快搖頭。

「是有還是沒有？」

搖頭。惹得大家交頭接耳，一陣嗡嗡。

「嗯…妳看到時，妳表姊的衣服已經破了？」

用力點頭。

「妳表姊打陳老師妳有看到？」

點頭。

「一邊打一邊說都是你、都是你？」

點頭。大家喔——又鬧哄哄。

「陳老師就呆呆的讓妳表姊打？」

點頭。

「陳老師有沒有打妳表姊？」「然後呢？」……

搖頭。接著問甚麼我都用力地搖頭，因為那天小表姊大聲罵陳老師的那些話我不懂，她為甚麼撩起裙子我更不明白，所以沒有和媽說。而陳老師搥小表姊那一耳光，這樣響！陳老師那樣兇那樣壞！我都沒說，都沒說……我一直搖頭躲在媽身後……媽終於帶我回家。

11

我以為我幫了陳老師，但隔天姨丈就氣呼呼的跑到學校找陳老師。

然後陳老師就沒來上課了。大家都說陳老師是色狼，是壞蛋，我知道不是，可我不知道要怎樣解釋。有人好心提醒我，陳老師常常載我回家，要我當心。我完全不想理會，我覺得好煩。

過沒幾天，又煩又無聊的數學課我聽不懂望向窗外，就看到陳老師推著腳踏車，架上綁著一個紙箱，低著頭慢慢地走過校園。我好後悔，好後悔跟媽去了祠堂，好後悔點頭，不斷想著——我從頭到尾都搖頭不就好了？

12

無聊地上課，無聊地吃飯，無聊地走回家…這世界真是無聊。

陳老師自殺了！我躺在床上隔著板壁聽到爸對媽說「好傻啊！好好一個後生仔，就娶村長的女兒做夫妻也很好啊，怎麼會去上吊？」

我再也忍不住，跑進爸媽房間對著媽大叫「現在你高興了吧！？」

「妳在說甚麼？」媽一臉事不關己的樣子，讓我更生氣。

「不是你和阿姨她們商量去陷害陳老師？害他沒辦法教書、害他去上吊？」

「大肚子的是妳表姊啊！」媽瞪大眼說。

「那就可以陷害陳老師？」

「……」媽張口結舌，說不出話。

我跑回房間抱著棉被痛哭。爸進來拍著我的背「不要哭了，陳老師沒有死…聽說他上吊時，他家的牛發狂衝出牛欄，他家人看到把他救下來了。他沒死，妳不要再哭了。」

「陳老師送我鞋子…還常常載我…他是好人，不會欺負小表姊…他

是被陷害的呀！」

「哦……唉，都是命啊。像我得了這肝炎沒辦法工作，都靠妳媽，也是命啊…各人有各人的命，都是天注定啊…聽話，不哭了！妳好好讀書，不要管那麼多，聽話……」

我哭哭停停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後來，我和媽冷戰了好久。該我做的我一項也沒少做，該幫忙時也照樣幫忙，可我就是不願正眼看著媽同她說話。有事都和爸說，爸再傳給媽，那幾星期把日子過得驚驚扭扭。

我開始認真唸書，心無旁騖成績也越見起色。

13

按部就班升上國中，上學的路更遠了。還好土路拓寬鋪上了柏油，巴士也通到了北坑，搭巴士上下學可省了不少時間。有天下課，受不了一車的汗酸味，半顆頭在窗外眯眼任風翻捲頭髮。半路看到一群小男生，拿石頭扔一個撐著陽傘的婦人，那婦人只能拿傘抵擋，狼狽又笨拙，啊！她是……我慌忙拉鈴下車。邊跑邊喝斥——不可以，不要拿石頭丟人！那群小男生只愣了一下，又喊著瘋子、傻瓜、顛仔…繼續扔石頭。我擋在他們前面「怎麼可以拿石頭丟人？老師怎麼教你們的？」帶頭的一臉古靈精怪還要分辯，不等他開口「我知道你住哪裡，再丟石頭就跟你爸爸說！」一群小鬼總算快快地走開。

我追上陽傘，跟在後面邊走邊打量。白襯衫被石頭泥巴打得斑斑點點，紅腰帶底下是黑底白點的長裙，腳穿——紅拖鞋，那腳有稀疏的腿毛。我加大兩步到了側面，齊肩的捲髮烏黑得古怪，有喉結、面容非常

清瘦…這眉眼這張臉我怎會弄錯！悲從中來，看那眼神迷迷濛濛毫無光采，慢下步伐任兩行淚濕了面頰……

亦步亦趨走了一陣子，才小心翼翼開口「陳老師，你怎麼不坐巴士？」。他沒有回應。「怎麼不騎腳踏車？」。他依然故我，只傻傻地走。我追上去擋住他的路。

「你為甚麼穿女生的衣服！？」，他像做錯了事頭垂得更低。「陳老師，你不記得我了嗎？」。他慢慢抬起頭看我，眼睛又有了光采，緊閉的嘴緩緩放鬆露出笑容。真好，陳老師還記得我！可他的笑容古怪，伸出手就抓我的胸脯…我推開他的手退了一步…他拿在手上的提包掉地上…我看了下摔出的麵包、滾出的罐頭…他又伸手抓我胸脯…我邊退邊看著那扭曲的面孔不敢置信。恨恨地轉身，一路掩面痛哭跑回家。路上隱隱聽到——活該！早就跟妳說他是瘋子……

那晚，我下決心要更努力念書，考上好的高中遠遠離開這裡。

往後，搭車上下課時，有座位就看書沒座位時閉目養神，儘量不看窗外，免得徒增悲傷。

14

如願考上縣城的高中，靠獎學金在城裡租個房間，專心拼聯考鮮少回家。

小表姊結婚時，我正準備模擬考，沒去參加。聽說嫁的是少校軍官，一個將軍的後代，前途無量。她當年大肚子生下的是個男孩，正好姨丈只有五個女兒苦無子嗣，就當成兒子養喊生他的小表姊「阿姊」。這榮寵一身的寶貝我沒見過，只聽說不學無術後來走的也不是正途。

又按計畫考上台北的大學，離家越遠世界越大，早把小山村拋在腦後。

大三暑假，打工下了班，沒來由就想起陳老師，打電話問媽。

「他早就死了！在妳大學聯考那年死的，怕影響妳的心情就沒有跟妳說。」

我只啊——一聲，沒再多說。外地住了許多年，早把心磨得粗糙堅硬。

「他的哥哥把爸媽接到城裡住，他自己一個人住在老家，在水裡泡了好幾天才被採草藥的路過看到。」媽接著又說。

「……哪裡的水？」

「就家前面那條水圳啊。」

15

坐石頭上想著想著…已日上三竿。面前的水圳靜靜地映著陽光晶晶燦燦，可寬不過一跨、深不及膝的水竟會要了陳老師的命！也罷，要去的不過是個軀殼，那柔軟的靈魂或許早留在那顆龍眼樹上。

我過了水圳，往龍眼樹走去。沒人打理的小路雜草莽莽，蓊蓊鬱鬱的鹿仔樹把房子減了頂，藤蔓落井下石爬上牆壓垮了屋脊。閃身護臉穿過芒草叢叢的庭院，啊…那笨重的腳踏車就倚在牆角！綠藤攀上輪圈繞過車架、翻上坐墊捲過橫槓在龍頭開了朵牽牛花，輪胎龜裂發白踏板缺了一邊，銹跡斑斑失了光采的腳踏車，無端地讓人感到…寂寞。仰頭忍住淚水，卻看到門楣上的黑影裡嵌一片石板，陽刻著——穎川堂，暗影裡斑駁的藍字濃著化不開的憂鬱……

我在龍眼樹下仰頭看著崢嶸古怪的枝幹…拿出提袋裡的紙錢，淚眼朦朧裡憎憎地點火，慢慢化去兩雙棉襪一雙新皮鞋。



黃宏春

年輕時，幹過廣告設計拍過廣告影片，夢想是拍電影。

壯年時，幹過粗工養過蜜蜂，夢想能大大中個樂透好好瘋狂瘋狂。

電影和樂透都無望了，初老，才靜下心來試著寫寫文章。

得獎感言

在氣溫驟降的颼颼冷風裡接到獲獎通知，讓人感到格外溫暖。

書寫，是非常個人的事，不光面對寒冷的天氣，更無止盡地面對清冷的自己，尤其是自信盡失的時候。

感謝評審的青睞，給了我再次面對清冷的勇氣。感恩。



短篇小說組・佳作

消失的翅膀

◎葉士瑜

這隻青斑蝶輕輕收合兩翅，安靜地停歇在一株咸豐草之上。就在產業道路旁，一抹再尋常不過的綠意之中，如今唯有它開滿小花，但這隻青斑蝶無心汲取，這些蜜不再吸引牠了。咸豐草的鄰居，是一支上頭貼滿搬家、徵信廣告的公車站牌。一張張褪色的貼紙，毫不客氣地遮住公車時刻，即使經過長年累月的日曬雨淋，早就模糊得連號碼都看不清，仍舊固守崗位，死命地抓著站牌爬滿鐵銹的臉皮不放。

令人不禁生疑，上回公車經過時，是不是上個世紀的事了？在這裡候車，彷彿隨時會掉進時光的漩渦，就像它朦朧的時刻表一般，這個站牌也很可能會讓旅人等上一輩子。除了遭歲月壓扁的鋁箔包，與深陷草叢、動彈不得的破鋁罐以外，誰也不願在此停留。

當然，也不會真的有人傻到在這邊等車，唯獨這隻落單的青斑蝶。牠儼然變成眼前這片荒蕪中最突兀的存在。咸豐草才與牠享受了片刻寧靜，就讓季節帶來的春風，吹得左右傾伏，本該沁涼的徐風卻隱含熱氣，伴隨滯重的煙粒襲來，好像不遠處的大火仍在繼續蔓延。

牠翅面上不規則的細小孔洞，是星火燒灼過的痕跡。牠本來可以早早飛走，卻不知是什麼原因，讓牠選擇在棲地留連，不願就此離去，才終於招惹到這些仗著風勢的不速之客。原來，在老舊站牌身旁，這叢不起眼的亂草，是牠的臨時避難所。優美的淡青色長形條紋，還規矩地坐落在牠黑褐色翅面上，不過，倘若視線經過牠的翅膀，從那些遭高溫燒灼的微小孔洞，一眼望穿過去，還可以瞥見牠身後的熊熊火光，炙熱的

紅芒投射在牠的複眼，在牠的眼裡，那是一道沖天的烈焰。

一位身形瘦削、背脊微駝的男子雙手負在身後，他站得極靠近熱源，外人來看，還以為他是想從火燄中看出什麼端倪，比方說：「為什麼跟自己走過大江南北，養了二、三十年的蜂群，用時間與汗水堆積起來的蜜蜂王國，竟會在一夕之間傾覆？」不過，實際上，這一刻他什麼也思考不了，只是看著心血化作黑煙，隨風散逸而去。木材耐不住高溫的裂解聲不停傳來，烈火的軍容壯盛，彷彿要將男子臉上新發的白鬚也一併摧毀殆盡。

站在男子身旁的是一位綁著馬尾的少女，熱氣將她的雙頰烤得滿臉通紅，她低頭嘟囔幾句，似乎想說些什麼？但話到嘴邊又決定吞下，她的第六感鄭重警告自己的嘴巴：這時候無論說什麼都不對，最後少女還是決定保持沉默。

「這些東西都沒有用了。」中年男子的語氣和緩，似乎不再把眼前推得像座小山似的巢脾、木框及蜂箱放在眼裡，人家說哀莫大於心死，大概就是這樣的。

*

馬尾少女的父親恍若藏身於迷霧之後，除了一個彎腰作業中的側影，其餘的她都看不清了。男子打開蜂箱箱蓋，隨意抽起一塊巢片，上面爬滿密密麻麻的蜜蜂，看似毫無秩序，其實各司其職，男子手握刮刀，緊接著銀光閃爍，銳利的刀鋒已經滑向蜜蜂們的違章建築——那些任意蓋在外框上的蜂巢。

他不戴防蜂帽，跟這些蜜蜂幾乎沒有隔閡，如今他非常熟悉牠們的脾氣，知道什麼時候才是查看巢況的好時機，蜂群也不再把他當作外來者看待，只有在最初幾年飼育時，偶有過度熱情的追求者，會吻吻他的額頭肩頸，留下一些令他腫脹的唇印。

空氣中瀰漫的是特殊的木頭香氣，一團團從尖形的壺嘴裊裊而出，這些自噴煙器竄出的白煙，具有安撫蜂群的作用，也是蜜蜂們的迷幻藥，但牠們不想那麼輕易地被迷惑，是以紛紛走避。男子一家的收入全繫於這些蜂箱，但他並不完全把這些辛勤的小傢伙當作生財器具，那是他的同事，他的戰友，他的家人，比起近年來自己不堪的身體狀況，他更關心這些鎮日往返於蜂箱與花叢之間的蜜蜂。

男人的另一半早早就蒙主寵召，兩人的膝下也就一個女兒，他原來想說十五、六歲一位玉立的女孩，養蜂工作繁重且雜，便也不為難，何況這個階段還是考試重要，豈料某天女兒忽然轉性，自願假日前來蜂場幫忙，不必催不必請，簡直是天下掉下來的大禮，比父親節收到百來支高檔刮鬍刀還要實惠。

「煙燻器裡頭一定又被老爸放了檜木屑吧？」在一旁幫忙整理的少女心想。這些繚繞於四周的白煙，可以安撫蜂群，好像也能安撫人心，近幾年她父親的腰椎越來越不行，在家中雖然不置一言，但那抽動的臉部肌肉總是悄悄替他洩了密，反而是當他回到工作崗位時，煙燻器一提，割蜜刀一握，才似乎能短暫忘記那些身體上的苦楚。這些片段一五一十地進了女孩的眼底，她本來是很討厭蜂場的，誓言此生絕不再踏進半步，不光是因為那兒有永遠做不完的差事，另外，她還得隨時提防守衛蜂的神經質，一旦又把自己當作侵門踏戶的匪類，那麼小時候被叮得滿頭包的悲慘回憶就會再次湧上心頭。

通常她很樂意在週末的清晨起床，被窩的魔力實在誘人，也許公雞還在夢周公，但經過一番拉扯後的她已經決定坐起。女孩今早的任務非常簡單，只是收集花粉。每個蜂箱前都會安好一個收粉器，為的是調節巢房裡的花粉數，以免蜂后沒有地方可以產卵。它的孔徑有限，每隻蜜蜂進出，都會被這個器材半強迫的留下「買路費」，也就是花粉，蜜

蜂的主食之一。

女孩還沒走近蜂箱，先被一隻在地上爬行的蜜蜂吸引，她隨手撿起，捧在手掌心上，仔細端詳一會，覺得這隻蜜蜂有點奇怪，並非偷懶不去上工，牠恐怕比誰都還渴望飛行，只是牠沒有翅膀，好像生下來就註定了要殘缺。

＊

一隻幼蜂在蜂箱前旋轉飛舞，有秩序地上下飛翔，與其他的幼蜂一樣，都在進行生涯中的首次試飛。這隻幼蜂是生平頭一遭飛離巢箱，外面的世界對牠而言還太陌生，牠想學會利用翅膀感受四周氣流的變化，當小巧的雙翼仍不停地來回鼓動，一個綁馬尾的女孩忽然蹲在自己身旁，即便尚未飛高飛遠，但面對突如其來的狀況，剛才還是像架遭逢亂流的小型輕航機，只差約莫兩個指幅的間距，險些就要撞上女孩的臂膀。牠翅膀是加倍的拍擊，才終於逃離了女孩的大手，但這隻蜜蜂沒有搞清楚，女孩好奇的對象其實並不是自己，而是身旁那隻氣息奄奄的爬蜂。

女孩收完花粉後，幾隻彷彿酗酒過後的成熟工蜂此時飛回，飛行的軌跡不太穩定，甚至幾近歪斜，不過根據牠們渾圓的腹部判斷，蜜囊多半是儲滿了花蜜，必然是探查到了一處好地方！當牠們一一降落，堅守蜂箱入口的守衛蜂卻察覺到異狀，牠擺動觸角，拒絕讓這幾隻滿載而歸的工蜂返巢，雙方好像有場激烈的交談，但蜜蜂的世界向來較人類的簡明許多，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有任何遊走灰色地帶的空間。

衛哨兵似乎也不願再與這些派至前線探查蜜源的斥候周旋，牠們的態度轉硬，決定驅趕，並釋放出費洛蒙，要求箱內的工蜂警戒，當對方身上的氣味改變，從此就不再屬於原本的蜂群，倘若放水，那只會危及包括女王蜂在內的整個王國。

混亂中，有隻躲過盤查、僥倖逃脫的偵查蜂，敏捷地穿越收集器的孔洞，留下了足上的黃色花粉，順利飛回巢房，牠緩緩爬至巢片的中心點，讓一群工蜂如同欲欣賞表演般的圍繞著，牠微微抬高臀部，準備跳起搖擺舞，隨著固定的頻率，牠一邊搖動屁股走完一條直線，當尾部歸位，再走完兩個半圓，畫出一個八字形，藉以告知同伴蜜源的具體方位，以便日後大夥出門採蜜時，能夠少走點冤枉路。

還在練飛的幼蜂目睹了一切，牠已經結束今天的練習並返回巢位，幼蜂所定居的蜂箱，是屬於長期缺蜜的弱勢蜂群，即便花蕊就位於自家箱頂，牠們也爭不贏其他群勢壯盛的同類，因此勢必得捨近求遠。牠寄望自己能夠盡快熟悉飛行技巧，從此擺脫清潔巢房以及哺育幼蜂的工作，對於採蜜、取水、偵查等一干外勤事務，亦顯得躍躍欲試，牠好奇這些花蜜是否真的如此醉人？

翌日清晨，溼氣才在樹葉上凝結成露水，一批批的外勤蜂已自蜂箱傾巢而出，在果園內漫天飛舞，隨著即將到來的梅雨季，牠們必須把握這個採集花蜜的好天氣。男子與這片果園主人本是舊識，每年這個時節，他都必須開車帶著這些不會說話的同事逐花而居，哪兒開花就往哪跑，恍若現代版的游牧民族。除了盛開的龍眼樹，此外北方尚有一大片供人觀賞用的波斯菊田，是公所近年招攬遊客的利器。

*

旭日初升，果園主人同樣起了個大早來巡視自己的農園，他頭戴一頂輕便小帽，上面印著某某候選人的號碼與姓名，經過歲月的淘洗已經略顯陳舊。園主遠遠看著這些勤奮的採蜜大軍，個個都興沖沖地衝出箱外，一副勢在必得的模樣，他經過幾株龍眼，忍不住趨近中年男子的跟前：「今年要失禮了，天公伯不知道在使什麼脾氣？不是連著好幾週不下雨，就是一下雨就像用倒的，把原本開好的花都給打壞。」果園主人

滿懷歉意的說。

男子先是客套的應付幾句，再勉強擠出一絲笑容，搖搖頭示意看天吃飯就是如此，但這幾個字著實比用刀片刮下他的肉還要痛苦。早在幾天之前，趁天空猶未泛白之際，男子就把多數的蜂箱遷移至此，除去一箱比較弱勢的，其餘的個個鬥志高昂，偏偏遇上這種變化多端的氣候。

他今年的收成大多都寄望在這座果園，昨天是第一次放飛，經女兒回報蜜況普通，心裡大概先有個底。為了爭取採蜜期間的最大效益，他手下非有一批精兵強將不可，本就強勢的蜂群，繁殖率高、罹病率低，不必再多費心，但弱勢蜂群可就不同了，在花期的前十幾天，他便著手合併弱群，豈知有一箱合併後仍是弱者恆弱、蜂勢不佳，令他覺得蜜蜂一年比一年更不好養。

過了一個上午，忽然男子覺得可疑，怎麼清晨放飛採蜜的大批工蜂，與飛回來的越來越不成正比？他囑咐女兒在果園內四處繞繞，自己則去外頭找尋；蜜蜂未回，反是體型碩大的虎頭蜂先來了，就如同一架配備精良的轟炸機，降落於蜂箱側邊的平台處，利用費洛蒙留下化學標記，正試圖尋找合適的下手目標。

女孩踩過地上滿滿的落葉，一雙球鞋沾染不少泥濘，猜想今年最糟的情況就是有花無蜜，昨天首日放飛，蜜蜂們恐怕就已經竭盡所能的將果園的花蜜採畢，只好轉戰他處，拼命開發全新蜜源，難怪時間快過中午，卻還不見外勤蜂飛回。

到了午後，竟然還有大多數的蜂群像在汪洋中迷失一般，遲遲未飛回果園，男子不斷左顧右盼，孤單地在產業道路上踱步，心想附近何處可能還會有花訊？他連跟雜草都不放過，但聽不見那熟悉的嗡嗡聲響，始終唯有深不見底的失落飛回，不知道牠們在外頭遭遇了些什麼？他不死心，返回果園後再次抽出巢片反覆檢視，然而巢內只剩下寂寞的蜂

王、尚未孵化的卵以及才剛破蓋而出的幼蜂，連一隻身強體健的外勤蜂都沒有。

卻直擊向來令蜂農頭痛的滋事份子，正鬼祟地在蜂箱附近徘徊，他隨手抄起小網，撈捕三兩隻形跡可疑的虎頭蜂，厲聲咒罵幾句，大意是拜託牠們行行好，別在這個時候雪上加霜，隨即再度跑到外頭尋覓。

自他從父執輩的肩頭上扛下養蜂事業開始，從來沒發生過這等怪事。反倒蜜量歉收的弱群，雖然數量依然銳減大半，還勉強維繫住一個王國的運作，工蜂有去無回的情況比起其他的蜂箱要來得輕微許多，但巢內本就不足的儲糧，現在更是捉襟見肘，年長的工蜂做了明快處置，將那些不事生產的雄蜂，部分逐出巢外，任由牠們自生自滅，好減緩食物消耗的速度。

蜜蜂是高度社會化的昆蟲，結構井然有序，男子的五官糾結，不願相信這群任勞任怨、使命必達的工蜂，會選擇遺棄巢房內的蜂王，甚至急待哺育的蜂蛹不管，還有自己，我們可是一起跑遍了全國的產蜜區，同甘共苦十多年呀。

*

當自己看管的蜂箱被留下註記，駐紮入口的守衛蜂們很快就警覺到侵略者的企圖，目標就是鎖定在蜂箱裡頭的蛹與蜜。守衛蜂明白這是最高層級的紅色警戒，每隻虎頭蜂的體型均是數倍於自己，況且不久後牠的同伴就會大舉增援，守衛蜂火速散逸費洛蒙來傳遞強敵來襲的急訊，裡頭彷彿帶有一絲濃烈的煙硝味，偏偏此時在外採蜜的大批工蜂仍未見影蹤，然而牠們才是最精壯的一群，巢箱內部只餘下年輕的內勤蜂，甚至還不善飛的幼蜂，這是標準的內防空虛。

守衛蜂振動身體，警告虎頭蜂切勿再越雷池一步，接獲急報的工蜂群，無論原本是在築巢、哺育或清理巢房，紛紛放下手邊任務，自蜂箱

內部三三兩兩的趕來支援，但從虎頭蜂的眼底看來，這個數量仍是稀稀疏疏，完全不足懼。

牠見蜜蜂勢弱，還未等到同伴增援，自己就大膽地率先攻進蜂箱內部，守衛蜂死命追擊上去，但蜜蜂的尾針難以刺穿虎頭蜂堅韌的體表，自己反遭惡運吞噬，螫針牽連著臟器而出，映入複眼的最後一幕是看著自己的胸、腹部讓讓虎頭蜂強力的前足給折成一個怪異的形狀，頭部亦隨之軟弱垂下，接連數隻守衛蜂就這麼悲壯死去，但恐怕還未傷及牠的表皮。

為了護衛所剩無幾的蜂蛹，內勤蜂與幼蜂紛紛挺身，用牠們無力的刺頑強抵抗，決死的態勢，令虎頭蜂一時也深感棘手，白玉般的蜂蛹就近在眼前，渾圓的幼蟲正在巢房內一伸一縮，靜候蜂王乳的滋養，瞧瞧那動人的蠕動……此時第二隻、第三隻虎頭蜂循著氣味飛進來了。

蜂后的殘肢散落巢片四處，各個牠曾孕育過新生命的地方，當領袖遭遇辣手後，整個王國亦宣告崩滅，這個蜂箱算是廢了。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蜂箱裡面應要有數萬隻的蜜蜂駐守，並聽命於女王蜂的統馭，才合乎一個王國的架構。虎頭蜂雖然可以仗著自己的體型與強悍，對蜜蜂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但多少也要忌憚這些前仆後繼的千萬大軍。

其餘虎頭蜂陸續趕到，裡裡外外算來有二十餘隻，形成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戰鬥隊伍，但牠們未曾料到，接連幾個蜂箱盡是如此輕易的便拿下了，殺敵的成績是有，唯獨戰果少得可憐，想當然，光這點成績自然不夠虎頭蜂們吃，為了蜂巢的存亡，牠們急欲獲取更多的蛹與蜜，用以哺育自己的新生代。

於是牠們把目光放在第二排的最後一個蜂箱，就是那最為弱勢的蜂群。

匯聚在一起的振翅聲仿如來自地獄的號角，早先陸續慘遭攻破的蜂

箱，利用地上殘缺的蜂屍發出無聲的預警，不若前面幾個工蜂大量離家出走的巢穴，只剩下零散的守衛蜂堅守陣地，這個蜂箱的入口早早就塞滿了萬頭鑽動的敢死隊，做好正面迎擊的態勢，一隻隻上下左右層層交疊，嚴密得滴水不穿，幾乎連跟針都要鑽不進去。

兩、三隻飛行速度較快的虎頭蜂先行降落偵查，分泌出一樣的化學氣味，將此處標註為靶心，告知同夥準備展開聯合攻擊，體型上的差距讓虎頭蜂沒有施加偷襲的必要，用牠強力的大顎把堵在入口處的蜜蜂一隻隻拖出，再絞斷牠們的頭顱，垂死的蜜蜂曲起身子，不忘要把螫針送進牠的下顎，虎頭蜂連續挨了幾針，脾氣更顯暴躁，連續幾隻蜜蜂都被牠拆卸翅膀，再冷酷的甩至箱下，讓牠們在死亡來臨之前，終生都只能於地表爬行。

另外兩隻本在落日下巡戈姿態般的虎頭蜂，此刻也加入殲敵的行列，黑黃交錯的肚腹在夕照下顯得閃閃發光。蜜蜂以量取勝，每戰死一隻便從箱內補上兩隻，蜂群的傷亡慘重，地上一時堆滿無數蜂屍，還不包括傷重掙扎的，當戰線一拉長，用軀體組成的堅牆終究會出現一絲孔隙。

三隻虎頭蜂以為看見了勝利的曙光，但這點光芒很快就讓一隻持網的手給捏碎，當泛黃的網面招呼過來，自己甚至還在拆解一隻蜜蜂的器官，男人一揮便是一隻，幾乎毫無遺漏，他俐落地將三隻現行犯逮捕歸案，再一一關進塑膠材質製的大牢裡，兇悍的虎頭蜂登時變成居家蚊蟲一般的存在。看似心情沮喪的男人，開始隔著寶特瓶對那三隻虎頭蜂嘮叨，也不管牠們是聽不聽得懂，強迫虎頭蜂聽完人類的抱怨後，便扔下瓶子尋自家的蜂而去。

蜜蜂得以暫時喘息，但仍未獲取勝利，當男子選擇離開現場，王國等同失去一道屏障，並再次暴露在強敵的覬覦之中。聽不遠處傳來嗡嗡

隆的響聲，蜜蜂們明白這次來襲的不若先前偵查的性質，而是一批正規的部隊，這群虎頭蜂鐵了心要一舉攻滅這個堡壘。

面對來勢洶洶的強敵，蜜蜂一改作戰策略，同樣留下大量的蜜蜂堵住門口，不過，打算趕在牠們降落蜂箱入口平台前，就毫不猶豫的撲將上去，令虎頭蜂沒有立足的餘地，大批覺悟的先鋒一舉傾巢而出，在黃昏中與虎頭蜂激烈撕咬，以阻擋敵軍部隊有任何登陸的可能，有隻蜜蜂撲上一隻飛行中的黃蜂後背，短暫破壞了牠行進中的平衡後，做好送命打算的戰友輪流來螫，狂怒的虎頭蜂將來犯的蜜蜂折成肉團，但始終處置不到後背上的傢伙，終於一同墜毀，蜜蜂總算用屍體堆出一次微小戰果。但大多在半空中一路纏鬥的結局，是一隻隻蜜蜂猶如流星般的殞落，面對對手優勢的體型，這彷彿自殺攻擊，牠們實難奪回屬於王國的領空權。

十多隻虎頭蜂組成的攻擊火力，輕易地突破蜜蜂在空中設下的防線，聯合往蜂箱入口挺進，折損過半戰力的蜜蜂群被殺出一條血路後，決意全軍退守，不再浪費兵力堵門，牠們利用箱內狹隘的空間，瞄準兩隻鄰近的虎頭蜂，好像接獲軍令，忽然全數一舉撲上，企圖令虎頭蜂的體溫急遽升高，活活悶死。

這個戰術也方便了未遭包圍的黃蜂從外部一一處決，巢內的蜜蜂數量持續銳減，但在六角形格狀上的短兵相接仍在持續，連剛羽化的工蜂也一併加入血戰，牠們欲死力效忠自己的王——女王蜂。遺憾最後的護衛隊很快就變作零散的存在，觸角在巢房、翅膀在巢框、肚腹在箱底，高掛在最頂端的，則是蜂王的輸卵管。

虎頭蜂幾乎掃平了所有反抗的火苗，牠們集結在一處高聳的蜜蜂建築前，那是王台，裡頭孕育的是新一代的蜂王，發現還有一隻幼蜂困守於王台之前，這隻幼蜂仍未學好飛翔，很可能也看不到新王的羽化，

五、六隻虎頭蜂正逼視著牠，而幼蜂只看見了一團漆黑。

＊

在果園內一無所獲的女孩，跑到鄰近的產業道路上，她經過一處破舊的公車站牌，越往前走，越發現路旁的車子越多，恐怕之後連會車都有難度，女孩心想何時這個偏僻地方也變得熱鬧？她遠遠發現前方一個七彩的充氣拱門，上頭幾個大字寫著：「春季花海節」女孩大感驚奇，去年與老爸帶蜜蜂來果園採蜜時，此處應該還是休耕中的農地，怎麼才一年的光景，就種滿了各式珍奇的花卉？

「啊！這不就我家那些不聽話的傢伙！」女孩看得興味盎然，她有點懊惱自己未帶相機出門。原來這邊是刻意用不同品種的花海，排列成一隻蜜蜂的造型，形狀生動，狀似可以飛翔，經過馴服的土壤，確保了花海將不受不相干的雜草搗亂，每朵花絕對能夠呈現出最冶豔、最動人的那面。

對面則是一隻翩然的蝴蝶，不過栽在翅面處的三色堇顯得無精打采，幾近萎凋，捕捉不到美景的遊客，跟同伴半開玩笑的說：要去公所投訴養護不周。繼續往前是一大片盛開的波斯菊田，占地遼闊，算是情侶合照的熱門地點，女孩有些走不動了，她決定不要離入口處太遠。

身旁忽然飛馳而過的機車為她帶來了一陣風，瞧後方女生緊摟著男生不放的態勢看來，多半是正值熱戀期的男女朋友了，他們同樣覺得入口處離波斯菊田太遠，然而拍照的意願大於賞花，何必浪費體力多走那幾步路。

男孩的機車仍未停妥，還在找地方安置安全帽，女孩已經按捺不住地想衝入這片洋溢著春天氣息的花海，她嫌自己的男友龜速，揮揮手要他也趕緊過來。女孩足底突然傳出一聲清脆的響，就像踩過枯葉那般，原來是隻乾枯的蜜蜂屍體，這隻蜜蜂兩翅攤開，似乎臨死前的那刻，牠

仍試著想要飛。她滿不在意的瞄過一眼，笑嘻嘻地走入波斯菊田，要求男孩準備好相機，為她留下最美麗的情影，田中本來是閒人莫入，但已經讓連日的遊客踏出一條康莊大道。

這一幕瞧在蜂農女兒的眼底，她輕輕撥弄著自己馬尾，尋思：「我以後如果也交了男朋友，會不會也變得跟那個女生一樣？」空氣中微微飄來一股熟悉的香氣，卻明顯是經由焚燒而來，安靜地襲擊她的鼻腔，本還流連花田間的女孩，抬頭後才驚覺是自果園方向竄出的濃厚黑煙，她大吃一驚，對美麗的花朵不再保有任何眷戀，三步併作兩步狂奔回去。

時刻接近傍晚，眼見月色一輪快從天空升起，隱隱約約置身於雲霧之後，男子枯坐在龍眼樹下，當他好不容易盼到熟識的身影，僅有三三兩兩的零星數目，況且也飛得掙扎，不是在蜂箱入口前墜地而死，就是讓守衛蜂排拒在外，嚴禁入境。如今牠們無法再依循既定的航線，只好在箱外發瘋似的亂飛。

他對自己發誓，這是今天最後一遍檢查蜂箱，如果仍不見工蜂蹤影，那麼今年就是勒緊褲帶，或許還得尋求農會貸款來應急，他搖晃著身子走進蜂箱前，掀開封蓋時，猶如掀開潘朵拉的寶盒，好像世間上所有的糟糕之事都一股腦地跑出來，幾隻負責搬運糧食的虎頭蜂率先飛到箱外，其餘的則四處散佈在整個蜂箱內。

「啪！」的一聲，他將這個淪陷的蜂箱大力摔落一旁，接著掀開第二個、第三個、第三個、第四個，幾乎每掀開一個，他就踹翻一個，百分百會招惹正在採集食物的虎頭蜂群，但此刻他也無懼於牠們的襲擊了，直到掀開第五個蜂箱，蜂王與蜜俱在，卻是明顯空蕩蕩，工蜂依舊不知所蹤，第六個、第七個……

「也不曉得是不是染病……算了算了，一把火燒掉算了，乾乾淨

淨。」男人嘆了一口長氣，隨意找了塊空曠處，把蜂箱內的巢片一張張抽出，再將所有外箱圍成一個環形疊起，他終於在報紙一角引燃了火，隨著火苗蔓延，報上的日期先作了塵埃，男人多希望也能將今天的記憶一把燒完，最好燒得乾乾淨淨的。



葉士瑜

高雄市鳳山人。思緒上的過動兒，跳躍式思考慣犯，注意力集中不能，興趣好多好多。創作以散文與小說為主。

得獎感言

此篇靈感是基於國外有關蜜蜂神秘失蹤的報導，在工蜂曠職的情況下，人們只好大費周章地進行人工授粉，或是改請胡神（蒼蠅）相助。得知獲獎時我確實有點「驚呆了」。並非是對自己的小孩感到不自信，畢竟題材冷僻，主角非人，小說向來亦競爭者眾，必須承認我有點抱著志在參加、與不期待的心情下按下文稿列印。不知道小蜜蜂嗡嗡地是飛進了那位評審的心坎裡？我真心想謝謝他，願意給這篇不算成熟的作品，有一個被看見的機會。



短篇小說組・佳作

白貓信箱

◎張俊堯

阿德坐在書桌前不知多久時間，從窗外看得見橘紅色的天空，到此時房間內近乎一片漆黑。

隔壁公寓佛龕所透出的紅光，隱約讓他看見眼前的雜物。他從書桌挪出一點空間：推開泡麵所剩的碗、零食包裝以及各種雜物、把保特瓶（有些裝了他的尿）放到地上。

雙手繞胸、駝著背、額頭靠在桌上。額頭感覺得出沙沙的零食碎屑，又抬起頭用手抹了抹桌子，這才把額頭放回桌上。

這個姿勢對他來說也不是最舒服的，他因為胸悶而大口喘氣，呼出的始終比吸入的多。身體麻了，表情痛苦，有時覺得自己快窒息了，卻又清楚死不了。

他想起身開燈，想找件薄外套穿上。中秋節剛過，晚上有點太涼了。想了很久，還是沒有動力。

地上都是雜物，沒有路可以走。阿德曾不小心被生鏽的圖釘刺入腳底，那時他自忖怎麼會有圖釘，看到腳邊的照片才發現是用來固定的。他看了看那張童年時所拍的照片，隨後將它揉成一團，連同圖釘一起丟進垃圾桶。

小時候的拼圖連同掛勾從牆上墜落，散落一地；大前天從便利商店買的咖哩飯，吃完後放在地上，流出發酵的酸味；垃圾桶早已滿了，堆不上去的垃圾就掉落在周遭；有兩包垃圾堵在房間門口；門口有兩隻翻

過來的蟑螂屍體；乾淨的、髒的衣服糾纏打結成一團一團，擱在床上，要睡覺時又都被推落到地上……總之地上是難以行走的，尤其在沒有光的時候。

他還是感到胸悶，不過稍微緩和一些。與其說是被人掐住脖子，倒像被人掐著肺。

聽著遠處傳來了救護車的聲音，越靠越近，最後似乎在公寓大門停止。聽見門外有人在說快點，似乎有一群人匆忙上樓又下樓。

他沒興趣起身看發生什麼事。這棟樓除了頂樓是外勞宿舍外，大多住著老榮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過世，阿德早已見怪不怪。有坐著安靜的救護車回到家中，見完家人後斷氣的；也有一個人孤獨終老，死了幾天後味道傳出才被發現。

他聽著躁動漸漸遠去，救護車重新鳴笛，越來越小聲，直到聽不見。房間恢復安靜後，他想起自己前幾天因垃圾太久沒處理而被關切。

「好吧，我以為又有人死在房間裡。總之麻煩你自己處理一下，拜託啦，這味道真的太誇張了。你在三樓我從五樓一開門整個樓梯間都聞得到耶，個人衛生習慣要顧一下吧。下禮拜如果還是這樣，我只好請里長來協助了。」

阿德點點頭。

「因為我沒辦法啊，這樣真的很臭很誇張啦，沒有人受得了啦，大家住在這邊幾十年還沒遇到這種狀況。你自己想想看嘛，哪有人可以……」

那天阿德被按了門鈴，他打開門告知鄰居他還活著，但鄰居不管他死了沒有，發現是垃圾的氣味後刻薄地對阿德發洩個沒完。

當天晚上阿德稍微整理一下房間，把好幾袋垃圾提到樓下，和其他

住戶一起等候垃圾車。阿德瞥見鄰居厭惡地用斜眼瞪著他。

（好，最好下禮拜你再帶人來好了。然後打開門發現不是垃圾，而是我吊在天花板上晃啊晃的，皆大歡喜。）

阿德病態地這麼想著，隨即幻想鄰居打開門，走下樓，兩旁是因壁癌而斑駁的牆面。樓梯間原先帶著潮濕的霉味，但彼時都將被自己的屍臭所蓋過。她會帶著她所謂的里長，甚至是警消前來帶給他更嚴厲的警告。阿德也不會鎖門，為了方便鄰居能一轉開門把就進入房間。讓她推開門的那一剎那，看著他的屍體吊在上頭，應該可以嚇得鄰居大小便失禁。

阿德看著鄰居，想著她被嚇得七葷八素的樣子，不禁傻笑得停不下來。鄰居見他如此詭異，往旁邊挪了幾步，離他更遠一點。

過不了多久的今天，他又把房間弄得一團亂，如同他此刻人生的縮影，流膿發臭。現在回想起來，他倒希望鄰居能再來一次。儘管他是被鄙視、巴不得離開他們的生活圈，甚至消失在這世界上。至少他藉由造成別人困擾，讓自己感覺還活著。至少能引起他人注意，至少沒有被忽略。

阿德並非真的想自殺，儘管他活得很痛苦，活得莫名疲憊。某種程度上活得像廢物是一種求救訊號。讓大家知道他過得很糟，或許會有人因此同情他、可憐他，進而問他一句「你還好嗎？」。但多數人都以為他的自暴自棄是自甘墮落來的。

他無法獨自從這個泥沼中脫困，那不是自願的。就如同他此刻坐在房間，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也包括他的嘴。

阿德的暴食問題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明明吃了很多，還是覺得少了什麼。這家吃完了，手揉著發痛的胃又走向下一家店。像趨光性一樣來

到食物的面前，直到食物好像滿到脖子，才勉強走回房間。

老舊公寓的隔音很差，他站在馬桶前，有時聽著隔壁鄰居小孩玩著電腦，大吼大叫的聲音；有時聽著鄰居小孩被打的聲音。心裡想著今天又把自己搞成這副德性，沒有催吐就把剛吃過的東西吐出來，還隱約能分辨食物最初的樣子。每次吐完後喉嚨都有灼熱感，像被燒或被許多細針扎著，喝了幾杯水才稍微好些。

吐的終究比吃得少，體重半年便上升七公斤。身體明顯感覺得出比以前更差，更難使喚。

他無法控制吃，也無法抵抗自己對於性的慾望，每天自慰的頻率大約是一天四次。除此之外他也在房間以外的地方自慰，例如麥當勞的廁所。對他來說那就像尿急，再怎麼忍終究還是要解決。

他並不認為在外頭解決性的需求羞恥，反而因自身無法擺脫性慾的束縛而有無力感。覺得自己像牛，或像其他動物，鼻子被環穿過，被死命地往前拖著。但那拉著自己的，也不是別人。

每當看著女性穿著高跟鞋的小腿肚，那樣的曲線以及光澤。他一點抗拒能力都沒有，性慾如同傑克的魔豆，一旦被種下去，一轉眼就發芽，成長為參天巨木。整個腦袋都被交合的畫面所佔據，像被人強行將頭擺正，並把眼皮撐開。他無法切掉這樣的畫面，只有好好想到透徹，在勃起最完全的時刻找個地方解決，才能停止這一切。

阿德覺得自己回歸到最單純的動物，拚了命地滿足自己的性慾和食慾，發洩過後迎接空虛。他寧願自己是隻蟬，他很羨慕蟬叫得出來。有時他希望能像中邪一樣鬼吼鬼叫，砸破眼前所有物品，直到體力耗盡。卻從來沒有成功，好像身體被誰接了一條管子，裡頭被抽乾了。除了空想之外，沒殘留任何動力。

阿德最近經常幻想和人打架，他並不是一個能打的人，從小到大只有被打的份，久而久之養成不還手的習慣。但他並非全然接受，只是被打完後幻想著凌虐對方，想著想著氣也消了。

然而，最近阿德走在路上，便莫名幻想下一秒會有機車闖紅燈而差點撞到他。他會要求騎士道歉，但騎士注定是個痞子。那騎士將給他一個白眼並留下一句「幹！三小啦！」，隨後騎士打算離開現場。

而阿德這時會跳到他的身上將他撲倒，死命地往他臉上猛敲猛捶，把騎士打到頭破血流。路人會過來勸架，但阿德已經抓狂了，勒住騎士的脖子直到他不再掙扎為止。

或者是其他場景，例如路人撞到他的肩膀後，反而要他道歉。這時阿德會拿出防狼噴霧劑，像噴一隻蟑螂一樣往路人身上猛噴。看著路人不斷流淚咳嗽的樣子，他卻欣喜若狂完全停不下來。甚至強迫把路人的嘴撐開，噴到嘴裡去，把一整罐噴到空了才停止。

但事實上阿德沒有買任何防狼噴霧劑，他也不打算持有。他覺得自己最近的想法很可怕，莫名地開始幻想，停不下來。走在路上戰戰兢兢，深怕不小心就會有人要欺負他，更害怕控制不了自己的衝動，把人活活弄死。

他需要找朋友說說最近自己的情況，但每次都不知道該找誰說起。

上個月阿德滿二十六歲，他刻意將自己的生日從臉書上隱藏，看看有誰可以不靠臉書的提醒記得他的生日。這下好了，臉書沒通知其他好友，結果就是沒有半個人到他的塗鴉牆上留言。他沒有收到任何的生日快樂。

連住在陸光二村常和他借錢買公仔的屁猴也沒有表示任何心意。那是他之前在愛買蔬果課的同事，小他幾歲。有時阿德想去找他討回欠了

很久的幾千塊，但一想到屁猴每次買新公仔和他「獻寶」的樣子，且屁猴還有個輕度智障的妹妹要照顧，想了想還是算了。

屁猴不會將公仔的包裝拆開，隔著那層透明塑膠膜和他說明那公仔的特色：「你看看，這是《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的女主角千斗五十鈴喔，超精緻的，而且手腕跟其他關節都可以動。」

他回想著屁猴高興的表情，覺得自己多少還是一個有用的人。

生日那天他對於沒人和他說生日快樂，終究有些難過，上網在PTT的樂透版上發了一篇文章：

25742 9/10 loser87 □【小中】生日買四張幸運777只中一百

今天小弟魯蛇我生日，去彩券行刮到第四張777結果才中，而且還只中一百而已，超哭der。不過沒魚蝦也好，賠掉的當作做公益，那本來就是公益彩券嘛，顆顆。

他發了這篇文章後，走了兩條街到桃園後站。走進一間越南河粉店，那時的招牌沒有任何中文，某次颱風把招牌吹壞後，老闆娘才加上「阿詩越南河粉」。阿德沒買過幾次，但老闆娘認得他，和他打了招呼之後問「今天一樣嗎？」。

「對，但是今天加大，加十塊。今天我生日。」

「你今天生日ch？不用錢給你多一點勒。」阿德喜歡老闆娘的語助詞，聽起來有點像「啾」。

他點了牛肉河粉，又到冰箱拿了一罐「TEPTIP」椰子汁。這樣一整套當作自己的生日晚餐。

周遭的人說著他聽不懂的語言，車流的聲音有些吵雜。他看著路上的外勞邊走邊打鬧，感覺很歡樂。幾台腳踏車雙載，其中一台被載的人抱著速食店的炸雞和同鄉打招呼。有人提著一大袋家鄉的日常用品，看起來提得有些吃力。

那一天明顯感覺到秋天的涼意，河粉端上桌時，冒著白煙。他一面吃著，三不五時就用手機看有沒有人回覆。陸陸續續有人留言了：

推 london7328：恭喜呀 沾沾喜氣>< 09/10 19:38

推 kaoyao111：恭喜喔～生日快樂 09/10 19:38

推 wastingtime：生日快樂，聊勝於無 09/10 19:40

噓 Adadada：中一百也PO來丟人現眼，生日沒人理你來討拍喔？

09/10 19:47

推 frankson5566：生日快樂喔 09/10 19:54

推 BJ4GoGoGO：恭喜 09/10 19:55

有很多人和他恭喜或祝他生日快樂，但他只注意到噓他的人。儘管他告訴自己網路上總會有幾個酸民，但他還是很在意，一直放在心上。阿德認為自己終究是不被愛的，最後越想越遠，認為自己是個廢物。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人見人愛，而我會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那天晚上的河粉沒有吃完便付錢離開，鬱卒地穿越地下道來到前站。

他看見大遠百離火車站最近的角落有外勞在兜售預付卡；有阿嬤坐在地上賣花束；有人在一根桿子上掛著各種鮮豔顏色的入耳式耳機，沒有外包裝，一副一百；也有老人在叫賣一本一百的雜誌，「雜誌一本

一百塊，可以參考看看喔！」

老人不斷重複那句「可以參考看看喔」，讓他想起小學時外婆過世，在外婆家摺紙蓮花時，念佛機不斷循環播放的大悲咒。說來奇怪，他莫名在意那老人，每次走遠後都還是會回想起他叫賣時的語氣。但他不看這麼有深度的雜誌，買了捧場也是浪費。

他和蹲在一旁的阿嬤買了一條口香糖後，在路上拆了包裝開始咀嚼。

那天八點半，他走向中正路他打工的網咖，位於四樓。是有點可怕的老舊建築物，彷彿發生過火災，牆外黑黑的。阿德第一天去上班時心想，如果發生火災時他在裡面的話，應該沒辦法逃出來，被火慢慢燒死很痛。

他搭了電梯上樓，和上一班的同事打了個招呼之後，同事就先離開了。和他搭檔的郎哥看著香港武俠小說，問他為什麼看起來很累的樣子。

「不知道。」他看著櫃臺電腦跳出訊息，有客人點一碗肉骨茶麵。他打開櫥子的門拿出一包泡麵。轉了轉瓦斯爐開始把水煮滾。

「不是啊，幹你最近都這樣耶。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啦，上次問你是不是失戀說不是。那到底是怎樣啦？」這次郎哥抬頭認真地問了阿德。

郎哥差不多快四十了，阿德聽說他十八歲時不小心把人家肚子搞大，提親時對方父母嫌棄他，硬是把跪在地上哭的郎哥推出門外。不過最讓他心寒的是還是女方。

郎哥以為只要一起努力，先吃點苦，過不了多久就能步上軌道。但他似乎想得太美好了，女方不發一語地看著爸爸塞錢給郎哥，看著郎哥哭喊她的名字也沒反應。那天她的臉上看不出喜怒哀樂。

婚沒結成，孩子是生下來了，除了辦幾次手續外，幾乎沒見過幾次面。沒多久郎哥便去當兵，林口的軍營離中壢不算太遠。剛開始郎哥只要有放假就會到女方家附近，在巷口躲著期待可以偷窺她和孩子，只要能看一眼就滿足了。但他卻從未如願，像是搬走一樣，不管何時都不見蹤影。打了再多電話、寄了再多封信也沒有回音。

退伍後的某天他實在忍受不了，按了女方家的門鈴。想和她父母說最近找到一份工作，是在瓦斯行的，薪水不差老闆人也不錯。聽著門鈴的鳥叫聲，他站在門口非常緊張。

來應門的卻是新面孔，一位少婦抱著兒子隔著紗門冷冷地問：「請問有什麼事嗎？」

郎哥客氣地說想找自己的「前妻」，那少婦說完上一戶人家已經搬走了，便把門帶上。

郎哥把武俠小說闔上，抬頭起來看著阿德：「我跟我前妻那樣子我後來還不是活得好好的，都過那麼久了。如果你是失戀我告訴你馬上就過去了，真的，馬上就過去了。頂多偶爾想到，就酸一下而已。幹好啦，就算你不是失戀，你自己看桃園那麼多外勞，離開家鄉，每天也是笑笑的。我們齁，算是比下有餘啦。」

阿德沒有空回應他，端著泡麵給客人，並收了五十塊。回到櫃台之後把錢丟進收銀機裡。

「對了，你的生日是不是在秋天啊？」郎哥突然想到什麼東西似的。

「就在今天。」

「這樣子啊，那你等我一下。」郎哥拿出他在夜市買的全黑真皮porter包，翻了很久，最後掏出一包綠白色的膠囊。

「這之前拿的，沒吃完，不要浪費，當作生日禮物。」

我不想吸毒。阿德瞥了一眼這麼說。

「幹你在說什麼東西，這百憂解啦，之前有一段時間心情很差去看醫生的時候拿的，應該還可以吃啦。不知道那時候是怎樣，可能更年期吧。不然我給你這個診所的地址好了，你之後再自己去看。」郎哥說完這句話便出了自動門，走到陰暗的樓梯口抽菸。

阿德現在在黑暗中，聞著房間各種食物腐壞以及尿液的阿摩尼亞氣味，他還記得當時郎哥跟他說的那間診所叫什麼名字。他摸黑找到電腦主機的開機鍵並按下，螢幕瞬間亮了起來，那白光讓他眼睛一時睜不開，過了很久才習慣。

老舊的電腦跑了很久才到桌面，他打開瀏覽器，原先想GOOGLE那間身心科診所的看診時間。但不知怎的，發了一陣子的呆後，最後卻打了「自殺」。

過了幾秒鐘的時間，出現了五千多萬筆的資料。

首先看到的是「1995生命線協談專線」，接著是一些新聞：菲律賓的自殺炸彈客、青春期的少女用塑膠袋套頭窒息並留下遺書、中年失業已久的爸爸帶著孩子在房間內燒炭、久病厭世的老人吞大量安眠藥及其他藥物等等……

隨後他看到一些文章：【自殺前請先讀這篇文章】、【自殺防治中心－我該怎麼做】、【「跳下去的瞬間就後悔了」自殺過的人告訴你最後一刻在想什麼】、【自殺－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請珍惜自己的生命－認清自殺的真相】…

阿德一個都沒有興趣點開，只是隨意瀏覽標題。一直到他看到搜尋

結果的第十頁的第一行，是簡單的四個字：「白貓信箱」，沒有任何的副標題。

這倒引起阿德的好奇，他不假思索點了進去。由於網頁本身內建大量照片以及音樂，跑了很久，顯示得很慢。他先戴上耳機，那流出的音樂是Journal樂團的「Don't stop believing」，阿德不知道歌詞意思，只覺得旋律聽起來很活潑。

圖片開始顯示，一次一張滿版的照片，像停格動畫一樣，動作有所連貫。

那是一隻全白的貓，沒有任何其他顏色或污點。首先是牠在睡覺的樣子，各種角度。接著牠醒了，拉長身體伸了個懶腰，看向鏡頭，一臉跔樣。

白貓緊接著走向衣櫥，下一張圖是衣櫥開了，裡頭有各種貓的服裝。貓看向左方，一套中古世紀的貴族「飛」出衣櫥，停留在空中。下一秒牠已經穿上那套服裝，接著一雙手接近牠，雙手夾著牠的腋下將牠抱起。而人手在下一張找片就被特效軟體給修不見，只留下貓的身影，彷彿牠飄在空中。

最後一張是剛才那張白貓飄在空中的樣子，只是成了油畫的樣式，彷彿是牠的肖像畫。右下角用中文寫著：「貓伯爵」。下面還有一行歌德體英文，但阿德看不懂，推測應該也是相同意思。

阿德再往下拉，是一段十秒的縮時影片：白貓原先穿著伯爵服裝趴在毯子上，瞬間一顆老鼠形狀的毛線球滾到牠身旁，牠聞了聞、用手推一推，毛線滾遠了。牠走過去用腳掌用力地打了毛線球幾下，接著叼著毛線球往攝影者的方向走去，但走到鏡頭前，毛線球已經散掉了。白貓困惑地看著那條毛線，來回走動，彷彿在尋找剛才的老鼠。

看到這裡阿德不禁笑了。笑完才發現自己很久沒笑，動到嘴邊附近的肌肉有些不習慣。

再往下拉，是一段簡單、沒有其他圖案的白底黑字：

先平身吧，我是白貓伯爵，今年九歲，前陣子開過刀，應該還可以再活一段時間。你很幸運，竟然可以發現我的信箱，你是第一個找到我的人，我已經等你很久了。如果你有話想說，卻不知道該找誰說。本伯爵可以當你的筆友，這是你的榮幸。

我一定會回信，但請你耐心等待我，你知道的，本伯爵很忙。

可以先退下了。

阿德看著最底下有一行空欄用來輸入自己的電子信箱，接著是用來寫給白貓的空白處。

阿德看到這，又重新拉回上頭看看白貓的照片，也把那段小短片再看一次。音樂停了，阿德覺得那首音樂不錯，想再聽一次，於是他按了瀏覽器的重新整理鍵。

他看了看電腦右下角的時間，已經八點了，現在走去網咖上班應該是來不及了。況且以他目前的狀況，他並不認為自己能夠做好任何事。

他拿出手機打了通電話給郎哥，沒有接。

打了封不到二十字的簡訊，和郎哥說今天臨時沒辦法到，麻煩幫忙掩護一下，之後會補償。

阿德想寫封信給白貓，他填上他的電子信箱，之後寫上問候語：「白貓伯爵您好：……」

在他思考該說什麼前，他分心了。他想著自己之前也想養貓，去了

領養網站，瀏覽過各種貓。也搭了快一小時的車到新屋收容所，現場一隻一隻地看過。每當下定決心後，又打了退堂鼓。他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照顧一隻貓，沒有愛的能力。

阿德所看中的貓是搜尋條件由年齡高到低排列的第一個結果，一隻十歲的公貓，換算成人類的年齡大約是五十六歲。黑白橘亂七八糟的顏色混在一起，臉上也有斑塊，天生看起來就是髒的。身上還有些無法痊癒的毛病。曾被領養兩個禮拜後，又被流浪之家的人發現牠出現在附近公園。

最讓阿德感興趣的是，那隻貓的照片中，牠的眼神裡有說不出的失望。對於牠這一生好像已不抱任何期待，沒有任何喜怒哀樂。他盯著照片看了許久，這貓讓他聯想到老得再也無法讓人勃起的流鶯、唐氏症、因為疾病而破相的少女、愛滋病的同性戀者、被霸凌的國中生、網咖過夜的失業男子……

阿德發了一陣子的呆後，開始在鍵盤上打字：

你好可愛喔白貓伯爵，你全身都是白的，沒有任何缺點。穿上貴族的服裝很優雅，好像天生就是要過好日子。我好忌妒你啊，想變成像你一樣的貓，吃飼料和罐頭，乖乖地等著享福就好。或者我也想養一隻像你一樣的貓，帶出去很有面子。但知道我跟你不一樣，不是因為你是貓我是人，而是我覺得我配不上你。我們有很大的不同，這樣我不會快樂。我需要愛一隻被遺棄的貓，同樣情形的才會互相了解。但我覺得我沒辦法照顧那隻貓，沒辦法把牠接回來。我沒辦法愛牠也沒辦法愛我自己。

打這幾句話花了阿德半小時，他看了剛剛所打的字，想接著繼續下去。但不知怎的，他又開始發呆。最後他把剛剛所打的字全部刪除，歸零，回歸到一片空白。他最後只打上四個字便傳送過去：

我好想死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靠著電腦螢幕的光走向床邊，躺下。他想著自己剛剛因白貓的照片而笑了，但他寧願能好好哭一場。電腦太久沒有動靜，螢幕自動暗下，沒多久他也沉沉地睡去，一直睡到隔天中午。

他沒有吃任何東西，洗了澡後去剪了頭髮。理髮師不太友善地問他頭髮很久沒剪了吧，他點點頭。

之後他搭車到郎哥所說的身心科診所，到的時候剛好是下午兩點。掛號後坐在等候區，前方的櫃子上有音響，播放著緩慢的鋼琴音樂，沒什麼高低音起伏。而那櫃子裡放著一些和心理有關的書籍，其中還有一整套的灌籃高手漫畫。

阿德觀察其他等待看診的人，外觀都和常人沒什麼不同，好像大家只是等著看咳嗽一樣。但不知怎的他覺得待在這裡很有壓迫感，雖然沒胃口，但他想出去找東西吃。正當他起身走向門邊時，他聽到櫃檯的小姐說：「陳先生，診間在另一個方向喔。換您進去了。」

他看著診間的門被打開，一個年齡和他相仿的女性走出，她將門帶上後走向櫃台。

他猶豫了兩秒，還是走到門前，敲了兩下門，裡頭有聲音傳出：「請進。」

醫生是個光頭，留著山羊鬍，他看著阿德微笑，但阿德沒有任何反

應就低下頭。

「最近遇到什麼問題嗎？」醫生的聲音比他想像中的高。

阿德想了很久，每次開口正要說話時就停住。幾次之後他只說了一句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到會覺得有兩個自己嗎？覺得需要和另外一個自己對抗？」

阿德點點頭。

醫生拉了一張椅子過來。

「試著邀請另一個自己看看，假設他現在就坐在你旁邊。」他指了指旁邊的空椅。「想像一下另一個你平常會說什麼。這不是催眠或通靈，就試著想一下。如果覺得另外一個自己坐在旁邊的話，你會想跟他說什麼？」

阿德努力了一段時間，偶爾閉上眼睛，偶爾看看旁邊的椅子，終究覺得有些愚蠢。他沒辦法真的「召喚」出另外一個他。太難了，且對著空氣說話有點好笑。

最後他搖搖頭表示做不到。

「一開始沒辦法很正常，可能之後多練習幾次就可以了。」

阿德說了聲好，看著自己的鞋子。

「有想過要傷害自己嗎？」

偶爾。

「如果要的話打算用什麼方式呢？」

用刀子什麼的，往這裡戳進去。阿德指著自己的心臟說。

「聽起來很像邱妙津，你聽過邱妙津嗎？蒙馬特遺書那個。」

阿德搖搖頭。

「那麼為什麼你想用這種方式而不選擇其他方式？」

「感覺這樣比較快，痛的時間也少一點。感覺這裡像是電腦的重開機鍵，用筆戳一下就可以重來。」阿德覺得低著頭脖子有點痠，抬頭看了一下醫生。

「你說用筆戳一下重新開機的那種是十幾年前的主機吧。」醫生看到他抬起頭，給他一個微笑。「現在跟家人同住嗎？」

現在一個人，阿德說。

「自己租房子嗎？」

「家人留的套房。」

「有兄弟姊妹嗎？」

「一個哥哥。」阿德看著醫生在他的病歷後面，潦草地寫下看不懂的符號，像絲蚯蚓。

「可以說說他目前在做什麼嗎？」

「很久沒見了，快十年。大多做一些非法的事，現在好像不在台灣，在做詐騙。媽媽說的。」

「喔？」醫生的表情轉為嚴肅。「那現在和媽媽還有聯繫嗎？」

「偶爾會寄錢回來，用什麼方式我不知道。」

「我不是說你哥，我是說你和媽媽。」

「她改嫁之後就很少聯絡。」

「改嫁很久了嗎？爸爸現在狀況怎麼樣。」醫生低著頭快速地記錄阿德所說的話。

「改嫁快兩年了。那男人上個月自殺死了。」

「你說的那男人就是你爸對吧？」醫生看阿德點點頭後繼續問。

「知道用什麼方法自殺嗎？」

上吊。阿德不帶情緒地說。

「是你發現的嗎？」

阿德搖搖頭：「葬儀社通知的。」

「從小到大，爸媽的關係怎麼樣？」

阿德原先都是有問必答，儘管覺得像被偵訊似的，但如果當作聊天的話還算不差。他很久沒和人說那麼多話了，感覺醫生人也不錯，很聰明。但這一題他沒有立即回答，停頓了很久。

他的腦袋卡住了，沒辦法思考。醫生拉開抽屜抽了幾張衛生紙給他。他不懂衛生紙的用意是什麼，他用手摸了摸臉頰，有水的觸感。阿德这才發現他的眼淚開始掉下來。很快地，他的臉皺成一團。他低著頭摀住眼睛，但眼淚還是不斷湧出來，鼻涕也滴到衣服上。

「不太好。」阿德很勉強地擠出這三個字。醫生點點頭，沒有繼續問細節。

他哭到有些喘不過氣來，身體也麻掉了。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醫生看著他把衛生紙弄濕、揉成一團，又抽了新的幾張給他。阿德即使很努力地想停止，還是哭了很長一段時間。

直到阿德哭到身體不再顫抖，醫生問：「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你現在的感覺嗎？身體或內在都可以。」

「身體，很緊繃。」

「緊繃好一陣子了吧？」

對。阿德說。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嗎？」

被遺棄很久的感覺。

「你剛剛說爸媽從小關係不太好，可以多說一些細節嗎？」

阿德深呼吸了幾次，眼眶和鼻子都還是紅的。

「那男人會打我媽，抓她的頭去撞牆或用拳頭搥她的臉，用各種方式虐待她。」

「你說用各種方式，能說還有什麼方式嗎？你覺得最可怕的方式是什麼？」

「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他平淡地說這句話。

「好，沒關係。如果遇到不想回答的可以直接說跳過。你聽到爸爸上吊自殺時，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想用他對待我媽的方式對待他，以前沒有能力，現在有辦法了，卻下不了手。我這輩子沒辦法原諒他，但是也沒辦法恨他。我不希望他死，也不希望他活。我聽到他真的死了，覺得太早了。他什麼事都還沒有做。」

醫生看他說到這裡停下來，接著問：「你說他什麼事都還沒做，是指彌補你們母子嗎？」

阿德想了一下。「其中之一吧，但我完全不想要拿到他的好處。說這個已經沒用了，他已經死了。」

他說完後，兩人都沒再說話，留下很長的一段空白。最後醫生托著腮幫子微笑。「今天先這樣子吧，已經有很多突破。」

他和阿德說明這次所開的藥和用法，分別是百憂解、肌肉鬆弛劑以及安眠藥，共兩個禮拜的份。

回到家前，他在桃園後站的印尼小吃店買了薑黃飯，吃完之後覺得只有七分飽。但他不想再進食了。

當天晚上他打了通電話給網咖的店長，說想學泰式料理，之後想開店，就做到今天為止。店長說了聲謝謝，辛苦了。沒有再多寒暄客套。

之後阿德刷簿子時，發現薪水多了三千塊。

由於吃百憂解的關係，他的食慾變得非常小，甚至經常乾嘔。像要把附在他身上的邪靈吐出來一樣，但最後只有滴出幾滴口水。

他花了幾天時間整理房間，把許多東西都丟掉，有些是還可以用的，但他不想留。太多東西被移走，導致房間空蕩蕩的，他覺得這樣反而有些空虛，沒有人生活的痕跡。他想著天花板上該如何才能讓一條繩索固定住，該用鐵釘呢還是用掛勾？

阿德暫停想這問題，先吃了一顆肌肉鬆弛劑，幾分鐘後身體開始放鬆。他坐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猜想自己的父親在吊死自己之前在思考什麼。

他腦海中的畫面有些錯亂，一下是父親毆打著自己的媽媽，一下是父親在繩索上掙扎的樣子。蒙太奇手法穿插著各種畫面，他停不下來，那不是他能控制的。不知不覺想到累了，沈沈地睡去。

隔天醒來時，他走到後站應徵泰式餐廳的學徒。那是他常去的店家，沒花太久時間就被錄取。

他已經忘了自己曾寫信給白貓，大約十天後，直到看到電子信箱中有封屬名「白貓伯爵」的信，他這才想起。那時是下午兩點，是他的休息時間，他用手機看著白貓回的每一個字：

嗨：

我是白貓伯爵的主人，貓目前住在我父母那邊。由我代為回信，抱歉讓你等這麼久。一方面因為我在的地方不太能用通訊裝置，一方面我收到信後不知道該回什麼，雖然只有短短四個字。這是我第二次試著回覆。

我之前是一名竹科工程師，有兩個兒子，一個幼稚園，一個快滿一歲。我用幾十年的貸款買了房子，學區很好。老婆從生完第一個孩子就開始產後憂鬱，時好時壞。第二胎後開始越來越嚴重。我問她需不需要去看醫生，她說剛生產完身體還有點差，再過一陣子。

白貓信箱是我那時候所做的網頁，我和她說會有人「上鉤」的。會有人在掙扎的時候找到這個信箱，我們可以一起安慰他。藉由安慰他，也是在安慰自己。她說好。

剛架設好這個網站的隔天便有一封信，信上說活得很累。來信人說他有很多責任，但他實在太累，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每天都活得痛苦。

寫得很含糊，也沒有留下回信的信箱。我給老婆看。她沒說什麼，她覺得自己沒有力氣安慰他。

某天打了通電話和她說我今天會加班，她說了一聲嗯後便掛上電話。我不太高興，畢竟加班不是我自願。多賺點錢過好日子也不是壞事。所以我沒有再回撥。

大約晚間十一點，我接到警察的電話，說老婆帶著兩個孩子燒炭自殺，現在正送到醫院，但都已沒有心跳。

我趕到醫院時，醫生剛宣布完死亡時間。我想看他們的屍體，但我爸媽和岳父攔著我。

那天我哭不出來，家人們一直要我別撐著，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有任何感覺。好像死的是別人一樣。我後來想到，白貓信箱第一封收到的信就是她寄給我的，那是她的求救訊號。

父母事發當天就搬過來，暫時看顧我。我的人生已經崩塌了，追求一輩子功名利祿、組織一個好的家庭，過著讓人羨慕的安穩生活，一瞬間全毀了。我沒有能力去上班，靠著父母的資助過活。我的生命已經失

去意義，不知還能追求什麼，彷彿一場空，不知該恨誰，最後恨自己。

無時無刻不是想著死亡，待了幾次療養院，最近剛回到家。不知道會不會再去一次，因為我現在只是稍微緩解，我的內心還是空的。

我不認識你，不知道你的年齡性別和遭遇。但我想和你說，有人希望你活下去，活著不是一個人的事。有人還在等你，只是你現在看不到也猜不到。

阿德看完這封長信，看向店門外。鐵捲門拉到一半，只能看到路上行人的腳。老闆娘走過來問他在玩寶可夢嗎，他點點頭。

「天氣變化很大，明天來的時候記得帶件外套來。你要是感冒了，沒人幫我切菜備料我很麻煩。」

阿德看著她微笑。「我覺得我現在有能力領養之前一直想養的那隻貓了。」

「你現在在跟我雞同鴨講是不是？」老闆娘困惑地看著他。



張俊堯

待業一陣子，剛找到工作。想在空閒時去夜市賣點東西，我還在想要賣什麼。

得獎感言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看起來就是貧脊的土，但往下挖一點搞不好就有地瓜馬鈴薯什麼的，可以烤來吃。也搞不好有鑽石或更值錢的東西。誰知道呢？也可能當今社會就是這麼糟，和表面一樣，但我選擇相信地下有寶藏。這篇作品寫得稍微黑暗，但我想再往下挖一點，剛好就是光的所在了。不是因為我還年輕，所以選擇相信世界還是美好的。而是如果我認為世界很糟，我就脫離小孩時候的我更遠一些，我不想這樣。

短篇小說組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5年10月14（星期五）下午15點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三樓

決審委員：方梓、郭強生、蔡素芬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主任溫琳琳

《聯合文學》王聰威總編輯、許雅筑、郭于縝

主席：方梓

文字紀錄：許雅筑

攝影：郭于縝



執行單位報告

王聰威：

鍾肇政文學獎今年邁入第二年，延續第一屆徵稿類別新詩、短篇小說、童話、報導文學。第二屆鍾肇政文學獎由《聯合文學》雜誌承辦，徵文自105年6月16日至105年9月10日止，初審資格審查後135件作品進入複選，由複審委員作家黃崇凱、葉佳怡、神小風進行複選，經過審查會議後，共選出36件作品進入決審。

今日會議推舉方梓委員擔任決審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整體評審狀況說明

方梓（以下簡稱方）談論整體印象：

近年的作品越來越多客語書寫，這次主題的書寫是多樣的，尤其是題材及語言方面，例如有一篇書寫清代、也有書寫日治時期。這次鍾肇政文學獎入選的作品都是有素質的。我的評定標準在於文字、題材、小說技巧這三個部分考量，並且會刻意地去選擇不同的題材、創新及精鍊的文字做為評判。

蔡素芬（以下簡稱蔡）談論整體印象：

從36篇中又選出15篇進入最後討論，水準難免有落差，其中幾篇文字功力不錯，但整體並沒有超越之作。我對於散文碎片拼貼式的作品不鼓勵，較強調故事性的存在，著重作者組構每一個連接事件會帶來什麼意涵。題材大小、新鮮老舊對我來說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作者是否帶有不同的看法或情感切入，文字是否有特色。即便題材新鮮，但文字書寫不佳，我也不會支持該篇作品。

郭強生（以下簡稱郭）談整體印象：

此次整體的水準中上，大多數的作品以寫實主義為主，沒有實驗或科幻類型的創作，都是以社會層面作為題材。

關於缺點，一半的作品都是平鋪直敘地交代情節，沒有語言上的沉澱或是醞釀，甚至是人性上的探討等等。每一批作品都是比較級的結果，我的重點在於人物角色於故事中與其主題是怎麼鋪陳與塑造的，或是小說內容的是否有新的切入角度，畢竟生老病死可以一直寫，但在不同的世代與不同的角度就會有不同感覺。

第一階段評選

決審會議第一階段計分，兩票以上的四篇進入決選，另外三篇各自由評審推舉，決審再以分數論名次，獲選作品共計7件，結果如下：

〈芥菜任務〉（方、郭）

〈起風了〉（蔡、郭）

〈喊暝〉（方、蔡、郭）

〈穎川堂〉（蔡）

〈白貓信箱〉（方）

〈消失的翅膀〉（郭）

〈靡靡之音〉（方、郭）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穎川堂〉

蔡：這次作品中只有這篇的文字成熟有韻味，作者可能是成熟的作家。

作品中的陳老師與小表姊的關係被誤解，陳老師被誤認成強暴小表姊的人，最後發瘋、自殺。小說在追憶往事，對比現今〈穎川堂〉的頹荒。小女孩對陳老師的心思描寫得很細膩。

方：小表姊顯然是被他人強暴的，但剛好碰到陳老師，怎麼會這麼巧陳老師會在現場？陳老師到底喜不喜歡小表姊？但在與小表姊的對話中似乎又表示出陳老師並沒有喜歡她。在發生強暴事件後，每個人又透過敘述者說陳老師是強暴小表姊的人，這使陳老師非常壓抑。

郭：我不清楚陳老師之於小表姊的關係，這是不可信的第一人稱。主角愛戀著陳老師，試圖幫他圓場，但她搞砸了，而且她看到的既不是全部真相，她的辯解又不清楚，以上種種讓我對這篇小說的閱讀產生很大的傷害。

蔡：作者應該是故意不寫這麼清楚，我們透過對白可以知道陳老師個性很好，對小表姊的想法是友誼。小表姊也表示過好感，但陳老師沒接受，小表姊因穿著性感與他人約會並遭來禍端。剛好陳老師傾聽，他是被冤枉的。我們的眼光必須以小說的敘述者為主，這小女孩當時想保護陳老師，但搞砸了，等到她長大回來回想往日狀況，只能在穎川堂下感慨。

方：穎川堂是一個客家的行號（陳氏宗祠），但作者並沒有解釋，大概只是指涉家族的沒落，但沒有把題目的指涉好好發揮，作者只把重點放在這個小表姊引發的事件。而且陳老師講的是閩南話，不是客語，這與客家宗祠的穎川堂及他的姓氏有所衝突。

〈白貓信箱〉

方：這一篇在探討憂鬱症與自殺。主角是一位在網咖上班，且對人生毫無目標的少年，偶然的機會之下，在白貓信箱留下「我想死」的訊息，隨後去看心理醫生並且痊癒。最後網站的設計者回信給主角，表明當初創了此信箱但卻沒收到太太憂鬱症自殺的求救信，因此感到後悔。整篇故事帶有些許賣弄，主要談論憂鬱症的年輕人無所事事，如老芋頭一般的生活。

郭：這部作品情節太多，他的文字沒有撐起人生困境的掙扎與此種的生命狀態，只能一味地交代情節，而平鋪直敘的人際關係卻講著生命的悲傷，這種處理方式太過簡單。

蔡：想到什麼寫什麼，有點瑣碎，沒組織。看得很壓抑，片段組織的日常並沒有令人感到生動。

〈消失的翅膀〉

郭：這一篇把蜜蜂的努力對照人的懶惰與悲觀，用了很多白描講述很複雜的故事，沒有太多文學技巧，但蜜蜂在對抗虎頭蜂的情節使我投入，敘述蜜蜂的文字甚至勝過影像，而且看得出來把許多資料轉化成文字內容。

蔡：我很喜歡蜜蜂對抗虎頭蜂的情節，非常生動。但男子與女兒的敘述者視角一直改變，稱謂也混亂。很少看到有人以蜜蜂和虎頭蜂激烈大戰的角度，書寫蜜蜂的生存問題，而且他把很多如蜜蜂的組織列出來，這非常不容易。

方：這個題材吸引人，但太勵志地去強調沒蜜蜂這件事，作者引用的資料多，處理得好，但是有好幾段都太過直接。

〈芥菜任務〉

郭：Y與老人的線索撲朔迷離，呈現的神秘感非常有趣。作者用Y在虛擬世界的荒唐對比真實世界中真有一位老人需要他，讓Y在不踏實的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做選擇，安排上是很有說服力的。唯一小缺點是結局留言的暗示不清楚，但無傷大雅。

方：主角與Y可能是舊認。老人的設計很棒，最後Y的流言是神祕的，但像網路用語般的無厘頭，我認為是沒關係的。

蔡：故事中老人埋黃金於芥菜園的這段訊息沒有太大發展。

郭：老人講的不是真的，但網路上竟然有人呼應，開始有人跟人的接觸。

方：主角只把這當笑話處理，其實他是同情這個失智老人，交流後反而有真實的溫度。

郭：這是一個從虛擬世界拉出來的年輕人的故事。

〈起風了〉

蔡：社會的約定俗成使得主角急於去相親，有一股生活真實感，幾次相親的過程都不順利，最後遇到護士之後的情節文字自然，結尾並沒有俗掉。

郭：我認為此篇主題優秀，現代台灣的生活感，醫院與生活的形形色色描寫很傳神。對於生死的穿越，起承轉合處理得很棒，我認為文學就是要這樣。

方：主角到底住在桃園還是馬公？建議使用單一地點作為書寫，寧可捨取也不要混亂。

〈靡靡之音〉

方：這一篇是半反諷性的作品，寫出時代感，被禁唱片的處理分類竟然只憑一位工友。唱片被禁理由採用編號這一點我很不喜歡，我寧可用粗體標示。但這篇幽默性足夠。

郭：很訝異這篇小說牽涉到真實事件的搜查與了解，例如歌手姚蘇蓉的事件等等，以及小說後續所帶出的時代現象，用每一首歌被禁的原因寫出這個時代之現象，用反諷的方式寫出「一切錯的都會變對的」的荒謬事情。

可以看到政策與人性之間的細節，人性是禁不了的，這篇做了很多的設計，「靡靡之音」代表每個人的人生。

蔡：這篇工巧，包裝性夠，但有點油滑，內文扣住禁歌事件的標題，但又能以戀情故事扣緊主題，非常好的喜劇設計，並回扣到自己的觀點。講述的過程並非對禁歌的批判，而回歸到自己的小情小愛，回應主題「靡靡之音」，寫出一個禁不了的現象。

〈喊暝〉

方：作品談論科學無法提及的東西，主角長大後於內心回想這種不可解的「症狀」。這篇主要在探討有些東西是無法驗證的，不曉得作者是否故意將夜晚的喊叫與台語的「熬暝」連在一起。我很喜歡結尾。

蔡：「喊暝」應該是連結到民間習俗中，若孩童半夜睡夢中大哭，連醫生也無法查出原因時，便會去問神，問看看是否有鬼怪在身上，是一種常見的習俗。很少看到有作者把這種問神習俗寫得這麼好。作者以兩個視角書寫，一個是孩子長大的回想，用理性的語氣講述小

時候的經驗，另一個是媽媽求神問卜，請求指示，但都壓不下來。
結尾把不可解的時間空間交錯形容得很好，非常厲害地用「神明退駕」結束，故事好像沒有說完，但相當乾脆地，收拾得漂亮。

郭：這篇氣氛好，文字一直緊扣民間不可解的事情，不刻意戲劇或翻轉情節。但我不確定他用這麼大量的口語（台語）是否精確，有些台語用詞難免不精確、不統一。

第二階段評選

每位委員評分第一名6分，第二名5分，以此類推之後統計結果。

〈芥菜任務〉（方梓5分、蔡素芬2分、郭強生4分）

〈起風了〉（方梓3分、蔡素芬5分、郭強生5分）

〈喊暝〉（方梓7分、蔡素芬6分、郭強生7分）

〈穎川堂〉（方梓1分、蔡素芬7分、郭強生2分）

〈白貓信箱〉（方梓4分、蔡素芬1分、郭強生1分）

〈消失的翅膀〉（方梓2分、蔡素芬3分、郭強生3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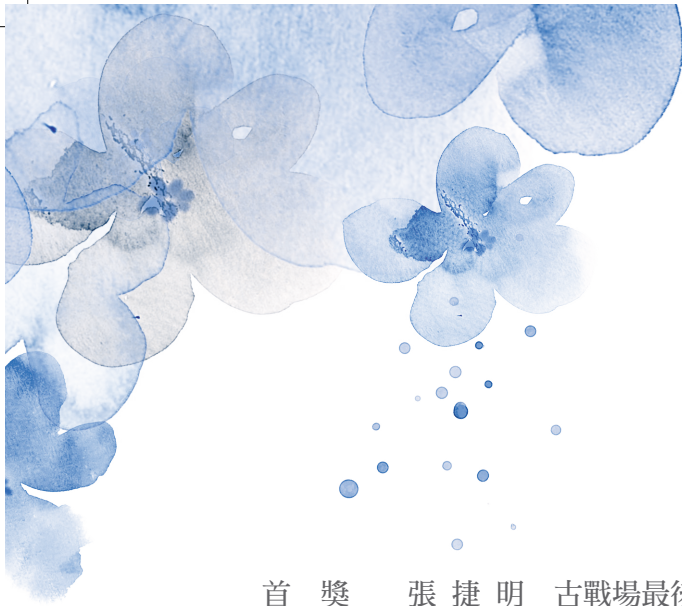
〈靡靡之音〉（方梓6分、蔡素芬4分、郭強生6分）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喊暝〉（20分）獲得第一名，〈靡靡之音〉（16分）獲得第二名，〈起風了〉（13分）與〈芥菜任務〉（11分）皆獲得第三名，〈穎川堂〉、〈白貓信箱〉、〈消失的翅膀〉3件列為佳作。

（下午4時散會）

報 導 文 學



- | | | |
|-----|-------|----------------------------------|
| 首 獎 | 張 捷 明 | 古戰場最後一位法師 |
| 貳 獎 | 楊 智 傑 | 盛夏巴陵 |
| 參 獎 | 簡李永松 | 空谷回音
孤獨的泰雅先行者K'Yosyo · Noming |
| 佳 作 | 林 惠 珍 | 霄裡溪，不要再哭泣 |
| 佳 作 | 楊 語 芸 | 左手查閱史輯 右手復刻記憶
藍博瀚實踐古蹟存續的意義 |
| 佳 作 | 江 冠 明 | 流浪的歌聲 |

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
2016

報 導 文 學

報導文學組・總評

追尋真相的執著

◎古蒙仁



今年報導文學組的參賽件數也許不算多，但水準相當高，尤其是得獎的前六名的作品，大幅領先其他的參選者。不論是題材的選擇或書寫的技巧，都顯得技高一籌。

首先就題材而言，族群、環保、政治迫害、街頭抗爭、古蹟保存，乃是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作者呼應、正視這些議題，很能扣緊時代的脈動。書寫的技巧又可分為故事的鋪陳與文字的運用，前三名的作品最能顯現作者的功力。首獎與第二名的書寫極具個人的風格，散文的基本功十分扎實，抒情的語言使得沈重的題材不再有壓迫感。

我尤其推崇首獎追尋真相的執著，以推理的手法來挖掘那段被埋沒的歷史，卻以陸客火燒車的新聞事件做為引子，驚魂地帶領讀者進入血淋淋的歷史現場，同時備了推理小說的懸疑和驚悚二大元素，在報導文學中十分罕見。第二名的題材則涵蓋了族群、環保和街頭抗爭三大主題。作者舉重若輕，以一女子做為主角，並以詩般的語言作為書寫的基調，同樣令人驚艷。二篇的水準其實在伯仲之間，最後首獎勝出則是它的獨特性和原創性，在一般文學獎的作品中也不算罕見。

其餘諸篇也各有特色，環保抗爭、古蹟保存、民歌採集，都是很好的題材，文筆也流暢，唯在寫作上太過冗長、瑣碎，只有報導的功能，缺乏文學的價值，反倒是敗筆。



報導文學組・總評

發現報導文學新觸角

◎陳銘磻

報導文學的形式既是文學形態與新聞報導的綜合表現，而它的素材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且得以文學手法處理。也就是說，報導文學的特質是有計劃的選擇真實材料、戲劇化安排事件的發展，再經由文學手法發揮作者的見解，忠實地紀錄事件的特徵或是優美的習俗。

縱觀當今台灣地方文學獎徵文競賽項目中的報導文學參賽作品，大都以地方庶民的生活特性、文化風俗，或是即將消失的文史為題材，作者努力搜集大量文獻，只懂照本宣科的引經據典，卻不知應該先消化了解這些生冷資料，繼而以活潑意象，從歷史角度，把認知的事實，用生動的文學筆觸呈現出來。

誠然，報導文學的創作精神，既被要求必須具備通俗可讀的文采、開放平等的胸襟，更需要擁有綜合象徵的敘述能力。第二屆「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參賽作品，大都能觸及這幾個要點，尤其消化文獻資料的功力不差，報導文字好讀好吸收；其中，〈古戰場最後一位法師〉一文，不僅發揮現場寫作的靈敏技巧，以及別具風格的敘述能力，最重要的是，在傳遞河洛與客家兩族群為土地資源產生的械鬥的史實描述，作者具體呈現了意象概念，運用「窮追不捨」的採訪精神，紀錄歷史現場的面貌與文學描繪的特質，更以象徵性的說故事方式，讓這兩個在過去不知拚鬥了多少年歲月的族群，那些殘留在記憶的恩怨情仇，化解消弭於文字之際。

這其實正是報導文學寫作的最高境界。

報導文學組・總評

一場精緻的盛宴

◎劉克襄



報導文學需要長時第一現場的觀察和調查，而且跟受訪者擁有長期互動，才可能孕育精彩感人的第一手作品。但報導的書寫往往便比一般文學創作辛苦，因而寫作者所能獲得的代價往往與完成的作品不能成正比。

囿於此限，一般縣市報導文學徵文篇數自是不多，水準亦難整齊。但綜觀此次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的類型，卻難得地展現多樣豐富性，而且不少篇都針對桃園地區生態環保、社會議題和地方開拓歷史深入調查，且以獨特的角度，寫出深具啟發性的文章。

譬如首獎作品「古戰場最後一位法師」，以地方微細的文史切入，其實並非討喜的創作方式，但他一路抽絲剝繭，讓我們看到一個小地區族群移墾的來龍去脈，進而爬梳出過往未曾記錄的史料。這種寫法過去確實並不多見。

「盛夏巴陵」描述幾個平凡人在山下組合屋卑微生活，如何爭取部落居留權的過程，哀而不怒，悲而不傷，平平凡凡敘述了他們的努力和無奈。這樣不直接訴諸悲情，卻愈發引人同情的書寫角度，更容易帶出共鳴。

另有佳作「宵里溪，不再哭泣」清楚地記錄環境污染的變遷，以及鉅細靡遺列出社區抗議的寫實過程，也是相當紮實的作品。若是文字更活絡，閱讀性高，相信此文亦能擲地有聲。



張捷明／提供

報導文學組・首獎

古戰場最後一位法師

◎張捷明

眼看航空城計畫就要在這裡啟動，但這裡還有兩處咸豐三年的古戰場歷史還沒釐清。甚至當地的閩客後裔，為了祭祀當年械鬥時的犧牲者而緊密合作的路祭儀式，從古至今仍年年在這個古戰場上隆重舉行，這本是族群和諧發展的典範。更有人還在築夢，期待在豐富台灣的前提下，各種母語都能在這裡重新欣欣向榮。可是，這些極其珍貴的古老活歷史現場，歷經機場、高速公路、及高鐵等大型建設，早已經分割得支離破碎，現在再加上航空城炒得火熱的蛋黃區、蛋白區，餐桌上還沒開動就已經把這層古歷史煎得吱吱作響，不管正面反面要煎幾遍，豈可讓地方文史始終只能委屈的被默默犧牲。這裡雖小，也是台灣歷史的縮影，錯過歷史，千年喚不回，文史調查迫在眉睫，只能與時間賽跑.....

2016年7月19日，換算農曆就是六月十六日，這天中午天氣晴朗暑熱逼人，換句話說就是日正當中陽氣正盛，距離台灣習俗七月開鬼門關的日子還差半個月，可是國道二號高速公路在機場前的路段，卻驚爆一件駭人聽聞的火燒車事件，車內26條性命竟無一生還。稍後新聞又報導，遊覽車在到達事故點之前大約一公里多處，車頭就已經拖著一股死色黑煙一路踉蹌直到撞破陰陽界。

浩瀚的臉書裡，某個關心在地文史的社群網站上，立即有人驚呼並留了言：

「天哪！那裡不是龍樹坑古戰場的七星堆嗎？就快到七月十七了。」

是的，這附近年年的七月十七都有舉辦法會超渡亡魂，為何他們卻沒能躲過死劫？莫非六月飛雪？

不過，車禍與古戰場，這兩者有甚麼靈異關聯性嗎？

沒有。

在科學昌明的年代不說神怪，車禍的原因及責任，需要交通專家以科學方法去一一釐清，不用我們去猜測。只是這則新聞事件恰好畫出了一個古戰場的位置，而這故事曲折離奇，尚需要許多歷史文件及文史調查來慢慢抽絲剝繭。

在還沒闢建高速公路之前，這一帶正是當地居民口中「龍樹坑古戰場」的起點——「七星堆古墓地」，這是大園重要的歷史場域之一，可是現在，除了傳說及遺留當地的民俗儀式，史書卻連隻字片語都不曾記載，因此我想試著去拼湊出這個古戰場的樣貌。這下午我正好在附近聽耆老說故事。

七星堆位於大園埔心里三塊厝附近，就是大竹北路往橫峰方向，過了110縣道後，在高速公路前與一小徑形成的小十字路口上。可是這大竹北路不是古道，是民國六十幾年土地重劃時才新闢的，古早要去舊稱橫山的橫峰另有小叉路，是在小徑向右進入雜草叢生的隱密處，這裡

有一處百年古墓地，就是當地人稱之的「七星堆仔」，也就是從高速公路遊覽車失事地點看過來的那一片高地樹林裡。這小徑原是清代從五塊厝龍樹坑經七星堆通往大坵園城的古道。在闢建高速公路時，古墓地一個角落連同古道叉路，同時被削去，這個點就在火燒車新聞影片中，冒煙遊覽車擦撞陸橋下方內側護欄的那一路段。小徑過了七星堆繼續往下走幾步，還有一口陂塘稱為七星堆埤；陂塘是以前的說法，現在書上都改寫成埤塘。回到小十字路口向左轉，會指向古戰場的另一端——龍樹坑，但現在古道也已經被高速公路截斷。

龍樹坑位於五權里縣道110甲線，跟高鐵交叉路口的下坡處一帶，五福宮宮誌提到也稱下埔，這裡的台地上方也有一口陂塘，稱為龍樹坑埤。這兩口位於械鬥現場兩端的陂塘，距離約一公里半，而遊覽車拖著黑煙所劃過的那道讓人顫慄不已的路程，就正好穿過這條古戰線。

那天，我和當地人站在高速公路路橋上方往下看，大家議論紛紛，那塞得寸步難行的車陣前端轉彎處，還微微揚起死者人生的最後一縷塵煙，在世人的哀傷中裊裊上升。這一段路，看著看著……卻似乎變成了時光隧道，從2016直接撞進了古代。

「古時候這一帶曾經死傷千人、血流成河，滲入泥土的血水，把腳下土地染紅至今。」當地耆老指著腳下的柏油路面這麼說。

為什麼我會來到這個古戰場？

那是因為被一則新聞吸引。

2013年8月21日，一則令大園人迷惑並引發正反意見的新聞，讓人議論紛紛：

「客委會依據客家基本法，將客家人占3分之1以上的鄉鎮，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而桃園縣在大園的調查裡，客家人比例已跨過門檻，因此列入客家重點發展區。」

但有大園鄉親認為，這裡明明就是河洛庄，質疑客委會亂花錢……

大園有客家嗎？

大園南鄰中壢、西鄰觀音，應該有一定比例的客家人，但有30%這麼多嗎？我到大園的街上拉長耳朵傾聽，我想找找大園的客語聲音。

當時我只知道，在北桃園沿海鄉鎮的客家遺跡極為少數：大約只有南崁街上香火不盛的義民廟，這個義民廟和平鎮義民廟一樣，都是從新埔義民廟刈香建立的，正式名稱是南崁褒忠亭，俗稱客家義民亭，1826年（清道光6年）創建，連觀音上大村也輪值區之一，是台灣位置最北的百年歷史義民廟。有義民廟便意味著曾有相當數量的客家蹤跡，但現在除了廟宇本身是客家的，客家人卻不見了，還得感謝南崁五福宮河洛人來幫忙管理維護。蘆竹有間義民廟尚且失去客家蹤跡，桃園海邊的大園會比較好嗎？大園客家在哪裡？

我再度到南崁義民廟膜拜義民爺，順便打聽隔壁大園有沒有客家蹤跡，答案是不知道。不過，但卻聽到一則線索——蘆竹鄉與大園的交界附近的龍樹坑，有一個隆重且歷史久遠的民俗活動——每年農曆七月十七的四庄聯合「路祭」，可能與客家有關。

「路祭？」會和大園客家有甚麼關連嗎？

傳說古時候這裡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閩客械鬥。

客家在這裡出現了關鍵字。可是大園不是河洛庄嗎？如果這裡沒有很多客家人，且沒有多到勢均力敵的人數，會有大規模械鬥嗎？

這可能是認識大園客家歷史很好的切入點之一，於是我上網查龍樹坑閩客械鬥，可是google大神不神，網路上竟沒有任何學術資料可供了解。再去鄉公所圖書館查大園鄉誌，依然闕如。不過，倒是查到一則旅遊網誌提到另一個閩客械鬥地點：

「大園發生『李仔溪炭事件』後，客家人難於立足，紛紛外逃。」

而大園鄉誌上也的確有一張古地圖，標明了「李仔溪炭古戰場」字樣，並於地名簡介篇中，有短短幾句說明：

「清咸豐初年，閩粵爭墾引發紛爭械鬥，雙方在李仔溪炭上械鬥，粵人不敵墜落李仔溪炭（潭）傷亡慘重的古戰場。」

由這兩個不同地區的閩粵械鬥，可見這個桃園閩客邊界的大園應該有許多客家人。可是如今哪裡去了呢？而且短短幾個資料，就有好幾種械鬥類——閩粵、閩客及客人河洛，顯示因缺乏正史紀錄，致傳說久遠眾說紛紜。

我想起30年前我曾經在蘆竹附近的工廠服務過，附近倒有幾位舊同事，徐姓、游姓、邱姓、黃姓、李姓……都有，便前往一一拜訪，請教路祭地點及相關傳說。可惜那些年我只是像一般的外來人口，只專注工作卻不曾留意當地文史，錯失了向那個年代的耆老請教的機會，那一年代應該會有更清晰的記憶。也許這就是歷史吧，天大的事或也會逐漸消

逝。

那時候我偶爾會從內壢經過五塊厝到大園，那條110甲線縣道從現代的高鐵路開始下坡，這裡就是龍樹坑。沿著蜿蜒窄小的山路，經過中油新村路口到三塊厝，就可以到埔心或大園市區。這段山路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經常看到失控的車子直接摔下路坎下方的稻田裡面。

「這裡有這麼陰嗎？」

當年的這個疑問，現在因為採訪耆老們，便拿出來當話題引子。

「我小時候，這裡不只是陰暗的樹林山路，有人還看過許多白馬跑來跑去，小孩子不敢單獨走這段山路。」一位住在附近的張老先生說。

「有一位住五塊厝街上的李老先生曾告訴我，某一年的七月十七路祭，剛好在遠地工作到很晚，來不及回來拜拜，當天晚上回家經過這星光都照不進樹林裡的山路上，就遇到兩位黑髮和白髮『人』在山路邊攔下他，質問今天為何沒來拜拜。」住七星堆那端的一位廖先生說得活靈活現。

我又拜訪在五權國小旁的五福宮監事張先生。這沿海鄉鎮有兩座五福宮，一座在南崁，另一座則在大園五權村。他沒聽過這靈異事件，卻意外的告訴我，二十幾年前就有一位自由時報的記者莊先生，這樣報導過龍樹坑：

「……彼個相打的年代，阮福佬人在這邊站做一排，恁客人在對面的山崙站做一排，戰鼓銅鑼響起，雙方人馬就往坎仔底衝，拿柴刀、鋤頭、扁擔，到你死我活，沒分出誰贏誰輸林收煞……」

啊！真的是活靈活現彷彿回到現場的報導啊！可惜只有短短幾句。



張捷明於路祭地點之一龍樹坑起點處導覽（張捷明／提供）

報導中有寫道，被採訪的郭老先生住三塊厝，當時歲數已經很大。張老先生說他曾根據報導所描述的大略方向，去找報導中的郭老先生，可惜卻已經遍找不著。

我的已退休老同事住在中油新村這一帶，她告訴我，現在路祭的地點是從新村路口起，經110甲線道，再繞過高速公路到三塊厝的七星堆。

「以前的路祭的路線很長，大約從五權街上開始拜，一直拜到三塊厝七星堆約有兩三公里長，馬路兩旁滿滿都是人潮，現在人少多了，路線也短多了，因為30年前建高速公路後被徵收了一部分路祭現場；建高鐵後，祭祀圈內又徵收一部分土地，祭祀人口遷移，加上發展工業原住人口外流、新進人口又沒參與，已一年不如一年囉。過幾年航空城計畫

若真的實施，高鐵以西包含這個路祭現場，一旦被徵收，可能就真的要走入歷史了。」

於是2015年農曆七月十七，我來到這個被稱為古戰場南邊的一端——龍樹坑路祭現場，那天無風，偶爾飄著霏霏細雨。以前的蜿蜒山路，已儘可能截彎取直拓寬為四線大道，感覺平緩許多，從前陰暗的樹林被現代怪手整個鏟除後，陽氣顯然充分許多，烈日罩頂還會嫌少了遮蔭之處。北側是海軍機場，再過去是國際機場，一整個就是蓄勢起飛的現代化景象，加上這幾年吵得沸沸揚揚的航空城計畫，不管是所謂的蛋黃區、蛋白區，還沒實施就已經被人煎得吱吱作響，一但實施，可預期地形地貌還會完全改觀。但眼前寬敞的大馬路旁，綿延的祭祀人潮加上擺在地上一擔一擔的祭品，又把我的時空拉回到古代。傳說中，這裡一場閩客械鬥，死傷千人血流成河。我在遙想，械鬥那天是平靜無風嗎？還是霏霏細雨呢？唐山過台灣夢未成，此時雙方正面臨最後一戰，戰情緊繃，那生死關頭不管無風還是細雨，心裡應該都是澎湃洶湧吧！

「阿伯，請問大家為什麼在此路祭？是拜甚麼人？」我在祭品只佔馬路單邊、人潮不大擁擠、但仍然看不到盡頭的路祭現場，找到看起來年紀最大的老人家，依現場所有人共同交談的河洛語向他請教。

「毋知呢？我細漢時就年年隨我阿公來拜了。」他搖搖頭，似乎有點慚愧連他這種年紀都不知道，又有點無奈。

「那您阿公曾說過甚麼有關此地路祭的一些故事嗎？」

「我問過，可是我阿公也不知道更詳細情形，伊只聽講，客人河洛人為著爭水相打，死真濟人，水溝全血。」

「客家人」一詞是近代才有的新名詞，台灣話裡的漢人兩大系統「客話」或「河洛話」則都稱為「客人」，而華語的「客人」則稱「人客」，這是台灣話裡客話與河洛話同源互通的許多有趣現象之一。我轉身再問其他比較沒這麼老的老人家，卻意外的有許多答案。

「就日本人 台灣人啦！」

「不是不是，是228啦！」

「是荷蘭人殺台灣人啦！」那個年輕人斬釘截鐵。似乎傳說中曾被提到過的歷史傷亡事件，都被引用了。這真的是眾說紛紜，哪一個說法才對呢？

「是客人河洛反啦！」一位看起來比較有權威的老者說話了。

「因為爭水發生械鬥，先是客人佔上風，河洛人不甘，向後求援反攻，客人也向後方請求支援，如此雙方數度增援，地區最遠南到新屋、北到南崁，激戰三天三夜死傷千人血流成河，最後客人不支敗走，有許多人向中壢新街地區或原支援地撤退。因此後來由新街地區出面雙方議和，並約定遍地屍首要運回中壢地區，但牛車在下埔的上坡路段不走，骨骸便就地埋葬。」這則是綜合的版本。

「這邊是河洛庄，哪來的這麼客人相？我看過我們五福宮歷史，說是漳泉械鬥。」

這個人似乎有所本，至少每座古宮廟都會多少留有一些文字紀錄。後來我去翻看宮史簡介的確如此寫：

「咸豐三年漳、泉分族械鬥，匪寇殺掠四起，襲五塊厝城。據傳有一秋夜，月色搖疏，匪砲逼城，眾信祈求聖王驅匪，忽起狂風，遍野茅草白芒，陰影幢幢，匪徒疑為壯丁溢城，驚之慄膽，竄逃莫敢再犯。聖王顯赫驅匪，庇護庄民，神恩澤被傳為佳話。又為感念應戰於大埔（即

今龍樹坑）之役陣亡庄勇，舉庄秋祭忠魂，延循迄今。」

不過這裡已經靠近中壢，若是漳泉械鬥，泉州人會住哪裡呢，可能要請教學術界才會清楚。

「不不不，咱福隆宮說是古時候這地方妖孽多，所以建好福隆宮後妖孽盜賊才消失。」福隆宮位於大園埔心庄，埔心也是此地路祭四庄輪值的其中一庄。我後來到福隆宮訪查，看到廟右側有一塊由「鼯鼯」駝著的石碑上頭刻著：

「福隆宮主祀『開漳聖王』，創建於清咸豐二年間（西元1852年），來自中國沿海的漳閩移民，屯墾本地有成，於海豐坡（今埔心派出所現址）鳩工構建聖廟以佑黎庶；次年秋完成廟宇正廟及周邊城，並前往桃園區景福宮迎請靈威顯赫的開漳聖王分靈供奉。爾後果然神威廣佈，妖孽盜賊從此斂跡。」

咸豐三年，大園地區同時有幾件與械鬥相關的事，一是建大坵園城防粵人、一是建埔心福龍宮驅妖孽、一是奉請草漯天上聖母坐鎮大坵園，一是五權開漳聖王顯靈退匪，究竟這一年發生了多少風聲鶴唳？

我繼續沿著縣道110甲線走，再繞過高速公路到七星堆。這裡已經聚集相當多的祭祀人潮。四庄輪值的爐主有搭帳篷讓大家遮陽避雨，路祭的三界公祭壇就設在上坡崁頂處，古道路口有一棵大榕樹，榕樹坡下方有一座豪華風水，是當地李家李彩雲祭祀公業的來台祖風水。

「較早路祭起點還在右轉進去的七星堆墓地古道叉路上。」路祭民眾說，械鬥雙方的戰線就在這段被國道截斷的古道上，這古道兩側的四個庄——大約是現在高速公路兩邊的橫山庄、五塊厝庄、三塊厝庄、埔心庄，共同形成一個祭祀三界公的四庄輪值祭祀圈，每年都要到此普渡

當年雙方的犧牲者。

下午兩點開始準備祭拜事宜，由法師分階段誦經祭拜過三界公後，再由法師爐主等人一起步行，逐一繞過龍樹坑到七星堆所有路祭的祭品淨孤，這是一個虔誠又要好腳力的過程，往返將近三公里，法師回到祭壇繼續誦經普渡，過程約兩小時才圓滿完成，然後等待八月十一做八月戲，答謝三界公及土地諸神。

在七星堆祭典現場，我在法師圓滿結束法事後請教他幾個問題。

「請問師傅您貴姓？哪裡人？」

「姓游。三塊厝人」

「姓游是大園大姓喔，那您是河洛人還是客家人？」

「是河洛人。」師傅如此回答。

「那您祖籍呢？」

「漳州，漳州府詔安秀篆，這裡有許多詔安人，姓游，姓李，姓黃……等等大姓都是。」

「請問龍樹坑械鬥，是甚麼時代的事情？」

「嗯！年代不清楚，至少一百多年。」

「如何說？」

「你看這個古三界公香爐和土地公爐，至少有一百多年了。」這個祭祀圈內沒有三界公廟，所以還是循古早傳統，以香爐代表三界公及土地公。

我仔細看了一下神案上的兩個香爐，一個方形有耳，四腳，可能是銅爐，爐面密密鑿出幾個簡單樸拙的字：「己丑年初秋，三官大帝，五

塊厝、橫山、三塊厝、埔心。」另一個是圓形土地公爐，沒有刻字。

「您說『三界公』爐？可是上面鑿的字明明是『三官大帝』啊？」

「是啊！我們這裡都這樣說啊。三界公請神，土地公帶（娶）路。」

「四庄怎麼輪值法？」

「都是四庄一起拜，只是負責的爐主由五塊厝、橫山、三塊厝、埔心四庄每年輪值，今天七月十七拜光景後，還會在八月十一做八月戲給三界公及土地公看，前一天還要去請四個庄裡五福宮、福隆宮以及最老的九座土地公一起來一起看戲，順便卜杯（跌聖筊），產生下一年的新爐主，然後八月十二再把諸神送回去。新爐主則將三界公爐及土地公爐請回家中奉侍，等明年七月十七再請回到這裡拜光景。」

「拜光景？」

「就是拜械鬥犧牲的亡魂，我們稱拜光景，三塊厝埔心這邊的人也稱拜炭頂，五權橫山那邊的人又說拜大埔。」

「那是誰跟誰械鬥？」

「就是客人ga、河洛爭水相，ga血流成河，到今這柏油路底下的土都是紅的。」他是第二個指著路面跟我講泥土被染紅的人。

「是哪裡的客人？」

「靠中壠那邊的。」

「又是哪邊的河洛人？」

「不知道。」

「那這裡拜拜的人是那些人？」

「客人河洛都有。」

這裡祭拜的人是客人多還是河洛人多呢？有人說從祭拜的牲儀便

可區分，客家是拜全雞，河洛是拜菜碗，就是把雞剝好用碗裝祭拜。不過，連兩年我跟著法師走過整個路祭現場仔細觀察，似乎都沒看到拜菜碗的。

這個四庄輪值的祭祀圈，儀式年年循環，而且這一拜就從古代拜到現代，除了有一次……

「較早聽老人家說，有一年颱風無拜。」一位老人家如此說。

「不不，我阿公說那一年是日本人來的時代禁止無拜啦！結果卻雞不啼、狗不吠、天轟轟暗鳴，牛歸工哞哞叫、天有異象人畜不安，趕快補拜以求消災。」另一位隨即更正，兩個老人在辯論起來。



張捷明於李仔溪炭導覽（張捷明／提供）

這些年代不詳、說法不一致的民間傳說，讓我無所是從，不過「客人河洛反」「死真濟人」以及「血流成河」則是最常聽到的說法。既然年代不詳，廝殺雙方又有好幾種版本，那先問詳細地點在哪吧。

「請問，水溝全血？那條水溝還在嗎，在哪裡？」

不過這似乎更難。

「就是我們龍樹坑埤下方往中油新村路口的大圳溝，聽說當時河水都染成紅色。」蘆竹副鄉代主席黃先生，在橋上指著約一丈深的水泥圳告訴我。

「在三塊厝黃厝後方的田溝啦，當時血會流。」另一位說，我也曾特地去看，一條田埂旁一尺寬小水溝。

「應該在龍樹坑埤往七星堆的舊古道旁啦。」一位三塊厝居民游先生說，他從小在這旁邊長大，但這條水溝經過土地重劃以及開闢國道後，早已經不見蹤影，所以也不可考了。

甚至，連遠在五公里外的另一個地點「李仔溪炭」，也有幾乎一模一樣的故事——「客人河洛反，血流成河。」

這李仔溪炭在哪裡呢？我照著大園鄉誌的中古地圖開始尋找，又上網找出1898年日本繪製的「台灣堡圖」及google地圖比對，才在溪海里下溪洲仔找到了這個咸豐三年的小地名。可是google地圖縱能帶我到二維平面的現地來，卻無法帶我進入四維空間的歷史中，接下來該問道於誰呢？

站在斷崖邊，詳細向下看著這懸崖底下的河道，想起大園鄉土誌的

描述：「清咸豐三年（1853）十月，大坵園一帶閩南漳州人和客家人發生了激烈爭執，雙方率眾集體械鬥，由於廣東客家人打敗，只好退到李仔溪坎上（今雙溪口溪洲仔），溪坎的懸崖有四丈多高，下面又是很深的河水，所以沒有後路可退，因此被殺死或者逼近跳下懸崖的溪底，死傷很多，血流成河，都染紅了血水……」

眼前陡直的崖壁突出河面四丈，真的很高，若無路可通，誰會沒事到這崖邊呢。古時候這裡有路嗎？我重新查看古地圖，上面繪製的古道並不在現代的馬路上，而是沿著山崙北側的小溪旁，堡圖上這四周都標示青苗的符號，獨獨崙頂，大概沒水，什麼標示都沒。我揣測古早時戰敗被迫殺到這裡的人，一路尋求突圍而不可得，被迫空拳赤腳踏過層層荊棘，眼前視線突然一片空曠，不意腳下卻是一處斷崖。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立刻陷入絕望，三秒鐘便要抉擇到底跳下？還是徒然再廝殺？而崖下的一彎深潭深不可測，河面寬數丈插翅也難飛。這時候他們想到家人了嗎？他們有妻女嗎？他們甘心往下跳就此葬身水底嗎？那三秒鐘生死抉擇是如何的心境根本不可考，但疑團卻從古留到今成為懸案。

我再沿著溪邊的現代柏油路往坎下方走，古時候這有路嗎？會多大條？

「這邊小地名是下溪洲仔，我細漢時溪邊是『利阿卡』路，溪兩旁都是林投樹，老人家說，曾有日本人騎白馬經過。咱一群小孩子看牛，都會結伴到溪邊草埔放牠吃草。」

現在李仔溪坎下方有一座橋，橋頭對岸有一座土地公，我拜訪附近

的住戶張先生，他這樣告訴我：

「聽說，那時整條河都被血水染成紅色，直到我小時候，大人都還不准我們小孩子靠近那潭邊，太深哪，聽大人說，以前曾有人用連接的竹竿插進水裡測過，水深不止四丈，不過聽說幾次大颱風後，懸崖線後退，土石就逐漸把河底淤積了。」

「請問那年在此廝殺的雙方各是甚麼地方人，從哪裡相打才逃到這裡來？」

「都不知道呢。」

走到李仔溪埕橋，站上橋中間，凝視著這個古戰場水域，那天無風，水面如鏡。一百六十年前呢？地形又是如何？

我翻閱著大坵園鄉土誌中，那一張李仔溪埕古照片懷想，資料來源可能是昭和年間1933年出版的大園庄誌，攝影者角度大概是在李仔溪埕下游的河道中間，也就是我現在站立的橋上同一地點。八十幾年前這裡有橋可以站嗎？

「我小時候沒有橋，過河就走就『石跳仔』，就是在水淺處放置一列大石頭排成的『石跳仔』，約一步距離一粒的石頭列陣當路。後來改鋪水泥涵管，近二三十年才建現代的水泥橋。」橋頭附近的黃先生告訴我。

如果現在還沒建橋的話，那我就會和當年的攝影者一樣，站在突出水面的大石頭——『石跳仔』上看現場。在2016年的現在，都還有這種滄桑的古代場景——風蕭蕭兮易水寒，我不由得的發思古之幽情，假

設這批參與械鬥者，當初是從這條路前往械鬥處，那麼那時正當義憤填膺，會想到若是敗逃時，可能會跨不回這條絕命河嗎？

相片中平靜的一彎水面連接到對岸懸崖邊，懸崖上方一排莽莽或許就是林投，看不出樹下是否有路。我的視線再經過模糊的時空……往遠方的崁頂看，崁頂似乎有一大群人影正在生死鬥，紅色的、狼狽的，全都落入水中……淒厲的黑色哀號、激起的紅色水花、還有顫抖的風在嗚咽……

遠方傳來一陣悲憤的渡台悲歌～～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台灣所在滅人山……

無論生死、勝敗、河洛還是客家，這歌聲字字都是控訴、句句都一吟三嘆。是誰讓他們命喪此地？是鄰庄爭水？或是豪強拼庄？還是官府縱容？歷史都沒答案，同樣是從唐山走天涯，生死相鬥為哪樁？

大坵園鄉土誌中的李仔溪崁古照片旁邊，加上了一行這樣的字下註腳，應該是民胞物與的鄭明枝校長親自寫上的：

「這實在是同胞互相殘殺的一件憾事。」

豈止漢人相鬥是憾事，漢番之間不也一樣。

一陣清風吹來，眼前水面起了微微的碎水波紋逐漸擴大，突然間……我想到西遊記，那齊天大聖有一天到了沒有搭橋的大河邊，一陣水花濺起三丈高，混亂中唐僧已被妖怪虜進水裡，啊！究竟是何方妖怪？大聖一急速速念了咒語同時用力把腳一跺，當地的山神土地便匆匆

忙忙現身：「大聖有何吩咐？……」

我想這座橋頭的土地公駐守於此，應該會知道些甚麼吧，可是我不是孫悟空，豈能學齊天大聖。於是虔誠的步入小廟內，仔細看四處整齊清潔，附近居民應該很虔誠，那天邊紅著臉斜著頭的落山日頭，持一盞夕陽照到小廟牆上，陪我讀牆上的沿革誌，只寫說古早是三塊石頭的簡易土地公，二十幾年前改用幾塊磚疊，插香還要蹲下，最後才再改建成現在規模。其他歷史呢？沒寫。我合掌再三膜拜，一拜謝土地伯公幫忙青苗成長，二拜謝庇佑地方平安，三拜要請土地伯公解我心中一連串的謎團，還要問祂，這些水底的亡魂曾經託夢說甚麼嗎？

那神案上的土地公靜靜地聽我說完，靜靜地端坐著，看著我許久許久……祂還是沒回答。是難以釐清嗎？還是風已輕、雲已淡，莫說也罷？還是古時候土地公任所窄小簡陋，沒地方擺放資料櫃，所以沒留下檔案？

「我還小的時候，土地公就只是一顆石頭，香就直接插地上。」最原始的田頭田尾或水頭水尾土地公，大概多是一顆石頭開始奉侍起的，到三顆石頭時已經算比較舒適了，小歸小僅可容身，起碼還可以遮風避雨，不必龍王下雨打溼自己人。

我問越來越紅的日頭，天天來看牆上文字可看得出答案，可是他那盞夕陽漸漸暗了下來，怕看不到路回家，沒說甚麼也跟我告別了。

後來再拜訪，我到李仔溪崁上方的現代透天販仔厝請教社區住戶，希望找出答案。可惜現在的住戶大多是外地新遷入人口，都說「莫宰羊（不知道）」，倒是一個熱心的住戶是位退休警察，說要帶我到大園國

小。

「有一位以前住這附近的郭老先生知道，我帶你去找他。」

在大園國小教室後方，有尖山遺址及挖到藏寶故事的小公園裡，瘦瘦高高八十幾歲的郭老先生和一大群六七十歲的「年輕人」正在以時速六公里的速度繞著小公園「慢走」運動中，為了不耽擱老人家的運動進度與興致，我也加入隊伍中跟著走，每走一圈，經過那個挖到古幣的教室牆角，郭老先生就把那個年輕老師挖到寶一夜致富的故事推進一個情節，一群人還邊走邊訂正校園內，尖山遺址的正確地點和方位，一直走到約十幾圈六十分鐘後，我盡可能憋住喘，忍不住問老先生：

「您年輕時，挑穀擔是不是都用跑的？」

「我年輕時也做豬販，大園觀音像走灶腳。」

「看來您像五十幾。」我由衷佩服讚美一下。

「無呢？今天是陪你走，我們已經放慢腳步了。」老人家大概看穿我破少年，已經快撐不住了。然後又大概看我很有毅力，便開始換個主題跟我說起他故鄉李仔溪水底的故事。

「伊當時市場買菜的人客，問伊個真久無看著e那位李阿溪人，伊常常掠（liaˊ抓）土虱來賣：

『恁（linˊ你）仔土虱qiaˊ（這麼）好呷，為何毋加掠來賣？』。

『土虱好呷，就只是無jiaˊ（這麼）多死人頭好挖。』」

「啥？死人頭？」

「是啊！聽講大坵園城附近客人河洛反，客人打輸被追殺到李仔溪

炭無處可逃，被推下炭底深潭，河水都染成紅色，所以溪底有真濟死人頭飼土虱，土虱才會這麼肥、這麼好呷啊！」

那天訪問老人家，粗估繞著小公園走了至少十公里的兩隻腿肚，晚上脹痛到無法上下樓梯，打開冰箱想找東西吃，又想到古市場那肥美的土虱，食慾就退了一半。

第三次訪問李仔溪炭，橋北岸的邱阿婆用河洛話告訴我：

「小時候我們會結伴去往李仔溪炭上方的崙頂玩，走過上坡路段，岸邊有兩三叢竹叢，下方的深潭稱為圓窟或豬母窟，我們都會快速通過，因為大人告誡過，古時候這裡曾經『番仔』，豬母窟水底有很多死人頭。」邱阿婆說的不是「客人河洛反」而是「番仔」。

在這次的訪問中，邱阿婆正在整理兩種曬乾的藥草，說要做健康枕頭，為了攀談，我用不輪轉的河洛與她交談，可是那兩種藥草，在我家鄉端午節必備的應景青草——客家人紀念古時候「走黃巢（逃黃巢兵難）」要插在門口的艾草與茅草，我一直說不出河洛發音，卻不經意迸出了客語「艾仔ngie eˋ」，邱阿婆突然直接改用客語問我：

「汝對奈位來？」突然的一句客家話，問我從哪裡來？豁然間就解除了鰲腳的溝通障礙。邱伯母大概受不了我的客語式的河洛吧。

「喺從觀音來，請問汝妹家係客人無？」我回答她，我從觀音來，請問您娘家是客家人嗎？客語稱娘家為「妹（moi）家」，正確原是「外（ngoi）家」的訛音，但順口習慣成「妹家」，客家人大概覺得「阿哥的家、阿妹的家」很有哥情妹意的疼惜情調，便也不去更正，就都這說了。

「毋係，妹家係河洛人，家官正係客家人，客話來到這正學介。」她說不是，娘家是河洛人，公公才是客家人，客語來到這個家庭才學的。

到大園訪問這麼久，這是難得少數使用客家話的機會，另一次是在七星堆旁的廖伯母，也是河洛女兒嫁為客家媳婦才開始學客語的，可是相同的，子女卻都早已河洛化，早就忘記客語了，客語走入末代，似乎只是夫妻間或長輩間溝通的工具而已。

這裡是溪海村下溪洲仔，邱家夥房是當地的客家家族，使用的客語是目前台灣使用人口最多的四縣，四縣腔原是來自清代粵東蕉嶺，但早已轉化成台灣特色的四縣腔，與兩百年前已經大異其趣。

橋北岸的另一家黃老先生描述卻不一樣。

「請問，客人河洛反，『反』是甚麼意思？」我請教他河洛語彙的意思。

「就是反抗。」

「客人打輸反抗嗎？」

「不是，是客人團結強悍，河洛人反抗。」河洛反抗？不是客人被打敗往下跳嗎？那客家人就不在少數囉？於是他告訴我另一個故事：

「古早時伊擺『客人河洛反』，客人仔幾壞咧，河洛人抵抗時，為了要區分敵我，便在頭上綁白布條做記號。開始時客人一直進逼，河洛人一直敗退，已經被殺不少人，結果媽祖娘顯靈，派一大群白靈絲從河洛人背後遠遠的地方飛過來，越飛越近，客人以為是大批綁白頭巾的河

洛人援軍趕到，便趕快逃走了。」

媽祖娘顯靈的傳說，除了出現李仔溪崁「媽祖娘大戰義民爺」化身白靈絲幫助河洛人外，在史料中也有記載——在大園土誌中文字介紹大坵園城時，有這樣提到媽祖。

「漳州人商量迎接供奉於草漯的天上聖母神像……結果廣東人打敗。」

「媽祖娘大戰義民爺」這種說法，也曾在當地年輕學者鍾駿楠博士的授課講義中看到。

「客人真的非常兇悍嗎？」在我後來尋找史實的過程中，大園庄誌、大園鄉誌、桃園縣誌，的確再三提到「許厝港庄（現南港里北港里）方面的客人非常兇悍。」

「我毋知你是客人還是河洛人，我做兵時的感覺就是如此。」他說今年七十幾歲，是河洛人，當兵時大概在客家庄，留下這個經驗吧。我不必否認或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嗎，因為他聽我不標準的河洛口音，早已判斷我是客家人，這閩客情結其實早已消退，因為他與我交談甚歡，看我說得辛苦，也用華語與我交談，還告訴我許多點點滴滴。

「那您你是客人還是河洛人？」我反問他。

「我是河洛人。」

「你祖公在哪裡來？」

「漳州，好像是漳州詔安。」

「你祖公來台灣就住這裡嗎？」

「不是，我阿公才搬來這裡。」

「這一帶有多少客人？」

「就邱家啊！」就是前一段訪問說「番仔」的邱阿婆家。

「你是聽誰說的白靈絲（白鷺鷥）故事？」

「一位老大人，若還在大概已經一百二十歲了。」

以上就是大概的口訪綜合整理，但這些都沒正史記載佐證，依照鍾駿楠博士對學術嚴謹的要求，他說，這樣的描述尚須挖掘出正史資料才能證明。

目前龍樹坑可查的證據大概只有三個，除了第一個年年舉辦的路祭活歷史，另一個是當地居民的籍貫，這個祭祀圈居民大姓游、李、黃、呂……等，祖籍大多來自漳州府詔安或南靖，尤其是詔安的秀篆，而這些漳州移民在原鄉地區就通曉閩客雙語。再是另一個更明確卻只是唯一存在的有形證據，就是刻著「三官大帝、橫山、埔心、五塊厝、三塊厝」文字的「三界公」爐及土地伯公爐。「三官大帝」、「伯公」就是客家稱謂，「三界公」、「土地公」則是河洛是稱呼，今天雲林二崙、崙背地區還使用詔安客語的地區，一樣稱三官大帝。可是二崙、崙背還保存有客語地名「三座屋」，但大園此地卻已早轉變為「三塊厝、五塊厝」河洛用法，以這麼神聖的爐面同時呈現兩種語言，可以證明這裡的客家裔當時仍使用詔安客語，但同時也使用河洛語。

而埋葬骨骸的地點應該也是有形的線索之一，相傳有兩處，一處已不明，但其中下埔卻至今仍有明確地點，在一處約一釐地的路邊小樹林裡，

「那現在如果挖下去會有骨骸嗎？不就可以證明了？」我問三塊厝游先生。

「有挖過！農地重劃後新地主王老先生，想把骨骸移往有應公廟集中，好有人奉侍管理，結果怪手下去……怪了，卻沒骨骸，大概淺地潮濕又經百年風化早就腐化掉了吧。」歷史若沒好好記錄於正史中流傳，大概也會百年風化掉吧！

對李仔溪埕事件方面則有較多文史資料，：大園庄誌、大坵園鄉土誌、大園鄉誌、觀音鄉誌，包含縣史多部史料記載及傳說，只是卻欠缺現場相關祭祀活動的遺跡。大約可以綜合整理如下：

事件一開始，清朝咸豐二年，漳州人和廣東人正在發生劇烈爭執的時候，大坵園附近的漳州人，因為擔心許厝港庄一帶的廣東人比較多而逞強，所以漳州人許長江、張清源，發起召集附近的漳州人數百名為營兵，築石城，並商量迎接供奉草漯的天上聖母神像，咸豐三年10月雙方率眾集體械鬥，由於廣東客家人打敗，只好退到李仔溪埕上（今雙溪口溪洲仔），溪埕的懸崖有四丈多高，下面又是很深的河水，所以沒有後路可退，因此被殺死或者逼近跳下懸崖的溪底，死傷很多，血流成河，都染紅了血水……」

李仔溪事件善後事宜，在觀音鄉誌如此記載：

「清咸豐三年觀音大園一帶發生閩粵衝突，白沙屯黃雲中居中協調消弭紛爭。」

訪問至此，各項資料可以顯示，在咸豐初年，兩個「客人河洛反」的械鬥區域，客家人口其實分布很廣，而且也有相當的數量，另方面詔安與河洛，其語言、文化、包含認同與感情，已經漸趨一致罷了。

除了口訪，我還設計問卷，首先是問祖籍與自我認同，統計顯示：

1：還會講現代四縣客家話的人，都自認為客家人。

2：不太會講客家話但祖籍廣東的，也有大概會自認為客家人。

3：另有一種卻令我訝異的是，祖籍漳州認同自己是河洛人的，竟也有相當比例的人，因為想起自己阿公或阿嬤曾交代說過：「lan、較早
是客人。」而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底。

因此問卷重點就再問到，若記憶裡長輩會說詔安客語，那是哪一代長輩？

答案大概多是阿公阿嬤年代。當然父母親的也有，只是其父母親年齡也必定在百歲以上。

這個現象在大園南半部尤其明顯，連圳股頭庄一位河洛語專家、編過河洛字典、專心傳承河洛之美的母語老師劉老先生，他說自己是潮州饒平客家，當我請他填問卷時，他也說：「我是正底e客人，不過真見笑，我們早已經背祖了」。

問卷最後一題：

「請問若有一天，突然有人告訴你是客家人，你會意外嗎？」

這個區域內，祖籍漳州詔安且自認是河洛的人，卻幾乎都選填：「不意外。」

這願意多重認同的答案卻讓我很意外。

我去請教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研究客家語言的羅肇錦教授。

「福建漳州在原鄉就是閩客混居雙語通行的地區呀，尤其是漳州府

的詔安、秀篆、南靖、雲霄、平和及轄下一些鄉，因為位在廣東福建的交界，所以客家人比例很高，而且來台後因為通曉雙語，通常會與漳州同籍混居或比鄰而居，河洛變優勢語言，自己母語就很快丟失了，因此被稱為客底或福佬客，大園地區還有詔安籍河洛人認同客家，其實不會意外。」

真是一語解矛盾，若語言以百年為刻度來觀察變化，則族群身分如流水，這地方的在地詔安客語幾乎成為一陣風，還好根還在，並多重認同中。

現在的觀念，我們以為籍貫來自廣東嘉應州或潮州才是客家人，卻忽略了閩粵交界處的漳州也有相當比例操雙語的客家裔移民台灣。因此二崙、崙背、斗六、宜蘭、桃園等地的漳州人中也會有相當比例的客底，因此位處北桃園的大園自不例外，只因為遺失母語太久了，便只認同河洛，但還有一定比例的人因為記得祖父母輩曾交代自己是客底，因此會雙重認同。大園文化社團理事長吳秋蘭女士說，加上原有的粵籍客家，這就是大園客家人口，經各項調查交叉分析、統計、再修正誤差後，會跨過門檻的原因。

我重新檢視訪談結果及自己做的問卷資料，也大致這樣。

大園不只前述龍樹坑，李仔溪埕有客家蹤跡，另外也還有幾個地名顯示有客家，竹圍港北邊、海豐陂又名海方陂、南港村打架埤又名客人仔埤等等都是。

從學術資料也可發現，許厝港就是許多移民的上岸處，其中康熙到嘉慶年間，就有許多詔安與南靖客家裔從這裡進墾大園。因此即使靠

近中壢的照鏡、橫山、五塊厝、雙溪口等粵籍顯性客家人口占20%以上較高的區域，也是閩客混居，而且是閩人業戶、粵籍佃戶的人口結構為多，因此族群關係很敏感，除了咸豐初年，在乾隆道光也曾爆發閩粵衝突。此處的閩，很可能就包含了在祖籍認同下的閩籍漳州詔安客。

我再比對1956年國民政府時代桃園縣各鄉鎮族系分布統計表，與日本大正十五年的調查比對發現，日本時代以祖籍區分，大園境潮州加上嘉應州的廣東籍人口約只有7%、泉州約5%、漳州卻占87%，但1956年桃園縣各鄉鎮族系分布統計表中，客家卻上一舉升到35%，福建反而降到只有53%，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分類法不同的關係，日本大正時的分類是按祖籍分，漳州、泉州屬福建、潮州、嘉應州屬廣東，但1956年那次卻以語言分類，說河洛的歸福建、說客語的歸廣東，於是當時還說客語的人口就如實呈現了。

我「咸豐三、說到今」，現在來看我最初提出的幾個問題，是不是都有答案了：

古戰場和大園客家有關連嗎？

有

大園客家有30%這麼多嗎？

有

那大園的客家語言幾乎消失了，客家未來樂觀嗎？

我願相信是樂觀的，因為經過百年變化，大園客家目前算是跌到谷底了，但客家認同依然存在相當比例，只要持續有客家的正面特質影響，並在豐富台灣的前提下，漸漸就會有更多人願意重新思考多重認同，並多學習一種母語。

接下來還有一個小疑問，咸豐初年，大園地區的粵籍客裔與周遭地域的粵籍客裔，彼此有互通訊息互相支援嗎？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疑問？大園客人被稱為強悍，可能是人數較少或居住地域較分散，不得不強悍團結去面對。若有互相支援，則龍樹坑及李仔溪崁的械鬥事件會有什麼關聯嗎？但在新的文史資料出土前，還需要大膽的假設及細心的求證。

這龍樹坑及李仔溪崁的械鬥事件，是有不少差異點，但也有更多的相似點。兩個同樣在咸豐三年、同樣有「客人河洛反」「血流成河」的傳說、也同樣有旁鄰地域的客家頭人居中協調講和，這會是兩個獨立的事件嗎？還是一個主要事件，另一個則是事件延伸？有哪些支持性資料來解釋這個現象呢？雖然幾本地誌都提供了李仔溪崁及大坵園城一些史料，但欠缺龍樹坑史料供比對，仍嫌不足。

細細再把李仔溪崁相關文獻看一遍，把疑點提出來，究竟地誌上指的械鬥地點所謂「大坵園一帶械鬥」，這「一帶」究竟是指龍樹坑、七星堆？還是指李仔溪崁？還是許厝港庄？看來應該不大可能是李仔溪崁，因為幾部地誌都記載，是大坵園「一帶」械鬥的敗戰者「逃到李仔溪崁」被殺推下懸崖，血水染紅河水；亦即其描述是從另個地點械鬥逃到李仔溪來，路況不熟誤入懸崖，顯然李仔溪崁不是主戰場。而且李仔溪崁懸崖面向許厝港庄方向，從許厝港庄過來若要逃到溪邊過河爬上懸崖上方在推下，似乎也費疑猜。當然也可能是從許厝港庄方向打到大坵園城後敗逃，再往李仔溪崁逃，總之難確定。

另外龍樹坑沒任何文史資料，卻保存著完整隆重且歷史悠久的四庄輪值路祭，及八月戲民俗活動；而李仔溪崁有豐富的文史記載及傳說，當地當地卻沒有任何祭祀行為。兩個械鬥事件除了地點不同，卻呈現其

他構成歷史的要件幾乎互補的情況，頗令人好奇。是因為龍樹坑事件發生在祭祀者的生活圈內，而且死傷的人多是在地人所以祭拜，而李仔溪炭死傷的人是不熟識的外地闖入者、而且械鬥地點又在人不易靠近的懸崖邊，所以沒多少人有特別的心理需要，而去祭祀嗎？而且犧牲者若真的是許厝港庄、甚至新屋支援龍樹坑的人，可能就是羅漢腳或佃戶，縱有家人，但習俗裡對在外意外而死者，家人或會去招魂回家，也沒有年年去拜的習俗。不過我去訪問過李仔溪炭旁的現居住居民，又發現大多是日本時代阿公年代搬遷過來的，或者是另一波七十年前到此當佃農的。那咸豐年間這炭周邊是開發區呢還是荒山呢？如果是荒山，附近無人居住，則無祭祀活動又似乎不無道理。似乎正反結論都可以。

不管是地誌文獻或傳說來看，龍樹坑牽涉的械鬥地域，是從線到面擴大，而李仔溪炭卻呈現從逃到此地的線到點結束，這個兩個事件劃過的軌跡能說明甚麼嗎？一開始我提出這些疑問時，鍾駿楠博士也表示有相同疑問，不過鍾博士究竟是學術人，嚴謹許多，保守表示沒有史料不能就此判斷。可是現在就因為目前沒有史料，整個事件輪廓無法清楚、傳說又紛沓，所以一直停在這個點上。

鍾駿楠博士的第一個疑義就是：

「從七星堆到李仔溪炭這麼遠，也沒路可通啊！」五公里的確有點遠。可是在大園國小運動的郭老先生，每天不是還要走十公里，他年輕時做豬販，大園觀音像走灶腳。

「從七星堆越過高速公路，順這條路在聖德北路右轉到底不就是到李仔溪炭？」我問。

「可是這條路是高速公路以後開闢的，以前沒路，而且還有幾條溪以及橫山相隔。」

說的也是，他是當地人應該比較清楚當地環境，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史資料佐證。不過，當我打開1898年的台灣堡圖，仔細與現代地圖套疊比對後發現，約118年前的地圖上的確繪有古道相通，只是位置稍北邊，就從七星堆古墓地往橫山的叉路開始，順著當時的地形路線，不是現在重劃過的一直線，到了溪邊沒橋還要潦溪過河、橫山也不高且古道是沿北緣山麓越過接聖德北路原始古道，再右轉沿聖德北路到崙頂的李仔溪崁。1898年的台灣堡圖是用現代化技術測繪的地圖，算是相當精細了，雖然距1853年還有45年時間差，但古代當地若無重大政經建設造成人口移動或地形變化，應該還可以參考。其實直到五十年前的交通，遇水潦溪、遇山登山，都還是常態，我想若只考慮交通條件而言應沒有困難。

水底的骸骨一定寂寞，那些已出土但有限的文史資料若有生命，會想向世人再多透露些甚麼嗎？各種現實疑問，就留給專家學者及文史工作者繼續去傷腦筋解決吧。我卻止不住一直夢到地方諸神——李仔溪崁橋邊的土地公、顯靈化身白靈絲的媽祖、義民爺、三官大帝、三界公、開漳聖王、感天大帝許真君、耶蘇、天主、阿拉、以及整個這片土地上大大小小不同稱謂的土地、神社、伯公，正攜手保護本來就都是愛好和平，卻因爭生存而械鬥的所有庄民。

為了想走一趟自己的推論，去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從七星堆古墳邊出發，沿著農地重劃拉直後的現代馬路，順著歷史腳步而走，想像當年一路上已闢農田、偶有茅屋、雞犬相聞。而此時小徑上卻有好幾群人在奔跑，前面的敗逃者有些是本地人，但大部份是李仔溪或新屋地區來

支援的廣東客人，他們在七星堆到龍樹坑一帶來來回回已經打了連日兼夜，雙方死傷千人血流成渠，此時漳州人在後追，殺聲震天，一路踏過無數田埂小路，潦過幾條枯水期的新街溪老街溪，一直到了現在的聖德北路；這時我向右轉個彎，剛好是大園花海花季開幕期間，路兩旁農地都長滿波斯菊，好美。

敗戰者右轉轉個彎後，慌慌張張埋首急奔；我看到一路都是緩步悠閒的賞花人潮。

在要到李仔崁溪前的交叉路口，又是一條古道叉路口，敗戰者在這路口張望；我抬頭看路標，這是縣道，標明「桃43」，左邊往中壢右邊到大園，路名則是取名和平，和平西路一段。

敗戰者左顧有包抄、右盼是埋伏，不知如何是好，迫不得已只得闖入蘆葦叢中撥草而行到李仔溪崁邊；我則岔入和平路的小農路到李仔溪崁邊，我注意到在google地圖上，這條源自中壢客家地區三座屋，再流經溪海里花海的雙溪流域的其中一支支流，手機螢幕上的地圖標示為蘭溪。「蘭溪！」好美的名字，踏花歸去馬蹄香，水經花海自芬芳。

敗逃者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在崖邊一一被殺推下崁，進了深潭魚腹，血水把李仔溪染成紅色，便宜了溪底土虱，養得肥美；我看地圖，這溪邊農路也因依著蘭溪水岸而闢，因此也沾了花香，取名蘭溪農路。

那天敗逃者驚駭絕望的眼中，看到最後一次的夕陽竟是血一般腥紅；我看到橘紅夕陽西下，映在蘭溪平靜寬闊的水面，幾隻白鷺鷥低飛歸巢。

那冤冤相報何時了，水底冤魂將歸何處？

誰能回答？

道光咸豐年間豈止閩粵械鬥。漳泉、還有縣里、職業……連同姓都可械鬥，到底是大坵園城漳人聯合埔心一帶漳人與南邊粵人械鬥，還是漳州河洛對上漳州客家，還是真有漳泉相爭，一位元智大學民俗學講師用河洛唸押韻的順口溜，來說明那官府無力制止，民間無不可鬥的年代：「陳堵陳骨力相殘，蔡對蔡祖公牌弄弄破。」這應該沒有指涉哪一姓的意思，只是一種押韻感嘆。如果後人讀史只知辨真偽，卻不知借鏡，那讀史何用？我不由得想起清朝進士鄭用錫，他經歷咸豐年間一連串蔓延的械鬥後，感慨而寫的〈勸和論〉，苦口婆心不就期待有一天，台灣能這樣：

——花海、蘭溪、和平。

詔安客河洛化已久，現在重新認同客家的比例雖然尚低，讓人憂心嗎？應該不用吧？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本就是自然的事，順其自然又何妨，只要客家有足可吸引人的特質，自然就會認同客家，我們必定張開雙手歡迎。現在大家都已是台灣人，我們讀史、認識歷史，但不用在歷史漩渦中打轉，黃氏祖先當年就是如此告訴她子孫的：「駿馬匆匆出外方，任從隨地立綱常，年深異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

當地人事如何看待自己的民俗文化呢，當地有一群年輕人組文化協會由吳秋蘭小姐帶領，已在進行文史田調。我在訪問期間也多次遇到在地年輕學者鍾駿楠博士，鍾姓是五權里客籍大姓之一，我問他為何這麼熱心參與。

「因為政府宣布航空城計畫，涵蓋大半個大園，這個四庄輪值區域又要再一次被重劃，龍樹坑三星堆等於就消失了，因此想盡辦法記錄種種文化、民俗與影像，不只龍樹坑四庄輪值，包含仁壽宮六庄輪值等等本地各個輪值祭祀圈都是關心重點。」他對自己的故鄉有一份感情與責任，令人敬佩。

他說：「我要賭，賭他航空城重劃的腳步快，還是我的相機搶救的腳步走在先。」

還好航空城延宕，如今他才能記錄到第五年，多麼希望航空城規劃者，能夠設法讓未來與傳統都不用賭，都能雙贏萬萬年。

既然大園除了有廣東嘉應客、潮州客，還有漳州詔安客，卻幾乎都成了福佬客，尤其是詔安客，大園還有詔安語言存在嗎？

我想聽聽大園最後的詔安話在哪裡？

最後消失的母語詞彙是家屬稱謂，例如：阿大tai（曾祖父）、阿怙u（爸爸）、阿依i（媽媽）、落雨bbu、水fi、目至ngiang（看），這些化石級詔安客語。在中壢詔安話可能還殘存些，在八德、大溪也有極少數家族堅持自己的母語，但大園還有嗎？我還沒遇到！如果您恰好是大園地區還保存母語的其中一位，請告訴我，我要向您致敬並學習。那還有哪個場合最有可能會保存呢？祭祖？喪禮？

對！法師，尤其是黑頭法師。眼前這位三塊厝游先生祖籍就是漳州府的詔安秀篆。

「請問您做法事拜拜還會用到詔安話嗎？」

「這裡早幾代就沒有人會了啦。」

啊！游先生已是失去詔安話的詔安法師。

「不過八德八角店那邊有詔安呂姓家族，就始終堅持要請詔安法師，只是現在也已經沒辦法了！」

「為什麼？」

「因為最後一位通曉詔安話的法師，十年前已經去世了。」

啊！是詔安話走得更快，還是我們追得太慢？

2016年我又專程去海軍機場那邊的大海村一家禮儀公司去訪問，因為我訪問埔心里長李游彩雲時，特別問這詔安法師的問題。她先生姓李，是桃園縣升格前的最後一任村長，她則在升格為院轄市時當選為第一屆里長。

「我是河洛人，在三星堆拜光景的十字路口下方有一座李彩雲風水，就是我家來台祖先的風水，七星堆墓地也是李彩雲祭祀公業所有。」李前村長如此說。我之前就去看過那座風水，非常豪華，牆上清清楚楚刻著祖籍在漳州詔安秀篆。

「我娘家媽媽還在世時還會說詔安話，在我小時候也曾教我幾句，可是現在早就忘光了，我記得我阿公去世時還特別去請詔安法師。」她這樣告訴我。李游彩雲名字剛好和她夫家來台祖一樣。

「真的，在哪裡請的？」

「在大海村的一間禮儀社，姓劉。」

我如獲至寶，立刻啟程去找。在大海村找到這家禮儀公司的女主

人。

「我先生出去做一場法會，請問有何貴事？」

「想請問這裡是否有一位會說詔安話的法師？」我說明來意。

「我先生不會啦，可能我阿公才會！」啊！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找到了。她說，他們是家族事業，已經傳了四代。

「那請問你阿公在家嗎？」

「可是我阿公在五年前就過身了。」

流動的語言是百年脈動的風

我追著風，風很頑皮不讓我追上

我追著時間，時間也始終與我保持距離

我追著大園古戰場上最後一位還會說詔安客語的法師，卻眼睜睜的看他們在大時代裡一一凋零。



張捷明

熱中客語文學創作，出版過十二本客語兒少童話，得過國立臺灣文學館金典獎、鍾肇政文學獎、及多次教育部閩客母語獎、桐花文學獎……。

得獎感言

我在大園的親戚、朋友、同事常這樣對我說：「我阿公也是客人。」因此印象中，大園似乎有許多隱性客家。即使不如此，也從未有人會對河洛話不輪轉的我另眼相看或有所隔閡，相處都非常融洽。我不對口訪調查做結論，因為族群認同與感情是很主觀的，但我珍惜目前逐漸形成的多重認同共識，無論河洛客家原住民新住民，我們都是台灣人。感謝福隆宮、五福宮、三官大帝、伯公及所有協助我的地方耆老、文史工作者，願神威繼續保佑所有大園人。



郭于健／摄影

報導文學組・貳獎

盛夏巴陵

◎楊智傑

零、序章

開始飄雨了。

開始時幾乎是無法察覺的溼度變化，然後是葉子，較高處的針葉間歇跳動。燕群低飛，然後是盪人心神的突襲，那透明之物從天空進行巨大的卸載，從近地軌道，直擊午後山區的柏油路。

幽藍的火種燃燒。

即使是盛夏七月，雨水挾帶半山的寒霧襲向髮膚，仍讓人無從抵禦。站在復興鄉下蘇樂的山谷，左側是一排組合屋，後方是濕冷的岩壁。這裡是桃園台地冰涼的心臟，日暮時分，屋簷下的蕨類閃爍著暗紫的螢光。

「就是明天了。」屋簷下，耆老Yagi闔上他憂鬱，然而睿智的雙眼，陷入藤椅。那先知般的，隱含祖靈原始力量的眼睛，曾凝視林木的消長、溪水的遞迴、人世的生死和一切自然的變遷，但這雙眼睛，半閉著，對於這個部落將要發生的改變，似乎仍感到十分憂慮。

孩子們卻是天真的。回到部落的組合屋，他們一樣的放下書包，起鬨的聚集到電視機前，圍坐拿出遊戲王卡，等待六點的卡通開播。炊飯時間，組合屋前的廣場熱鬧起來。從老鷹的視角望下去，暮色中反光山稜的幾何構成，串著暖黃的小燈，正如神秘、發光的符文，守護著巴陵

山谷的一切。

起風了。

這是2011年7月，哈凱部落下山抗爭的前一日。

部落的年輕族人正做著最後的準備，下山的車輛裝滿了衣飾、飲水、廣播器材、抗議標語等物資。明天，就要為了組合屋問題下山號召「紋面勇士」了。但不知道是否能一切順利？台北街頭真的會有人響應嗎？守護了哈凱幾世的祖靈，可知曉對抗當代僵化官僚體制的方法？

看著這一切，一個年輕媽媽邊協助年輕人調度物資，邊安撫些許不安的Yagi。由地方政府倉促建成，而今四處漏水、塌陷的組合屋竄起的溼氣，宛如深藍的鬼影，不斷提醒哈凱族人八年來流徙的時光。

不久，Yagi打起了盹。這個年輕媽媽溫柔的將Yagi推至屋裡，免於傍晚雨後的寒涼。屋簷、雨水、星空。山谷的幽藍，無限臨近人世底層的事物，彷彿漠視這一切的徒勞，山道的燈火映入她的眼睛。但她確實理解這一切努力，這一次的努力，將會讓事情開始有所不同。

一、流徙

這位年輕媽媽名叫禮娟。

和十年來流徙於組合屋的哈凱部落一樣。她一直在找一個可稱之為家的地方。

入夜後天更涼了。禮娟替我們沏上一壺紫蘇茶；抗爭的前一夜，她沒有談部落，而是說起了她的父親。「十幾歲時他看到河邊有船，他以為是遊河船，就搭上去玩，一上船卻是四十年回不了家。」禮娟的父親

是一名浙江籍老兵；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年代，轉眼相隔，便是一世人。

或許是遺傳了父親顛沛、流徙造就的性格，禮娟說話總帶著一分冷靜、自外於世物的氛圍，而長期從事部落抗爭，勞心勞力的結果，則讓她的聲音略顯疲倦、低沈。以至於沉默時的她，帶著些外省女孩冷然的英氣。

從禮娟身上，我們看見了一幅七〇年代前衛、叛逆少女的肖像。她愛騎檔車入山下海，她辦過張惠妹的演唱會，在陳水扁時代，她甚至辦過台北市政府前第一場封街「銳舞」（Rave）派對。在機車行二樓她和先生臥室裡，原本應該掛著婚紗照的地方，卻是她戴墨鏡，穿皮衣騎檔車的相片。

如此桀驁、不願被世俗束縛的一個女孩，卻出乎眾人意料，和偶然在北橫山路中邂逅的哈凱部落青年黃新斌結了婚，退出娛樂界，當了幼稚園老師，搬進了部落。她們生下了兩個女兒，在桃園八德市和丈夫合開了一家摩托車行，一家人過起平淡日子。

「剛認識時阿斌很帥，女朋友一個接一個換！」她笑說。

的確，漢名黃新斌的泰雅青年Apin，擁有典型南島民族深邃的五官、滄桑而多情的嗓音，並像許多族人一樣，具有隨時發明未知笑話的能力。他是熱心的機車行老闆，同時也是一名賽車手，常在山道上與友人馳騁重機。追焦的鏡頭由遠到近，再迅速拉離——阿斌猶如山林綠海中的衝浪人，身上幾個跌倒的傷疤，則是一道道翻閱過浪花的明證。

她們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巨大的自由與熱情，對世界外頭的關注，則逐漸趨於平淡。

禮娟和阿斌選擇了平淡。然而這劇變的一切卻沒有忘記她們。婚後不久，她開始意識到哈凱組合屋的問題，「為什麼在這樣的地方住了這

麼久？」。她從部落族人的口中得知：原來她和阿斌在年輕夏日，常到溪邊遊玩戲水的巴陵壩，正是導致哈凱族人流離十載的元兇。

「1977，水資源局為解決石門水庫淤沙，在下蘇樂旁的大漢溪畔修築巴陵壩；初見到的攔砂壩其實是美麗、壯觀的，甚至還有著濾砂過後清澈的小瀑布，能供孩子、老人們徜徉戲水。」禮娟說，但過不了多久，部落的族人就發現溪流的生態改變，不再有閃爍的苦花魚穿梭其間，「漸漸地，族人們不再到溪裡捕魚了。」

那只是劇變的前兆。

民國1996年的賀伯颱風和2004年的艾利颱風，給了哈凱部落致命的一擊。由於大壩縮減了河道的自然路徑，禮娟形容，「像一個被壓扁的水管」，每有大雨，便形成激流，不斷沖刷部落地基，終於不敵大水持續掏空，艾利颱風的暴雨過後，族人被迫徹底放棄、遷離他們世代居住的部落原址——搬進現址位於下蘇樂的鐵皮組合屋，作為政府承諾的「永久屋」完成前的暫時居所。

而這批原本只預計要住三年的組合屋，到了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夜夜棲宿著族人沉重的生活壓力與盼望。幾次大雨過後，下蘇樂的路基滑動、侵蝕了，組合屋開始歪斜，合板做的屋頂、夾層，也因濕氣而腐壞，藏匿老鼠。

「這裡全年只有不到三個月的日照。」禮娟說：「只要再來一次大颱風，很有可能這暫時的家，就要面臨跟舊部落同樣覆滅的命運。」禮娟說話時的眼神抑鬱，彷彿父親流亡的陰影，又再次回到眼前。

歷史充滿了諷刺與悖反；禮娟的父親那一代人從中國大陸流亡到台灣，而她的夫家，則從部落流亡到組合屋。而巴陵壩，這個歷史的交會點，這個昔日相戀、戲水的場所，竟成為她必須挺身面對的宿疾。

描述這段戲劇性情節時，禮娟也只淡淡微笑。似乎是站在一定距離之外，不介入，無感情。或許是因為相同故事她已說過許多次了，又或許，和政府長時間的斡旋與應對，使她在敘述問題時，必須保持適度的冷靜與抽離。

但也因為這樣的巧合，她感覺到對於部落負有責任，決定發起自救會的籌組。「阿斌則都盡力配合我，所以在那密集地籌備、開會的兩年間，他的車行常常只留下師父一人獨撐大局。」他們都知道；和政府談判不是條輕鬆的路。說到這裡，我們彷彿又看見那個穿著皮衣，帶墨鏡騎檔車的叛逆少女，從遠遠的山路上疾駛而來。

在和幾個部落年輕人商量後，她開始與政府密集交涉。但她的外省人媳婦身分、「平地年輕人」對事情的想法，卻和老一輩的族人產生齟齬和摩擦。部落老者總認為「和政府抗爭不好」。「他們覺得和政府談判，就是丟雞蛋、上街頭，灑冥紙之類的事」。

這樣的想法來自國民政府遷台後，積極在部落扎根，試圖用國家行政體系取代傳統部落統治的結果，而原住民對國民黨的認同，則有很大部分源自黨部人員跑紅白包場的實質問候。

然而在事關居住、原鄉母土的切身議題上，卻讓許多年輕的哈凱族人願意堅守立場，決議與政府力爭到底。

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部落下一代。

就這樣，2011年開始，禮娟開始學著寫陳情書、找各方資源、錄製宣傳歌曲、尋求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合作。人權會曾針對哈凱議題發動「一人一通電話，打給桃園縣長」，以及「募集一萬個五百元，給哈凱一個家」，並協助哈凱上街前往監察院表達訴求。然而和部落族人的溝通磨合，以及和政府一來一往的冗長交涉，都曾帶給她巨大的挫折。

「常常到了約定開會的時間都沒人來，組合屋21戶，我一間一間去敲門，有的說去果園，有的說去打獵了」禮娟苦笑著說，「但不都約好了嗎？」文化上的差異，讓她在號召族人團結上吃足了苦頭。

「剛開始開會時，大家常是鴉雀無聲，只有我一個人在講，然後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覷。」禮娟說，「主要是族人們覺得我主持會議太嚴肅、太正經了」她說，「但因為法令、文書就是那麼繁瑣，我也不得不這樣。」必須嚴謹處理的事，卻和部落樂天知命、愛開玩笑的氣氛產生矛盾。最後她試著透過先生當橋樑，用漢語解釋起來呆板的條文，「透過生動的泰雅語，再說一次，長輩才比較能接受。」。

除了部落傳統與抗爭之間的矛盾，另一個摩擦，來自於宗教信仰與世俗事務的抗悞。當地教會鼓勵部落族人，以定期「奉工」（捐獻一日勞動所得）的方式來籌措資源，集資興建新教會，但是禮娟覺得族人前幾年在組合屋附近蓋好的教會還很穩固，「使用起來仍是安全無虞」。

「我比較希望族人的力氣和資源，可以當務之急先放在重建自己的屋子上，畢竟人一天的時間、精力都有限，平日工作、假日奉工又要開部落會議，大家這樣蠟燭兩頭燒，很怕族人會因為這樣就放棄自己的權益。」同樣也有基督信仰的禮娟，在部落爭取新家屋這事件上，與部落教會的牧者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怎樣的作法才是正確的？現實與信仰可有輕重之別？「將卑微的安置在高處，將哀痛的舉到穩妥之地……」曾經她在暗夜起身，迷惘翻讀聖經。「對於外省人來說，家是什麼呢，對於部落而言，家又是什麼？」

夜色正濃，山道的水銀燈在雨中靜默，彷彿一切的疑惑都尚待解答。

然而在抗爭過程中，禮娟也逐漸成為部落的一份子；現在她有個泰雅族名bingah「米盎」，翻成漢語是星星的意思。雖然她曾好幾次因少數族人對重建事務的不在乎，萌生放棄念頭，最後仍因部落小孩的笑容決定堅持下去。「一段時間沒見，看到我就像小狗一樣撲上來，他們對人真的是毫無防備的。」

「我也不再是哈凱的Ina（媳婦），而是女兒」禮娟說。我們越聊越遠，從那些抗爭記憶：監察院、公聽會，聊到他兩個小女兒的畫，又聊到兒時在眷村黃昏，父親將藝專報名表偷塞給她，鼓勵她勇敢追夢的記憶碎片，直到她再也無法聚焦於我們提出的問題。

天空翻起了魚肚白。

二、啟程

「Ptngi-ta klama, lokah hi tala」（早餐吃飽了，才會有力氣）。

「Mhway-su balay！」（謝謝！）

今天是部落的重要日子。大夥很早就起床。豐盛的早點在組合屋前的廣場傳遞。被群山包圍的部落早晨，充滿了強烈的生之喜悅，組合屋內潮濕的被單被陽光晾曬，也如退潮的幽靈一般，不再有浸入臟腑的魔力。

這是一個清朗的早晨。

驅車下山，族人從祖靈庇佑的山谷，進入了島嶼資本主義的心臟——台北。將近38度的高溫讓人睜不開眼，週六的台北車站，有著擁擠圍坐的移工、假日出遊的戀侶、以及滑著手機走向南陽街的補習少年。

準備完畢了，族人便穿著泰雅族的傳統服飾，一邊舉牌、發傳單，一邊從忠孝西路朝館前路方向開始緩步前進。

「還我居住權！」

「請政府還哈凱部落一個家！」

抗議聲此起彼落；然而這群高喊抗議口號的部落少年們，仍似乎是並不習慣街頭抗爭的。他們毋寧是屬於詩歌、音樂、群山和晚風的孩子，唯一帶有侵略性的符號，是T恤衫上的弓箭，和象徵祝福與勇氣的紋面。

隊伍持續前進，不久，由族人共同演唱、彈奏並製作成CD的「那些沉默的日子」在街頭緩慢地唱起。這是一首抗爭之歌，然而它的歌詞卻似乎有著比表面上的不滿與憤怒，更深厚，更溫柔的含意……

「那些沉默的日子

被蔑視的小草在牆邊掙扎

苦苦的懇求大樹

施捨一點取之不盡的陽光

那些沉默的日子

身體在潮濕與陰暗中衰微

城牆一天天傾斜

終於要滑進看不見的深淵」

十年來，哈凱部落相續有著老去世，也有家庭誕生了新生命，對他們來說，「沉默的日子」並非沒有吶喊，只是如小草對大樹無聲懇求陽光，那陽光原是「取之不盡」的，而這來自族人對大自然、對土地那珍視的、少取少求的世界觀念。

如此，在人口密度不到桃園市六千分之一的復興鄉群山中，人的居所乃如一蟲殼，風來飄搖，雨來凋蔽，風雨停息了，就在樹梢間靜靜篩透陽光。此刻這日升月落、生生不息的大循環，正被資本計算的邏輯逐步瓦解。

「從前，泰雅人只要看到沒有人占據的土地，就可以在那裡建立一個部落」，泰雅牧師撒查斯說，「然而，現在一切都是國家的，包括我們想在自己長久生活的山區蓋屋，也得獲得同意……」

隊伍繼續前進著；一旁的都市孩子手拿彩色氣球，舔著冰棒經過，騎樓的露天咖啡亭，走過牽著黃金獵犬的時髦女子，滑著最新的iPhone手機。彷彿是一個風平浪靜的幸福時代。那麼，這一切的遷徙與流盪只是幻覺？這街道、這島嶼、這晴空，突然令人感到暈眩……

「請大家一同紋面支持哈凱！」

「哈凱需要一個家！」

在北車的站前廣場，哈凱的青年伴隨著歌聲，號召起路人蓋上泰雅紋面的印章，並拍照上傳到哈凱部落的臉書。參與紋面號召的男子有老有少，甚至還有嬰兒。在泰雅族傳統中，男子必需在戰場、打獵時有英勇的表現，才能紋面。這是傳統的意義，現在，紋面則成為了連結島民與哈凱的象徵。

「Lokah！Lokah！」泰雅族語「加油」聲動地響起；幾名部落青年圍成一圈，以手勢和口號互相打氣，然後做出射箭的姿勢。連上了臉書，那些一排排紋面支持者的照片，彷彿真的可以產生某種無聲的力量。不再沉默的日子，不再流浪的生活。哈凱部落如此，這小島上的住民不也是如此。從等待聲音到尋找聲音，從尋找認同到創造認同；無數的離散、連結，接枝與尋根後，一個島嶼終究還是同一個島嶼。

那怕一切都還充滿未知。

活動結束，族人們將器材、標語和族服一一搬回貨車上，準備返回部落。烈日逐漸轉淡，強化玻璃折射陽光，替高樓貼上了金箔，最後是相同的暮色，照臨在台北盆地和復興鄉的山谷，101大樓、金飾店、群山中的一棵樹、溪流裡一道鱒魚的閃光，滲透萬物的疲憊與幸福，一視同仁。

三、油彩

眾鳥飛離，暮色在組合屋一角靜靜呈示。

寶石藍、湖水綠，渴求的白，低語的白銀，這有限的組合，正在某種自足的混沌中創造意義。有些顏料堆置在色盤中，另一些在半完成的構圖上閃爍，等待著默契相合的另一側，時光冰涼的色塊，在吹入矮窗的晚風中搖動。

畫架前是一雙沉著的雙眼，正機敏地調動手中的油彩。幾何構圖半張紋面老者的臉、印象派的部落少女背影，燃燒著藍火的女子頭髮、彩色的雨滴，黑暗的山路、大地……我們在阿邁·熙嵐（Amay Cilan）位於組合屋的臨時畫室外站著，不覺間，暮色已從山脈的後方隱去，留下復興鄉傍晚的山稜，和一抹淡紫的餘暉。

部落畫家阿邁，就在這樣的陰影中逐漸現身。

阿邁移動著他因小兒麻痺而略顯不便的雙腳，帶領我們從門口來到他狹小的畫間。屋內的陳設簡潔，然而所有畫具、畫板堆疊起來，卻幾乎壓縮到了他休息的單人床。阿邁總是略帶靦腆地微笑，講話時聲音略為沙啞，然而介紹他的創作時，卻像溪魚跳出水面，突然迸發出無所掩

藏的熱情。

其中一幅畫，是隔著藍色線條對視的兩個男子側面，加上許多暖色、鮮黃、帶著白條紋的魚群在兩人間彈跳。這是阿邁兒時的重要記憶：「六歲時，我常爬到外公家，他們在空曠的客廳中燒火，用桂竹劈成片面，把從河邊射來的苦花魚、或石斑魚用火來燻乾來吃。」他說。

另幾幅畫，是描繪部落的老者，以暖色、菱形或長條的抽象色塊排列在畫面間，充滿了部落的日常感，像那些無事的午後時光，就著陽台的椅子抽菸、午睡，令人感覺部落山居生活的愜意。

而有幾幅圖畫，他硬是不願意對我們解釋，言詞閃爍。

那些畫的背景都是夜晚，前景是一個留長髮的女人。女人的長髮一律是藍色，長度綿延到畫面之外，或融入背景深黑的山谷或無盡的山路。這些冷調、純粹的畫作，讓人直覺地感受到某種偏執、隱密、精神性的愛——或許因為如此，阿邁不願意用任何象徵肉體溫度的暖色調來添入畫作。

我在這幾幅畫前靜立許久，任那冰冷滲入靈魂。

想起阿邁說，從小是他父親教他畫人像的，不良於行的他每日畫著村里的人像，畫出了名，幾乎全村青年人都來找他幫忙，畫下他們暗戀者的側影。那凝視應當是深藍色的吧？復興鄉的氣溫，比起桃園平地低了4~5度，我想像，這樣的冰涼感在四十年前，或已悄悄滲透到阿邁的早期生命中，而成為他重要的個人風格構成了。

另外一幅較輕鬆的作品，則是藍色、綠色、白色的流體裝飾，包圍一個草堆上的十字架，在他們中間則纏繞一個點綴的小花，這是幅宛如插畫創作的隨筆作品。除了愛情、記憶、部落符號與圖騰，信仰與生活一直是他關心的重要主題。

「我只知道我是個山地人，埋首的在畫室裡畫畫，不管世界發生什麼樣的事。哪怕我家隔壁酒鬼打架精采萬分，或是失火，我想瞄一眼的衝動都沒有。」阿邁是如此自陳他創作生命的，冷靜、虔誠地面對其中的美好與孤獨。

色塊喧騰，闔上了眼又復歸於寂靜。

離開畫室時，眾人皆沉默。這樣的沉默將人帶回十年前，阿邁失去畫室那一晚。「地基崩毀那夜我不在部落，母親電話來，勸阻說不要趕回來啊，不要回來，風雨太大了，危險。」然而隔天族人回到舊部落災區時，畫室裡的用具、作品早已悉數被毀，心血付之一炬。

「那是我一生中最深的痛苦。」阿邁想起父親親手替他搭建的畫室時，感傷的說。

然而畫室毀壞了，畫家還在。阿邁並未因為這次挫折放棄停筆，反而更加集中在自己創作的突破，他也開始接受各校的壁畫委託、外地演講，不再封閉於自己的藝術世界。

若禮娟、阿斌這組戀人象徵了部落熱切、實務的一面，阿邁便象徵了哈凱憂鬱，堅忍的靈魂。他的作品散發的冰涼感、他的畫室、空間和哈凱這一路的抵抗與爭取，其實是有些格格不入的；然而，抵抗的藝術一定要求抵抗的主題嗎？對阿邁來說，描述個人生活、信仰、愛情的畫作本身，不就是這部落的存在最強烈、最單純的證言？

初秋的巴陵橋閃爍著驕傲、衰微的光線，在磁磚上逐格靜止。現在，阿邁必須返回汐止藝術村的工作室，帶領學徒完成一幅馬賽克拼貼作品。

阿邁在哈凱流徙、動盪的歲月中，艱難的創作了下去。然而站在巴陵橋的暮色中，我們明白，作為一個靈魂受到山谷、溪流、雨水祝福的

畫家，他擁有的遠遠大過這些。

四、挫敗

另一邊，部落的持續抗爭也有了進展。

在大部分居民強烈爭取下，政府終於願意讓步，決議負擔大部分建屋經費（每戶80萬），並由民間社團補足尾款（每戶30萬），然而，以每戶110萬報價的永久屋，卻無廠商願意承攬建築，而族人所提的協力建屋方案，又因政府補助高過居民自付，只能按照政府一貫的採購方式進行發包而作罷。

最後，桃園縣政府將造價提高到每戶135萬，並要求族人簽切結書保證每戶多出的25萬，21戶共525萬的款項，必須由部落自行籌措，才願意重新開始進行招標。

哈凱族人曾希望以銀行貸款方式付清款項，儘快爭取建屋，但是矛盾就在於：住在組合屋的族人根本沒有地產可以做證明，要向銀行借貸幾無可能。本以為居所有了著落，瞬間卻有了巨大的落空。

假使部落無法在期限前籌出經費，幾年來的努力都將潰於一旦，然而這結構性的問題，非一次抗爭可以化解，族人爭取的力道也開始疲乏，這讓禮娟的壓力大到內分泌失調停經兩年。

「由於住組合屋過久，部落老者常要抱病北上陳情，甚至還必須因為自己不會說國語，向大家說對不起。」從抗爭最開始便支持哈凱的「台灣人權協會」執秘邱伊翎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

到了2013年十月，另一場大颱風更讓情況更加雪上加霜。

蘇力颱風將哈凱的農路截斷，導致以務農，種水蜜桃為主要生計

來源的部落居民，必須徒步前往採收、運送作物。「今年加上砍草、工錢，已經花了十多萬下去了」哈凱居民說，越接近水蜜桃施肥的時間，他們就越心焦。

「有時候，努力了這麼久，連我都有放棄的衝動……」禮娟說，「在我夢裡，天使曾允諾，新的永久屋要有尖尖的屋頂……」每每說到這裡，禮娟便忍不住落淚，而愛搞笑的阿斌，此時也變得沉默，只在一旁溫柔的陪伴禮娟。

即使如此，對她們來說，這仍是一場不得不打的仗。

即使這是場毫不對等的戰爭。

然而，島嶼上卻有另一群戰士；他們對官僚政令的不義與顛預有著深刻認識。他們的武器是鍵盤與網路，乍看之下，他們太精明，對一切太有想法、反應迅速的令人有些不快，他們都在都市、網路上打滾過久，沒有部落少年的自然真誠，然而善惡並無絕對，關鍵時刻，禮娟遇到了他們，他們則選擇投入哈凱的抗爭與建屋議題。

他們是下個世代，對一切舊體制充滿懷疑的年輕人。

在這之前，台灣人權促進會、立報已經針對部落的議題做出深入報導，協助募捐、上街，並且引起社會大眾、社運圈的初步關注，而到了募款的關頭，「BxR」和「台大創意創業社」的學生接下了下一階段的任務。

BxR是一個小型公益議題團體，曾針對TNR流浪動物結紮、慰安婦等公共議題，製作主題公益T恤。她們利用社群行銷操作販售T恤，扣除成本後全數捐給目的單位。而總是躲在他們T恤一角的主角——一隻流著鼻涕的小兔子，則是來自於柬埔寨一個孤兒院小畫家的手筆，因柬埔寨志工活動而相互認識的他們，有專業寫手，媒體人、行銷人、有美術

設計人才，陣容雖小，卻有著獨立操縱公益議題的能力。

「在柬埔寨的民間傳說裡，兔子代表的是公正的法官。」BxR的故事寫手劉貝塔說，「希望這個象徵，能哈凱重新得到本來屬於他們的一切。」BxR找來了黃子佼、曾寶儀、亂彈阿翔，及同為原住民的高慧君和大慶穿上哈凱公益兔T恤、彩虹針織衫代言，同時在社群網路擴散宣傳效益，接受中視「縱橫天下」的電視採訪。

每賣出一件哈凱T恤，BxR就捐出221元給部落作為部落的內裝經費；這些力量匯聚起來，為接下來的募款開啟了新的契機。

而台大創意創業學程的學生，也因這些訊息，決定將更大的能量投入戰線。他們從企業端連結了巨大的動能，結合黑貓宅急便、玉山銀行、奧美公關，販售一個五百元的公益蛋糕，成功募集到四千個蛋糕，替部落湊足100萬元的建屋經費。「印象最深刻的是，還有一對新人一口氣訂了150個蛋糕！」，創意創業學程副會長郭家佑說。

終於，房子順利建起來了，哈凱也發揮泰雅傳統「換工」的精神，由在南投工作兩年返鄉的部落青年樓信，號召族人組成工班，負責部落內裝。

雖然樓信在部落上街爭取時未能全身參與，但回到部落後，他馬上義無反顧的接下新家內裝的工作，他先和各戶討論夢想中家屋的樣子，再帶領年輕人，分批到各家輪流施工。「其中很多戶廁所，都有阿邁教大家共同製作的磁磚拼貼」樓信微笑著說。

2014年底，跨年煙火在遠遠的城中如常升起，而部落的族人，終於拿到了自己位於三光新居的鑰匙——這個黑暗中閃光的禮物，讓族人等了十一年，家屋的入口，原來就是從這一代走到下一代最遠的距離。

爐火熄滅，眾聲沉寂。

在此，我們彷彿看見了一幅弱勢的刻版圖像——但仔細思考，形成弱勢的先決條件，不都來自於不對稱的文化、政治權力宰制嗎？因為公聽會時國語說不好要道歉，因為原鄉土地的價值，要用國民政府發行的貨幣，而非部落的勞動、繪畫、狩獵的成就來衡量。這一切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或許並不那麼理所當然。

泰雅族普遍存在一種「換工」（S' bayu）傳統，意思是，今天我蓋房子，旁邊沒事的鄰居，就全家一起來幫忙蓋，下次我沒事，就去幫忙你架新的雞棚。和資本主義熟悉的運作不同，「換工」交換的事物不是錢，而是力量，交換的是無形的東西，像山裡的友誼、熱情、溪水、星空。

我們在永久屋的地基上，彼此交換了一塊碎石，約好了哈凱落成時一定要再回到這裡相聚。看不見的東西是最珍貴的，然而站在即將完工的永久屋前，我們明白那即將看見的，也是同樣珍貴……

五、啟示

一隻紫斑蝶從午夜的薄霧，輕快飛往冰涼的溪谷。

恍惚中，他好像捉住了這隻蝶，又好像沒有。低頭一看，原來自己就坐在這隻大蝶的翅膀上啊！整片山谷縮的很小——部落的組合屋、水銀燈、偶然曳過的紅色車尾，就像樣品屋微縮的模型般精緻。

蝴蝶陡地振翅，他一個沒抓穩，隨著大蝶的磷粉墜落，墜落，栽進巴陵橋旁的矮樹叢。此刻，有什麼在手中小玻璃罐發光？好像是那隻蝶，一看卻只是蝶的影子。突然河床拱起，黑夜像厚棉被般捲來，他遮住眼睛——曙光乍亮，他從組合屋濕涼的床上清醒，穿好了衣服，清晨

六點，準備上學。

上完第一堂課後，他便不再記得昨晚的夢了。

夢，很難記得。但哈凱部落相信夢、記憶與想像的力量。他們不願意在抗爭的繁忙中，讓孩子成長的閃光片段就這樣流逝，因此這些年來，他們不斷利用繪畫、攝影、拍攝紀錄片的方式，記錄下孩子們的記憶與創意。就這樣，哈凱部落有了其他人看不見的重要寶藏。

駐汐止藝術村的部落畫家阿邁，假日時往往會從台北開兩三小時車程，回到部落給孩子們教畫，就在他簡陋的畫室，他一筆一筆，教孩子們用色鉛筆畫出他們的夢，喜愛的人事物與生活，刻下了許多部落孩子，在每日蹦跳之外最沉靜的樣子。

族人們也將相機交給孩子，讓他們自由捕捉生活周圍的一切，並定期舉辦《孩子們的攝影展》，將照片更新在哈凱部落的臉書頁，和支持哈凱重建的網友們分享。

相簿中所謂的攝影「作品」，好像只是一些無意義的物件：熟睡的黑狗、空鳥籠、自己的頭髮、下午陽光照射的一塊磚頭、一朵無名花、山豬的屁股、鐵鍋蓋，組合屋頂的天線，失焦的鎖孔。然而這一切重組起來，卻還原了人去樓空的組合屋最真實的樣子。

歷史的細節在此靜靜的穿透。

除了孩子的創作，禮娟更利用攝影鏡頭，將部落孩子在組合屋的「最後一個寒假」記錄下來。畫面裡有克難地綑綁在樹上，供部落男孩打球的籃板，有穿著厚羽絨衣在柏油路上跳躍，玩黑白猜，餵狗的女孩們；而從她老舊的Sony HandyCam低品質麥克風，錄進的哈凱二月的冷風聲，則從雜訊中更切身地讓人感覺寒意，成為了這個紀錄片最珍貴的片段。

「12坪住了12年，長長一排二十一戶，他們踏遍、玩遍、跑遍了。」禮娟說，最後一個寒假，孩子們一樣是毫無憂慮、天真的笑鬧著。

禮娟給這個紀錄短片取名為「天堂十二坪」。

是的，這裡一樣是天堂吧。「因為大人經歷的艱難、傷痛、孩子無邪的眼睛不需要看懂」。

大部分時刻，孩子們的共同記憶像是細沙，很快會隨時光風化，淡忘。然而在孩子心中，午後黑狗的吠聲，二月山谷的風，烤火的氣味，紫斑蝶的夢，這些不被記錄的歷史，或許才是哈凱真正的歷史……

六、家園

這天，族人們回到了下蘇樂組合屋部落，準備做撤離前最後的巡禮。「長輩說下蘇樂讓我們居住了十二年，接下來是三光部落接納我們成為新住民，所以，要殺豬謝謝他們。」禮娟說。即使是一個政府暫時安頓，隨後遺忘的居所，受盡苦難的族人，仍帶著對一切最虔誠的感謝。

十二年的時光，許多事物並沒有改變。

雖然半身不遂，卻總是把組合屋打掃的整齊明亮的保羅、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結婚時把組合屋當「新房」的哈勇和安琪；能把組合屋每吋空間做最佳利用的「收納達人」夫妻樓信和美花，以及經歷了兩次遷徙，現在總愛在組合屋前屋簷下打盹，結縭相守，將近五十五年的西嵐和撒姬老夫妻。

重回組合屋最後一夜，二十一戶，近五十名哈凱族人在此相聚，合

力將畫家阿邁和耆老西嵐的兩戶組合屋拆通。大夥一面搬動物品，一面笑談這十二年來發生在組合屋點滴，突然想起——十二年前剛搬到組合屋時，便是把阿邁、西嵐的住所打通當做教會的聚會所，現在，他們最後一次的相聚也是在這裡。

時間像一個巨大的花環，散發寂靜的香氣。

而組合屋和下蘇樂冰涼的記憶，也已成爲他們生命史中不可磨滅的部分了。

這一晚，打包好了舊家的一切，族人們聚集在下蘇樂組合屋內，看著電影公司，專程在拆通的組合屋牆壁上投影的電影「太陽的孩子 Wawa No Cidal」。這部由阿美族導演Lekal Sumi和鄭有傑聯合導演的影片中，有一段描述了一個種田阿嬤的土地，被政府以「土地證明被颱風吹走了」為由，被硬生生畫為國有地的片段，令人不忍。

而同樣受風災而失去土地的哈凱部落，在這影片中，竟發現了自己十年來流離的影子，幾位長輩邊看邊拭淚，冬夜的組合屋，因潮濕更覺寒冷。「但這是最後一次在此相聚了吧。」細心的樓信站起身，仔細地關上組合屋的每一扇窗，好讓大家溫暖一些。

哪怕是破落塌陷的組合屋，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園。

活動結束，禮娟和阿斌開車送電影公司同仁下山，阿斌刻意把車停在山路邊，一群人從車裡走向漆黑的柏油路上，仰望星空，意外地看見好幾顆流星劃過天際。

個人歷史與部落史就這麼交疊。

然而，人和歷史都需要往前進。禮娟說，「新的永久屋附近會有楓林、吊橋、再加上阿邁的磁磚拼貼藝術、和部落的水蜜桃加工品，我們的『後山藝術村』，一定能吸引更多人看見部落的美好。」

2015年8月16，哈凱的族人舉行了一場「新居入住感恩會」，邀請各方親戚朋友，及曾一起協助過哈凱議題的人共同參與。這原本是一個大晴天，不料族人們在教會進行完禮拜，準備在三光新居前廣場進行午餐的備料時，卻下起了大雨。

然而並不需要擔心，賓客們一個一個不畏風雨到來了。在簡單的露天辦桌棚子下，撒查斯牧師開始分享、演唱，然後是部落的耆老謝飯、禱告。宴會便迫不及待開始了。禮娟和部落媳婦們端出哈凱傳統，味道生辣的「醃魚」，竹筍、燉雞和青菜。在微涼的雨中吃著這些熱食，彷彿一切的辛苦都有了意義。

「大哥哥和姐姐，來！」部落孩子冷不防地，露齒笑著跑來。

「帶你們去看新家！」另一個孩子拉著我們說。

我們走進了阿邁的新畫室，和組合屋相比，這裡儼然已經是一個小小的畫廊了，牆邊有一台小鋼琴，畫架和畫具一應俱全，一旁還留有一張讓阿邁畫累時可以休息的紅色沙發。「擁有自己的畫室是件很幸福的事」阿邁滿足的說。

新的永久屋與舊部落一樣是連排式建築，雖然有幾戶內裝尚未完整，然而不少戶族人已開始在室外玄關種花、擺上自己的陳設，釘好了信箱。用完餐的耆老Yagi，則正和兒媳們坐在他乾淨、明亮的住屋內，看著大尺寸的液晶電視裡的午間新聞。

我們走到隔壁「收納達人」樓信的家，他喝著沙士，同樣熱情地招待我們四處參觀。樓信新家的空間比他原本的組合屋大上一倍，再不愁擺放他的物品，「收納達人」這個名號，似乎也可以暫時收起來了。

禮娟說：「這一切來自部落的凝聚，我只是第一棒跑者而已」，「接著要把哈凱的一切，交棒給部落青年，繼續跑下去」，她說，包括

社區營造、美化等，都是未來還要努力的方向。

哈凱的故事才要開始，當天剛好是文件的繳交日，現任的理事長，萬能科大四年級的「打力」告訴我們，「處理這些文件很雜，很頭痛啊！」但戴禮娟對他的要求絕不馬虎，如今，「打力」已經能在眾多大人前發表演講，回答媒體問題而不再羞怯了。

「他本來是講話頭都不敢抬的小男生，現在進步很多！」戴禮娟笑著說。就像自然的迭代，秋冬春夏更易的法則；部落的孩子也已從開始時，或害羞，或活蹦亂跳的小頑猴，變成了一個個懂得帶大人參觀新居的部落大使了。

而部落的「大人」們，也有了各自的新方向；喜愛文字與影像的禮娟，獨立出版發行了一本極短篇創作，也將這幾年零零碎碎拍的部落畫面剪成一個五分鐘的影片「Hagay哈凱」，後來又在八德開了一間「12月共享空間」，以自由付費的方式，讓鄰居前來讀書，搭伙共食。而阿斌則將精力繼續灌注在他對改車的熱情上；最近正在規畫將車行轉型成為檔車專修店。

至於害羞的阿邁，似乎找到了他理想的對象，原本冷冽的構圖風格，悄悄透進了初夏的暖光。

感恩會後，哈凱正式成為三光五個部落：砂崙子、復華、武道、高崗、哈凱的大家族之一。而在遷至新家後不久，哈凱就迎接了第一場強烈颱風——蘇迪勒颱風。已入住新居的哈凱族人在風雨中溫暖、無恙的渡過。然而蘇迪勒挾帶的土石流，卻掩沒了同樣在桃園復興鄉的「合流部落」，幸而地方政府提前預警撤村而無人傷亡。

合流部落位於羅浮的新基地，預計於106年六月底完工。

巴陵的故事還沒結束。

七、後記

Rimuy su la rimuy yun rimuy su la rimuy yun／Yaba yaya yaki
P qa saw ta ryax so ni／P qa saw ta p qa saw ta
Ku tux ryax so ni／Rimuy su la rimuy yun rimuy su la rimuy yun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
爸爸、媽媽、奶奶一起歡樂歌唱
真開心）

——泰雅古調

我常想對孩子而言，住組合屋或永久屋，或許並沒有那麼不同。只要是在山裡，他們便是受祖靈環繞、庇蔭的，他們和群山的老鷹，黑狗、溪蝦、野草同在，在三光新住所的他們，和在下蘇樂組合屋時的笑容是那麼相似，唯一的差別，只有玩累回到家時，終於有個乾暖的床單可以抱著入夢。

雨後，群山籠罩在寶藍的霧氣中。我們走進那霧裡，想起白日在復興鄉「方舟教堂」看見的景象，一艘純白的方舟，高聳的船桅，猶如即將劃開巴陵群山的綠浪，在白雲中駛向未知的空間。烈日下我們躲進教堂，暢飲冰水，和一名泰雅牧師閒聊。「泰雅族的世界觀裡，是沒有大小的。」牧師平靜的微笑。「河水會注入大海，所有的努力都是真實、不分大小的。」

我們閉上眼睛，領受這句話的含意。

天晴了，太陽猛地逼向頭頂。部落孩子們吵著大人要玩水、游泳，

但剛下過雨的溪水混濁，族人就把卡車的後車斗鋪上塑膠帆布，拉個水管放水進去，孩子們便迫不及待光著屁股，一個個跳進那放著山泉水的「卡車泳池」裡，笑鬧、打滾著，陽光照耀他們濺起的水光。兩隻黑狗在一旁瞋睡，幾個青春期的部落少女，則拿起手機，微微頷首，調整出最萌的自拍角度、喀嚓。

一個平凡的故事，一群平凡的人，有愛，有恨，有族群的衝突，宗教與世俗的矛盾，就像島嶼上曾經發生的一切。

這就是盛夏的巴陵。



楊智傑

衝浪學徒、自由寫作者、善良公民。現居台東。詩集〈小寧〉獲國藝會2016年創作補助。

曾出版詩集〈深深〉（2010）。

得獎感言

除當下的現實，任何敘述都不具代表性。這是報導文學的弔詭——以致包括筆者自身、哈凱部落的孩子、耆老、乃至主導抗爭的禮娟，都只能以個人史的角度，去經歷、去重新回顧哈凱的一切。而我續而又想起泰雅牧師的話：「泰雅族的世界觀是不分大小的。所有的努力，都是真實的」。那是正午大海般發亮、平行宇宙式的觀點：共同存在的此時此刻使我們相遇，且充滿感謝。故事才要開始，行動仍要繼續。



山防隊不死、只是凋零。2002年「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林昭明（中），拜訪「山防隊」隊員中的邱致明（左1）、曾金樟（左2）、葉榮光（右2）、王宗霖（右1），其中隊長K`Yosyo（李義平）已於1999年5月在格偉蘭部落戰役中孤獨的犧牲，留下這張山防隊在解嚴後，首次隊員齊聚拍照的歷史鏡頭。

（簡李永松／提供）

報導文學組・參獎

空谷回音

孤獨的泰雅先行者K'Yosyo・Noming

◎簡李永松

K'Yosyo・Noming這個漸漸被人遺忘在時間洪流的名字，卻是格偉蘭部落K'Yosyo家族心中永遠的痛。

安息日，我走進一間屬於泰雅爾中會的教堂裡面，一位白髮的長者向我招手，我悄悄走向他跟他點點頭，坐在他的身邊沒有說一句話，整間教堂安靜的剩下牧師一個人講道的聲音。

禮拜最後，眾人紛紛起立獻唱詩歌，長者的眼神平靜低頭看著泰雅詩歌本，身邊正是K'Yosyo・Noming的參子Mama Kazi（李馴良）。禮拜結束後，我把田野調查的判決書（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審判庭裁定書）資料與其父親K'Yosyo臨終前的陳述書交還給他，並恭敬的向他握了手。

我說：「Mama Kazi mhwai su，Lokah ke。（表舅，謝謝您，也請您保重）。」

他點點頭微笑的看著我說：「Lokah ta kawra（我們一起加油）。」Mama Kazi小心翼翼收起資料放在裝著聖經的提袋裡，他的神情沒太多的起伏，反倒是多了一種祥和。

其中一份密密麻麻三頁的陳述書裡約2000餘字，是Mama Kazi父親K'Yosyo生前鉅細靡遺交代生前遭不當判決的事項。

「案由事實：桃園縣復興鄉三光國校代理校長李義平，早年就讀日

治時期蕃童教育所畢業，台灣光復後保送台中師範學校就讀，畢業擔任高義國校教導主任，三光國校代理校長，1954年以組織山防隊、山地青年團企圖顛覆政府，軍法處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為由，判處12年徒刑關押在新店軍事監獄。」

在多次與Mama Kazi電話與部落耆老訪談中，慢慢拼湊起整個當時肅殺氣氛下，泰雅族校長K`Yosyo·Noming一生悲劇性故事的樣貌。

1968年7月，一夕間受人尊敬的代理校長被冠以「匪徒」及「叛亂份子」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對K`Yosyo家庭無異是一種晴天霹靂的打擊，純樸封閉的山地部落出現匪諜，是何等不可思議的大事。消息震驚了整個復興鄉山區，在不管牆壁上的告示或是各種集會上，K`Yosyo的匪諜事蹟就會成為案例宣導，K`Yosyo的家族成了格偉蘭部落的過街老鼠，許多親族紛紛跟他們劃清界線，深怕遭受池魚之殃。

K`Yosyo年邁的母親因承受不了打擊，在半年後便傷心過度離開了人世，年少的孩子也因父親特殊身分，在部落族人與學校同儕間備受歧視欺負，漸漸的當時K`Yosyo的四個孩子，在族人異樣的眼光下選擇自暴自棄，其中K`Yosyo三個兒子在年少時，也因為經常酗酒接連發生意外橫死。

Mama Kazi回憶父親被關押時感嘆地說：

「在貧窮與種種歧視的環境下成長的我們，許多時候很想放棄。我大弟讀高義國小時，一個無心之錯，竟被當時外省籍校長狠狠用拳頭將鼻樑打斷。我們在外求職常遭主管、同事冷言冷語，就因為有一位「匪諜」的爸爸，於是兄弟們開始自暴自棄，酒變成麻醉自己的最好良藥，或許是這個心理因素，我大哥、二哥及弟弟正值年少的歲月，都在不幸意外中身亡。」

Mama Kazi口中的貧窮是有根據的，（按判決書，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須之生活費外，沒收確定），當時全家收入為擔任代理校長微薄的薪俸來支撐，但是在K`Yosyo因案收押之後，其特殊身分無人敢雇用其妻兒子女，全家生活立刻陷入困境，K`Yosyo的父母及四個年少的孩子，僅靠妻子種地瓜、芋頭裹腹。

Mama Kazi在講述自己父親時，臉上沒有太多表情，我知道當時他的內心充滿了對父親的不諒解，兄弟們更是以仇視的眼光看待每個人，逃學、打架樣樣來，國中時，更變本加厲成為部落的頭痛人物。

刑期屆滿，回到家鄉的K`Yosyo面對家破人亡的悲痛，一時之間，對他來說恍如隔世，他振作精神毅然決然扛起家計，卻逃不出白色恐怖無情的打擊，他去函教育局詢問是否可回到熟悉的教育工作，當局無情的回覆他已註銷其教師資格，永不錄用。

派出所警員更是三天兩頭到他家進行普查，要他交代一天的行蹤，連山下漢人老闆找臨時工，一知道K`Yosyo叛亂犯的身分，嚇得馬上轉頭就逃走，久而久之，K`Yosyo在部落如瘟神般，每個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只好足不出戶整日呆坐在門口望著山谷，他的身體也因為在坐牢時，刑求加上過度勞動產生後遺症，出現了各種不明的疼痛。

在部落沉潛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K`Yosyo以為厄運已經過去，他鼓起勇氣積極參與格偉蘭（高義村）村長選舉，想用自己畢生的才學貢獻族人，但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K`Yosyo特殊的背景，很快就被其他人對手質疑，叛亂犯怎麼可以當公務員，妻子更被稱為嘲弄為「共產黨徒的妻子」。

「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耳語充斥部落。

在有心人刻意的抹黑下，投票前夕，K`Yosyo妻子在不堪羞辱下服

農藥自盡，他望著妻子冰冷靠在牆角的身軀，K`Yosyo用手輕撫著妻子的臉頰。他的人生在這裡遭遇第二次重大的挫折，遭遇遽變的K`Yosyo絕望的坐在門口，此生將無力抵抗龐大的國家機器，從此不再過問世事，年老病痛纏身隱居在北橫公路旁一間破舊低矮的屋子。

1999年4月，K`Yosyo用顫抖的手簽下為自己平反的陳述書，交代其後人莫忘自己的族名，莫忘平反其汙名的一生，唯有如此，他才能昂首走向彩虹橋祖靈地，面對他的家族及父母親。

同年5月，一個泰雅族老人，承受了漫長的白色恐怖冤獄與世長辭，孤獨的結束了上一個世代的苦難。

一、泰雅族知識份子的自覺

K`Yosyo在冤獄平反的陳述書裡，語重心長寫出年輕時自己遭遇的困境：

「當時山地知識份子，普遍對自日治時代因其皇民化運動面臨語言與文化滅絕感到憂心，且光復後山區經濟崩潰，看見的同胞普遍民不聊生，基於如何防備平地人的侵佔土地等，身為泰雅族人甚為關心。」

K`Yosyo看見自己文化漸漸的凋零甚至滅絕，身為一個泰雅族知識份子，難免心中背負了沈重的心理壓力，外在殘酷的環境（從日本國變成了中華民國），導致他內心世界充滿著矛盾與掙扎。

尤其，國民政府接收後同胞普遍民不聊生，那段時期正好是山區生活最真實的寫照，新政權脫序的行為一幕一幕在他的眼裡，無法理解與憤怒，也正好呼應Watan·Tanga（林昭明）撰寫的回憶錄：

初見中華民國軍隊的第一印象像「地方惡霸的傭兵」，派來接收的

官員，將公家機關物品據為私用，醫療所的藥品被賣到平地，致使山區部落族人缺乏醫藥救治，整個角板山社有如遭到洗劫一般。作為少數民族，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期待、恐慌、不滿等各種矛盾情緒瀰漫，族人就這樣無從選擇的從「日本人」變成了「中國人」。

K`Yosyo後來受到Watan成立的「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牽連，兩人先後遭到特務機關逮捕判刑。K`Yosyo跟Watan身處在那個年代，自然看見了「無力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奈，從皇民化國語家庭到國民政府蠻橫接收，殖民身分的轉變讓K`Yosyo對未來的焦慮感日益增加。

前段中，Watan真實寫出泰雅族知識份子內心轉折的四部曲，期待、恐慌、不滿到最後判刑的絕望，是可以被理解的，Watan·Tanga（林昭明）的自覺運動也成為後來原住民學生運動的先驅。

Watan·Tanga（林昭明），角板山泰雅族人1930年生，1949年就讀建國中學，就學期間，與台北師範學校趙巨德（賽夏族）、高建勝（泰雅族）號召，以「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的組織，發展山地經濟及維護原住民文化等作為，以具體實踐「自覺」、「自治」、「自衛」呼籲當時原住民知識青年團結自救。1954年被特務份子舉報查獲，另案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判刑15年。

台中師範學校畢業的K`Yosyo在面對動盪的局勢，一方面順服新政權的體制，一方面與當時的知識份子（大多是師範生）討論尋求解決之道，藉由聚會時抒發己見，這群知識分子對當時時局的憂慮，「族群前途自決論」的氛圍漸漸成形，當然這樣的論述不被當時政權所接受，也許這些泰雅族菁英誤判形勢，導致後來悲劇的發生。

以現代角度來看，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青年，在面對自己族群

未來命運的困境時，相信也會做出相同的舉動。當時惡劣的環境下，泰雅族知識份子紛紛以「族群前途自決」的思想主軸去反思，先開始自覺再去決定族群的未來，便可理解 Watan成立的「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是一個如何自救的組織，根據Watan自己撰寫的回憶錄寫道：

「我希望以知識為後盾，以文筆為工具向政府提供建設性的山地政策方針，以理性和平手段進行溝通……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從頭到尾一直停留在學生運動階段上。」

Watan的初衷是為了爭取民族自決而進行的學生運動，沒有像判決書寫道：「為匪宣傳，待匪軍攻台，顛覆政府，建立共產國家」等云云不合理之詞。相較於在白色恐怖初期犧牲的泰雅族菁英樂信·瓦旦醫師（Watan親叔叔），其顯現出強烈的民族意識更顯得悲壯。

樂信·瓦旦出生於1899年（終戰後改漢名為林瑞昌），也是同於屬泰雅族大豹社首領之子，1921年自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擔任公醫負責山地部落的醫療衛生工作，是第一批接受日式高等教育的泰雅族人。

先後在大溪郡控溪（今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高岡（今桃園縣復興鄉三光村）、角板山（今桃園縣復興鄉台地村）、象鼻（今苗栗縣泰安鄉）、尖石（今新竹縣尖石鄉）等地山區部落服務。

樂信·瓦旦橫跨了日治時代末期與國民政府初期兩個動盪的時代，由於是泰雅族少數之精英分子，自然成為部落的領導階層和意見領袖，他經常出面協調化解部落間的衝突。

1945年，樂信·瓦旦更被聘為台灣總督府評議員，已實質成為泰雅族裡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緊接著日本太平洋戰事失利，樂信·瓦旦憧憬著新來的國民政府能比日本人更善待他的族人。

終戰日本投降後，島內隨即陷入了二二八事件混亂，樂信·瓦旦在二二八事件中為了保護族群權益，沒有貿然捲入複雜的情勢，而得到了國民政府讚賞與表揚。也因為國民政府這樣的態度，讓樂信·瓦旦誤判形勢覺得國民政府是可以理性溝通的政權。

於是在1947年6月樂信·瓦旦向三峽鎮公所提出「台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請書」，請求返還回祖居地請求：

他控訴清國、日本的侵犯、壓榨寫道「原來吾等臺灣族（高山族）乃臺灣之原住民族，往昔居住平地之事，由歷史觀之至為明顯。……八年抗戰，日本投降，光復了台灣，可享受三民主義民族平等之德政…光復了台灣，被日本迫放後山的我們，應復歸祖先之地祭拜祖靈，是理所當然之事。光復台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

由此看出樂信·瓦旦軟中帶硬的民族主義性格，為達目的甚至用卑微的語氣哀求：

「吾等無論如何必定復歸故鄉，懇請體察吾人之意。縱使與平地同樣施以課稅，如能復歸祖墳之地，有甘受任何苦痛之覺悟。」

諷刺的是樂信·瓦旦文章中提及的「受任何苦痛之覺悟」，變成他所有請求中唯一實現的條件。

當時樂信·瓦旦希望盡速歸還日本政府侵占泰雅族大豹社土地，但是沒有得到當局正面回應。樂信·瓦旦並沒有氣餒，反而更積極地改走議會路線，在民意機關裡為原住民爭取權益，1949年11月，樂信、瓦旦當選省參議員，是當時唯一的一名原住民代表。

接著又當選第一屆省議員，原住民的最高民意代表，不時在省參議會針對原住民自治提出質詢，「慰祭祖靈」的陳情信道出樂信·瓦旦當

時內心焦慮的急切感，樂信·瓦旦沒想到的是特務機關（保安司令部）已經悄悄盯上他了，還我土地的訴求，不但觸怒了當時威權的體制，也成為壓垮樂信·瓦旦最後的一根稻草，保安司令部決定予以誅除。

1951年樂信·瓦旦遭到保安司令部誘捕，誣指欲他與同案其他六名被告籌組「高砂民族自治會」，鼓吹原住民族爭取自治。經過軍事法庭審理後，遭到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唯一死刑判決，1954年4月17日被台北憲兵隊綁赴馬場町槍決。

馬場町無情的槍響，結束了樂信·瓦旦悲劇性傳奇的一生，如果當年樂信·瓦旦政治正確當個順民，也許可以從「二二八」事件之後，一路仕途順遂安享晚年，但是強烈的原住民族使命感，讓他萬萬沒想到自己最後會在「白色恐怖」不堪的屈辱中下魂斷異鄉，這其中的轉折不禁令人唏噓。

身為泰雅族晚輩，我常在想在樂信·瓦旦槍決前最後一刻，是不是惦記著故鄉角板山上的妻兒子女，父執輩生活過的祖居地大豹社，他眼神的光彩隨著憲兵扣下板機的那一刻，永遠消失在大時代的黑夜裡。

泰雅語「Squliq」是人的意思，而「Tayal」也是泰雅族人稱呼自己的族群，意謂balay balay na squliq「真正的人」。樂信·瓦旦、K`Yosyo等知識分子，看見自己族群在新統治階層下所面臨的困境，在當年風聲鶴唳、恐怖肅殺的氣氛中，扮演了泰雅族先行者的角色，balay balay na squliq「真正的Tayal」。

二、Utux smpun「真理的審判」？

也許是上帝的安排，在偶然機會下與表舅Mama Kazi在一次教會活

動中相遇，聊到晚輩對復興鄉文史田調的興趣，Mama Kazi立刻從手提包裡拿出厚厚的一個包裹，表情靦腆地跟我說道：

「孩子，可以幫個忙嗎，你讀過書可以幫我看看這份文件嗎？」

我看著包裹上的寄件人「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當下我很好奇的打開它，卻見到一份手寫K`Yosyo的陳述書與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審判庭的判決書，我看著Mama Kazi的眼神，知道這份資料對Mama Kazi十分重要，沉思了片刻後說：

「Mama Kazi這是？」

「我想也許我的Kaba（父親）在天之靈希望我這麼做，孩子交給你了。」

我知道Mama Kazi的心意，雖然政府已經名義上補償他父親失去的人生，卻沒有救贖家族在那一段在慘澹的歲月裡心靈上的傷痕，我收下包裹小心翼翼地放進手提袋，然後看著他說。

「Mama Kazi我盡力。」

2016年1月開始我利用工作之餘，整理K`Yosyo的資料，希望自己能為K`Yosyo家族盡上棉薄之力。

首先，在對照判決書與K`Yosyo陳述書兩造說法抽絲剝繭，K`Yosyo陳述書一開始便堅定寫道：

「1968年7月9日在沒有告知本人原因下，由桃園縣警察局保安處誘騙（以開會為由）本人至大溪分局，本人一到分局便逕行逮捕，並當日押送至台北保密局審訊……期間對本人施以嚴刑拷打，指控本人於1950年7月就讀台中師範學校期間參加『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並於1954年7月間響應『山防隊』組織，先後於1950年7月與1952年7月在該校餐廳參與會議…以上指控均屬冤枉本人，本人堅決否認上

述指控之情事。」

K`Yosyo陳述書上寫的「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跟判決書上寫讀「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發現有些微的出入，檢視其他人的判決書裡都是「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並沒有出現台灣兩字，K`Yosyo陳述書上多出台灣兩個字令人匪夷所思。

是口述時，代筆的Mama Kazi筆誤寫錯，還是如K`Yosyo所講的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名稱，或是連軍事檢察官都不清楚名稱。

訪談其子Mama Kazi問：是否聽父親提起過「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

Mama Kazi說，當初父親在台中師範學校加入的是以復興鄉同學為主的「大新竹同鄉會」，且在畢業分發任職後，在學校進行忠誠考核時，主動交代讀書時曾加入大新竹同鄉會，也向桃園縣警察局保安處報備過，父親根本沒提過「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

可見Mama Kazi認知裡面父親講的是「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對於該組織的名稱，因為K`Yosyo已經過世無法直接從其口中知道，但Mama Kazi證實，K`Yosyo與創立該組織的Watan林昭明是熟識的。

軍事檢察官指控K`Yosyo，在台中師範學校就學時加入的「大新竹同鄉會」為「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另一隱匿名稱，主要目的是進行為匪宣傳工作。

依據Mama Kazi轉述父親生前說法，「大新竹同鄉會」純粹是在師範學校期間，一群同是復興鄉泰雅族同學所組成的聯誼會，藉由該同鄉會分享求學經驗或彼此打氣，增進彼此學長、學弟之間感情的校內聯誼組織，後來畢業分發之後，也以此名稱聚會聯絡彼此感情。

至於K`Yosyo自己在判決理由答辯時，針對大新竹同鄉會提出反駁，最後被軍法官駁斥為「被告藉由大新竹同鄉會聚會名義，談論對山地語言、文化、土地及經濟問題普遍關心，實為狡詐推卸之詞，此自白不足置信。」

判決文事實認定以K`Yosyo為首的「大新竹同鄉會」，目的是在發展組織並從事為匪宣傳工作，僅靠同案被告台中師範同窗同學葉榮光指認（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人，在押時任教于新樂國校六級教員）。

由於當初K`Yosyo向桃園縣警察局保安處報備，學生時期加入大新竹同鄉會，桃園縣警察局保安處為何沒有立刻逮捕，保安處可能當時認定大新竹同鄉會只是單純學生聯誼組織。

K`Yosyo被逮捕之後，經桃園縣警察局保安處證實，大新竹同鄉會全部是復興鄉籍同學，其中並無尖石鄉人，且有扣押全體同學攝影照片為證（後經軍法官否認有此張照片）。

由此推論，顯見當年求學從沒有參加過大新竹同鄉會的尖石鄉人葉榮光，指證K`Yosyo有發展組織，並從事為匪宣傳工作是不實的指證。

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申請補償審查」審認通過葉榮光補償理由，證明當初判決書確實有相矛盾之處，其中審理之主要理由原文為：

就判決事實理由觀之，原審認定葉君（葉榮光）參加「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叛亂組織之證據資料，僅依葉君於偵查供述及同案、另案被告之證詞，並無其他具體佐證資料，證據應屬不足，葉君於審理時，曾抗辯未曾加入上開叛亂組織，亦無參加任何集會，故無法證明葉君有參加叛亂組織之行為，應予補償。

所以個人推論是在沒有任何證據下，葉榮光被刑求逼供下，做出不

利於K`Yosyo的指證，至於兩人加入「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恐怕也是軍法處毫無證據下，張冠李戴後就將人羅織入罪。

成立「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的Watan（林昭明），後來回憶當年往事（就讀建國中學時），也指出組成自救同盟是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解救族群，從來沒有接受來自任何外人或團體的資助（所指應是共產黨在台組織）。

1952年Watan（林昭明）是學生時期被逮捕，K`Yosyo是在1968年擔任代理校長時被捕，兩個人先後被捕時間相差14年之久，可見K`Yosyo應該是受到Watan「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牽連之累。

再者，判決文中提到K`Yosyo加入「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的時間也不符合常理。

「1950年7月就讀台中師範學校期間，加入林匪昭明主持之『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林發表：現在政府貪污無能，我們山地青年要團結起來，響應共產黨，組織共產國家。同月同地點再由李訓德（復興鄉泰雅族人，台北師範生）主持會議……至1952年2月又在該校教室集會，由廖匪義溪（復興鄉泰雅族人，台中師範生）指示，彼此團結隨時連絡，準備反抗政府。」

Mama Kazi也提出反駁，「7月跟2月為學校寒暑假期間，復興鄉後山（三光、高義、巴陵）與台中師範學校距離天差地遠，以當時交通情況來回均要三天，況且6、7月份為部落農忙期間，一個泰雅族師範生只為了開一次「顛覆政府」的會議，從復興鄉後山千里迢迢回到台中，開會地點還選在人來人往的餐廳跟教室裡面。」

在K`Yosyo的陳述書裡也寫道：判決書說本人分別參加「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的時間，本人回憶在台中師範就學期間，寒暑

假根本就不可能在學校，當時所控理由不實，而且缺乏證據。

由此推論，這些參加林昭明主持「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的師範生（全部是復興鄉籍），寒暑假大可在故鄉隱密的山林裡面高談闊論自己的理念，又何必花三天的時間千里迢迢回到學校，還在人來人往餐廳、教室宣揚反動的思想跟言論，這樣的行為不啟人疑竇嗎？

或許，當時的軍事檢察官抱持著逆向思考的精神，認定寒暑假學校均沒有人，在餐廳跟教室開會，是基於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邏輯去起訴這群反動者。那不禁要問，當時學校值班的教官和警衛不就形同虛設，放任學生在校園進行非法集會？

可見，當時的軍事檢察官疏於查證，有道聽塗說之嫌（案由桃園縣警察局察覺舉報），看來，在當時白色恐怖氛圍下，桃園縣警方靠察覺舉報的方式辦案（找人檢舉再以刑求取供），那麼普天之下有甚麼事情不可能發生。

問：真的有「山防隊」的組織嗎？

Mama Kazi在轉述父親生前說法，其父親連聽都沒聽過所謂「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更遑論是在山區組織「山防隊」，（按台灣警備司令部判決書起訴理由部分，山防隊任務為組織山地青年，以番刀、弓箭與自製獵槍，于共匪攻台時，攻擊山地警察派出所，佔據整個山地造成叛亂，響應共匪…）。

依照軍事法庭判決書指控，山防隊無非是潛伏在山區，準備裡應外合顛覆政府的武裝游擊部隊。換言之，桃園縣警察局保安處預見K`Yosyo與其黨羽，準備發動第二次霧社事件之北泰雅版。

但詳閱判決書理由部分，軍檢有一段指控是K`Yosyo加入山防隊

之後，進行的為匪宣傳活動，指控內容令人匪夷所思，「1954年9月跟1955年間，被告李義平兩次利用高義國校國語文民教班授課機會向張萬生，張萬福，廖義瑞等在場七、八十人，發表口號宣傳，政府貪污無能，共匪武力強大，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反抗政府，響應共產黨，組織共產國家。（又是由桃園縣警察局察覺舉發）。」

當時，也特別電話聯絡Mama Kazi求證對此指控的看法。

Mama Kazi說：「他跟部落耆老聊過，耆老們對這麼久遠的事大都不記得，只記得那時大家都不會講國語（北京話），由擔任教師的父親K`Yosyo，以北京話穿插泰雅語進行教學。耆老跟他說，當時那個捲舌音很難學，有人用開玩笑口氣，把共匪很殘暴，故意唸成共匪很強暴…」

在部落我也曾聽說有另外有一種說法是，K`Yosyo教學生唱反共愛國歌曲「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被學生私下改編成「投共、投共、投到大陸去」。

這樣聽來Mama Kazi跟其他耆老說法也不無可能，泰雅族樂觀的天性使然，肯定是說唱者無意、聽者卻很有意見，有人便抓這個小辮子去檢舉當時的代理校長K`Yosyo，檢舉人故意把事情再加油添醋一番之後，那麼反動的理由就順理成章了。

但就時間點來看，兩場國語文教學活動分別在1954年跟1955年舉行，K`Yosyo直到1968年才被桃園縣警察局逮捕移送保密局審訊，這中間相隔了13年之久，且以當時山地管制區監控如此嚴格，如果在七、八十人的場合宣揚共產主義等云云，難道不怕當場就被別人舉發嗎？這樣反動的言論為何拖了這麼久，才由桃園縣警察局保安處舉報給警備總部的軍事檢察官。

照一般常人邏輯來說，身為講師的 K`Yosyo 有需要這麼高調的手段為匪宣傳嗎？就當時的時空背景，應該沒有人敢當著學校的人二室（負責學校政治偵防的特務員）說：政府貪污無能，共匪武力強大，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反抗政府，組織共產黨國家。是 K`Yosyo 故意還是帶著滿腔熱血？

據判決書所指控，K`Yosyo 還一連辦了兩場活動，為什麼當時沒有人立刻舉報？此案 13 年後，由桃園縣警察局察覺再由證人舉發。我不禁想問，會有人笨到利用這個時間跟場地公開為匪宣傳嗎？假若 K`Yosyo 真的課堂上做了（為匪宣傳），當時不是偽裝的演技太好，就是所有人沒有專心聽課。

弔詭的是，照判決書指 K`Yosyo 一方面利用學校集會活動進行反動宣傳，還一路從教員、教導主任後又高升成為三光國校代理校長（1954 年到 1968 年），大膽的雙面行事風格令人不可思議。經過田調了解，這種陽奉陰違的性格與部落耆老口中木訥老實的 K`Yosyo 其實不相符。

所以仔細推敲判決書，事實應該是桃園縣警察局為了要補強 K`Yosyo 的罪證，找了一個當時參與活動的人，檢舉 K`Yosyo 13 年前辦的活動為匪宣傳，由於推論時間久遠，被告記憶模糊，可做手腳空間大。

「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及其辯護意旨均不足採。」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軍法官的「有罪」推論。

顯然，當時從起訴到法院審理根本淪為形式，法庭的軍法官也沒有讓相關當事人對質查明事實，也不採用有利於被告的舉證（軍法官認為被告狡辯之詞），單單以檢方說法就定罪，起訴理由馬虎離譜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這樣的判決書不僅前後矛盾也與事實相悖離。

換言之，當年起訴也就是「寧可錯殺一萬、也不放過一個」，軍檢認定任何人不管從事任何聚會、活動，只要加上策應「匪」軍攻台，響應共匪等句，然後在軍法官矯作的演出下，就成為泰雅族人定罪理由中最大的罩門。所以K`Yosyo老先生臨終前口述的陳述書，顯然可信度較高。

三、泰雅族qutux phban「攻守同盟」VS共產黨游擊隊「山防隊」

泰雅爾中會牧師歐蜜·偉浪回憶與K`Yosyo生前談過的話，他說：

「一位憨厚、耿直、樸實不多言的泰雅族格偉蘭部落小學老師K`Yosyo·Noming老先生，生前曾同筆者談述：我怎麼也想像不到，當時警備總部檢察官硬要我承認參加『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及『山防隊』組織，說我們是要結合大陸共產黨的軍隊推翻國民政府。更離譜的是，我連拿槍都不會的人，竟然稱我為『山防隊』游擊隊的隊長…。」

牧師在轉述K`Yosyo與他談話內容時，顯然替K`Yosyo老先生抱不平，他直言當時山防隊可能只是一個莫須有的虛擬組織。事實上，這個組織乍聽之下，像是山區消防公務單位，很難聯想山防隊竟然是一個潛伏山區，伺機顛覆政府的叛亂組織。

我也詢問了山上長輩及耆老，竟然沒有人聽說過這個名稱，大家都以為是山青（山地青年編組），山青是早期戒嚴時期山區動員的一種團體（由警察機關發證列管），滿18-40歲山地青年必須到派出所參加編組，隨時接受派出所動員點召跟山區冬防任務，比較常見的是每當山難發生時，總是會看見山青協助救難的身影。

「山防隊怎麼來的？它的任務又是什麼？」

根據判決書裡事實指控，「1954年7月邱匪致明為其岳父即已槍決叛亂犯高澤照（大溪警察局巡官）復仇，組織成立山防隊，企圖號召山地同胞，于共匪攻台時，響應共匪，建立共產黨國家……9月邱匪致明召集成員（台中師範學校同學）聚會，並分派每個人負責地區，K`Yosyo負責高義地區，李義平並建議邱匪致明組織由後山往前山發展，邱匪致明同意。

以上就是判決書認定山防隊成立的原因，由邱致明提議並吸收台中師範學校同學，名義上是為了其伏法的岳父報仇，實際則是靜待共產黨指示，進行武裝攻擊派出所行動，基本上，山防隊是由一群老師領導的叛亂組織。

據Mama Kazi說法，1954年7月參加聚會的主要都是台中師範學校同學，主要山區遼闊交通不便又無電話，他們都會利用開會聯絡彼此間感情，同學的聚會屬人之常情。

假設如判決書所指控的理由，他們需要發展其組織，那麼應該要密集聯絡才是，為何拖了13年都沒有動作？

依照判決書所列出時間來看，山防隊1954年7月成立，K`Yosyo在同年9月加入，1955年間他利用兩次高義國校國語文民教班授課機會宣揚理念，在成立13年後（中間有無聚會、活動，判決書均無載明），直到1968年遭保安處查獲，同案被告只有5個人，沒有查獲名冊、武器、彈藥等等（均由五人相互交叉指認口供）。

Mama Kazi推論似乎有理，試想這樣「靜止」的組織，以現在傳銷手法來看，豈不笑掉人家的大牙，判決書的指控過於牽強附會，以老師為首的山防隊，也不符合泰雅族部落的qutux phban（攻守同盟）協同作

戰模式。

所謂的qutux phban（攻守同盟）是各部落因為利害關係，與鄰近各社組成的聯合組織，主要針對敵社或異族而締結攻守同盟，這些攻守同盟於同時遭遇外族侵略時，進一步聯合組成較大的qutux llyung（一個流域的攻守同盟）。

早期居住在大嵙崁流域的泰雅族人，自稱為mkgogan群與msbtunux群，兩大氏群因為居在大嵙崁溪流域，而被統稱為大嵙崁族群，因為樟腦開發從清朝橫跨到日治時代常被侵略的對象，所以msbtunux與mkgogan各部落分別組成qutux phban（攻守同盟）。

引用國科會計畫《泰雅族大嵙崁群歷史事件調查》報告qutux phban（攻守同盟），清朝時期就曾發生七次，日治時期發生兩次。

中法戰爭結束，劉銘傳出任臺灣建省後第一任巡撫，反而將火力集中在「內山」原住民剷滅上。標榜防務、軍政、清賦、撫番的巡撫劉銘傳，因急需籌設洋務海防所需，出產樟腦最多的大嵙崁地區，成為漢人與泰雅族發生衝突之地。

1886年~1892年之間（光緒12年到18年），大嵙崁溪流域烽火連年，msbtunux、mkgogan群則進行串聯，奮勇抵抗擁有大砲、火槍等科技武器的清朝正規軍隊。

依據〈劉銘傳，勦撫滋事生番現經歸化摺〉《劉壯肅公奏議》記載，發生於泰雅族大嵙崁地區msbtunux、mkgogan群的大型戰鬥就有七場，顯見清朝時期泰雅族人之強悍性格。

1、竹頭角、馬里闊丸之戰（1886年2月，光緒12年）

臣查鹹菜甕、大料坎離城六、七十里，三角湧離城三十五里，距城皆邇。烏可任其殺掠，以苦以民？自應剿撫，以安民命。為大料坎一帶，久號悍強，屢次招撫，皆不聽命。該處紳士武舉黃希文與福建典史陳謙稟請，願自備糧餉，各率土勇數十人前為嚮導。

根據文獻記載：大料坎地區泰雅人強悍，且不願聽從清朝招撫，清朝為了保護進墾大料坎區域的漢民，由土紳武舉人黃希文、福建典史陳謙願自備軍糧，率土勇探路。

2、takasan 之戰（1886年3月~6月）

三角湧並屈尺等各局紳先後稟報，三角湧附近之紫微坑，於本月中旬，不知何處泰雅人殺害六人；屈尺馬來境內亦殺害兩人。查歸化泰雅人馬來、瓦丹、帶麼等稱：紫微坑所殺六人，係竹家山社泰雅人所為，屈尺兩人係加九岸社人所為，並能指出名字，墾兵剿撫且願為鄉導，免其再來伺殺。

3、比亞外之戰（1886年9月~11月30日）

1886年9月（光緒12年8月），林維源稟報正在中部進攻泰雅族的劉銘傳說：八月間 piyaway 社於連殺隘勇 21 人。10月12日劉銘傳令吳宏洛、朱煥明先帶隘勇回防後，嚴選精銳清兵並萬國本一營人馬於10月15日返回大料坎，與林維源討論進攻 piyaway 諸社之事，後派唐仁元進攻義興社（gihin），而後唐仁元在 gihin 戰死。

4、大豹社之戰（1887年8月~10月）

劉銘傳上奏〈中北兩路泰雅人茲事派兵剿復摺〉光緒十三年十一

月初一記載：

本年五、六月間，臺灣內外山疫癘大作，守隘勇丁避疫山外，泰雅社披疫尤重，其俗殺人禳災……北路土勇鄭有勤稟報：大嵙崁、鹹菜甕、三角湧泰雅人橫出殺人……

5、雪霧鬧之戰（1888 年 5 月~6 月）

樹木繞、食納泰雅諸社，仍屢出劫殺，經統帶臺北督司鄭有勤督率隘勇、歸化之泰雅人分道剿辦，並牒請宜蘭防軍扼林望眠社以為聲援，復飭營官劉朝代簡選精兵攻入樹木繞社開砲轟擊……

6、mkgogan 群聯合之戰（1889 年 9 月~1890 年 1 月）

1889 年（光緒15年）九月初一，mkgogan 群與宜蘭方面泰雅人伏擊統帶宜蘭防勇副將劉朝帶一行約 200 多人死傷慘重。劉銘傳早於同年初上摺於清廷說：全臺泰雅人均已歸化。此伏擊的事件發生，對於上任巡撫五年的劉銘傳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清廷開始懷疑劉銘傳撫番的成效，並下令清查伏擊的泰雅社名。

7、大嵙崁隘勇線之戰（1891 年 9 月~1892 年 4 月）

據原大豹社人林昭明口述歷史：在大嵙崁有個地名叫 masu（泰雅語田螺之意）地方的人，獵了約二、三十個清兵的頭，所以劉銘傳又派兵報仇，可是清朝又被打敗。這事件以後，經清朝公佈凡是殺了 masu 社人予以獎賞。於是泰雅族又憤怒攻擊隘勇線，林朝棟率棟字軍來攻打，可是一半士兵都戰死了，從此清朝放棄了用武力攻打大嵙崁的政策。

8、大豹社攻防之戰（1906 年）

據「理蕃」當局的說詞，大豹群取得生活必需品交易許可，就馬上翻臉企圖乘築線工程尚未完工之際襲擊，逼迫日方撤退。因此為徹底搗毀大頭目Watan・Syat的大豹大社，由桃園、深坑兩廳各自組成的隘勇前進隊同步進攻大豹社域。

大豹群在此抗戰中雖獲鄰近泰雅族攻守同盟的協助，但長期陷入對峙局面，進入缺糧缺彈藥的窘境，最後被迫放棄故土而撤退到東眼山的佳志、優霞雲、志繼等部落內。從此大豹社從地圖與族群系譜上完全消失，而溶解成「大科崁前山群」者。

9、枕頭山事件（1907 年 3 月~1907 年 5 月）

從「理蕃誌稿」中得知，1907年日軍警為「擴張插天山方面之隘勇線」，分由深坑廳的李茂岸（福山）、桃園廳的阿姆坪各派兵東西合進，向插天山方面前進。路經枕頭山時，遭遇大科崁前山群及大豹群泰雅族攻守同盟激烈抵抗，日軍兩隊被困於枕頭山下，雙方挖戰壕相戰，日軍之槍炮無法產生作用，以手榴彈攻擊亦不見效果，激戰40餘日，日警為攻下枕頭山高地，陣亡117人，在進攻角板山社時17名警員被戮，總共動員軍警隘勇等2000餘人。

中研院出版《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描述泰雅族是信仰Gaga的父系社會，也就是命運共同體的社群組合，Gaga被定義為：血族、祭祀、地緣、共食等功能，也就是必須依循祖先所定的制度規範，然後會依不同的任務變成功能性的群體，所以在Gaga的精神下qutux phban「攻守同盟」一直是泰雅族抵抗外侮的作戰模式。

1968年「山防隊」案，以K`Yosyo為首的五人游擊隊。

1949年國民政府接收山區後，持續進行大規模山地清鄉行動，在當時肅殺的背景下，山防隊的成立動機不無可能，極有可能是邱致明與K`Yosyo等知識青年（台中師範學校同學）討論的一個方向，但該組織有雛型後，卻沒有真正運作，也沒有積極吸收新的成員，更沒有組織章程（委員、書記），只有從1954年成立到1968年，被桃園縣警察局保安處查獲的五個人（按判決書最初在邱致明家中聚會，被吸收的台中師範同學）。

同案五人中，K`Yosyo因山防隊案被判刑最重12年。

以一個山地游擊隊的基本要件，首要就是要發展組織的架構，再者就是人員、武器、彈藥的供應，顯然當時K`Yosyo等泰雅知識青年談論的山防隊恐怕只是海市蜃樓，13年的時間都停留在策畫階段。

Mama Kazi說：指控我父親是山防隊的隊長，說實在有些無奈，以我父親的個性，叫他拿槍有辦法嗎？

本人認同Mama Kazi的說法，基本上，威權時期老師角色通常只是殖民統治者執行教化的傀儡，日本皇民化國語運動如此，國民黨推行的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也是如此。

以當年惡劣的時空背景，以一個教員在部落的地位，要串聯山區部落起義不是不可能，但事關各部落族群生死存亡的焦土作戰，沒有族老帶領qutux phban攻守同盟的機制，一群國校教員要整合各部落作戰的人員、武器，所處的地方很容易就被情治機關爪牙檢舉。

至於「企圖號召山地同胞，于共匪攻台時，響應共匪，建立共產黨國家」，個人認為是軍檢官莫須有的指控，教員每年都有嚴密的忠誠考核，又有專門監控言行的人二室，怎麼會容許一個叛亂組織的山防隊長期潛伏在學校裡，還利用學校辦的各種集會活動「胡言亂語」為匪宣

傳，所以判決書中所指控的恐怕不實。

最有可能是K`Yosyo的山防隊概念，是延續1949年林昭明「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自救精神，希望以知識為後盾、以文筆為工具，向政府提出建設性的原住民政策方針，並在危難時能保衛族人。

K`Yosyo也在平反的陳述書裡，表白自己的心志：「山地知識分子因其皇民化運動面臨滅跡的山地語言與文化……與光復後經濟的崩潰……因此有此同鄉會關心的雜談。」

「雜談」，竟成了白色恐怖時期遭到判刑的理由，顯而易見，當時的軍事檢察官及軍法官在面對原住民議題時，根本就是漠視知識青年爭取自覺的主體性，扭曲他們維護泰雅族生存與文化的基本立場。

四、balay「真相」與Sbalay「和解」

K`Yosyo在陳述書沉痛寫下：「在調查機關調查時，本人遭受了精神、肉體上無盡的折磨，雙手被刑具夾傷而腫痛，灌水、電擊、毒打的恐怖一幕，就是硬要本人承認所指控的事。」

再閱讀林昭明回憶錄裡的片段：「每當回憶起在特務機關、軍法處和執行機關所受的，總是令我不勝感慨。……有些人站著被叫出去，由看守所人員抬著送回來；有時難挨，吃飯時則靠難友餵食；偵訊期間遭到灌水、電擊、毒打等種種刑求逼迫認罪。雖然，境遇結局比我悲慘的人更多，更值得同情，但是我不得不反問，學生時代關心自己族群的所作所為，有理由接受懲罰嗎？所有的痛苦難道是我應得的嗎？」

我閉上眼睛彷彿聽見那淒厲的聲音，從黑暗的轉角傳來，我甚至憤怒發抖地看著判決書上寫著：

「桃警局偵辦被告李義平、邱致智、曾金樟、葉榮光、高博道等叛亂案期間，並無刑求、誘導、疲勞審訊情事，業發查明，有該局（58）安仁（調）三字的0245號代電附卷可稽…被告李義平已坦承犯罪，其係出於自由意志，更資可信…自可採為論罪基礎。」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能讓一個人昧著良心寫出：「被告李義平已坦承犯罪，其係出於自由意志，更資可信…自可採為論罪基礎。」

司法成為獨裁者進行迫害人權的工具，更容不下原住民菁英自主思考族群未來，以尋求原住民自決的主張，殘酷的刑求逼供將他們冠上「叛亂」的枷鎖，成為戒嚴時代獨裁者與其共犯結構下的犧牲者。

Mama Kazi講述他國小畢業時，去軍事監獄探望父親的場景，他說：

「家裡收到父親可以會面的信，第一次去看父親，跟著媽媽走路從格偉蘭下山，我們前一天就住在大溪旅社。第二天一早，轉了好幾班車路上問了很多，走了很長一段路，才找到台北新店軍事監獄。」

我們在大門口的警衛室等了很久，下午，終於有一個人來帶，我們穿過像迷宮的重重鐵門，到一個被玻璃阻隔的房間。隔著玻璃我看見父親，他臉頰消瘦凹陷眼神憔悴，剛開始，媽媽一直看著身旁的獄卒（聽從指示），我靜靜站著看父親，我們被規定只能用國語（北京語）交談，媽媽不太會說國語，不小心講了幾句泰雅語，馬上遭到獄卒喝斥並掛斷電話。

對面的父親也被獄卒大聲斥罵，像小學生做錯事罰站，然後像木頭人走出會見室，我跟媽媽也被趕了出來，媽媽一路上都沒有說話…那時我只記得那個地方的人很兇…。」

我不忍打斷他的話，低頭看著手上的陳述書，身為泰雅族人的自

己，心中一股悲涼感油然而生。

回顧K`Yosyo老先生一生，承受了漫長的冤獄生涯，其間年老母親因傷心過度而離開了人間，K`Yosyo連見母親最後一面的機會都沒有，養家活口重責全落在妻子一人身上。

出獄後，叛亂犯的身分讓他受到長期的監控，人生猶如行屍走肉。晚年的他貧病交加，僅靠唯一的獨子Mama Kazi，在外從事建築工微薄的收入維持家計。

1998年立法院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公告可以正式受理補償申請事宜，老先生彷彿看見黑暗中的一線曙光。

他趕快找來兒子Kazi說：「我們快去申請。」

K`Yosyo在深切的盼望中，期待以「補償金」讓他尊嚴的安享晚年，老先生強忍著病痛，來回奔波於台北及深山部落間，急切地詢問申請的方式。他找來紙筆用口述方式催促兒子寫一封陳述書，把當年自己如何被不當取供及判決訴諸文字，他最後寫道：

「陳述人被捕後，從軍法處看守所到軍人監獄，不僅受到歧視的待遇，並強制勞動從事長時間洗衣工作，以致目前健康出現極差狀況，出獄後生活陷於極端的痛苦，人生無望、苟延殘喘。懇請依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從優給予應有的補償，以彌補過去所受冤情之萬一。」

是平反的曙光還是卑微的哀求？

1999年4月用顫抖的雙手簽下名字，一個月後老先生便溘然辭世，最終還是沒有等到「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審查申請」審認通過的通知。

2000年5月2日「戒嚴時期不當判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審查意見表」審認意見（第一屆第31次會議）通過原文如下：

本案擬予補償。主要理由為原審認定李君參加之「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證據資料，僅有被告自白與同案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且無具體證據認定「山防隊」之性質係屬叛亂組織，難認被告已達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階段，故本案難認確有實據，應予補償。

逝者已矣。族群議題工作者，牧師歐蜜·偉浪的祭悼文這麼寫道：

在山裡，忙碌了一整天後，拖曳著疲憊的身驅下山。途經北橫段格偉蘭部落，聽聞白色恐怖受害者Yosyo老前輩，於日前病危不幸過逝的消息，令我錯愕萬分。

帶著沉重的心情進入靈堂致意，隨後故老先生參子馴良兄將我拉到客廳，將厚重公文袋子（封面印著斗大的「總統府」三個字樣）拿出兩幅輓聯，眼前赫然發現副總統連先生「德範足式」一幅，中國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提「高風安仰」一幅。

泰雅語有一個單字叫Spiyang「失彼樣」原意為：矯揉造作、虛偽、故意等意。我跟馴良兄說，國民黨「失彼樣」的送來了兩幅輓聯（隱喻國民黨矯揉造作，失去彼時加害者殘暴的樣子）。

K`ama Yosyo——Sami ka laqi cinbahal na Tayal,musa sami klokah mqyanux!sitblaq m-hngaw qsahwiw na Yaba Utux Kayal。

（尊敬的Yosyo老先生，我們這一群泰雅族晚輩會繼續堅強地活著，您安息主懷吧。）

文末。

我打了一通電話給住在平鎮的Mama Kazi說：「Mama，我想把

K'yutas Yosyo的故事投出去可以嗎？」

他平靜的說：「Laqi wusa malay（孩子去做吧）。」

我關上電腦看著窗外的細雨，雨絲隱沒在黑幽幽的山谷裡，沒有一點點的聲響，腦海一直卻縈繞著吳叡人說的一句話：

「即使，當我們終於彷彿知道了幾個名字一些作為，即使，我們終於抓到了一點真相，我們知道太遲的正義，已經不再是正義。」



簡李永松

1972年出生於桃園復興鄉奎輝部落，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畢業，桃園市大興高中教師。

喜歡自然有機耕作與貼近族人的文字創作，作品曾發表於立報、印刻出版社、文學台灣雜誌社、山海文化雜誌社、台灣文學館。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從事多年田調及部落文字書寫，身為泰雅族人，畢生努力的方向是透過文字體現一種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族群新面貌，藉由閱讀族群深厚的人文內涵，去解構社會對原住民族刻板印象，展現大料坎流域一處新的文學地景。



郭于健／攝影

報導文學組・佳作

霄裡溪，不要再哭泣

◎林惠珍

2015年12月30日上午十時，華映、友達龍潭廠區舉行了盛大的汙水口封管儀式，在怪手開挖及行政院長、桃園市長、新竹縣長、副總統候選人、多位立委參選人的注目下，兩家科技大廠分別斥資十餘億，在眾多媒體面前將廢水排放管灌漿封管，風風光光宣告達成廢水全回收、零排放的目標，創下全國業界首例，紛擾十多年的霄裡溪光電廢水排放問題，看似終於獲得解決。但早在12月28日，新埔鎮鄉親們便默默在霄裡溪畔插滿「還我清淨霄裡溪」的旗幟，見證一路走來的恐懼、艱辛、無奈和始終如一的決心；12月29日，「地球公民基金會」與「還我清淨霄裡溪」自救會幹部在台北舉行記者會，牆上高掛「華映友達業未了 請復育你污染的霄裡溪」大幅布條，強調「合法不等於CSR（企業社會責任）」；封管儀式當天，新埔鎮的環保團體、自救會、在地居民在場外拉布條表達訴求，希望長期汙染造成對人和環境的傷害，應由廠商與政府負起賠償及補救的責任。

這一天，是工業廢水實質汙染的結束？還是面對問題的第一步？

「陳代表，我們發現華映靠近霄裡溪的排放口有汙水排出來，不但起泡沫還帶著刺鼻味，可不可以請你過來看一下！」

封管過後的1月2日下午四點，新埔鎮鎮民代表陳新源接到熱心人士急切的電話。原來是當地茶莊老闆夫妻，趁著下雨天，特地前去華映、友達の排放口查看，想要確認封管後是不是真的沒有廢水排放出來，發

現可疑的狀況便立刻通知陳新源。陳新源即刻到達現場後，雖然沒有發現先前描述所的情況，卻絲毫不敢大意；晚上八點，桃園市環保局人員、華映廠方代表及陳新源在現場確認被封掉的排水管已無滴水；3日上午十時，三方人士會同新竹縣環保局、縣議員高偉凱、巨埔里里長及茶莊老闆娘一行人再度到場了解關切。

結果雖然沒有發現異狀，也確認兩廠廢水並無排放，但噩夢真的結束了嗎？霄裡溪沿岸居民鬆了一口氣之餘仍然充滿懷疑。

一條清清小河之死

霄裡溪是一條名不經傳的小河。它是鳳山溪的支流，全長十六公里，上游源於桃園市龍潭區，中下游蜿蜒蜿蜒進入新竹縣新埔鎮。新埔鎮是我的故鄉，這是一個靜謐純樸的客家小鎮，鎮內丘陵多平地少，溪岸河階兩側的狹小沖積平原便聚居形成村落，刻苦勤奮的客家鄉親在此安身立命，「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是最佳的寫照，名符其實的好山好水好田庄。自桃園市平興國小退休的吳佳勳校長，出生於文風鼎盛的新埔鎮大茅埔吳家，他曾在《赤腳小羅漢》一書中描寫充滿野趣的霄裡溪畔童年，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就在波光粼粼的溪水中流淌，也曾在《圳水•漫入田園》一書中寫道：「我家後面有一條廣源記圳，它從一個叫埤頭窩的地方攔住霄裡溪水，像一條長龍似的在山腰間遊走，綿延六公里左右再跟霄裡溪匯合，大茅埔兩三百戶人家得到廣源記圳的恩賜，浸漬在霄裡溪的柔情裡。」兩百多年來，沿岸照東里、鹿鳴里、照門里、巨埔里、四座里的居民世代代取用霄裡溪水，仰賴乾淨的溪水灌溉沃土，好水出好米，是新埔鎮有名的良質米產區之一，甘甜美味的水梨和柑橘更是聲名遠播，鄉親們在此過著安居樂業、與世無爭的農

耕生活。

創校將近百年的新埔鎮照門國小是我的母校，校園裡高大筆直的椰子樹、滿樹火紅的鳳凰花、響亮高亢的夏蟬嘶鳴和潺潺輕流的霄裡溪水，是每個孩子童年生活中最鮮明的共同記憶。

山高水長，樸素吾鄉，四季物豐穰；

桃源境地，有我校堂，靈秀早名揚～

朝夕共學，喜歡相結，千秋同氣節；

霄裡溪聲，誦歌聯結，情優志壯烈～

當我輕輕哼著校歌，歌詞中描繪的景象便清清楚楚地浮現眼前。早年沒有橋，從照門要到對岸大茅埔三元宮普渡拜拜、看平安戲，只能一路踩著霄裡溪上的石頭過河，大夥兒蹦蹦跳跳涉水而過，每個人都練就了一身「蜻蜓點水」的好功夫，但偶爾也有失誤的時候，一不小心腳沒踩穩，就會整個人摔進溪裡，激起一陣震天嬉笑和漫天水花。就讀照門國中時期，年度的重頭大戲是在霄裡溪畔舉辦童軍炊事比賽，我們拿著鍋碗瓢盆，直接用溪水淘米、洗菜，就近在岸邊拾柴升火、炊飯炒菜，飽餐之後，精力旺盛如野馬的男生早已脫掉上衣，跳進溪裡潑水打仗玩個痛快了。

「阿爸他說孩時常來這霄裡溪戲水游泳，捉魚尋蛤；阿公他說從前從前這霄裡溪，是祖先於此安身的命水……」曾入圍金曲獎的歌手黃瑋傑，在一首叫做《命水》的客語歌中唱出霄裡溪的美麗風華。在沿岸居民的成長記憶中，霄裡溪的水是好到可以直接生飲的，早在民國87年，新竹縣政府也公告霄裡溪下游為新埔鎮自來水的取水口，是台灣罕見最優良的「甲級水體」。新埔鎮東面五個里一千八百多戶取地下水飲用，沿岸五、六百公頃的農地引溪水灌溉，匯入鳳山溪後，還有一千多公頃的農田仰賴這些水源。霄裡溪可以說是孕育三萬五千新埔人的母親之

河。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沿著霄裡溪畔的新龍路往龍潭方向行去，遠在三和國小前便可看到山頭上多出好幾棟建築物，居高臨下，虎視眈眈，像龐然巨獸高高矗立山頭。春耕夏耘田園依舊，日出日落生活如常，沒有人知道溪水就此悄悄改變，一連串揮之不去的噩夢接踵而來。

「我小時候，溪水非常清澈，不但有魚有蝦有螃蟹，還有溪哥和鱸鰻。」自照門國中退休的吳載堯老師，是我當年最敬佩的國文老師，吳家世代居住於霄裡溪畔的巨埔里，他回憶說：「起初，嗅到空氣中飄散的異味，我還以為是哪戶人家傾倒高麗菜腐爛發酵後產生的酸臭味呢！」

位於龍潭和新埔交界的悅茗茶莊，老闆娘林沂臻嫁到此地三十多年都抽地下水飲用，喜歡泡茶喝茶的她開始出現過敏現象，皮膚癢、眼睛癢、鼻子及喉嚨不舒服，看遍了醫生卻找不出病因。

溪水中陸續被發現生物死亡，死魚死蝦浮在溪邊，連福壽螺都看不到了；多位居民傳出身體不適，甚至罹患癌症；家中熱水器破洞，換新的不久又破；稻子長得特別高，可是都不結穗；原本隨著季節變化夏季豐盈冬季乾枯的水量，好像常態性的變多了……在沒有明確的科學舉證之前，這些居民間的閒言耳語都只被稱為個案，只是巧合，直到三和村佳和錦鯉園飼養的錦鯉集體暴斃，居民們這才驚覺事態嚴重。業主黃承紹兩代人引溪水養殖錦鯉，一夕之間，大大小小上萬尾錦鯉竟大量死亡，損失慘重，他不甘心血本無歸，沿著溪流而上展開調查竟發現華映排水口流出大量泡沫，他認為就是華映汙染了水源，當下拍照錄影存證，向環保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申請仲裁，因為證據確鑿打贏官司，最後裁決華映應賠償業主一百八十萬元，「錦鯉對於水質、水溫耐受性強，出現大量暴斃的機會不高，可見溪水有多毒！」自此，黃承紹只好

引用兩旁野溪上游的水，再也不敢用霄裡溪水了。飲用地下水的居民擔心水源遭受汙染，裝設自來水的居民也憂心忡忡，因為取水口就在霄裡溪的下游，明明甲級水體近在眼前，專程到龍潭南坑村取山泉水飲用的人卻越來越多，「最多的時候，一天有上百人來取水。」提供水源的阿婆因此做起賣飲料、咖啡等小生意。看著絡繹不絕的人潮排隊等待取水，熱鬧歸熱鬧，心情卻是五味雜陳。

溪裡少了魚蝦螃蟹，人們不敢再親近水邊，溪水依舊潺潺輕流，卻似低聲嗚咽哀泣，罪魁禍首就是坐落在龍潭的面板大廠華映和友達。

一畝荒謬的拖棚歹戲

連接桃園市龍潭區和新竹縣新埔鎮的龍新路（新竹縣轄內稱為新龍路）是我每週回家必經的一條路。車過龍潭市區，從凌雲國中旁右轉爬上一段蜿蜒如南蛇（錦蛇）般的陡坡，初春的銅鑼圈鎮日陰雨綿綿，整片山頭籠罩在氤氳的水氣薄霧中。

銅鑼圈台地附近全是海拔兩百至四百公尺的丘陵地，供水困難加上酸性土質，不利於其他農作物生長，自古便有：「有女不嫁銅鑼圈，挑水需要半晝天」的客家俗諺流傳，眼前所見的紅土地，就是環境極其惡劣、生活貧窮困頓的真實寫照，但客家人發揮刻苦耐勞的精神，利用此地溫暖多霧、雨水充沛的氣候特性種植茶樹，成為龍潭主要的產茶區。日治時期，年產量甚至占了全台茶葉產量的十分之一，民國71年，還曾榮獲全省機採優良包種茶冠軍，隔年，時任省主席的李登輝將此命名為龍泉茶，名噪一時。然而民國78年起，宏碁集團耗資千億推出了「安家計畫」，號稱為全台首座民間自主開發的生活園區，總面積高達一百七十二公頃，其中規劃了高級住宅區、高科技工業區、廠辦大樓、

研發辦公室、休閒活動會館及萬坪公園等設施，形成一座結合居住、工作、學習與休憩的多功能智慧園區，自此，宏碁的「渴望園區」便取代了種茶的「銅鑼圈」。儘管，2009年8月13日「宏碁渴望園區」已經走入歷史，更名為「龍潭渴望園區」並納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擴大招攬非宏碁集團的廠商進駐，但渴望園區幾乎已經跟科技大廠、科技新貴畫上等號，真正走入歷史的是茶園與茶農。

山坡地可以如此大面積的開發嗎？我真的很納悶。原本寬廣遼闊的翠綠茶園，變成一棟棟龐然大物的廠房，2000年5月中華映管龍潭廠、2002年12月友達光電龍潭渴望園區廠通過環評審查設廠，一舉創造上萬個就業機會，每年的營收高達數千億，替政府增加許多稅賦收入。自然環境的保護終究敵不過龐大的經濟利益，政府選擇站在廠商的那一方，茶園長出大怪獸正是這場悲劇的開始。

環評如何通過的？是我心中更大的疑惑。霄裡溪流域跨越桃園與新竹，友達、華映廠址卻設在上游的桃園，跨境環評範疇應該擴大，態度應該更為嚴謹才對，但行政單位習慣各行其是，沒有讓下游所屬的新竹縣政府與新埔鎮公所深入了解，而廠商所提供的資料中也沒有出現自來水公司的取水口，只作成了「未來若有取水口須改排」的決議，牽涉如此廣、面積如此大的廠區開發案，就這樣輕輕鬆鬆的通過環評。當時的桃園縣政府核發了放流廢水許可，兩家公司將每天約三萬噸的廢水排入霄裡溪，這些含有特殊重金屬的廢水，流進新埔鎮民的口，流進農田、菜園及果園，居民卻毫無所悉，等到察覺溪水改變已經為時太晚了。

擔憂高科技污染，居民只好自行進行陽春監測，聞到臭味就陳情，但向桃園縣環保局陳情三十多次卻苦無下文，就算派員前來監測，也未曾公布報告數據給居民知道。儘管2003年居民傳出飲用地下水身體不適時，就有媒體揭露水源遭受汙染，但最後都以查無實證不了了之；2006

年5月18日，新埔農民擔心良質米的銷售受到影響，帶著米到新竹縣政府陳情，要求農業局協助送驗，同年8月，新竹縣農田水利會發文給新埔鎮公所，指出源於霄裡溪的廣源記圳右岸白米檢測含汞量超標，更加深農民的疑慮和恐慌；另一方面，自來水公司從2004年起悄悄在行水區築起土堤，以地下涵管的方式截取未受污染的鳳山溪水源，如此大費周章的取水方式就是為了避免取到霄裡溪的水，但土堤僅高出水面五十公分，遇到颱風或洪水沖毀土堤時，鳳山溪和霄裡溪的水源便混在一起。在居民及環保團體強大的壓力下，環保署終於展開調查，抽驗沿岸水井竟發現十七種重金屬，其中還測出光電廢水才有的「鉬」和「銮」，戳破了長久以來「只有輕度污染，沒有驗出重金屬」的謊言。2008年3月新竹縣環保局發文新埔鎮公所，轉知霄裡溪附近民眾勿直接飲用自來水，更離譜的是，環保署並未要求友達、華映立即停止污染霄裡溪，反而以補助新竹縣政府的方式，委託民間水車提供每天二十噸飲用水，給沿溪的新埔四座、巨埔、五埔、照門、新北、鹿鳴等六里住戶，並免費幫二十四戶裝設自來水。

友達龍潭廠的展示櫃內，有環保署頒發的企業環保獎及各項獎座，兩家國際大廠的面板行銷世界，通過多項認證的肯定，對於民眾和環保團體的指控都極力喊冤。華映表示已經投入17億處理廢水，友達則強調當初設廠是通過環評，放流水清澈透明完全符合標準，每半年的監測數據也顯示，廢水排入霄裡溪，對整個生態並沒有很大的影響。但2008年5月25日，海洋大學魚類專家陳義雄教授，接受台灣動物社會研究社的請託，帶領研究生到霄裡溪進行魚類調查，在主流及支流設了12個採樣點，在華映排放點下面的三個樣站，都沒有發現魚，友達下方一個樣站也沒有魚，直到有野溪匯入的地方，才有魚蹤出現，事實證明華映、友達廢水對魚類生態有嚴重影響。陳義雄教授明確的表示，現行規範工

業廢水的放流水標準，對河川生態是不合格的，含有化學物質的工業廢水，對溪流生態都會有影響，至於影響程度如何？必須從廢水濃度、毒性、排放量以及河川的流量是否具有稀釋能力等眾多因素，才能做綜合評估。

兩廠的廢水仍持續排放，因為2009年11月以前環保署根本沒有放流水的重金屬排放標準，在「無法可管」的情形下，演變成中央部會、地方政府與科技大廠口徑一致，都說溪水沒有污染，水質監測結果皆「符合標準」，然而環保署卻為了「符合標準」的水，函送公文，要居民「不要再喝霄裡溪水」並運來一車又一車乾淨的飲用水。這段期間，關心地方環保的新埔鎮愛鄉協進會與城鄉新風貌協會都站出來，呼籲相關單位重視這個問題，但並未得到外界太多關注，直到媒體披露，光電廢水汙染問題才正式浮出檯面。「一開始就錯了！根本不應該同意讓光電業設在水源頭，而且還讓廢水排入霄裡溪！」新埔鎮愛鄉協會理事長陳金進氣憤的說，他不斷的奔走陳情表達抗議，透過公文往返請環保局前來察查，並向監察院及桃園地檢署提告，終於逼得環保署在2009年5月13日的環評會議上，做出「華映、友達兩公司廢水改排老街溪」的決議，決定將汙水放流口設置於「老街溪聖亭路橋」下游1.2公里處。

環評會議中，環保署長沈世宏表示，汙水改排老街溪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宜之計，廢水總要有河川可排，汙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選擇影響最小的方式進行排放。甲級水體霄裡溪不能排放，便改排至丙級水體標準較寬鬆的老街溪？兩公司未提積極改善廢、汙水計畫，更支支吾吾不願交代製程中用料的重金屬成分，只想把同樣的汙染從新竹縣的霄裡溪，改排到桃園境內的老街溪，政府不但不敢勒令科技公司關廠停工，反而處處護航為其背書，犧牲居民的用水安全，讓居民生活在遭受高科技污染的恐懼中，由此可見行政單位是多麼官僚與無

能。桃園縣政府、桃園環保局、桃園農田水利會、石門農田水利會及老街溪沿岸居民當然不同意改排，號稱沒有污染的廢水，就在經濟部、環保署和桃園縣政府之間踢過來踢過去，直到2010年4月，華映、友達兩廠向桃園縣政府五度申請改排均遭駁回，一切又回到原點。

錯久了，錯多了，就一路將錯就錯到底！十年的陳年舊案無法解決，新埔人已經忍無可忍。

一條漫長的抗爭路

「多說無益，行動就對了！」

多年來的協商抗議未能達成目標，改排老街溪的決議也沒有具體規劃和實際進度，華映、友達兩廠的廢水擺明要繼續排放霄裡溪，新埔居民看清廠商的敷衍態度和政府機關的互踢皮球，決定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對廠商和政府施壓，在高偉凱、陳英樓、林保祿三位議員的討論中得到共識，促使新埔鎮公所在2011年9月6日成立「還我清淨霄裡溪自救會」。

陳英樓、林保祿兩位是新埔鎮民代表，雖然支持組織自救會，但畢竟不熟悉「抗爭」的激烈方式，因此，自救會實際上的運作是以高偉凱為主。高偉凱2009年當選新竹縣議員，是勞動黨從事勞工服務、勞資爭議與勞工運動二十年來唯一的民意代表，以此身分在新埔鄉親之間取得基本發言權，而擔任高偉凱議員助理的陳新源才是真正負責所有行政作業、文書工作，以及各里長、鄉親、政治人物間溝通協調與聯繫整合的靈魂人物。陳新源是土生土長的新埔鎮照門里箭竹窩在地人，年近半百的他，只有當兵時短暫離開過新竹縣，因為深愛家鄉，平時一邊照顧父親留下來的雪梨園，一邊投入勞工運動，身兼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

心主委的他，毅然決然扛下「還我清淨霄裡溪自救會」總幹事的重責大任，「兩百多年來，霄裡溪沿岸居民都喝井水，這麼好的水質，幾年之內就被華映、友達破壞光光，從甲類水體變成中度汙染河川，對我們來說情何以堪！」陳新源的立場非常堅定：「阻止華映、友達廢水繼續汙染霄裡溪，是自救會唯一的訴求。」

從跨部會的經濟部、內政部、環保署，跨境的新竹縣、桃園縣政府，再到兩縣所屬的環保局以及牽涉的廠商，多年來，關於此案的公文一層層往上簽呈，經過官方冗長的說明回覆後，又一件件往下送，累積起來數量頗為壯觀，但往返之間曠日廢時，毫無結果，鎮公所、里辦公室收到回文也只能徒呼負負莫可奈何。對於政府來說，一切只要「合法」，自然無需採取後續的動作，其實廢水有多危險、居民有多痛苦，環保署並非不知情，只是缺乏魄力沒有積極作為，從事勞工運動的陳新源對這種狀況並不陌生，因此他認為「有組織的憤怒群眾」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甚至要「走到戶外，推盾牌、拉拒馬」才能得到相關單位的重視，長久以來的問題才有可能獲得解決。

2011年9月22日，還我清淨霄裡溪自救會及新埔鎮民千人北上環保署抗議，要求環保署依據2009年的決議將光電廢水改排老街溪，雖得到環保署長信誓旦旦的承諾，但一行人再赴行政院時，並沒有獲得任何具體保證，根據陳新源在「霄裡溪總結說明」中記錄，自2012年展開一連串更激烈的抗爭行動。

1月24日：大年初二，馬英九總統到新埔農會與客家界人士聚餐時，自救會當面遞交陳情書。因2011年10月12日友達の排放許可到期，桃園縣府竟依水污染防治法給予延長132天，此舉讓居民非常不滿。

2月20日：新竹縣副縣長率新埔鎮民拜會環保署；縣議員陳英樓、林保祿、高偉凱趁副總統吳敦義赴新竹縣議會時遞交陳情書，兵分兩

路表達嚴重抗議。因友達の「132天」排放日到期，環保署又給予延長「兩個月」的最後期限，桃園縣政府因此核准友達繼續排放霄裡溪。

4月13日：新竹縣長率自救會及各界代表赴監察院陳情。因霄裡溪下游有自來水取水口，環保署於3月15日去函要求桃園縣政府三月底前撤銷友達の排放許可，而經濟部3月13日的公文卻指出，因為自來水取水口要往上移，便取不到霄裡溪的水，所以霄裡溪「將不再作為飲用水水源」，既然如此，2009年環評會議的前提（「如果霄裡溪被規劃為飲用水」，則不得再排放霄裡溪，應改排至老街溪）的決議就消失了。環保署片面推翻3月15日的公文，火速於3月19、20日發文准許友達、華映繼續排放霄裡溪，桃園縣政府隨後也以最高效率發給華映五年排放許可。

9月1日：新埔義民廟祭典，副總統吳敦義前往致詞時，遭到縣議員高偉凱與自救會鄉親舉布條抗議。再次遞交陳情書給吳敦義副總統。

11月27日：還我清淨霄裡溪自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請田秋堇立委召開記者會，在媒體面前控訴，凸顯霄裡溪一案的嚴重性。

11月28日：自救會發動800人赴經濟部、環保署丟水球抗議。縣議員高偉凱因丟水球被警方移送，事後，台北地檢署以不起訴處分。

12月8日：國民黨新竹縣黨員代表大會在新豐鄉明新科技大學召開，自救會到現場直接向總統抗議。總統府公關室拿著環保署準備友達要全回收的資料與自救會代表對談。

「自己的家鄉自己救！活到七十幾歲，就算出錢出力，我也要為地方盡一份心力。」出生書香世家，一向溫文儒雅的吳載堯老師多次跟著自救會到監察院、經濟部和環保署抗議，吳老師無奈地說：「喊口號、丟水球、躺臥在馬路上，甚至架著梯子作勢拆環保署招牌，只是自救會

幹部表達訴求的必要之惡。」這些和我父母親年紀一樣大的鄉親，都是敦厚憨直的鄉下人，一輩子居住在霄裡溪畔，靠著腳踏實地勤奮的耕作，胼手胝足換取與世無爭的生活，從來沒想過有一天竟然要走上街頭才能捍衛霄裡溪的水源。

「這些毒水您敢喝嗎？毒水種出來的米您敢吃嗎？」「我們都不敢再說這些米是良質米了！」面對自救會代表理性的抗爭與感性的吶喊，監察院馬以工委員接受陳情並立案，調查結果認為廢水排放多年，危及沿岸農田灌溉，並影響自來水供應品質，桃園縣政府與經濟部水利署難辭督導不周之責，均有明顯的違失，於9月18日依照監察法第24條通過糾正案，儘管如此，被糾正的單位仍以冗長的公文強調自己沒有錯。「其實，對方（二廠、桃園縣政府、環保署、經濟部等等）總是在看新埔居民反抗的力量有多大。」無役不與的陳新源，總結多年來從事社會運動的心得，一語道出老百姓的憤怒與無奈。

時序邁入2013年。

2月8日：友達終於釋出善意，在環保署召開全回收的環評會議中，友達表示施工期約需24至36個月，但全回收故障時，將恢復排放霄裡溪，自救會不答應。

2月11日大年初二：高偉凱率勞動黨黨員赴義民廟向馬英九總統陳情，被警方團團圍住，自救會總幹事陳新源衝出重圍後被警方逮捕，扭送分局羈押做筆錄，事後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被新竹地院判罰3000元，陳新源不服抗告，經地院裁定警方執法過當，陳新源不罰。

3月20日：自救會開會決定，給予兩廠33個月全回收的施工期，以2015年12月31日為最後期限。

3月22日：環保署長沈世宏晚間7：30抵達新埔鎮，認同自救會提出的「33個月」期限很合理，表示會儘量爭取。

3月23日：馬總統到竹北和地方人士開會餐敘，自救會鄉親在餐廳外持續喊話施壓，希望能得到馬總統對全回收的承諾和保證。

3月27日：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兩廠會議，正式確認了自救會提出零排放的最後期限是2015年12月31日，也排除了將來全回收故障時將恢復排放霄裡溪這個方案。

4月2日：桃園縣政府以府環水字第1020701648號函檢送了3月27日「華映、友達『廢水全回收零排放』執行期程研商會議」的會議紀錄。

拿到支票，就等兌現。經過漫長的抗爭終於看見一線曙光，有了初步的成果，新埔居民沒有太多喜悅的心情，只能暫時「忍耐」，「還我清淨霄裡溪自救會」及該案的環保運動，也暫時進入「停火」階段。

「大家最怕在抗爭中與警察衝撞，這卻是激發我們決心的第一步動作，而被移送也是可以預見的必然代價，唯有如此，才會讓對方感覺我們是玩真的。」在馬總統執政的前六年，「還我清淨霄裡溪自救會」總幹事陳新源至少當面堵過他五次，還當場被帶上警車，他毫不畏懼的說：「任何法律文件、承諾，在官商體制下都有漏洞，我們將持續監督、監測，不管他們要不要兌現，反正到時候不封管，我就帶著鄉親們去封，要關我去關。」

2014年11月29日，開放民選後，第一次有無黨籍候選人當選台北市長，而被封為「霄裡溪戰將」的陳新源當選鎮民代表，對小小的新埔鎮來說，也是歷史性的一刻。

「大多數人，會以為我是為了選舉，但是不管當選前後，我所做的事都是一樣的，這個位置，只是讓我更有力量說服里民和鄉親，因為有民意當後盾，能和支援的環保團體分進合擊，緊盯華映、友達在2015年底前，完成廢水零排放的承諾。」進入體制，並不意味放棄街頭，陳新源的目標很簡單：維持自救會的組織功能，保持地方民眾對霄裡溪的關注。

我的父母親和附近的叔伯鄉親都是耕種人，皮膚黝黑的陳新源本身也是果農，我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順應環境，從大自然中學習到謙卑、謙卑、再謙卑的生活態度，對於老天恩賜的清霄裡溪永遠心存感恩，這樣代代相依的緊密情感，那些待在燈火通明無塵廠房裡的蒼白科技人哪裡會懂？

多數汙染產業都設於偏鄉，因為沉默弱勢的一群，注定會被欺壓犧牲。拿出決心就對了！這群扛著鋤頭、戴著斗笠的小蝦米，發揮硬頸、堅韌的客家本色，鐵了心要跟錯綜複雜的官商體制周旋到底。

一堂環境正義的課題

在臺灣，被工業廢水污染的河川不知凡幾，但能像霄裡溪一案這樣引起全國矚目，最終達成全回收、零排放目標的卻是首開先例。以南臺灣著名的後勁溪來說，全長13公里的後勁溪，是高雄地區1600多公頃農田的灌溉水源，1987年，後勁居民和學生團體因反對第五輕油裂解廠設立，曾發起一系列的「反五輕」環保抗爭，是社運和環保結合的重要範例，但因上游加工廠林立，歷年來汙染事件仍層出不窮。2013年10月1日，高雄市環保局查獲科技大廠日月光排放大量高濃度鎳強酸性廢水，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情節重大，再加上媒體披露民怨沸騰，高雄K7廠晶圓製程被迫勒令停工。同年11月1日，齊柏林導演拍攝的紀錄片《看見台灣》上映，片中拍攝到被廢水污染的後勁溪，那一片混濁的黃黑色河水讓人怵目驚心，引起一陣對河川保護的討論熱潮，沒想到相隔一個多月，12月13日環保局稽查人員又發現水質異常，最後在仁武區後庄巷查獲電鍍工廠連益工業公司，將未經處理含有重金屬鎳、鋅的強酸廢水排入後勁溪。

後勁溪廢水污染案一樁接著一樁，光連益工業從2011年以來被查獲的違規紀錄就有6次，而中油高雄煉油廠三年內暗排廢水被查獲55次，累計罰金1500多萬元也一再抗罰拒繳；至於鬧得沸沸揚揚的日月光污染案，面對高雄市政府的高額裁罰，日月光以不服裁處提出行政訴訟，歷時三年，至今連一塊錢都罰不到，雷聲大，雨點小，最後不了了之就像根本沒發生過一樣。就算證據確鑿被勒令停工，等風頭過了、議題冷了、焦點轉移了，悄悄借屍還魂重啟營運的狀況也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沒有人必須為後勁溪的污染負責。

臺灣美麗的河川溪流，只能在工業廢水污染下一步步走向死亡嗎？當法規趕不上高科技發展時，大自然和人們只能無語問蒼天默默承受嗎？面對不公不義的官僚和財團，除了生氣憤怒外，真的一籌莫展毫無對策嗎？霄裡溪沿岸居民用十六年的堅持，換來一個工業廢水零排放的里程碑，這個案例是臺灣環保運動的重大成就，同時也對高科技產業產業帶來重大的影響。「污染性企業在選址時，就要充分揭露、評估它對環境，甚至對人的影響，因為廠房的位置、排放的水，確實是高敏感度的。」新竹縣環保局長黃士漢認為：「環評不應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霄裡溪案對於企業與政府都是一種警惕。」

臺灣《環境影響評估法》上路至今22年，據環保署統計，前19年一共審查了821件開發案，有83%通過或有條件通過，撤案、退件或移至地方續審案件占10%，審查未通過比率僅僅7%，最大原因是，當政府端出重大經濟建設或民間重大投資大餅時，環評委員把關的功效便大打折扣。而臺灣發展高科技業已廿多年，產程中究竟用了什麼金屬原料、會造成什麼污染，政府和企業長期以來都避而不談，又環保署囿於經費及人力之限制，對於事後的監督、追蹤與監測成效不彰，種種因素不啻鼓勵廠商隨意做承諾，反正先通過環評再說，日後避重就輕、推託

擺爛，讓環評聊備一格失去意義，也讓生態環境付出慘痛的代價。為什麼原本應該成為環境永續支柱的環評制度卻變得有名無實離正義越來越遠？追根究柢，尊重環評委員的專業審查，回歸嚴謹的科學評估，忠實呈現環境的負載能力，政府應落實環評，嚴格把關，不讓企業、廠商抱著鑽漏洞的僥倖心態才是上上之策。

另一個警訊是：未知的化學物質有多少？法規真的追得上新科技造成的污染嗎？臺灣史上第一個受害者勝訴的工業污染案件，是轟動一時的美國無線電公司（R C A）案。當年認為是先進科技產品的化學洗劑，多年之後被確認是有害人體、污染土地的罪魁禍首，但要證明生病與污染物的相關性，尤其是多因性的癌症，總得拖上好幾十年的時間才會明顯浮現。中國的化學工業日益擴大，2016年4月，江蘇常州外語學校驚曝是「最毒學校」，有將近500名學生出現皮膚、呼吸道及血液方面疾病，有部分還證實罹患血癌、淋巴癌等惡疾，根據報導，新建校舍和三座化工廠污染後的「毒地」僅一路之隔，周邊的土壤和地下水遭受污染卻未經修復，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已經造成嚴重的威脅。湯姆斯河是美國紐澤西州濱海地區的一條小河，由於地處偏僻，當地居民多靠在林間狩獵、在海灣捕魚，過著與世隔絕的安定生活，但自從1950年代，染料化學工業進入湯姆斯河後，就改變了這條河與沿岸居民的命運。普立茲非文學類得獎作品《我們的河》，是作者費根花了七年時間追蹤湯姆斯河污染、以及當地癌症病童家長究責的漫長路途，河川污染帶來的痛苦與災難，讀起來讓人驚惶震撼。

土地和河川總是無聲無息承載著工業發展的惡果，但臺灣的環境相關法規都太簡陋、太粗糙、太過時，《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罰金低又難以證明直接受到傷害的程度，導致漏洞百出，財團不但可以抵死不認錯，還可以推卸責任逍遙法外，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也無

法產生嚇阻作用。矽谷毒物聯盟資深顧問泰德史密斯（Ted Smith）親自到霄裡溪沿岸觀察過後，就曾感嘆地說：「臺灣至今用十九世紀的法令在管廿一世紀的高科技廢水」。根據新竹縣環保局的資料顯示，自2010年起，霄裡溪已不符合甲類水體水質標準，水中導電度偏高及重金屬的威脅依然存在，在封管記者會上，曾是R C A女工的新埔鎮社區規畫師陳怡君忍不住吐露心聲：「當年我因為自己並未罹癌，所以沒有積極參與R C A的抗議，但離開R C A二十五年後，我得癌症了。我不是要嚇唬霄裡溪沿岸的居民，也不是要危言聳聽，只是想告訴大家，工業廢水不能再排放到任何一條溪流！」

「公司汙染環境，都是靠複雜的學問和技術，所以環境工作者和執法者，也需要有足夠的學問和技術才能反制。」南方朔在《我們的河》推薦序中直言寫道：「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面對污染的事實憤慨是無用的，只有強化知識和研究才足以和企業惡行抗衡，正因究責舉證困難，在法律上應該採取更務實的做法，重視「健康風險」的概念，直接探索汙染物導致生病或死亡的原因，與受害人接觸的相關事證，而不是等到健康出現問題才能認定，另外，應對高科技業製程中產生的未確定汙染物進行風險評估，而不是先做了，發現有問題再收拾善後。合法不等於無風險，霄裡溪讓我們看到高科技污染的問題，卻也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輕忽工業汙染，藐視科學數據，陳怡君以切身之痛的呼籲，希望政府和企業正視這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半導體及光電產業耗水量極大，廠商每日用水量從上千噸到數萬噸，以友達、華映為例，兩廠排放的廢水量在枯水期甚至比霄裡溪原本的水量還多，對溪流生態造成的影響更為直接而明顯。在33個月的施工期間，友達斥資11億元完成廢水全回收、零排放工程，透過廠內生物沉澱槽的過濾回收系統，經過兩次濃縮、減量，每天可回收1萬8千噸廢

水；華映則耗資12億元，將製程廢水以生物處理系統採用多段式RO過濾加以回收，再將廢棄濃縮水蒸發、乾燥，剩餘的混合鹽類結晶物再委外合法處理，蒸發的水則以冷凝的方式回收，估計每日用水量從2萬噸降低到5千噸自來水，每年可再生利用約750萬噸乾淨用水。由此可見，工業廢棄物處理技術日新月異，廢水全回收、零排放是絕對有能力可以做到的，端看廠商有沒有企業良心，願不願意投下資金去做，肯不肯為保護環境盡一份心力而已。沒有人有權利汙染河川，工業廢水本應是廠商該處理的，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任意排放廢水，嚴重犧牲居民賴以為生的溪水及土地是不負責任的作法，聲稱增加成本會讓企業失去競爭力更是無稽的推託之詞。2016年的世界水資源日主題訂為：「水與就業」，3月22日是聯合國訂定的世界水資源日，在全球電子業高度發展之際，科技廢水更應嚴加管制審慎處理。臺灣進入缺水年代，經濟部宣示未來工業用水朝向零成長發展，立法院也通過再生水發展條例，廢水回收與保護水資源已經刻不容緩，也是時勢所趨。

霄裡溪事件是國內最典型的河川污染事件，不可否認，友達、華映達成廢水零排放目標，對臺灣企業具有高度的指標意義，但政府和主流媒體在盛讚之餘，別忘了友達、華映並非在設廠之初自願去做，而是霄裡溪汙染案爆發了，經過居民十餘年不間斷的抗議，在無河可排、無路可退的困境中被「逼」出來的，企業因此找到一條永續經營的活路，為政府、環境、業者、居民創造一個多贏的局面，但竹科、中科、南科及臺灣其他地方的科學園區能比照辦理嗎？一定得等到真相隱瞞不住的時候再來解決問題嗎？環境成本內部化是天經地義的，零排放技術已經證明可行，未來應該擴展到其他科學園區與工業區，讓臺灣全面進入汙染零排放、社區無風險的時代，唯有這樣，霄裡溪事件才算是遲來的環境正義。

一條有魚有蝦的溪流

「若不是親眼目睹整個灌漿封管的過程，我還不相信他們真的做到零排放呢！」訪談中，吳老師連說了好幾次，語氣中的惶恐、擔憂表露無遺。

「就算確認了廢水零排放的最後期限是2015年12月31日，但長達33個月的全回收施工期間，自救會難道不怕兩廠耍賴、跳票、片面毀約嗎？」

「既然承諾了，就要相信他們。」面對我的質疑，陳新源握著拳頭堅定地說：「反正到時候，他們不封管，我就自己帶著鄉親去封！」

我明白了，真正撼動科技大廠，終結霄裡溪污染的，正是這股打死不屈的在地力量。

在臺灣，許多抗爭場合都需要外來的聲援，有些是關心環境保護的公益團體或個人，有些是民代、學者、學生或熱衷社會運動的分子，有些則是激進的職業抗議人士，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政大公共行政系杜文苓教授就是長期關注霄裡溪污染的專業人士，她的助理許靜娟曾在2008年籌組「霄裡溪工作隊」，成員包含公共行政、公衛、人類學、新聞背景及紀錄片工作者，在新埔鎮愛鄉協會理事長陳金進的鼎力協助下，工作隊在新埔駐紮了整個夏天，透過質、量化用水調查，追查當地居民在飲用七年光電廢水後的生活變化，為污染事件提供了重要的科學證據；另外，地球公民基金會協助在台北召開記者會，控訴污染的新聞登上各媒體版面，公視「我們的島」也製作專輯播出，終於引起社會大眾與政府單位的重視。儘管如此，媒體報導仍是一時的，外在聲援也不可能持續不斷，唯有團結在地居民一起監督才是長久之計。強大的情感後盾、雪亮的雙眼和堅定的決心，是「還我清淨霄裡溪自救會」能夠抗

爭成功的主要原因。

「我們不是反商，更不是暴民。」陳新源再三強調：「但封管只是第一步，並不代表事件已經落幕。」有人說臺灣人善良，有人說臺灣人健忘，放任財團賺走大把大把的鈔票，僅以美化的經濟數據掩蓋變黑變臭的河流，友達、華映排放廢水多年，長期汙染造成居民健康與環境的傷害至今仍未恢復，自救會要求兩廠復育霄裡溪的水源與土壤，為居民進行健康追蹤及全面申裝自來水，漫長的復育之路是下一個持續要努力與監督的目標。

我們要的不是官方的「公告標準」，也不是像冬山河那樣的人工綠化，我們想要霄裡溪回復生命力，留一條有魚、有蝦、可以安全戲水的清淨溪流給下一代——是「還我清淨霄裡溪自救會」的初衷與一貫堅持。

後記

每週經由龍潭返回新埔老家，越過友達、華映廠房盤據的山頭順坡而下，彎過新福隆製茶廠和水牛學堂後，我總是習慣性的放慢車速、放緩呼吸，放縱自己盡情徜徉在親切又熟悉的空氣裡。

在我心目中，沿著霄裡溪岸的龍新路是全世界最美的一段路，就算走過千遍也不會厭倦。你看，初春時節松葉園餐廳附近的流蘇花已飄落，巨埔休閒步道的黃金風鈴木剛凋謝，油桐花便迫不及待冒出头來，在遠遠近近的山坡綴上白雪簇簇；兩旁青翠的稻禾，在微風吹拂下閃閃發亮，行列整齊的火龍果園，以昂首的嫩綠新芽迎接和煦的陽光；史上最冷的寒冬已經過去，接連下了幾場雨後，天氣一天天溫暖起來，幾位上了年紀的鄉親在田間、菜園、果園忙著農事，臉上一派安定而淡然。

霄裡溪水聲淅瀝淅瀝，在恣意生長的蘆葦草叢間輕輕吟唱，一路和著三合國小、照東國小、照門國小的琅琅讀書、嬉鬧聲悠悠向前流淌。

封管過後的第一個春天，霄裡溪兩岸正以盎然的綠意展現旺盛生機，河堤邊整排洋紫荊、阿勃勒、水黃皮站衛兵似的守護著、監測著。我知道堅韌的母親河需要時間慢慢復原，衷心期盼：所有污染、抗爭的故事就此畫上句點，魚蝦蜆蟹能早日重回霄裡溪的懷抱。



林惠珍

所有的經歷都已是「曾經」。

目前狀態：從書房轉進廚房，料理台取代鍵盤，以手作烘焙呈現另一種感動。

得獎感言

寧靜純樸的小鎮，潺潺清澈的小溪，是我童年生活最美的回憶。
寫出霄裡溪的悲歌，希望能引起對河川遭受科技廢水汙染的重視，
為環境正義盡一分心力。

謹以此文獻給明年建校百年的照門國小，也感謝為捍衛家園、水源
付出努力的家鄉父老。



博瀚在《天天》的專欄以建築為出發，介紹桃園歷史。他的畫風親民，文字簡潔卻繞富深度，對待歷史建物的態度有超齡的成熟，是桃園古蹟保存重要的生力軍。（楊語芸／提供）

報導文學組・佳作

左手查閱史輯 右手復刻記憶 藍博瀚實踐古蹟存續的意義

◎楊語芸

他的腦中有兩張桃園地圖：桃園現在的街衢樣貌以及昔日的舊城風華。或者應該這樣說，他的腦中有一張桃園市街景的古今對照圖：中華路上的合作金庫現址，以前是武德殿；中正路上的麥當勞，過去是桃園街役場；而民權路上桃園市立圖書館桃園分館，則是公會堂的舊址。

乍看您或許會認為，這段文字描述的是某位爬梳古籍史料的學者，或是個緬懷過往歲時的耆老，很難相信有著這樣老靈魂的人年僅廿三歲，他是藍博瀚。

和博瀚相約在新民街上的「小間・日常」咖啡廳。從民權路轉進新民街，街道變窄了，柏油路面在這裡改鋪成花崗岩石板路。街上有許多時髦的小店，卻也不乏深具歷史感的老舖，韓國流行服飾店中傳出的流行音樂，搭配專炸油條的陳年老鍋油炸聲，聽來全無違和；年輕人愛窩著的咖啡廳旁，賣麥芽糖的柑仔店也有它的人客。短短兩百多公尺的百年老街，有過它的全盛時期，也曾黯然於時代變遷的遺棄，可喜的是，社會上求新求變的口號，不曾掩蓋住老街呼吸的韻律，它在求新和守舊的價值觀間相互尊重，努力尋求不衝突的美感，用自己的步調，走出自己的美麗。

這不禁讓我聯想到桃園升格前後一陣風起雲湧的古蹟、老厝搶救行

動，投身搶救行列的年輕人，他們也正用自己的方法，找回家鄉桃園的美麗。其中最讓人動容的，是高中時代就開始關心文化建物與城市歷史的藍博瀚。

博瀚是桃園人，家住桃園後站的社區，但國小、國中就讀的學校，是市區的桃園國小和青溪國中，因此早晚通勤就是跨過鐵道的城市冒險。從家裡到學校有十幾種不同的走法，穿梭在街道巷弄，讓他深深為社區角落的老房子著迷。他還記得以前的桃園農工宿舍，日式的木屋總帶給他溫潤純樸的美感，像極了他常去觀光的日本，有那種歲月靜好的生活氛圍；還有東門停車場旁的宿舍，水溝底可以看見無憂的小魚和蝌蚪。隨著季節的更迭，蝌蚪會變態成為青蛙，在黃昏的樹下鳴叫，像是為博瀚合唱一首放學後的晚安曲。

只是隨著季節的更迭，老木屋也會變態成為水泥磚房，水溝被填平，青蛙沒有舞臺，博瀚悵然若失。「為什麼要拆掉那麼珍貴的建築呢？」猶記當時年紀小，博瀚的疑問，沒有人可以回答。

「每次動筆，我都覺得像是在幫老房子畫遺照一樣。」

真正開始用行動表達關注，是高中三年級學測前夕。博瀚還清楚記得那天的震撼，他一時興起邀同學一起登上補習班的頂樓看風景，沒想到腳下民族陸橋旁的鐵路宿舍正在拆除。他借了同學的單眼相機，立刻奔赴拆除現場，拍下宿舍最後的身影。當時有位工人以為博瀚是鐵道迷，還跟他說那屋子破爛至此，拆了也沒什麼可惜。博瀚當下有無限的感歎，桃園有兩百萬人口，但古蹟拆除時居然沒有任何人到場聲援、或是記錄下它最後的身影，「桃園即將升格，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文化是

否也該有更成熟的處理方式呢？」博瀚憤憤地囁囁著。同時他也想到，當天是機緣巧合，讓他得以用相機送老宿舍一程，但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這城市會不會有更多的建築無聲無息地沒入歷史的塵煙？如果再沒有人留下紀錄，那些伴隨他長大的屋宇宅邸，就會消失在桃園的地圖上，不留痕跡。

於是博瀚除了開始用相機記錄這個城市外，還發揮了他另一項天份：插畫。博瀚說他從小就喜歡畫畫，國中本來想唸美術班，但對課程中包含大量的基礎訓練感到不耐。他認為美術作品應該具備創作者想要表達的理念，純粹表現技巧的作品很難讓他心儀。他擅長以具像的方式描繪周遭的日常，而這專長剛好與他對歷史建物的喜好相結合，讓他在搶救古蹟的行列中，有了獨樹一幟的武器。

博瀚復刻歷史建物的插畫，有一種質樸的手感，他對繪製對象的真心誠意，毫不保留地展現在畫作裡。這幾年一路創作的明信片、手繪地圖和其他文創品，都不改這樣的特色。博瀚在許多販售場合利用這些作品和旁人溝通保存歷史的重要性，慢慢打響自己的名氣。也因為他的投入，在朋友的引薦下，得以在桃園在地刊物《夭夭》季刊上有固定的專欄，展現長才。《夭夭》的總編輯陳夏民觀察到，博瀚的史料收集做得很紮實、詳盡。他記得有一期的主題是「制服」，博瀚交出的作品顯然就爬梳過許多史料，連細節都十分完善。雖然說那樣的調查並不難，但不需要做到那麼精細，也可以交差，這就更能看出博瀚凡事力求完美的個性。

畫如其人，博瀚也是不懂取巧的老實模樣。網路上有人暱稱他為「桃園文資小王子」，但他長得帥氣，卻沒有王子的嬌貴氣。雖然他這年齡不該滿頭半白的髮絲，但頰間淡青的鬍渣，讓他近看時還是滿臉稚

氣。然而這樣年輕的孩子，卻老愛鑽進舊物料中，為老建築拼湊出光榮的履歷。他憂心老建物的傾圮、崩塌、壞去，擔心下一代再也看不到他眼下的珍寶，就像他兒時就被拆毀的老屋一樣，歷史不可逆。於是他一面搶救這些老屋，一面畫下它們的身影。只是社會氛圍容不得他樂觀，他說，如果搶救不及，「我畫的就是它的遺照。」

「時間在嘉義停下了腳步，為什麼桃園不可以？」

用一種文青式的說法，博瀚有一具老靈魂。他從小就喜歡老東西，喜歡閱讀與老東西有關的書籍。他喜歡看書中的圖片，那種視覺的認識，總是給他很深刻的感受。因為喜歡火車，他也閱讀了一些鐵道知識家洪致文的作品，洪文中提到某些列車車種被替換、淘汰的手法十分粗糙，鐵路局拆除舊火車站的態度，好像那裡面完全沒有值得保留的回憶一樣。「當『追求新穎』成為時代的最高價值，被犧牲掉的一切，真的值得嗎？」帶著這樣的疑問，博瀚進入中正大學歷史系就讀。

博瀚說，歷史一直是他的強項，但他很早就體會到，如果沒有實際的對照物，歷史只是空心的架構。就讀歷史系後，他學習到文獻考古的能力，原來東西都在，只要有心，就可以透過研究找回歷史的紮實度，這樣的體認，自然與他長期對老建築的喜愛相契合。再加上他在嘉義的洪雅書店看到在地文史工作者手繪的嘉義文化地圖，也啟動他繪製桃園文化地圖的契機，用自己的創作更多元地關心家鄉桃園。

洪雅書店的店主余國信用「街道觀察家」來形容博瀚，他在博瀚帶領的講座和導覽活動中，看到年輕人紮實的歷史根基，以及將街道變成歷史教室的功力。與其說嘉義啟發了博瀚什麼，不如說余國信在年輕世

代博瀚身上，看到文化保存的時代契機。

除了洪雅書店的影響外，博瀚在嘉義還學習到了行動力。嘉義是一個都市開發步調相對緩慢的城市，因為經濟開發條件並不寬裕，反而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記憶。像是位在民雄的廣播文物館，廊柱上還可以看到當年美軍掃射時留下的彈孔；嘉義市區的車庫園區中不止有珍貴的蒸氣火車車體，連日本天皇赴臺時乘坐的貴賓車廂，都還保留著，彷彿時間太喜歡嘉義這塊土地，遂在這裡停下了腳步。

但同樣的七十年，桃園卻「大刀闊斧」，唯恐任何有歲數的元素，拖垮了桃園前進的腳步。嘉義也有都市更新的壓力，但在地有一股強悍的力量，一直在抵抗這樣的壓力。讓博瀚印象深刻的一句標語：「古蹟倒下，就是歷史死亡的開始」，就充分展現嘉義文史愛好者對古蹟的態度。他們甚至有居民自組文化建物保存協會，籌募三千萬元，打算買下臺灣第一棟有庭院的別墅型西醫院：朴子日新醫院，改建為醫療文化



在博瀚筆下，老桃園的前世今生都有動人的故事和迷人的丰姿。



雖然現況頗為殘破，博瀚仍從各種文史資料，研究警察局日式宿舍的原貌，手繪出它的立面及屋頂，為它留下美麗的紀錄。

（藍博瀚提供）

館。

浸潤在這樣的環境中，博瀚不再提出「為什麼桃園做不到」這樣的問題，他就是桃園人，只要他開始做，這個問題以後就不會有人再提問。

「我起碼要成為一個引子，引領他們不得不去關注那些事情。」

博瀚的具體作為，就是再度寫信到（當時的）桃園縣文化局局長信箱，詢問將中正路77巷的「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登錄為歷史建物的進度。早在博瀚考上大學的那一年暑假，他就曾經寫信給局長，闡述他對該宿舍群的想法。他在信中坦言，桃園缺少一座屬於自己的史蹟館和古蹟活化的空間，「宿舍群就是現成的素材」。他並且強調，幸福城市不止需要公園綠地，還要能讓居民「對自己的城市產生認同」。

文化局雖然很快回覆，表明將詢問該宿舍群的管理機關是否有意願登錄為歷史建物，然而詢問的結果如何？後來全無下文。博瀚在大一寒



左圖轉載自2014年10月28日《蘋果日報》電子報頁面（共三張，僅取第一張示意）；右圖取材自桃園市文化局網站頁面中唯一一張宿舍群的照片，文化局對於「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的態度，能不能「看圖說故事」找出端倪？

假返回桃園，發現六棟宿舍中有一棟被燒燬，其他宿舍的塌陷狀況也變得更嚴重，讓他心焦不已。於是他才再度寫信給文化局，強調古蹟活化「能夠促進觀光與經濟」，這也是各縣市目前處理古蹟的態度，希望桃園能夠跟進。

這一次，文化局不再打太極拳了。他們在2012年4月收到博瀚二度建言後，立刻詢問財產所屬單位桃園警察局的意願，在兩個局處的拉扯下，宿舍群在同年8月順利登錄為歷史建物，並編列六千萬的修繕經費，將該處改建為藝文沙龍與文化公園，預計2015年對外開放。

可惜的是，文化局原本希望「桃仔園藝文沙龍園區」除了成為桃園的文創基地外，還可以增加桃園市區的人文休憩空間，打造文化綠洲。然而，市府規劃為咖啡廳、故事館及文物陳列館的空間，經過兩度招標後，仍然沒有廠商願意進駐。博瀚認為，文化消費的態度需要時間養成，如果廠商擔心過高的租金無法回收成本，因而不敢進駐，讓沙龍又變成另一個蚊子館，文化局反倒應該站在推廣文化的立場，降低租金，讓有特色的商家能夠生存，也讓桃園人有親近這個園區的動機。畢竟文

化的工作需要長時間耕耘，市府在從事建設時，不能事事只想到回收與利益。

雖然因為封街整修、招標等待合作對象，現在無法拍攝宿舍群的全貌，但上網搜尋照片，還是能找到部分媒體趕在新聞發布當天拍下的珍貴照片，如下方左圖轉載的《蘋果日報》電子報頁面。相對來說，最有資格進出現場、記錄宿舍風貌的桃園市文化局，卻「惜圖如金」，只在網站「有形文化資產」列下，張貼一張完全沒有辨識度的照片（右圖）。這是否反映出官方對古蹟的態度，我不敢斷言。但我也著實無法理解，古蹟是市民共同的財產，文化局如此藏私，究竟有著什麼樣不得已的緣由？

按照博瀚的說法，他是「身在嘉鄉，心繫桃園」、「取經嘉義，回饋桃園」。在日式宿舍群的案例上建立了信心，也因為參與了嘉義的搶救行動，得知《文資法》規定個人就有提報古蹟的發動權，他在大一下學期首次以個人名義提報，希望「桃園大廟口派出所」可以登錄為歷史建築，其後通過古蹟活化的手法，變成親民的歷史空間。

在博瀚的觀點中，大廟口派出所之所以具有保存的價值，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景福宮（即當地人口中的「大廟」）是桃園聚落發展的中心，日人殖臺時為順應民情，以信仰中心為漢人居住區域的統治中心，全臺灣沒有幾個派出所會以附近的廟宇來命名。因此，這棟建築不僅見證了景福宮在桃園的重要性，同時也提供了足夠的線索，讓後人解讀桃園地區都市發展的邏輯。

另外，大廟口派出所也是桃園唯一一棟未被拆除的舊派出所，它在1927年興建時蓋了兩個樓層，規劃了兩個使用目的：一樓是派出所，二樓是當時桃園市街保甲聯合事務所，老照片上還留有大門的兩個招牌，

十分具有時代意義。

博瀚是偶然發現這棟派出所的「遺跡」。他在《臺灣舊藏》（謝森展著）這本書中，看見一張日殖時代的照片，圖說為「桃園大廟口的警察派出所前，著白色服裝者為當時的日警」。這張照片讓他立刻聯想到景福宮旁的建物，經過比對，廟旁那不起眼的建築果然就是當時的派出所，只是建物經過整建，貼上了磁磚、裝了鐵窗，屋頂還覆蓋了鐵皮，才遮掩了它原來的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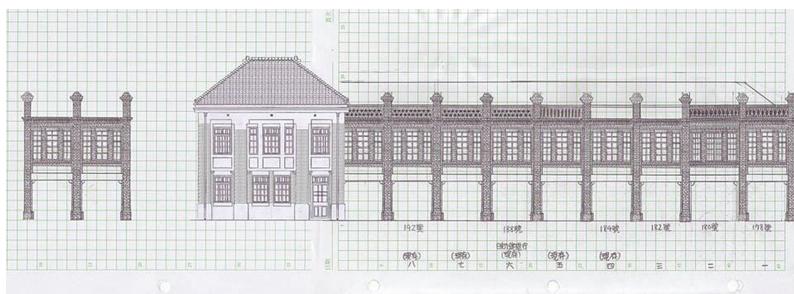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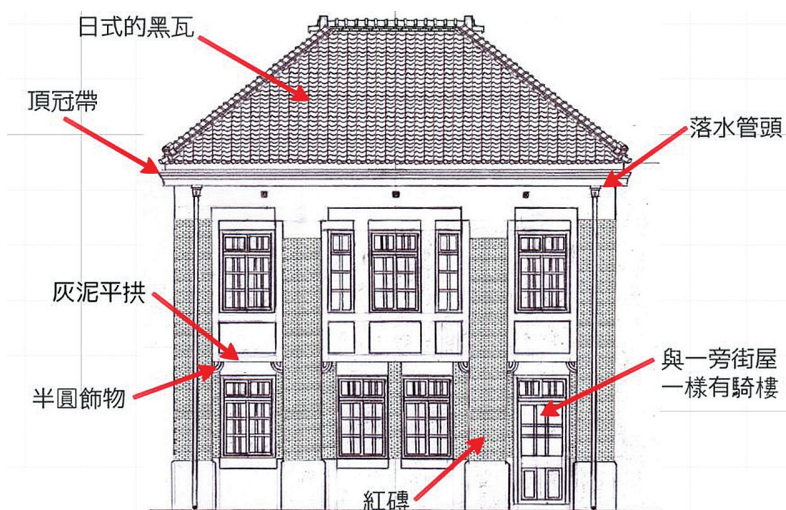
「實果！」博瀚的欣喜難以言喻，正如同你怎麼能要求挖掘到恐龍化石的考古團隊或是找到礦脈的淘金者用言語形容他們的喜悅？

隨後，像是大廟口派出所也急於被驗明正身、所以默默協助博瀚一樣，好多史料跟著出爐，包括《新竹大觀》（高木正信著）、《桃園縣第三級古蹟桃園景福宮調查研究》（李乾朗著）、《時光長廊：桃園市老照片集》（桃園市公所出版）、《看見老桃園：吳永順攝影專輯》（桃園市公所出版）等書籍中，皆有大廟口派出所的身影。

證據雖已確鑿，出擊仍需要周全的準備。博瀚像個偵探一樣，今昔對照、抽絲剝繭，用手繪方式，復刻出派出所的原貌，然後將所有資料、照片、圖片全都整理在提報檔案中，呈交（當時的）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同時，他還提出派出所活化後的願景，不論做為史蹟資料館或是警察故事館，它都具有不會變成蚊子館的本事。

這樣認真交出的提報表，卻被文化局文化資產科的一紙公文輕易駁回。文化局的資產審議委員（公文中未列名）認為該建築經過數度整修，外觀已改變，且現狀不佳，同時，所有權人也沒有被登錄的意願，因此會勘後「不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物」。

然而博瀚心中很清楚，這兩個理由均為托辭。派出所的磚牆被塗



博瀚繪製的大廟口派出所建築特色圖及周邊街屋示意圖。(藍博瀚提供)



一紙公文，三言兩語，桃園縣政府文化局資產審議委員主觀認定，大廟口派出所不應該登錄為歷史建物。

(圖片轉載自「陽明一街實驗工坊」臉書頁面)

上水泥、貼了磁磚，這對建物本體並不會造成損害，從屋旁未貼磁磚的柱子就可以看出它原始的樣貌。此外，由於原來的「寄棟造」（斜式屋頂）還在，屋頂木造衍架應該都還保存完整，只是需要將它復原而已。要知道臺北撫台街洋樓還曾經失火，但臺北市文化局依然將它整修成歷史建築，怎麼能夠以「現況不佳」做為拒絕登錄的理由？此外，大廟口派出所建物的所有權人，就是桃園警察局，文化局曾經從他們手中搶下日式宿舍群，為何這一次要順從他們「沒有意願登錄」的意願？

還好博瀚生性樂觀，一次提報不成，就等準備更齊全的資料再次提報，畢竟文化工作無法立竿見影，要扭轉世人的觀點，也不在一朝一夕。但只要提報了，就可以獲得關注，關注會凝聚出呵護的力量，待水到渠成之時，就可以抹除古蹟殘破的外貌，在桃園的地圖上開出一朵朵名為文化的燦爛繁花。

「我不是要擋人財路，而是要保留住大家的財富。」

前輩師長的鼓勵提攜、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支持，或許也是博瀚對文化古蹟和歷史建物始終不離不棄的動力。博瀚的第一次個展，在桃園「只是光影」咖啡廳舉辦。咖啡廳的老闆蔡奕勳是陽明高中美術班的畢業生，美術班的老師將博瀚介紹給他時，他對博瀚帶著觀望的態度。「那麼年輕的小孩，怎麼會喜歡那麼老的東西？」蔡奕勳不諱言，當初他真以為博瀚只會有三分鐘熱度，沒想到他會從高中一路堅持到研究所，對古蹟的熱情始終如一。

蔡奕勳將咖啡廳出借給博瀚舉辦「跟我一起桃嘉吧！」個展，結果大受好評。隔年暑假，博瀚再次舉辦個展，展出日殖時期桃園興建的十

餘棟官署機關建築立面復刻手稿，希望藉此喚醒桃園民眾對於文資保存的意識。他同時也徵集老照片，期待藉由更多桃園的文史資料出爐，慢慢補齊已經快要不復記憶的過去。

展覽期間，博瀚也在「只是光影」辦了講座，除了透過他自己的研究，介紹桃園街的古往今昔外，也分享了他在展覽期間徵集到的老照片。許多地方耆老參加了那場講座，兩代對話，讓年輕聽眾找回了對桃園的認同感，還有一位老先生主動提供許多文史資料，給了博瀚「吾道不孤」的肯定。參與的觀眾都反應，他們在那次的展覽中看到桃園歷史縱深的美麗，因為博瀚的分享，他們眼中的桃園變得不一樣了。

滿滿的迴響，就是對博瀚最大的鼓勵。

蔡奕勳說，博瀚是那種講到古蹟、歷史，就會眼睛發亮的小孩。他很誠懇，絕不藏私，總是會把事情做到最完美的地步，而且不畏挫折，態度堅毅。由於「只是光影」的客群以年輕人為主，在這個空間辦理老桃園的講座，格外具有教育意義。因為博瀚的熱情投入，其他年輕人容易感受到文資保存的重要性，那種感染力是自然產生的，影響比教科書更為深遠。同樣身為桃園子弟，蔡奕勳當然樂見這樣的發展。

「只是光影」是一間老房子改建的咖啡廳，賣咖啡和輕食是生存之道，存在的最大意義是為了偷渡書籍、社會議題和心儀的展覽品。蔡奕勳坦言，這樣的咖啡廳能夠存立，主要與桃園這幾年的文化氛圍有關。桃園升格前後，社會開始重視古蹟的保存，許多年輕人返鄉打拚，帶進了清新的觀念，略略洗濯過往一味求新求變的社會氛圍。在這一波改革中，年輕人用的是柔軟的力量，他們以藝文創作為武器，喚起桃園人知性的一面。當一個不斷往前衝刺的社會懂得停下腳步，以創意和時光淬煉的文化產生對話，回頭往往正是為了儲積向前的力量。



博瀚設攤期間，還不忘與夥伴討論共同的夢想。圖右為「桃園藝文陣線」理事長劉醇遠，他是另一位致力改造桃園文化環境的有為青年。

例如，成立於2014年，「桃園藝文陣線」就是一群經由網路聚集的藝文青年在桃園創立的NGO實體社團，成立前後積極串聯深耕桃園的文化團體、藝術夥伴、獨立書店和友善商店，透過加乘的效果，改變桃園的藝文環境，洗去文化沙漠的惡名。因為「同性相吸」，藝文陣線很快吸納博瀚為會員，他不只多次在陣線舉辦的活動中與其他藝文朋友分享他的創作、導覽桃園街今昔，還在第一屆「回桃看——藝起來七桃」藝術節設攤辦展，贏得「桃園文資小王子」的美名。

不過，「桃園藝文陣線」對博瀚在文化工作上最大的意義，應該是道東堂的搶救契機。當時，新竹湖口的藝術工作者唐春在臉書上發布道東堂的玉明邸即將被拆除的消息，資深媒體工作者、知名作家張典婉隨即轉發消息，引起「桃園藝文陣線」的注意。陣線的理事長劉醇遠立刻和博瀚連夜工作，趕在文化資產大會前提報，進行文化資產的審議。

道東堂是楊梅開墾大戶鄭大模派下的古厝，其中建於1912年的「雙堂屋」及1925年興建的「玉明邸」是八棟以「道東堂」為堂號的古厝中，最具知名度的兩棟。從時代的角度來看，「玉明邸」完整保存一堂

七橫屋，左四右三，而橫屋間的簷廊以磚砌圓拱柱列為拱廊，且利用高低層次的屋頂來表現屋宇配置的主從關係，既有客家文化意涵，又具有洋式清新風格，可以看出鄭家作為地方大佬的時尚與氣派。「雙堂屋」則是傳統的客家四合院，有燕尾翹脊，建築左右對稱，強調工藝手法，整棟建築全靠卡樁固定，不見一釘一鉤，是桃園現存客家古厝中保存最完善的一棟建築。

正因為被掛上「僅餘的」、「罕見的」封號，玉明邸將被拆除的消息才會快速引來藝文界人士的注意。由於博瀚是桃園藝文陣線唯一有提報歷史建物經驗的成員，這次提報道東堂的重責大任，就落在他的身上。只是因為準備時間緊迫，博瀚僅能就網路上的資料做初步整理，還因為搞不清楚狀況，誤以為要被拆除的是「雙堂屋」而非「玉明邸」，因此提報資料錯誤，被文化局要求修正後補件。

雖然發生了這樣的烏龍事件，但因為道東堂案引發了各界的關心，身為提報人的博瀚自然成為媒體焦點。他不僅接受許多平面媒體的採訪，還上了客家電視台「村民大會」節目，與許多擅長文資保存的老師討論道東堂的未來。另外，與「桃園鄉土學友會」頻繁地聯繫、與典婉老師等藝文人士深切地交換意見，都讓博瀚學習從更寬廣的視野看待《文資法》的相關問題。爾後，文化局就道東堂的存廢舉辦了兩次公聽會，他也得以觀察到政府、所有權人和地方人士的立場，要如何角力，才能獲致三贏。而針對文化局提出的三個解決方案：以地易地，協議價購、古蹟容積轉移，藉由瞭解它們的異同、分析各自的利弊，都讓一介書生藍博瀚走出知識的象牙塔，深刻明白古蹟保存其實是個充滿各種現實性的社會議題。

趕在前（2014）年8月2日建商拆除前，玉明邸在7月29日經文化會



在楊梅文化促進會於1995年出版的《回首楊梅壩——吳金森 吳金榮攝影集》中，可看到道東堂玉明邸早年的樣貌。一堂七橫屋及洋式迴廊的設計，在在顯示鄭家當時的氣派與時尚。



博瀚參加客家電視台「村民大會」節目，談及玉明邸列為暫定古蹟的諸多心得。

（圖片轉載自YouTube）

勘委員組成的「暫定古蹟處理小組」會勘，並於會勘後立即召開暫定古蹟小組審議會，逕列為暫定古蹟（桃園市政府2014年7月31日「府文資字第1030181793號」公告），玉明邸幾乎是在最後一分鐘逃過怪手的摧殘。後來經2015年1月30日文資字第1040026111號公告「暫定古蹟」時效延長一次（六個月）至2015年7月30日，文化局才在到期日的前一天，7月29日，以文號「府文資字第1040189953號」的公告，指定「楊梅道東堂玉明邸」為桃園市市定古蹟，為這場搶救行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玉明邸之所以有被拆除的危機，是因為鄭家子孫將土地出售給建商，計劃興建成連棟的透天房厝。這在都市更新的觀點下，似乎沒有什麼可議。因此在參與道東堂的搶救過程中，藍媽媽才會勸阻博瀚，「不要擋別人的財路」。然而博瀚認為，建物作為城市的主體，其實是大家共同的記憶，它或許在某些因緣下成為你的我的或他名下的財產，但這不代表你我就有權力對它為所欲為，我們不過是這些文化資產的「代管人」罷了。尤其在老屋宇如此珍貴的桃園地區，一定要找出既能保留老宅本體又能顧及所有權人利益的方式，才能讓後代子孫繼續持有美好的回憶。

「透過歷史深度與文化厚度，我們才能對自己居住的城市感到驕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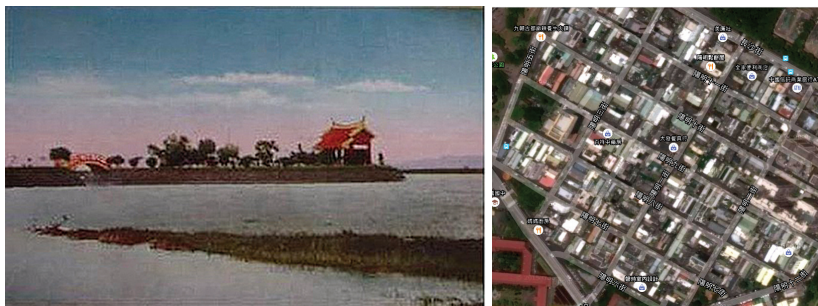
博瀚說，每回去臺北逛大稻埕、剝皮寮或到臺南遊賞安平古堡、孔廟老街，就覺得它們是富饒文化的城市；相對來說，他最怕人家問他：「桃園有什麼好玩的？」因為桃園除了虎頭山公園內的桃園神社之外，很難讓人認同是個有文化深度、或是有很多觀光景點的城市。「桃園到底有什麼特色？」關於這個問題，或許很多人想不出答案。但博瀚認為，只要大家都意識到這種缺乏危機，就可以用各自擅長的工具，貢獻給這個城市，讓它具備足以教居民抬頭挺胸的驕傲感。

而建築和歷史，就是博瀚可以著力的地方。老建築是大家能看見、能進入的空間，透過這樣的空間，現在和過去產生了連結。博瀚認為，在這種時間性的連結中，每個人都會產生對於屬地的「認同感」，大家愈認同這塊土地，就會愈在乎土地上發生的事，那麼過去那種「時間緊

迫、缺乏資源」的老屋搶救，就會慢慢絕跡於社會。

博瀚知道，臺灣的老建物有一個共同的瓶頸，就是我們已經不願意再住在這樣的房子裡了。不像日本還有許多人甘於犧牲現代化生活的便利，換取居住在木造老屋的美好步調，臺灣人已經拋棄了過去的文化，那段追求外觀一致、水泥建材的建築時代，讓我們無法回頭，居住在要擔心屋頂漏水、土牆灌風的屋子裡，只為欣賞老宅之美——這是臺灣的老宅難以保存的困境之一。

其次，桃園是個人口結構複雜的城市，它長期做為臺北的衛星城市，所有認同都是向臺北看齊。再加上它有許多新移民入住，這些新住民對這個城市的感情相對淡薄，遇上保存古蹟的情事，他們難免無感。然而博瀚認為，有歷史感的文化空間雖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如果生活空間缺少文化深度，怎麼樣也算不上幸福美好。就算住民再怎麼不認同桃園的歷史，但多一處歷史建物改建的藝文空間、休假日可以和親友一起散步的文化園區，總是會讓現代人忙碌的生活變得更有質感。每



在國家文化資料庫中可找到辨天池及豐滿社的舊照（左），對照陽明社區的現況（右，Google Earth街景圖），滄海桑田之歎不禁油然而生。豐滿社雖為日本神社，但建築頗有閩南風格，與其他神社極為不同。可惜這樣的建築特色沒能為它贏得無可取代的存在感，甚至連拆除當時都沒人感到惋惜。



透過導覽（左上）、講座（右上）、設攤（左下）及文創活動（右下），博瀚不斷將自己在文史研究上的心得傳遞給更年輕的朋友。唯有一代一代都認同文史資產保存的重要性，歷史建物被保留才會變得很理所當然。（左上及右下照片取材自藍博瀚臉書頁面）

當有人質問博瀚，「保護那些古蹟與我何干？」時，他都會持這樣的態度，希望說服更多人一同感受古蹟之美。

博瀚相信，只要挖得夠深，每塊土地都會有屬於它的故事出爐，即便那樣的故事中沒有現今住民自己祖先的足跡、沒有住民過去的記憶，但知道自己腳踩的土地上有著豐富的過去，既可以和朋友誇口、又可以為孩子添幾則床頭故事，怎麼想都是應該去努力的目標。

也因為這樣的信念，博瀚才將他的臉書粉絲頁面取名為「陽明一街實驗工坊」。陽明一街是博瀚家所在位置，乍看之下，這條一邊是連鎖便利商店、一邊是桃園市建國國中的街道，就像許多社區一樣，沒有

任何特色。但博瀚說，在桃園滿是埤塘的年代，陽明一街的現址未填土前，那裡其實是桃園最大的埤塘：辨天池。

辨天池是日殖時期桃園重要的休憩名勝，每年端午的龍舟競賽，都以此池為據點，從網路上尋獲的舊照片，似乎還能聽聞夾岸觀眾為選手們喊出的震天加油聲。池中的辨天島建有「豐滿社」，神社中合祭日本的弁才天及閩南人的觀音佛祖、五穀大帝，是日人殖民時與臺灣本土宗教信仰妥協的實例。

後來，國民黨政府為興建大園國際機場，必須安置大園鄉當時的居民。由於需搬遷的住戶甚多，預估需要的建地超過四萬坪，經桃園農田水利會首肯，將1-1號及2-25號兩塊埤塘填平，作為搬遷戶的建築用地，其中1-1號埤塘即為辨天池。池面在1978年填平時，辨天島上的建物也一併清除殆盡，此舉共整理出兩萬五千坪的建地面積，隨後興建了兩層樓住宅共562戶，這就是博瀚家的所在地：陽明社區。

博瀚認為，這樣的「城市考古」非常有趣，很像他從小就喜歡的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或《國家地理雜誌》中介紹的內容。他雖然具有歷史研究的背景，所以比一般人更懂得如何挖掘舊史料，然而只要有心，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陽明一街」。

「唯有理解過去，我們才懂得如何面對未來。」

在拯救古蹟的過程中，博瀚雖然有歷史系的背景，卻缺少建築學的知識，他常常得抱著生硬的建築工法資料，研究這棟古蹟是什麼風格？探問那棟建物屬於什麼年代？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他在大三時就跨市、跨校到臺南成功大學建築系去修習相關課程，除了建築概論、電腦

輔助繪圖等基本課程外，還接觸了臺灣、西洋及中國建築史，紮實了自己的史學背景。在建築科系的老師帶領下，實際去古蹟寫生，這樣的經驗完全不同於文史工作者的古蹟導覽，也讓博瀚受益良多。他不僅在大四就獲准修習研究所的課程，同時還透過推薦甄試方案，取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規劃組的入學資格，去秋成為碩士班新生。

廿二歲進研究所就讀時，博瀚已經立下了自己的研究目標，他要將清代桃園城形成、到日殖時期經過體制化的設計，一直到都市更新後今天桃園的市區樣貌，做時間縱軸的整理，同時橫切每個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背景，讓散佚在各處的史料歸檔，還原都市演變的邏輯。他打算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冊，加以出版，還桃園一段明明白白的建城史，以它的歷史厚度，為桃園未來的各種發展可能性，做出文化向度的背書。

至於藍媽媽頻繁詢問的問題：「搞這些歷史的東西，能有什麼出路？」博瀚自己倒是一點也不著急。他一路真心耕耘，樂於分享，勇於汲取不足，壯大自己的知識力量。他認為只要自己夠努力，就可以集結各種正面的資源，讓更多人知道古蹟保存是為了理解過去，唯有理解過去，我們才懂得如何面對未來。

至於博瀚的出路，當然就在那光燦奪目，令人無法直視的未來裡……

後記

「桃園街要覽」是博瀚很常在講座中分享的主題。在這個講題下，他跟聽眾分享桃園市街在歷史中的演變，為了強化聽眾的印象，他會對比歷史建物的照片，讓聽眾知道中正路、中華路上某些建物的現址，曾經有什麼榮光。

例如下面的兩組照片，就是博瀚引用的常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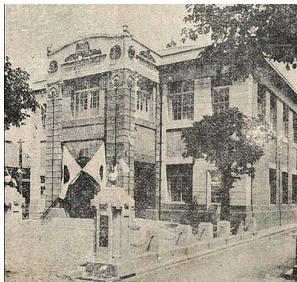
然而在沒有人解說的情況下，再怎麼心思敏捷、明察秋毫的聽眾，也很難從照片看出兩建物間具有前世今生的連結。如同博瀚所言，城市就像一本書，建物は記載歷史的書頁，當書籍被撕掉了幾頁，整本書難免就殘破不全。桃園要成為一本怎麼樣的書籍，這個世代的努力（或是放棄）似乎正是關鍵。

去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七十週年，我在著手另外一篇文章時，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料，意外成為博瀚這篇報導最好的對照版本。法國



左圖為新竹稅務出張所（取自桃園市公所出版之《時光長廊：桃園市老照片集》），舊址已興建為右圖中正路上的商業大樓。

（藍博瀚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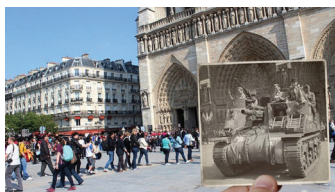


左圖為桃園街役場（取自桃園市公所出版之《時光長廊：桃園市老照片集》），舊址已興建為右圖中正路上速食餐廳所在的商業大樓。

（藍博瀚提供）



巴黎聖母院



巴黎／協和廣場



巴黎／米歇爾大道

導演Julien Knez手上有一系列二戰時納粹德國入侵巴黎的照片，他帶著這些照片回到歷史現場，發現許多建物幾乎和七十年前一模一樣。他在自己的推特（Twitter）頁面展示這些今古「吻合」的照片，讓世人驚訝於法國在保存古蹟上的努力。（以下照片取自<https://twitter.com/julienknez>）

這些年來，臺灣陸續發生歷史遺蹟被偷拆或被無名火燒燬的事件（如，新竹寡婦村、虎尾糖廠百年宿舍，連維基百科都有「臺灣文化資產火災列表」這個條目，著實令人汗顏），或是老屋所有人與文史工作者針對屋宇是否應該保留爆發衝突的新聞（如龍潭翁新統宅，或是今（2016）年六月才遭拆除的蘆洲培蘭居）。面對這樣的情事，以及「法國能，為什麼我們不能？」的提問，用作家吳明益的說法：「根本問題在於一般民眾對自己生活的空間場域消失毫無『恥』感之故。」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有年輕如博瀚這樣的學子投身文化古蹟和歷史建物保存的行列，著實值得大書特書。然而，這篇報導不是為了讓大家為博瀚拍拍手，放心地以為文化復興大業已經「所託有人」，而是以博瀚的作為提醒大家，從自己生活場域的歷史中追尋、保存世代集體的記憶，是一樁不囿限於智識、能力和時間的工程。安身立命的城市中，

沒有歷史存在的痕跡，是現代人應該覺得可恥的事。

進步的向度不該只有一維的價值。更新穎的科技、更便捷的交通、更舒適的生活，這些固然都是文明的指標，都需要時代的火車頭帶著我們飛奔去追尋，但是為火車加煤添柴的歷史厚度，才是我們腳踏土地時需要的著力點。進步固然需要瞻前的「動能」，但也少不了顧後的「位能」，新舊能量的完備，才可以在文化基底上建構傲人的現代感。

這就是藍博瀚努力實踐的古蹟存續的意義。

【附錄】藍博瀚繫年

1993/1：出生於桃園

2000/9～2006/6：桃園／桃園國小

2006/9～2009/6：桃園／青溪國中

2009/9～2011/6：桃園／國立陽明高中

2011/9～2015/6：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

2015/9至今：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班

2016/2：二度提報大廟口派出所為歷史建物。

2015/12：提報桃園水道，一個月後文化局即完成文資會勘。

2015/7：提報桃園鐵道倉庫及武陵橋。

道東堂玉明邸公告為桃園市市定古蹟。

2014/9：以「陽明一街實驗工坊」品牌參加桃園意象升格創意商品活動競賽，作品並獲入選。

2014/8：參與錄製客家電視台節目《村民大會》節目，以歷史建物登錄

的發起人與提報人身分，與與會來賓討論道東堂議題。

於「只是光影」咖啡廳舉辦〈桃園街要覽日治建物手稿展暨老照片徵集〉及桃園街記憶座談會。

2014/7：提報楊梅道東堂玉明邸為歷史建物，文化局立刻進行會勘，並將玉明邸列為暫定古蹟。

2013/7：受邀擔任桃園文創刊物《天天》的專欄作家，從建築切入，定期撰寫並繪製插圖，介紹桃園消逝的歷史，是藍博瀚定期分享桃園文史資訊的創作平台。因為進行改版，《天天》目前停刊中。

2012/9：於桃園新民街「只是光影」咖啡廳舉辦〈跟我一起桃嘉吧——藍博瀚攝影展〉，在桃園展出廿件在雲嘉地區拍攝的作品，以異鄉人的角度帶領看展人深入了解遠方的嘉義。

2012/7：參加東門市場反都更藝文活動，反對東門市場內的居民沒有拿到任何補償，卻必須搬遷。活動的目標在實踐土地正義，同時也希望具有五十餘年歷史的市場建物能被保存。

2012/6：首次以個人名義提報桃園大廟口派出所，文化局回覆不登錄為歷史建築。

2012/5：創立「陽明一街實驗工坊」臉書粉絲專頁，分享、推廣桃園文史，並介紹文創商品。工坊有四大核心目標：桃園文創商品、桃園老建物保護、桃園文史研究、桃園觀光推廣。

2012/4：因日式警察宿舍群發生大火，再度去信要求文化局速將桃園日式警察宿舍群登錄為歷史建築，加以保護。文化局於同年八月完成登錄。這是大一學生藍博瀚保存文化資產第一次成功的行動。

2011/7：建議將日式警察宿舍群列為歷史建築，並提供該建物未來活化的幾種經營方式。文化局給予正面的回應，該成果也滋長他保護桃園文化資產的決心。

2010/11：目睹民族陸橋旁的鐵路宿舍被無預警拆除，開始拍攝、繪製桃園老屋的紀錄。



楊語芸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放舟文河十餘載，曾於新聞、戲劇、出版等產業鬻字維生，現為文字工作者。著有《造反的演員》、《藍海青春後樂園》，並有譯作《死刑台前的告別》、《無辜者墳場》及《不說謊，我們活不下去！》等小說與非小說。其餘創作散見於各媒體。

得獎感言

謝謝博瀚對桃園文化資產所付出的心力，希望這篇報導能夠引起更多的共鳴，讓你的「營救」對象，愈來愈少；臺灣的文資保存，愈來愈好。



郭于健／攝影

報導文學組・佳作

流浪的歌聲

◎江冠明

第一次聽到歌，被它奇妙旋律吸引，不知道歌詞內容，也不知道誰的歌。那旋律似曾相識，彷彿來自遙遠異鄉，讓人感受山海間飄盪的旋律。記得高中參加虎嘯戰鬥營時，聽過「涼山情歌」，教唱女軍官說是山地歌。第二次聽見類似歌謠，大一寒假參加救國團東海岸健行隊，最後一夜落腳豐濱國小，晚上團康活動時，當地小女生唱情歌，委婉淒美旋律中，帶著流浪哀傷的歌詞。

那些旋律在心裡持續不斷擺盪，彷彿根生親切感，卻說不出的感動。那年經過台東，意外停下腳步，因為籌劃一場音樂會，輾轉發展成民歌調查計畫，展開一場讓生命困惑又驚奇的旅程，發現失落時代的台東歌聲。

佇立台東舊火車站旁唱片行，兩坪大桌面立櫃擺滿俗稱「山地歌」的CD卡帶，看見同一歌手一捆捆八、九捲不同卡帶，心想為何有這麼旺盛創作力。當時張惠妹剛出名，不過她唱台北流行歌，跟花東村落流傳的山地歌，是兩個不同世界。花東鄉間有菜販車穿梭，常常放著山地歌音樂到處跑，流動夜市擺攤也放音樂，甚至有專賣山地歌的攤販車。那天隨機挑選七、八十張CD卡帶，隔幾天又買四、五十卷，聽完後，發現彼此旋律有些段落類似，有些旋律套用日本演歌、台語歌、國語歌，如同余天台語歌翻唱日本演歌，除了翻唱歌謠外，還有些現代節奏山地歌歌謠。

初步田調中，發現不只調查市面山地歌CD卡帶，需要將田調時空拉開，探索山地歌謠史的文化結構，追蹤代表性的創作歌謠脈絡。一方面追尋一九五〇年代，傳說中東海岸賣藥歌手古拉雅，一方面跨越族群，追蹤卑南族、排灣族、阿美族部落的近代歌謠。春節過後，啟動田野調查，四處採訪錄音，整理資料到撰寫報告。時間很緊迫，必須加緊腳步，邊調查邊調整田野架構，集中放在創新民歌方向，縮短調查時間，以戰後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到一九九九年間，比較有代表性的創作歌謠。

追蹤山地歌脈絡史，出現幾條主要線索，一條過濾唱片行出版的CD卡帶，挑出比較獨特性歌曲，追蹤歌手歌曲。一條追蹤都會成名歌手歌曲，如「北原山貓」「動力火車」等樂團，尋找關鍵歌曲。一條是台東民歌餐廳傳唱的山地歌，一條是部落青年聚會哼唱的山地歌，還有一條是校園社團流行過的團康山地歌。

〈卑南情歌〉

「咕佳！咕佳！哪愛洋—凱啲恩

—索顛—農媽答咕—

海洋哪—依喔恩海洋哪—依喔

恩—海洋哪—依喔恩 海—啲

恩—依哪碼魯朱——海洋—哪

依喔恩海洋哪—依喔恩海洋哪

依喔恩海洋哪—」

（摘自張光明等合編，1983，《落山風》康輔手冊）

追蹤當年救國團團康歌推手張光明，在他那裡找到歌譜，發現是「國字注音記譜」的山地民謠，一九八三年收錄在張光明等編印的《落山風》康輔手冊。據張光明說，原先在卑南族部落青年傳唱，聽到後，發覺音樂旋律很好聽，請部落青年教唱，採集編成團康歌曲。當時原版歌謠以山地語言演唱，俗稱「山地歌」，歌詞如「海洋－哪－依喔呀」「－索顛－農媽答咕－」等虛詞，演唱者不知道如何解釋，唯一可辨識是「凱啲恩」是阿美語的「小姐」，其他語詞則語焉不詳。採譜者為保存民謠旋律的美感，以國字注音記譜模仿旋律語音，如天書的記譜方式，反而讓學唱者虛心體會旋律音感，不在乎歌詞意義，〈卑南情歌〉在大專青年社團活動流傳，成為校園山地歌。

後續調查中，確認「卑南情歌」曲式特色，來自阿美族傳統歌謠風格，也許掛上〈卑南情歌〉歌名，是卑南族村落採集關係。當它收編團康歌曲中，卻用國字拼音歌詞，沒有簡譜和五線譜。想像，張光明伙伴們討論記譜時，絞盡腦汁找出貼近語音的字詞，計算長短節拍用橫線來標示，用國字記譜寫下，最後刻鋼板複寫油印裝訂出刊教唱，他們心理一定非常快樂。他們創造山地歌謠史珍貴的一頁，《落山風》成為台灣音樂史重要文獻檔案。一首無譜無詞的部落傳唱歌謠，意外變成團康歌曲，輾轉流行大學社團，歌譜如如來神掌武林秘笈，國字記譜的歌本人手流傳，留下山地歌的傳奇故事。

「卑南情歌」部落流傳時，靠口耳傳唱，傳入救國團康歌，初期以國字記譜教唱，後期加入簡譜符號。從歌謠傳播過程，「卑南情歌」從阿美族→卑南族→團康歌→校園社會→民歌餐廳。從無譜無詞到曲譜傳唱發展，「國字注音」顯示原住民歌謠轉換成漢語歌謠，有「不可翻譯，不可替代，模糊曖昧」的邊界現象。記譜者採取「國字注音」來貼

近歌謠旋律原貌，留下只知音律不知詞義的想像空間，提昇異文化的想像美感。推敲卑南族部落傳唱阿美族歌曲，那時已經出現跨族群文化交流。也許山地歌傳唱，從部落青年相聚，抱著吉他彈彈唱唱，加上和弦指法，一首阿美族歌謠經過卑南族，轉換成漢詞歌譜中，輾轉在大專社團與民歌餐廳流傳。

2

循著《落山風》歌譜，追尋山地歌謠發展脈絡，台東救國團的團康歌教唱是關鍵推手。一九六八年，台東救國團成立知本野營隊，為帶動營隊的氣氛，開始採編流傳在台東卑南族、排灣族和阿美族等村落流傳的山地民歌。一九七三年，擅長童軍活動的張光明，加入野營隊幹部，他積極參與山地民謠編採工作。張光明回憶說：「希望營隊青年將歌回去，當作紀念品，早期〈心上人〉、〈嘉賓那魯灣〉是知本野營隊介紹出去，如果用母語來教唱的話，效果絕對不好，因為不曉得意思，倒不如用原住民歌譜寫上歌詞。」

救國團康輔活動，早期從童子軍團康活動取材，改編世界民謠、中國民謠、台灣民謠，最後結合山地民謠。知本野營隊自創歌唱帶動作的示範，創造救國團有名的「帶動唱」團康歌模式，風靡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大專青年。一九八三年，由張光明、劉淑蘭和王澤瑜，採編歌謠的康輔手冊《落山風》問世，不僅是救國團歌謠史的珍貴史料，同時記錄山地歌國語化的發展變遷。該書收錄二十四首山地民歌，有阿美族青年豐英志編採的〈青山情歌〉，還有作者不詳卻人人耳熟能詳的新民歌〈偶然〉、〈遭遇〉等等歌曲，傳說籌劃團康活動時，在地國中生自彈自唱，因此流傳開來。

在《落山風》國字記譜的山地歌謠，有呂泉生編〈霧社情歌〉、張明忠採譜的〈山歌〉與〈卑南情歌〉合計三首。另外〈高山不了情〉、〈山地是個好地方〉、〈台東山地情歌〉、〈山地賞月舞曲〉等四首，保留局部國字記譜如「那魯灣－依呀那魯灣」、「依呀哪呀－哦海洋」等詞彙，部分填寫歌詞，只註明台灣山地民謠未註明出處，採編者也無可考。全部填寫漢字歌詞的山地歌中，據說改編自日本童謠的〈山上的孩子〉，填上羅家倫寫詞的〈台灣好〉，趙錦水採譜填詞的〈月圓之夜〉。其他改編山地民謠，鮮明反映反共救國的救國團文化色彩，如歌名〈熱血青年〉、〈如在天堂〉之類，歌詞有如軍教歌詞。張光明陳述，該書登錄〈偶然〉、〈共勉歌〉、〈野營小唱〉、〈野營戰歌〉、〈我們都是一家人〉、〈歡迎歌〉、〈再見歌〉等等，都是山地歌改編。《落山風》的山地歌數目，約佔該書歌曲八分之一，可見山地歌在團康歌曲的熱門現象。

3

追蹤山地歌發展史，從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救國團省康輔團張慶山老師已經注意優美動聽的山地歌旋律，引介豐英志、郭子雄、徐昇明、豐月蓮等原住民青年擔任團康義工，將山地民謠帶進營隊，作為營火晚會娛興表演活動，後來這些青年積極參與山地歌謠的採集，並且出差全台各地教導各地團康活動，成為救國團山地歌謠的播種者。後期山地歌，開始填寫國語歌詞，展現山地歌旋律的魅力。資深救國團幹部楊永森回憶說：「原住民歌謠最大的吸引力是歌曲平順、好學、曲調優美，所以原住民歌曲在整個活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青年朋友對這些歌曲的接收能力，真的很強，現在朗朗上口的〈馬蘭情歌〉、〈卑南情歌〉、〈明月寄情〉……，幾乎都留傳下來，我們社團學生幾乎都會

唱。」

救國團山地歌特色偏向山村情歌風格，以浪漫情懷吸引大專青年，因此在校園社團廣為流傳。曾任救國團義工，參與歌謠編採的老師宋仙樟說：「早期沒有教我們傳統古老的歌謠，光復之後，政府對原住民歌謠文化不是很重視，民間傳唱歌謠原有阿美族、有卑南族，然後又加入日本歌。這樣的融合，既然沒有古老的基礎，很容易接受外來音樂，我的感覺是這樣，所以形成另外一種風格。」

宋仙樟採集的〈嘉蘭情歌〉的歌詞，充滿世外桃源與浪漫愛情，正如他所說正在「形成另外的一種風格」。〈嘉蘭情歌〉的歌詞出現：

「白雲蒼蒼走進了嘉蘭的小村莊
青山綠水好風光
村上多的是俏姑娘長髮披肩膀／
村上的姑娘打柴也把歌唱／歌聲傳遍山崗／
這一生叫我永難忘／永難忘／美麗的嘉蘭姑娘」

對照《落山風》採集的歌謠，如〈明月寄情〉歌詞：

「難忘的故鄉／我離開了你／
春去秋來又一年／難忘的台東縣／太麻里的姑娘／
個個長得像花一樣／溫柔又嬌豔……」

同樣在〈高山不了情〉的歌詞中也出現：

「姑娘的頭髮／披在那肩膀上／畫中的一模樣／

獨自的站在／高高的山上／欣賞那美麗的風光」。

這些歌謠鼓舞健康、活潑、樂觀、進取的青年文化價值，同時呼應一九七〇-八〇年代，男女分校制度下的青年情感，救國團活動成為男女交往的場合。溫鎮泉在《落山風》書序上寫：「每年寒暑假，大批的青年走上高山，走向海洋，以青年們俱有的朝氣、活力、開拓心靈的信心和希望……在深山、在海洋、在森林、在湖畔、無處不洋溢青年們的豪邁、熱情、活潑的歌聲與歡笑聲，《落山風康輔手冊》正是引發青年的歌聲與笑聲而編撰的。」

4

沿著濱海公路行駛，太平洋波光閃耀，路經太麻里、香蘭、金崙往南行駛，沿途許多村落沿著溪谷散佈，有些村落果園菜園散落在溪谷山丘上，排灣族人喜歡住在山谷間。數百年來，山谷裡傳唱著各種古調歌謠，從情歌、抒情歌、工作歌、豐收歌到祭歌等等，每個村落產生獨特的唱腔歌調，擁有自己的歌謠。

追溯山地民歌變遷，傳統山地民謠以口耳相傳，沒人知道真正作者是誰，傳唱者可自由變化長短音高低音，加上虛詞唱腔轉音變化，一首歌出現不同傳唱版本。部落社會裡，不強調作者概念，強調演唱者的歌喉魅力，除古調祭歌有禁忌，不能亂唱外，一般吟唱歌謠都可自由發揮，至今，卑南族排灣族布農族阿美族等古調，依然代代口耳相傳，沒有固定曲譜。在原住民村落裡，通常以編歌唱歌來形容歌唱者，而非以作曲家或作者來形容，他們擅長詮釋歌曲賦予美感風格。

後續追蹤訪談中，從卑南族到阿美族、排灣族傳唱故事中，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原住民部落已經出現國語山地歌謠。國語版〈心上人〉在一九六四年，在台東縣太麻里排灣族部落流傳，已經填上國語歌詞。〈嘉蘭情歌〉出現在台東縣時，已經改編國語歌詞。早在救國團之前，排灣族地區出現國語山地情歌，已經流傳多年。宋仙樟在嘉蘭村採錄〈嘉蘭情歌〉時，發現山地歌國語化現象，

宋仙樟說：「〈嘉蘭情歌〉是我記譜，從村莊一位在鄉公所服務的溫小姐聽來的，她也不是很清楚歌是從哪裡來的，村莊裡流行唱這首歌，我一直以為是村莊某個人作的，但是問都問不到。有詞又有曲，我想村莊很少人可以寫得出來，當時歌詞是國語，記完譜交給救國團收錄為團康歌曲。後來，我聽說，本來寫某村莊，然後把它借用過來，改了後面歌詞：『走進了嘉蘭的小村莊』，好像是把它套進來而已，大家傳唱時一直把它定位是嘉蘭村歌曲，事實上，我認為不是，是哪個山地村就不是很清楚。」

從宋仙樟採集嘉蘭情歌的時間點，標示山地國語歌時代來臨，山地歌謠填上國語歌詞趨勢越來越強。從政策面向，反映政府推行國語政策已經普及部落，原住民歌謠已經受漢化影響，顯示傳統歌謠處於消失的危機邊緣。推論出現「嘉蘭」、「涼山」、「卑南」等套用部落地名，反映團康歌曲命名帶有「浪漫異鄉風光」的意象，透露部落歌謠的歌名地名，出現彼此套用交流現象。山地歌詞中，出現「走進嘉蘭村」「我的家鄉住在那魯灣」，「我家住在太麻里隔壁」等地名，除顯現地域意識，也呈現時空界定的自我認同，從文化意識分析，這些歌謠預示本土文化認同趨勢。

從旋律美感解讀歌謠，〈卑南情歌〉的國字記譜，凸顯山地歌記譜編曲標準化的挑戰，團康幹部受過現代西方音樂訓練，具有視唱記譜能力，他們發現西式簡譜五線譜，無法精確記音記譜。《落山風》採編張光明：「原先我們所聽到的，都沒有譜，他們會唱但不會寫譜，記譜就沒有辦法。尤其原住民的譜不好採，就是拍子不固定，還有特殊捲音的地方，有時候用譜還寫不出來。」

張光明發現山地歌謠記譜問題，也注意到國字注音記譜的困難性，前者來自部落歌謠承襲傳統即興演唱文化，「拍子不固定」常隨著歌者改變拍子長度，「特殊捲音」指各族語的獨特轉音，加上高低音曲線式滑音，非西方五線譜梯階曲式結構。採譜時，漢字語音押韻常偏離部落歌謠旋律的音域，國字記音只能視為輔佐記憶的功能，演唱時如何抓住歌謠的語音與語調，才是真正的困難。〈卑南情歌〉詞譜，用來給初學者教唱時，只是輔佐幫助記音。現場我們用哼唱方式，帶著唱熟旋律，記住音感，譜是帶回去練習時提示用，我們會告訴學員不要死記字詞，用感覺去抓住旋律美感。張光明一邊回憶，一邊敘述當年教學情景，並且念念不忘當年採譜後與教唱的欣喜。

二〇〇〇年間，台東原住民小學母語歌謠教唱，曾沿用國字記音方式，或ㄅㄆㄇ記音，近年母語教材採改羅馬拼音法後，國字記音與ㄅㄆㄇ記音才慢慢消失。一九八〇年代採用國字記音唱山地歌是時代關係，一九九三年間，在卑南族部落田調古調歌謠時，部落長者吟唱古調時，也是採用日文拼音記音，沒有簡譜或五線譜，小小記事本記滿一行行的日文字體。團康歌曲教唱，透過文字歌譜約略抓住大概語音，能否抓住

歌謠韻味，必須靠學唱者的音感天賦，去捕捉歌謠旋律。山地部落學童能夠在部落語言的環境下，在長者口傳口授間，追隨部落語音語調，今天部落兒童合唱團保有傳統歌謠的音韻，甚至運用部落語音韻詮釋各國童謠歌曲。

從台東南端大武到長濱鄉北端，台東縣海岸公路長達兩百多公里，花東縱谷公路將近二百多公里，公路兩旁散落不同族群部落，部落離省公路從二三公里到二十公里不等，村落間山巒阻隔，加上跨族群文化差異，因此保留各族群傳統古調歌謠文化。在海岸山林間追尋歌謠故事，望著層層疊疊山巒，翻滾起落的浪濤，回想歌謠迴旋擺盪的旋律，隱約感覺山林海濤孕育這些歌謠。記得前往山村，尋找宋仙樟時，他驚訝欣喜有人記起往事，等他慢慢回憶故事時，他時而吟唱時而敘述，昔日光彩籠罩在他身旁。

採訪歸途中，望著夕陽山景餘暉，不知不覺陷入沈思。〈卑南情歌〉在「漢字記譜」的傳唱過程，勾勒出原漢文化的美感間距，也許如此美妙間距的凝視，透過一群義工們的熱情與努力，重新賦予歌曲活躍的生命力。過去，台灣漢人對山地腔國語的歧視，反映漢族文化的我族中心觀點，輕視飛北京腔歌謠，未料來自山野歌謠悄悄蔓延流行。令人感動，在山地歌謠國語化發展，採譜者能夠感慨部落歌謠美感，自嘆漢語音樂不足，記譜者謙虛採取國字記譜，保留旋律音韻，讓人佩服《落山風》採譜者，對山地歌音律美感如此尊重。《落山風》漢字記音採譜，留給原漢文化互動中，一種永遠無法逼近的美感凝視中，學習尊重與景仰他族音樂文化特色。

追蹤台東山地歌謠傳播史，除團康歌謠脈絡，還有隨移民潮脈絡變成都會工地歌。一九六九年間山地歌開始流傳到都市。北原山貓樂團主唱陳明仁，曾經把知本部落傳唱歌謠帶到台北，他說：「在民國五十八年，台東初中畢業後北上讀淡江中學，部落兄弟朋友也陸續北上工作。他們做建築工或油漆工，成為早期流浪台北的難兄難弟，如果他們有新學到的歌，就會教我……十六、七歲那種思鄉心切，很自然唱起平時故鄉傳唱的歌謠，尤其劉金來、賴寶元，他們從雙流、安朔、金崙山上林班學來的歌。最流行也最讓人感傷的是，有關流浪心聲的歌。」

部落傳唱的山地歌，傳說是來自林班歌。據說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林務局聘僱部落青年上山整理林地種樹，上山工作為期二、三個月。晚上工寮烤火時，常常一把吉他，幾個人哼哼唱唱，編出一些歌曲出來。一九五二、三年出生的賴寶元、劉金來、陳正義等一群知本青少年，他們從會走路開始放牛，一群人常常騎在牛背上，哼哼唱唱，一起編創歌曲。田調時，劉金來已經過世，賴寶元自稱他們是知本放牛班大學畢業，不識字不會看譜，吉他歌謠是自彈自學自唱，傳唱歌謠是牛背上哼出來的。這群部落青年哼哼唱唱的歌謠，散發著令人難以忘懷的魅力。資深記者也是民歌手汪智博，深受山地民歌影響，偶爾上台客串唱歌，他說：「台東人寫過一些很好的歌曲，真正講，鄉土性台東創作歌謠，就像陳明仁、高子洋，以台東音樂帶頭打前峰，如〈可憐的落魄人〉、〈三分鐘的愛〉、〈心上人〉。」

推測，林班歌旋律，可能來自傳統旋律改編，從族語文言文古調歌詞逐漸轉成口語化族語，後來夾雜國語詞彙，可能混雜國語流行歌，或

不同族群歌謠旋律，再慢慢發展成純國語版。山地歌經歷林班歌，部落山地歌，轉換成都市工地歌，最後出現「流浪呀！流浪到台北！」，顯示山地歌隨著時空轉換，不斷豐富歌詞內容，融入歌唱者的生活感觸，對人生的感傷。山地歌出現時沒有正式歌名，經常以歌曲第一句歌詞作為歌名，於是出現〈心上人〉、〈流浪到台北〉、〈我該怎麼辦〉等歌名，都是取自該歌曲第一句歌詞。

在知本開發隊空曠溪谷中，採訪時，賴寶元說「我們稱編歌，通常找比較會唱的人，起個音抓個旋律和弦，就唱起來，想到什麼唱什麼，有時中間會接到別的歌，也會即興加歌詞，或改歌詞。」

山地歌傳唱時，常常將不同歌曲串連一起唱，加上即興添加修改歌詞，山地歌出現重疊混淆，弄不清楚究竟那首歌才是完整版，或原創版。一九九九年春天，收集台東舊車站旁歌謠CD時，發現不同歌手或不同歌曲，常有旋律跳接重疊，變化歌詞等現象，譬如ABCD四段旋律，甲唱ABACA，乙唱BABCD，丙唱CDACDBA，丁即興編唱出兩三、四首不同歌曲，每個歌手添加不同創意歌詞，或個人感觸歌詞，因此幾年內創作出八、九捲錄音帶作品。

二〇〇〇年間，動力火車、北原山貓和高子洋等出版的CD歌謠，承襲山地歌文化，重新改編成搖滾、藍調、那卡西、恰恰、抒情等現代節奏版，這是山地歌變奏流行版。也許，早期山上林班歌融入劉家昌、日本演歌曲風，到部落山地歌融入民歌、鳳飛飛、鄧麗君等曲風，到工地歌出現更多現代節奏曲風，山地歌不斷隨著流行文化而變遷發展。都市裡傳唱流浪系列的山地歌，流露原住民族群移民都會後的內心苦悶和感傷。在都市聚會傳唱時，最引起共鳴是流浪山地歌，隨著編曲經驗累積，從早起編曲模式，逐漸出現曲式結構完整的創作歌曲。後來出面

證實〈我們都是一家人〉的作者高子洋說：「當時是十六歲第一次流浪到台北，在永和新建公刷油漆時，因想念故鄉而創作，根本也沒想到要取什麼歌名，後來別人就改成〈XX情歌〉，原住民是浪漫愛歌唱的民族，當時代環境變動，沒有土地、沒有尊嚴、沒有未來感的時候，整個民族都在為求生存，離鄉背井，做船員、捆工、板模工、妓女、酒女……，他們如何唱出和諧浪漫的詩歌，如何創作祥和有趣的情歌？就算唱出祖先的歌，也是一面唱一面掉眼淚，訴說與回憶美好的過去，忍不住拿起酒瓶一口一口喝下去，以過量的酒精殘害他們的身體，等待上帝的召喚，他們相信只有那裡才有公義。」

7

隨著時代變遷，山地歌從部落延伸到都市工地、遠洋漁船、學校社團、青年聚會、校園活動、民歌餐廳，甚至社會運動，到處都有山地歌傳唱的影子和蹤跡。傳唱歌謠是那個時代的集體創作，只是作者不詳一筆帶過，加上歌曲傳唱依循大概的旋律輪廓，加上一些即興歌詞。即興編曲山地歌，依然在久酣耳熱之餘，持續傳唱。有時借用各種都會流行歌謠，從流行的閩南、日語、英文歌到政治歌，隨興自由翻唱串編。

二〇〇〇年間，北原山貓唱紅的〈唱國歌〉，便是借用〈國歌〉與〈反共救國歌〉加以變奏和拼湊而成，充分反映遊戲趣味的幽默感。他們先唱一段「國歌」當前奏，接著唱「反共救國歌」歌詞「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卻改成「進攻／進攻／進攻總統府／把總統請出來，（變奏轉慢調）把總統請出來——，喝一酒（借用天主教堂禱告「阿們」的語調）」。傳聞這段歌謠有關「把總統請出來——，喝一酒」變調創作，是差點當上神父，後來念哲學寫散文辦山海雜誌，當上原民會

主委，又在監察院當官的孫大川。

「唱國歌」創作故事背景，據說原住民知青參與社會運動後，聚餐喝酒時一起即興創唱的新歌。這首歌詞唱法很快流傳各種場合，變成山地運動歌曲的新歌，山地歌受時代社會衝擊，不斷地留下時代文化的痕跡，反映流露當下思想情感。從〈唱國歌〉創作模式，透露山地歌多年來發展脈絡，在人群互動中自由組合地傳唱，隨時加以拼湊發展。

關於國語山地歌變奏發展，民族音樂學者林清財的看法：「第一次聽到的時候，覺得它不太像阿美族或排灣族的傳統歌謠。但它有時代性，這首歌是哪個民族，比較困難界定的，因為他們民族之間互動密切。在台東，阿美族、卑南族、排灣族、魯凱族的互動，加上「日本的」時代性因素，所以在後期歌謠的時候，跟一般台灣流行歌沒有什麼差別，只是它有加一些原住民習慣的腔調或歌詞的內涵。……山地歌……另一個是音樂本身內涵的問題，還有文化認同的問題……。」

山地歌謠變遷，遠在日治時期，已出現傳統旋律填新詞的創作模式。阿美族被日本政府徵召修築花東鐵路、公路時，創作不少修路歌鐵路歌。一九四〇年代日軍徵召當兵，產生傳唱兵歌，有族人歡送的從軍歌，也有中國南洋作戰的軍歌。日本時代，出現「山地日本歌」「日本山地歌」現象，「山地日本歌」是山地歌曲填寫日本歌詞，「日本山地歌」是日本歌曲填寫原住民歌詞，日本軍隊裡教唱歌謠時，就有採用原住民歌曲唱日本歌詞現象。台東「加路蘭情歌」，傳聞是阿美裔高倉老師創作，鄒族日本軍官高一生寫下幾首歌謠，聽過後，發現是屬於「日本山地歌」曲式，歌曲結構是日本歌謠，歌詞有鄒語，也有參雜日語，猜想可能有鄒語版、日語版。近十年，原民會出版各族童謠歌本，發現裡面採集童謠，雖然以各族語言演唱，確有日本童謠改編填上各族語

言，雖然該書田野採集自部落老人口述，卻遺忘來自日本小學教唱的日本童謠。一九八一年，林信來論文〈台灣阿美族民謠謠詞研究〉以花蓮地區調查研究，發現戰前阿美族歌謠八百多首中，列入填詞的新創歌謠達四百多首之多，可見部落歌謠自身創作與翻唱動力源源不絕。部落歌謠的風氣盛行，因應時代的編唱新歌，似乎極其自然。

山地歌謠、歌詞與歌曲的變遷，日治時期發展出成熟的「日本山地歌」與「山地日本歌」。一九九六年，音樂學者林道生論文：〈台灣阿美族民謠近百年的流變〉指出，一九二六年花東鐵路通車後，開始出現外來語（日語）「ka-so-ling火車」，二次大戰期間出現「hikoki飛機」「pulopila螺旋槳」「hasesio派出所」「tiyki敵機」。一九七〇年代，出現「我的家鄉在那魯灣」摻雜國語阿美語混搭歌詞，那魯灣（Na Lu Wan）是花東地區跨族群的語詞，阿美族、排灣族與卑南族都使用，究竟「那魯灣」屬於那個族群，竟然引起各族相爭不讓，同時讓漢人納悶追問「『那魯灣』在哪裡？」有趣的是，台北出現那魯灣棒球隊，新竹香山誕生阿美族移民村叫「那魯灣」，台東出現「娜魯灣」酒店，文化混雜現象隨著社會變遷擴散。

8

西元二千年金曲獎創作歌手陳建年，遠在一九八〇年代，他十六、七歲時創作歌謠〈故鄉普悠瑪〉，歌詞混合中文「故鄉」與卑南語「普悠瑪」（指南王部落名稱Puyuma，後來出現「普悠瑪」自強號列車。）兩種詞彙，作曲旋律風格，運用許多阿美族曲式。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台東成功白守蓮歌手夏國星，創作阿美族語歌謠〈巫卡巴奴阿米斯〉（團結吧！阿美族）中混合「砂石車」「台北」等阿美腔國語詞彙

加阿美語歌詞，這些新創山地歌強烈反應時代社會情感，反映族群跨族群文化相互涵化與混雜現象，令人震撼，在台灣表現山地歌強韌的生命力與發展力。

新樂器和外來歌曲不斷衝擊山地歌，帶來新刺激新活力。卑南族知本部落的高子洋說：「在初中那一年，看到一本吉他合弦指法和彈法的書後，整個開竅了，讓我在十五歲就能創作。」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教會引進西洋聖歌和樂器，吉他、喇叭、風琴和口琴等等，西方樂器和旋律不斷融入山地歌中。如阿美族歌謠作者汪寬志創作〈金門之戀〉，黃貴潮的〈阿美頌〉後繼者運用民謠吉他弦創作山地歌謠，逐漸醞釀山地歌現代風潮。新山地歌特色，善用吉他和弦編曲方式，揉合部落傳統歌韻味，結合時代流行歌曲式，創造台東新山地歌風格。二次大戰後五十年時間，手風琴技法、吉他和弦、薩克斯風、手風琴、電子琴不斷融入部落社會，劉家昌鳳飛飛鄧麗君等流行歌也進入，民歌運動崛起也轉進部落，胡德夫、萬沙浪、王宏恩、紀曉君、陳建年，三姊妹到今日舒米恩，都蘭大叔、等不同世代歌手，相繼出現，每個人展現不同風貌，讓傳統山地歌謠找到世代交替的詮釋空間，活化山地歌的變遷脈絡。

回溯一九五〇年代，戰後電影唱片業蓬勃發展，帶動山地謠流行化發展，族群間歌謠傳播也越來越頻繁。一九六〇年代台東阿美族馬蘭部落，出現兩位歌星，一位是安安，一位是盧靜子。據說安安是盲眼，很會唱歌，被唱片公司網羅去灌錄唱片，由於安安族語流利，演唱技巧承襲自部落傳統文化的薰陶，因此被譽為傳統歌謠演唱的典範歌手。盧靜子參加台東廣播電台歌唱比賽得名，成為駐台歌星，她承襲阿美族傳統歌謠，並翻唱各族群的歌曲，如泰雅族，排灣族等等，她也擅長唱日本歌。曾將灌錄十幾張黑膠唱片的盧靜子，回憶當年說：「有很多的歌，

是從我這裡開始，灌了唱片以後，別族把我的歌詞，也翻成他們的歌詞。有一首歌……新竹賽夏族說是他們的歌，排灣族也說是他們的歌，我就問我媽媽，我媽媽說是我們這邊的歌啊！」

一九六〇年代，玲玲唱片公司出版盧靜子阿美歌謠系列專輯，收錄歌謠有傳統生活歌謠如〈馬蘭捕魚歌〉、〈馬蘭之戀〉、〈拉牛車〉、〈除草歌〉、〈歡宵歌〉、〈歡迎歌〉，有描寫當兵入伍歌曲如〈軍中生活〉、〈歡送入伍〉，有閩南歌填詞的〈舊情綿綿〉、〈黯淡的月〉，國語歌曲改編如〈瞭解我的心〉、〈一見心就跳〉，時代流行歌的〈我該怎麼辦？〉、〈天天快樂〉，西洋歌曲改編〈山地聖誕鈴〉、〈山地阿哥哥〉、〈馬蘭勃魯斯〉、〈阿美阿哥哥〉、〈朋友！跳舞吧！〉、〈安安舞曲〉。這些歌曲反映時代流行文化的交錯痕跡，不僅閩南歌、國語歌，西方聖誕節、阿哥哥和勃魯斯等，相繼融入部落社會。盧靜子唱片反映一九六〇年代，台東山地歌蓬勃發展現象，她的歌風行花蓮台東阿美族，也流傳到卑南族排灣族地區，激發其他族群歌手灌錄唱片CD。

從盧靜子灌錄唱片至今，卑南族布農族排灣族等山地流行歌源源不絕。一九九〇年代，夏國星出版十幾張阿美族錄音卡帶CD。他不會記譜，不會看譜卻能創作歌謠。他說：「在民國七十六年左右，欣欣唱片公司正要找男歌手，因為他們的歌星（指安安、盧靜子一輩）都老了，結果找到我，要我唱原住民的歌，原先我沒有把握能把原住民歌唱得好，母語咬字和詮釋歌曲不是那麼好唱，以前我們都是唱閩南歌，一下子要我改唱，不是那麼簡單。開始聽前輩的歌曲—盧靜子和安安，這些老前輩歌手跟著學，就這樣唱到現在，九年前到現在出了十一張專輯，大部份我自己作的比較多。」

那天，我在新莊街道穿梭尋找，終於找到夏國星，他是理髮師，開間小小理髮店。寒暄後，問他怎麼創作那麼多現代阿美族歌如「巫卡巴，阿米斯」「砂石車司機」「板模工人」這些都市原住民歌曲呢？他怎麼寫歌記譜呢？

他走到後面拿出一本陳舊口袋型小記事本，幾張紙手寫稿，遞給我看。

上面用日文寫了一行行歌詞，沒有五線譜或簡譜，只有日文拼音字母。

我問「怎麼用日文創作歌曲呢？」

他說「日文可以記音，很貼近阿美族語音，我就拿來拼音寫歌。」

曾經拍過卑南族大獵祭紀錄片，見過南王村長輩拿著影印無譜的日文歌詞，哼唱古調歌謠。請他唱看看，他立即看著歌詞哼唱，語調旋律非常悅耳而且節奏鮮明，不同於盧靜子年代的阿美族歌謠。他敘述移民都市多年，接觸很多流行歌，瞭解認識很多板模工、卡車司機族人，心裡有感寫下歌謠。

問「你剛才唱得那麼好聽，為何卡帶CD，少了什麼？沒那麼好聽呢？」

夏國星敘述，唱片公司要他坐火車到台南錄音，他先唱一次給鍵盤老師聽，老師記譜列印給樂手們，他們彈他跟著唱。錄音室費用很貴，一天錄一張CD，由搭車回家。追問他有沒有自己錄的歌曲，他又從屋裡拿出卡帶小錄音機說「這是我跟七歲女兒一起錄的。」

回憶，盧靜子敘述，她跟吹薩克斯風的卑南族村長，一起搭公路局

到高雄，再轉火車到台北，沿途她會哼唱給同伴聽，進錄音室她哼幾個音後，幾個原住民樂手一起伴奏錄音。唱幾遍後，一條歌就錄完，田野調查中，遇見參與過錄音的退休製作人說「他們的音感很好，默契很夠，不需要看譜，他們也不會看譜錄音，只要感覺對了，一次錄音就夠了。我只是從編曲角度，跟他們討論，哪些地方可以加強，哪些地方該如何變化，他們一聽就懂，他們喜歡一次全體錄音。我們錄音，沒有分軌錄音修修改改作法。」

旅途中，腦海中浮現夏國星跟七歲女兒的清唱歌聲，沒有伴奏，兩個人一來一往的歌聲中，保留阿美族獨特的滑音轉音，如海浪般湧起落下堆疊滑出美麗的曲線。令人遺憾是，市面銷售的CD卡帶，已經聽不到這麼美麗的歌聲。推想，錄音室裡，玩鍵盤的老師，可能是那卡西背景，聽過一次很快記譜，加上錄音室趕時間，其他樂手只是看譜彈，鍵盤老師把轉音滑音去除，五線譜梯階音階記譜後，阿美族傳統曲線滑音消失了。聆聽夏國星敘述灌錄唱片的草率過程，回想救國團義工們編採《落山風》情景，深深感動，他們費盡心力去保存美麗捲音滑音轉音。夏國星說「為了唱好阿美族歌曲，我認真聽盧靜子，安安的歌，學習他們的唱腔語調，後來我不再唱閩南歌，怕會影響到。」

一九八〇-九〇年代以後，出現新阿美族歌星，如夏國星、林秀英、包青天等，還有卑南族排灣族布農族等族群歌曲。數十年來，市面流通數百捲各種原住民歌謠舞曲、情歌和民歌，歸類為「山地流行歌」，可分為「山地國語歌」（山地旋律國語歌詞）與「國語山地歌」（國語旋律山地歌詞）。屏東花蓮台東地區夜市常見到，因為製作成本低，受到流行歌曲與錄音室樂團影響，融合恰恰、搖滾、探戈和閩南流行曲調，歸類為「山地流行歌」。

阿美族文化研究者兼作曲黃貴潮推薦林秀英的歌，認為她的歌聲保留很深刻的傳統音韻。夏國星是融入都市原住民心聲的創作歌手，可惜他的出版環境，比盧靜子時代差很多，很多歌謠都被那卡西化，失去歌謠旋律美感。採訪林秀英，她說「開始唱阿美族歌曲後，我不再唱閩南歌，擔心唱不出哪種感覺。」夏國星、林秀英童年在牛背上哼唱，青年時進入台北工作，也許童年部落歌謠記憶，讓他們唱出獨特歌曲。他們不同於上一代歌手，他變成都市原住民，他們吟唱歌謠融入都會生活感情。回到書桌前，撰寫報告時，回想望著他們身影消失在都市叢林中，若干年後，有誰會記得他們的歌聲嗎？在原住民歌謠史上，安安、盧靜子、林秀英、夏國星，還有許許多多的歌手和音樂，如台東車站旁的滿滿架子的CD卡帶，感到淡淡的失落感，多少文化悄悄消失，我只能寫下一些文字關於他們的故事。

10

從童子軍前輩手中，發現民國36年台東公教活動團康歌曲，找到山地歌謠曲譜，編曲者是陳實。經過追蹤採訪，陳實是知本卑南族人，受過現代音樂訓練，當過校長，積極參與政府各種團康活動，從事歌謠編曲指導。他的原住民歌謠世界觀是什麼？在他的時代，他的境遇，他如何面對歌謠變遷與創作呢？

二次大戰結束後，台東創作歌謠發展的先驅者，是陳實與陸森寶。陳實是原住民歌手陳明仁的父親，他受過完整日治師範教育，能寫譜能編創作歌曲，曾擔任過知本國小校長，晚年曾告訴陳明仁，他改編創作的歌曲約有兩百首。一九四七年間，他曾協助台東縣教育科團康活動，編採山地歌謠〈台東縣鄉土歌謠選集〉，裡面登錄「陳實採譜」山地歌

謠有十幾首。這是戰後第一本教育單位的鄉土歌謠教唱課本，據說台東童子軍曾沿用作團康歌曲，再轉為救國團歌謠，這是公教單位山地民謠的流傳發展脈落。

陳實採編民謠，可能是山地民謠現代化的先驅者，雖然文獻資料上，寫的是採譜，經過陳實整理編修，可能融合一些創作成分。關於陳實改編的音樂風格，陳明仁研究過後提出：「他創作的歌謠，跟傳統歌謠有很多區別，他在台北師範唸書時候，可能受到日本、美國、德國音樂影響。Am轉成A大調像這種曲風，在傳統歌謠是沒有，所以創作改編的歌可以聽得出來，因為曲調已經受到近代音樂影響。採集時，可能原曲不是這樣，他已經改編了，聽起來就不是很傳統。」

陸森寶，受過日本台南師院正規音樂教育，據說他晚年寫過天主教彌撒曲，從卑南族傳統歌謠取材改編創作，卑南族南王部落傳唱的〈普悠瑪的青年〉〈蘭嶼之戀〉〈聖山之靈〉〈送別歌別〉與〈美麗的稻穗〉等數十首歌謠，都是出自他的手中。〈美麗的稻穗〉在一九七〇年，中國民歌運動者楊弦唱過還灌錄唱片，胡德夫改編成藍調版，因而獲得民歌排行版第二名，傳遍全國校園。這首歌旋律很美，但很少人去探究〈美麗的稻穗〉在音樂理論上的意義和內涵。自學獲得美國音樂學院函授學位，也是台東名作曲家姜俊夫，曾經將它改編成管絃樂曲，演奏後，姜俊夫給陸森寶最高評價：「〈美麗的稻穗〉是一首沒有節奏（rhythm）設計，沒有曲式（form）設計，沒有動機（motif）設計的曲子。從節奏上分析，節奏簡單，比巴哈時代更原始更簡單，幾乎進入到十四、十五世紀，那個時代葛麗果素歌的節奏。他把節奏原始恢復到很質樸的境界，音樂返璞歸真就是美。……〈美麗的稻穗〉用Dorian的調式，現在要找Dorian的歌非常少，那是在巴哈和巴哈以前時代的作曲技

巧。已經兩、三百年不用那種音階創作音樂，受過現代音樂教育的陸森寶，居然會用Dorian 作音樂。大家都說〈美麗的稻穗〉很好聽，用「很好聽」來描述其實那是很膚淺，也太小看陸森寶。」

11

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台北出現中國現代民歌運動，是楊弦提倡民歌創作運動，目的藉此反抗台灣流行歌的靡靡之音。在報紙與中廣電台媒體渲染，創造「中國現代民謠」的熱潮，從歷史脈絡來看，保釣運動激起的中國民族認同危機，想以中國民歌尋根運動，來提倡民族意識。稍早一九六六—六七年間，已醞釀民謠尋根與採集運動中，史惟亮和許常惠到台灣各地採集各族群歌謠。屏東恆春月琴手陳達、台東馬蘭歌手郭英男，在文化尋根的趨勢中被召喚出來，成為台灣民謠的新典範，成為文化認同的民謠圖騰。

當時兩岸處於割裂狀態，無法移植學習黃河長江流域的中國民歌，加上禁唱匪歌的政治因素。民歌尋根創作運動，必須落在台灣民歌上，時代政治矛盾使楊弦的民歌運動，面臨去中國化的危機。進入七〇年代末的文化脈絡中，〈美麗的稻穗〉來自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卑南族陸森寶創作歌謠，成為一九七〇年代末民歌運動的代表作。在「中國的」與「台灣的」民謠文化論戰中，「卑南族的」居然在民謠鄉土中，成為台灣民歌新典範，意外中展現山地歌的音樂美學與文化地位。

一九八〇年代，金曲獎民歌風潮盛行，台東部落青年風靡吉他。部落青年會創作歌曲，卻不會記譜。問他們怎麼創作的，往往說，彈彈玩玩就出現感覺不錯的旋律，憑感覺就把歌曲記下來。〈夕陽伴我歸〉的作者羅義榮：「說來也很好玩，那時候，我還不會記譜，後來我懂得寫

歌，以後發現之前寫的歌譜，都記錯了，人家根本就沒辦法彈，音符都寫錯了，很荒唐。」。

部落青年創作歌謠有時彈錯記錯，他們說沒關係，反正把歌唱下去就好。往往，一首歌發展成同唱法和版本。當他們聚會唱歌時，經常你唱我哼他伴奏一起合唱，卻唱出分享的情感和記憶，不同於買CD回家聽音響的感受。羅義榮回憶童年：「家裡經常有客人來，一群人席地而坐，喝喝小酒就唱起歌來，我是在那種生活中薰陶長大，因此非常愛好音樂。」。

欣賞部落傳唱歌謠，最好是一群人在野外在院落裡，生個火圍成圈，一把吉他就可以表現即興而淋漓盡致的情感。在追蹤旅途中，發現「林班歌」→「山地歌」→「工地歌」→「船歌」，從原住民流浪林班工作，唱到都會板模工，遠洋漁船工，隨著生活變遷，歌謠內容也不斷變化。追蹤採訪到新竹建築工地，一群阿美族朋友，一個洗衣板，幾個酒瓶，一把簡單吉他，竟然敲敲打打就唱出一堆歌謠。如此音樂天賦，創造盧靜子、張惠妹、夏國星、林秀英等時代歌手，盧靜子說「我喜歡，跟原住民樂手配合，只要哼幾句，默契來了，一首歌可以唱得很盡興。」參與錄音的製作人說「每次唱的都不一樣，根本沒有譜，有譜也沒用，節拍自由發揮，音階也滑來滑去，最後，我也習慣他們錄音方式，只能禱告，一次OK，順利錄完。」有次在錄音室看布農族合唱團錄音，也許錄音室氣氛太嚴肅，怎麼唱都不順，老鳥製作人跟團長說「去買米酒罷！不喝一點，音都抓不準，今天會錄不完！」轉頭看見錄音師睜大眼睛瞪著，他又說「兄弟，拜託了，不好意思，在錄音室喝酒，請你原諒！」半小時後，越錄越順利，錄音師笑著說「製作，我學到了！下次我知道怎麼做！」

如此環境，經常能孕育跨時代創作歌手，沒有專業的音樂訓練，沒有作詞作曲的教育，憑著直覺、喜好和天賦卻能孕育出，羅義榮的〈遭遇〉〈夕陽伴我歸〉、〈明月寄情〉，胡德夫的〈大武山美麗的媽媽〉〈牛背上的小孩〉，黃貴潮的〈阿美頌〉、〈良夜星辰〉等歌謠。傳統旋律風格的〈阿美頌〉在阿美族歌謠選集中，曾竟被誤認是傳統經典曲，編入阿美族歌謠教材，甚至號稱阿美族國歌，卻是現代作品。胡德夫的歌傳遍台灣，成為八〇年代的現代名歌。在民歌風潮中，羅義榮的〈遭遇〉在一千三百首競爭歌謠中，獲得中國時報與海山唱片舉辦「創作民歌獎」第五名，羅義榮說：「它是描述在家鄉放牛的生活，它是屬於小調，比較有傳統原住民風味的曲風。」

二〇〇〇年出版〈海洋〉陳建年，因為流行民歌，國中時就跟哥哥學吉他。一九八〇年代，他和一群部落青年，以輕鬆活潑方式，自創改編的山地歌，參加救國團團康活動演唱歌謠。陳建年國三，曾將羅大佑的〈童年〉的歌詞，改編成自己童年的趣事，這是他的處女作。不久，他開始用吉他和弦來編歌曲，高中時抒發暗戀女生，開始創作情歌。陳建年十八歲時，因為哥哥要入伍，和朋友集體創作〈故鄉普悠瑪〉歡送紀念，這首歌先以國語版出現，部落長輩聽了喜歡，後來改成卑南語版，在輕快民歌風旋律，蘊涵幽雅的故鄉情感。這首歌，不像陳建年舅公陸森寶一九五〇年代創作的〈美麗的稻穗〉，充滿卑南族傳統旋律的獨特悲美情感，〈故鄉普悠瑪〉卻流露八〇年代年輕活潑的新民歌風，成為新山地民謠的典範。如同〈美麗的稻穗〉創作後在八〇年代被胡德夫唱紅，〈故鄉普悠瑪〉在二〇〇〇年被同村南王新歌星紀曉君唱紅，童年陳建年以「海洋」獲得金曲獎。

一九八〇年代山地歌受新民歌運動啟蒙，創作意識覺醒，催化族群文化意識，一九八七年結合原住民運動，掀起原住民歌謠復振運動，胡德夫積極將民歌帶入原動。台東排灣族詩人莫那能，將現代詩歌融入原運，展現原住民運動民歌另類抉擇，他出版詩集「美麗的稻穗」，經常受邀在抗議聚會吟頌他的詩歌。詩的風格以中文書寫，北京話吟唱，帶著濃厚排灣族音調，胡德夫從事社運時期，曾經以爵士藍調方式，翻唱莫那能的歌〈為什麼〉和〈遭遇〉。一九八〇年代民歌創作運動中，莫那能的詩是獨特風格的運動歌謠，他的詩可讀可吟可唱，卻很少被傳唱，只有胡德夫和他自己唱。〈鐘聲響起時〉寫受難山地雛妓姊妹們的詩，〈為什麼〉寫海山煤礦災變的原住民礦工苦難，〈遭遇〉寫原住民都市流離失所的吶喊，刻畫自己眼盲從事按摩工作，沈淪都市底層的苦悶。

莫那能的歌謠，沒有山地歌輕鬆詼諧風格，往往帶著知識份子悲憤沈重的語調。他的成長經驗不在山村田園，而在台北三重都市角落，長年人行道上徘徊，來自都市底層掙扎經驗，孕育出強烈悲憤的情感，他的詩歌留下社動抗爭的血淚痕跡。在歌謠創作，莫那能如同其他山地歌手面臨語言文化的衝擊，在族語與國語兩難的創作中尋找出路。莫那能說：「因為我表達比較多的時候，就會用國語，而且要準確表達情緒的時候，我的國語表達能力超越我母語表達能力，所以很自然的，當我要說故事，第一個想到的語法就是漢語，曲調就很不一定是，很難聽得出是不是原住民的，即興式的，保留排灣族的習慣和傳統。」

一九五〇—六〇年代間，是山地歌現代化變遷的關鍵時代。歌謠現代化發展有兩個面向，第一是歌詞固定化或國語化，第二是現代樂器與流行歌編曲的影響。一九七〇年代著名阿美族歌星盧靜子說：「早期老人的歌，沒有歌詞，都是na-lo-wan、na-lo-wan，我會把它填上詞就，很好聽，有時候我自己會亂哼亂哼，就變成一首歌。」曾經被誤以為傳統民謠〈阿美頌〉的原作者黃貴潮說「傳統阿美族歌謠，並沒有固定歌詞，旋律和節拍會因心情而有所變化，把歌詞和節拍固定，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現代化』。」

一九九〇年代，原住民運動崛起後，山地歌謠展現族群認同意識，成為凝聚運動抗爭意識的歌曲。其中〈我們都是一家人〉最具有顛覆性文化力量，它從救國團團康歌謠中被發現，流傳校園社團。一九八〇年代成為國民黨政軍活動場合的著名團康歌，同時成為原住民運動歌曲，甚至成為跨族群認同的「原住民國歌」。一九九〇年代兩岸文化交流，中共進行台灣原住民文化統戰，受邀到中國民族交流時，台灣原住民將〈我們都是一家人〉帶到中國，經過團康活動後，成為中國少數民族的新民歌，甚至輾轉風行在中國官場。兩岸官場活動交流時，〈我們都是一家人〉常常被傳唱，變成國共兩黨各取所需的政治民歌。

從歌詞隱喻的意識型態來看，〈我們都是一家人〉歌詞中暗藏的「自我角色模糊」的曖昧性，一種邊界模糊的虛擬世界，如歌詞「我的家鄉在那魯灣」，虛詞「那魯灣」的虛擬世界，變成無所指的虛無。如盧靜子說「老人家唱的，沒有歌詞，都是na-lu-wan。」這個虛詞「na-lu-wan→那魯灣」，從虛詞變成想像認同的故鄉，成為泛原住民族群的共識「家鄉那魯灣」。原運面對從「山地人」舊名稱→「原住民」新名

詞的轉向，必須建構泛族群意識的「原住民共識」，「那魯灣」的虛詞指稱，昇華為泛原住民意識集體認同的「原住民」的代稱，在一九九〇年代原運高潮時期，這首歌被詮釋為「原住民國歌」。

14

概括一九五〇年代到九〇年代間，山地歌受日本文化與漢文化影響，經歷流行歌洗禮和社會變遷衝擊，在流行、民歌、社會運動思潮中，激發創作意識，同時從傳統民謠中，走出現代多樣山地歌風格。歸納山地民謠發展變遷，出現四種發展脈絡。一、承襲林班歌山地歌發展到都市流浪歌謠脈絡，二、救國團團康歌的山村情歌脈絡，三、跨越半世紀不衰融合外來歌的山地流行歌，四、受民歌影響的民歌風山地民謠。近幾年來，脈絡最近開始互相重疊影響，從郭英南被翻唱納入奧運主題曲，到二〇〇〇年陳建年以「海洋」獲得金曲獎，二〇一六，巴賴、巴奈等等原住民歌手陸續抬頭，融合各種創作手法，很難去分清楚傳統現代間的界線和定位。

每個時代都有不同風格痕跡，每個人能從所屬時代掙脫或超越，不論是融入傳統旋律中，或者求顛覆傳統的創新歌，歌謠需要經歷時間的鍛鍊和考驗。面對族群文化變遷與傳統歌謠傳承流失，與創作意識覺醒，山地歌流行化，漸漸脫離部落傳統韻律，如何找回歌曲的生命力與活力，是山地歌二十一世紀發展考驗。

金曲獎歌手陳建年對自己的音樂，對族群音樂的未來發展，提出個人反思，也許是山地歌謠發展變遷的告白。陳建年回顧說：「至於外公（陸森寶），或許是在日據時代受過正統的現代音樂教育，再加上當時東洋流行音樂的影響，外公的音樂裡有著當時年代流行的味道。而我

在國中、高中時，不論是看電視或聽收音機民歌非常的流行，所以吉他指法、歌曲唱法及創作方式，非常民歌化。現在原住民年輕人，很少人唱自己傳統音樂，是傳統歌真的很難唱，尤其滑音、抖音唱法，不是年輕人可以唱得了，也不是有好音感就能唱的，更不是看音符，就能學會的。現在年輕人受到學校音樂教育，又被流行歌唱法影響，如大獵祭裡 palaylaw 那種傳統古調唱法，必須常跟在老人家身邊聽和唱，因為它並不是聽了幾次就會的了，要常常聽，要常常練，才會唱得來，這也是我要努力。」



江冠明

1997隱居台東，現任台東PASA廚房主廚與民宿管家。著作「原住民社區節目發展研究」1996，「台東縣創作歌謠踏勘」1999，「從自己的土地出發」1999，「慢滋慢味 PASA廚房」2011，「我的都蘭農舍生活」2012，「民宿經營管理」2012。

得獎感言

在國民黨政權潰敗，追討黨產風聲鶴唳中，「流浪的歌聲」敘述救國團流傳歌謠故事，見證時代旋律魅力。國民黨以戒嚴禁歌禁文，壓迫台灣文化半世紀。新台灣必須擺脫威權媚俗文化風潮，尊重在地發生的文化，如眷村菜江浙菜反共歌日本台語歌，都可共存欣賞，豐富台灣文化內涵。知本野營隊一群沒沒無名教師，推動時代歌謠風潮，他們認真過程讓人感動。隨時代變遷，新歌手重新詮釋創造歌曲，我喜歡他們用歌謠記錄時代足跡和故事。以前拍社運紀錄片時，很討厭聽哭仔調「黃昏的故鄉」，「抓狂歌」不錯，「陳明章」有趣，客家歌已經邁步向前，台語歌似乎還是軟趴趴！或是？？？

報導文學組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5年10月14（星期五）上午10點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 會議室

決審委員：劉克襄、陳銘礪、古蒙仁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主任溫琳琳

《聯合文學》王聰威總編輯、紀竺君、姜呈穎

主席：劉克襄

紀錄：紀竺君

攝影：姜呈穎



執行單位報告

王聰威：

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自105年6月16日至105年9月10日止，初審資格審查後16件作品進入複選，由複審委員作家謝旺霖、胡金倫、敷米漿進行複選，經過審查會議後，共選出10件作品進入決審。

今日會議推舉劉克襄擔任決審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作品狀況說明

劉克襄（以下簡稱劉）談論整體印象：

針對本次報導文學作品，我個人認為這次有許多作品都顯示了報導文學踏查的精神，且作品內容涵蓋範圍較為廣泛。此次的作品在報導文學的精神上、架構上、形式上都比其他縣市較為整齊，且今年作品大多能呈現一種地緣性，把事件目前在社會中的狀況真實呈現出來。

陳銘礪（以下簡稱陳）談論整體印象：

今年的報導文學徵選，在評選閱讀的過程中是愉悅的，與其他縣市相較，此次報導文學徵件類別多，且投稿作品的書寫跟報導文學的本質與精神十分接近。這次作品中可看出有些描寫桃園本地的問題，有些則是與人文有關，不管描寫的內容與桃園是否有關，在我心中都有不錯的成績。也希望在這次決審過程中，好好的把更好的作品評選出來。

古蒙仁（以下簡稱古）談論整體印象：

此次參選作品書寫桃園在地仍可看見有許多，且在題材上大多都能抓住社會議題。作品在書寫上採用「報導」方式整理，能緊扣報導文學的本質，凸顯其價值；內容上則有自然生態、抗爭議題，把地方的問題表達出來。而不管是在地域特色或是書寫人文相關，今年的水準普遍都很不錯。

第一階段評選

統計評審各自進入決審10件作品中，各自挑選6件最佳作品，並依獲得兩票以上之作品進行第二輪討論，以下為進入第二輪討論之作品，共計6件，結果如下：

〈盛夏巴陵〉（劉、陳、古）

〈空谷回音—孤獨的泰雅先行者K'Yosyo.Noming〉（劉、陳、古）

〈霄裡溪，不要再哭泣〉（陳、古）

〈左手查閱史輯 右手復刻記憶：藍博翰實踐古蹟存續的意義〉（陳、古）

〈流浪的歌聲〉（陳、古）

〈古戰場最後一位法師〉（陳、古）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劉：目前看起來三票與兩票確定進入最後表決階段，那我們就逐一討論各篇，先由〈盛夏巴陵〉開始討論起。

〈盛夏巴陵〉

陳：〈盛夏巴陵〉是描寫抗爭成功的故事。在所有作品中此篇是唯一有成功且圓滿結果的。此篇題目也吻合書寫的內容，抗爭的過程從辛酸到成功遷村的描寫，作者描述得很精采，且作者的文字與敘述很成功，符合報導文學的結構。

古：這篇作品我個人給的評價很高。文章故事中的人物若以小說角度來看很精彩，文章的內容、形式完整，且事件的衝突性夠。作者把復興鄉的抗爭與文學完美融合，使本篇文章容易被舒服的閱讀，可以引起讀者共鳴；文中當地長老與村中老少一起奮鬥的景象被刻畫的很傳神，也可以充分看出作者的寫作功力。此外，因為事件亮度夠，地方反應最具體，可以讓施政者更貼近當地居民想法，也能反思施政者對土地開發不周的狀況，是有貢獻的。本篇文章不管以小說角度或是報導文學的角度看都是一篇精采的作品。

劉：這篇作品基本上稱為「散文報導」，透過作者的文字可以感同身受其情境，也凸顯其主角的形象。雖然抗爭事件與內容是一個平凡的議題，主角也是尋常的人物，但是透過作者筆下的描寫，讓讀者對於事件本身有了再新的認識。而在這點上也是報導文學所著重的，所以這篇作品算是比較成功的報導文學。

〈空谷回音〉

陳：本篇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採訪非常認真執著，過程詳實，很吻合過去所聽聞的經驗（在過去因為戒嚴時期，很常聽到因為思想、言論的關係，而被莫須有的罪名送進監獄）。此外，作者在採訪的過程中，不管是訪問第三者或是當事者，他有把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入

獄的心態／內心世界挖掘出來再加以陳述，在這點上很符合報導文學。但是如果以原住民為議題，〈盛夏巴陵〉確實比〈空谷回音〉好。〈空谷回音〉以題材上來看並無特別，從此事件來看228事件或是白色恐怖事件，在題材上對我來說是普通的，因此兩篇比較，我個人會比較喜歡〈盛夏巴陵〉。因為〈盛夏巴陵〉把原住民的抗爭描述的非常清楚，也較少看到有人把原住民的抗爭如此詳實敘述出來。〈空谷回音〉題材一般，但是整個採訪與描寫吻合報導文學的精神，因此我有給這篇分數，這是我的看法。

古：就題目來說，如同剛剛陳銘礪所言，且作者表達的敘述也不夠完整，最主要是作者做了相當完整的採訪與史料蒐集。而此篇動人的地方在於作者某幾段落的書寫能夠抓住人心，但是作者在表達的方面，瑕疵很多。可能是因為字數上的限制關係，作者加入很多生硬的史實，資料的鋪陳太多，顯得多餘，這造成讓某些段落與段落之間毫無相關聯性。而這是這篇可惜的地方。

陳：這篇文章如同古蒙仁所言，故事主軸的部分是真的敘述的很精彩，但是有些資料的鋪陳太多餘。這篇文章的最好與最壞都被凸顯出來。

古：也因為如此，導致有些地方其實無法自繼續閱讀。

劉：這篇文章的開頭很迷人，但是後面開始放入一些過多的史實，不必要的東西一直進來，是這篇文章最可惜的地方。

〈霄裡溪，不要再哭泣〉

陳：霄裡溪一樣是抗爭問題，是桃園到新竹河流污染的抗爭。在描寫上沒有〈盛夏巴陵〉如此吸引人，但是也是在報導文學的標準內。此

篇文章打動我的地方是寫作者（也是抗爭者之一）在抗爭成功後依然每天都去查探，在這段的描述上，作者寫的感人，讓人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關心土地、關心汙染的問題。但整體來看，這篇算是一篇很平鋪直敘、四平八穩的報導文學。「抗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作者可以多加著墨抗爭激烈的過程、心裡交雜不平的悲憤，那這篇文章會更加吸引人，否則作者只是找了一個議題把報導文學的寫作模式給呈現出來而已。

古：此篇文章挑不出毛病，就是一篇四平八穩、中規中矩的報導文學。從文章中看不出作者個人情感投入。作者文筆通順可讀，細節鉅細靡遺，但在內容發展上乏善可陳。

劉：文章寫法較為死板，少了文采。雖然資料豐富，但是內容寫法平鋪直述，好似記流水帳/日記，這樣不是一個好的報導文學的寫法。而這都犯了報導文學寫作大忌。最後，作者所書寫の後記是較直樸的表達方式。雖然此環境議題很適合當成報導文學的素材，但可惜作者無法充分爬梳，再活潑地表現。

〈左手查閱史輯 右手復刻記憶：藍博瀚實踐古蹟存續的意義〉

陳：這篇文章我個人剛開始看的時候很喜歡。只是這個題目看起來很累人，會讓人搞不清楚到底作者要表達什麼。看了內容之後會了解作者在寫桃園的古蹟存續問題。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調查報告非常用心，但可惜的是這篇文章是二手資料，文章內容資料都由第三方口述，從第三方獲得。如果此篇可以讓藍博瀚本人自己書寫會更好。在描述上很精彩，也可以讓讀者充分了解古蹟存續問題與思考，在文字運用也不錯，只是最遺憾的是作者所有資料都是二手。

古：這篇文章在閱讀過程是令人愉快的，是一篇很好的人物報導，但是作者的資料來源都是二手資料，欠缺報導文學的精神。作者文字功力佳，所有資料經過消化後再以生動的筆調書寫，在段落的鋪陳上也可看出其用心。但是，作者在主題上搖擺不定，同時想表現人物報導與古蹟存續維護，過於龐雜。

劉：這篇文章最大的問題在於作者想記錄藍博翰也想討論桃園古蹟保存問題，兩大主題合在一起太過龐大，作者應該從中挑選其一主題書寫就好。

古：但可能是因為礙於字數限制的問題，所以作者只好拼命灌水。因為不止這篇章有這樣的問題，其他也有類似的狀況。

〈流浪的歌聲〉

陳：這篇文章資料非常齊全，可以看出作者資料蒐集很厲害，但是大部分都是資料的呈現。從文章中沒有看出文學的生動，沒有亮點。但是作者資料蒐集的功課有做足，可以嘉許。

古：此篇文章所描述的主題是在救國團中所傳唱的歌曲來源與散布的過程。旋律散佈的過程是有很多可以描寫的，但作者沒有好好挖掘，非常可惜。

陳：我補充一下，給予此篇作品支持的原因是因為很少數可以看到作者很認真蒐集資料，花了很多錢與時間到處買相關的音樂卡帶。其實作者的主題應該是要告訴大家在救國團中被傳唱的歌曲，有很多都來自於原住民的歌曲改編。可惜的地方在於作者沒有把歌曲如何傳唱用生動的方式描寫出來。

〈古戰場最後一位法師〉

陳：高信疆先生曾說報導文學最重要的一點是「象徵性的意義」，也就是用什麼樣的故事來傳達什麼樣的主題，而我也非常贊成這點。這篇文章雖然一開始敘述的是大園地區的閩客之爭，但是文章最後所傳達的是閩客和諧這個主題。在這點上非常符合高信疆先生所說。此外作者的寫作方式特別，作者用說故事的方式傳達資料，在文字運用可能是所有作品中最厲害的，作者有意的在文字裡面強調閩客已經從以前的對抗到現在和諧融合在一起的事實。

古：這篇文章可以讓讀者感到驚奇，作者的文字運用如詩一般，字句上好閱讀，但卻隱含某些意義，以文學的角度來看，此篇的文學造詣高。在題材上又可以融入生活，還結合火燒車的時事在裡面。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採訪投入與用心。作者在考察上也非常紮實且深入市民生活，這有一定困難度。而這篇文章也同時具有跨時代的意義，作者新奇的寫法也開創出報導文學另一個新的可能性。是一篇非常精采的作品。

劉：我第一次閱讀的時候有些排斥，因為我不是桃園當地人，所以一開始並未進入文章的情境裡。關於這篇文章的寫作策略，算不算好的報導文學寫作方式，頗值得討論。作者可能真的開創了一個新的寫作方式，但是這對於不熟悉文本現場的讀者來說，在閱讀的過程中會產生障礙，若作者能夠附一旅遊指南般的現場地圖，會讓不熟悉的人更好理解。



第二階段評選

每位委員評分第一名4分，第二名3分，以此類推之後統計結果。

〈盛夏巴陵〉（劉4分；陳3分；古3分，共10分）

〈空谷回音—孤獨的泰雅先行者K'Yosyo.Noming〉（劉2分；陳2分；古1分，共5分）

〈霄裡溪，不要再哭泣〉（劉1分；陳1分；古1分，共3分）

〈左手查閱史輯 右手復刻記憶：藍博瀚實踐古蹟存續的意義〉（劉1分；陳1分；古2分，共4分）

〈流浪的歌聲〉（劉1分；陳1分；古1分，共3分）

〈古戰場最後一位法師〉（劉3分；陳4分；古4分，共11分）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古戰場最後一位法師〉（11分）獲得第一名，〈盛夏巴陵〉（10分）獲得第二名，〈空谷回音—孤獨的泰雅先行者 K'Yosyo.Noming〉（5分）獲得第三名，〈霄裡溪，不要再哭泣〉、〈流浪的歌聲〉、〈左手查閱史輯 右手復刻記憶：藍博瀚實踐古蹟存續的意義〉3件列為佳作。

（中午12時散會）



新 詩





首 獎	張 英 珉	Ho-hi-yan
貳 獎	游 善 鈞	伐木者之心
參 獎	羅 靜 如	在夢想城市起飛
佳 作	邱 建 國	狩獵
佳 作	林 珊 卉	如果你來
佳 作	金 萱	阿嬤的花布巾

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
2016

新 詩

新詩組・總評

反映詩狀況的熱絡

◎李敏勇



第二屆（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組部分有三百首作品參選，顯示這各類項受到重視的程度。參選者遍及各地，如果在詩的閱讀及寫作都有熱情，反映詩狀況的熱絡。

在進入決選的一百首詩，可以看到不限於桃園，來自全台灣視野的作品。鍾肇政文學獎雖是桃園文化局主辦，但接受廣泛的作品來源，有開放及包容性格。

作品大多言是有物，唯因應參選作品行數的指標規定，就如其他縣市的文學獎，為競逐考量，大多採取高標行數，有些不免鬆散冗長，接近分行散文。

經評審委員三人的討論，票選，共六位參選者作品出列，再經排序，第一、二、三名，分別由〈HO-hi-yan〉、〈伐木者之心〉、〈在夢想城市起飛〉，三名佳作則為〈狩獵〉、〈如果你來〉、〈阿嬤的花布巾〉。

作品參選是一種考驗，但評價是相對性的。謹向六位得獎人道賀，因為這代表獲得某種評價，讓你（妳）繼續寫；未能入選獲獎的作者，也無須氣餒，因為這並不代表你（妳）不能在這條路努力。



新詩組・總評

美麗的眾聲喧嘩

◎許悔之

擔任以鍾老為名的文學 新詩決賽的評審，感到非常慎重。和其他二位評審委員李敏勇先生、陳義芝教授在評審過程中，我們三人從原本的交集甚少，到形成共識，選出了各篇的得獎作品。

這除了意味著入圍決賽稿件甚多之外，每位評審委員對作品的看重和取向原來也有不同，異中求同，也意味著這些參賽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之上，也可能缺乏在跑道上把其他作品遠遠拋在後頭、領先群倫的詩。

最後選出的得獎作品，都有不同的關心取向和詩味詩興，恰如其份的呈現了詩本來就是美麗的眾聲喧嘩。

桃園是我的故鄉，因而我也深切期望「鍾肇政文學」大河遼闊流長！

新詩組・總評

推薦2016鍾肇政文學獎現代詩得獎作

◎陳義芝



2016鍾肇政文學獎現代詩得獎作表現不俗。第一名作品〈ho-hi-yan〉，音似「喝海洋」，是對海洋的歌讚、遼闊世界的追求：「在每一個曾踏過的島上/留下一句語音，在更前方的嶼上，留下一個地名」；也是對生命的歌讚：「在生命的洋流裡，不斷被浪花激出歌謠與字句」。最後兩行「哈瓦基」是毛利人從來之地，據說即是台灣，那麼這首詩的「我們」，就是台灣原住民。

第二名作品〈伐木者之心〉，詩中的生物與無生物都是活的，因一顆童真的心、一雙詩人的眼。描寫生命初旅，不使用破壞性語言，所行所思皆有關乎發現，情境清新迷人！

第三名作品〈在夢想城市起飛〉，寫桃園的「光陰的故事」，將一些地名組構在自然與人文的景觀脈絡中，更繫連現實發展，情味可親。

佳作1〈阿嬤的花布巾〉，藉客家人的花布巾展開記憶，包括對上一代人的感激、下一代人的許諾，從年幼到成家、從艱苦到幸福，是一首溫暖的詩。

佳作2〈如果你來〉，鏡頭美，生活美，情懷美。最後三行，提示「一期一會」的珍惜之情。

佳作3〈狩獵〉，以大嵙崁溪、拉拉山為背景，回憶追隨父親走進山林打獵的情景，暗喻生命歷練，洋溢著天地人和諧的喜悅。

祝福得獎的詩人持續創作，持續寫精彩的詩！



陳怡絮／攝影

新詩組・首獎

ho-hi-yan

◎張英珉

經過科學驗證，紐西蘭原住民毛利族的母系，源自於台灣阿美族——

ho-hi-yan，朋友，到了這裡，你是否記起血液裡的記憶
穿過海潮，穿過黑色的瞳孔
一艘切開黑夜海面的獨木舟，像鯨的翅
鯊的背鰭；槳撥開了海面，再讓風擁抱而縫起
爬升的星光指引前方島嶼
前方，會是一個長滿菊草的平原
還是有著許多獼猴的森林
不管何處僅是中繼，血液裡有風聲在呼喚
而後，還有更多航行，穿過無風的緯度
逃過颱風的半徑，我們各自航行到達世界最遠的角落
是否記得，母親哺乳時說起的傳說
以及當年回首最後一眼看見的土地
那裡有著來自縱谷的風、梯田的水
與岩岸的紋理；若是飢餓，便會想起芋葉與米粟

野火與落日，想念比季風吹過更沉重
嘿，ho-hi-yan，朋友，潮流去哪裡，獨木舟就去哪裡
有海潮與晴空的地方，有晨曦與落日的地方
就在那裏繁衍生命；在每一個曾踏過的島上
留下一句語音，在更前方的嶼上，留下一個地名
在漁獲和米芋豐收時的合唱，以海洋才有的音域
像珊瑚存在不分國度，一隻錦繡龍蝦的身世
與一隻豆腐鯊洄游的旅程同樣漫長而美麗
我們在生命的洋流裡，不斷被浪花激出歌謠與字句
血淚與汗水同樣從這裡，到那裡
赤腳徒手，搭建屋樑，踩過泥巴，碎石
從這裡到那裡，收成之後
再次隨著季風雕刻獨木舟，再向著海的那面去
還記得千年前我們的語句
Mata，眼睛，那是靈魂之所在
跨過漫長的島嶼，在無法回程的旅行中
眼睛所見的，將在舌頭上牽掛一段回憶
朋友，無論來自哪裡，從哪裡遷徙而去
別忘記來自何處，站立在土地上
萬物都是時間的過客
但時間也是最溫柔的母系

嘿，不要忘記濃厚的積雲，漫長的海岸
岸邊的鵝卵石，與我們歌唱時的合音
「哈瓦基」，是我們在一起的地方
ho-hi-yan，那是同樣的故鄉



張英琪

父母苗栗人，我在桃園出生，為了讀書遊歷宜蘭台南屏東板橋，再去花蓮當替代役，環島數次。兩個孩子的爸爸。

得獎感言

我是個客家人，自小時講客話，但這題目是觸發我去作科學檢查的一個原因之一，HLA顯示，我有平埔族或原住民血緣，源初父系來自中南半島，源初母系是越族，這是人類遷徙史上的必然：生存大融合。

整個台灣有被遺忘了太多的歷史，而我的書寫使命，就是僅可能的挖掘，並且寫下，藉由藝術作品被注目，被注意，被「感覺到存在」不再遺忘。科學顯示，台灣極有可能是南島語系的源頭，或是極重要的一站，希望大家珍惜這重要的歷史，這是台灣的寶物。



陳怡絮／攝影

新詩組・貳獎

伐木者之心

◎游善鈞



成為伐木者的第一天
你帶著一本書
來到一座動物形狀的湖泊
選擇一塊植物氣味的石頭坐下
保溫瓶裡頭裝著牛奶
或者攪了牛奶的酒
你沒有想到
或者是一整頭牛
樹蔭動物一樣蔓延開來
雲朵與陽光寂靜一如植物
你沒有聽見遠方
傳來砍伐的聲響最初引導你
來到這座湖面震動的森林
一如你剛好讀到這一句
水裡的靈魂就要出來
湖泊真的走動起來

石頭開花結果甚至往你的
體內延伸出鬚根藤蔓
你的身體沒有發現
一如你自己的心
嵌在比果核更果核的內裡
碎裂時自有苦味
一如倒入湖水裡的牛奶與酒
或者一整頭牛
水面浮起一如真有靈魂就要出來
一如伐木者禁不住閱讀
卻捨不得傷害一棵樹



游善鈞

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國北教大語創所。

曾獲若干文學獎。

出版長篇小說《骨肉》、長篇推理小說《神的載體》。

得獎感言

這是自己很喜歡的一首詩。

知道有人也喜歡，是件幸福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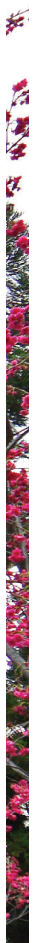


陳怡絮／攝影

新詩組・參獎

在夢想城市起飛

◎羅靜如



一種近乎脫離現實的視野
突起於泰矢生山。
那兒有夢暫棲巨木群中
維持戰亂與太平的原始樣貌
偶而也呈放射狀
向夜的另一端，投訴
晚來的日出和夕落

秋分下旬，石門大圳悄悄
分類東北季風的情緒
你來，便可聆聽
相思仔、仙丹花、櫻花、流蘇
將千塘鄉的故事烙印長長的步道

它們適用不同的語言交談
外省、閩、客、原住民語

在山澗，潮間
每株花草自然暴露你識得的芳香
紅土礫石下，歷史的夾層
沒有祕密

一段未清場的影像
順著記憶的河流原路往返
昨日的虎茅庄
今日的桃園市
大漢溪幾度潰堤的悲愴
新香米飽滿的喜悅

你看，人們已學會用肉眼空拍
在國際機場的航道上
向外展延懷舊迎新的弧線
透過五十年代眷村牆圍的紅門綠窗
腳踏式裁縫車上穿越時空的線頭
一幕幕光陰的故事
流動於心與眼眸的熱潮

夢想，起飛了
假使你見過向陽的花兒
在觀音鄉的小徑上排排招手
朵朵荷蓮直挺挺地傲視山水
你便無需再次提問
幸福的由來
和這座城市未來的航向



羅靜如

筆名愛羅，曾獲兩岸漂母杯文學獎現代詩獎、吳濁流文藝獎現代詩獎，著有《孵夢森林》手機攝影詩集。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的青睞，讓〈在夢想城市起飛〉有機會進入文學閱讀的視野。藉由此次書寫過程，更加體會台灣這塊土地的美好。除風光秀麗人文薈萃之外，尤其關於一座城市自史前走入文明的歷史，將荒地開拓為繁華富饒現景的展演過程。正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身為這一代幸福的我們更應懂得珍惜與延續！而這美麗的願景更值得世代傳承，期許自己猶能持續耕耘，為這土地寫下更美好的篇章，就從這城市起飛，讓夢想翱翔在屬於我們的天空。



郭于健／攝影

新詩組・佳作

狩獵

◎邱建國

那是一個炎夏蒸曬，蟬聲綿延的午後

yaba'¹手上提著織滿泰雅圖騰的提袋

第一次，我要和yaba'學習打獵

yaba'的側臉專注而安詳

全身肌膚黝黑油亮，像甫上過油

也有些像拉拉山上的月桃葉

在這黑暗部落匯聚一點微光

野生茉莉淡淡花香情意無限

yaba'只是沉默地赤足走著，腰際配戴著鐮刀、飛箭

或許想著今天不知將遇見山豬、飛鼠或山羌

在林間父親的身影陪伴著我

調勻呼吸，有如箭步般矯捷

在破曉前夕，明滅閃爍不定的晨光中

踏著昨夜殘存的星光前進

1 泰雅語：意為父親

途中遇見荊棘一叢叢，yaba'很快地拿起鐮刀將它們purung²

即將走的路也就天寬地闊起來

山毛櫸疏鋸齒的卵形葉一路歡迎我們

臺灣獼猴不時調皮地朝我們丟擲果實

松鼠也在林間不時跳躍奔跑

拉拉山在晨光的輕覆下

顯得奇幻溫暖又嫩綠

彷彿是一幅莫內的抽象畫作

熟稔的古謠在心中輕聲哼唱

山上的歲月裡有清風和明月相伴

更有那蟲吟與鳥鳴，我們不致孤寂

一瓢小米酒大口暢飲，吆喝：「再給我一pyatu³」

豪邁奏響口簧琴，唱出心中多年的悲懷

讓歌聲漫漶在胸臆間、山林裡

從角板山蜿蜒而下

直至我們走進山的風景，山的風景走進我們

2 泰雅語：意為切斷

3 泰雅語：意為碗

紋面的yaba'，曾身穿貝珠衣以成為泰雅的勇士為傲
在沉鬱臉顏下，仍有澎湃的血液湧動
我們都是大崙崁溪悠遊林中的子民，敬仰彩虹橋
它總在狂暴的風雨過後
撫慰我們脆弱的心靈，給予信仰
我們深信那是以後和祖靈見面的wwahan⁴
那裡天空一樣自由蔚藍
夜晚流星滿佈，儘管以自己的名姓許願
無所謂煩憂，感覺被束縛；甚至無法呼吸
日子可以轉身和夢一起流浪

4 泰雅語：意為通道



邱建國

民國55年次。私立中州工專畢；台灣省新竹縣人，生於桃園縣中壢市，現居新北市板橋。曾獲全國、桐花、菊島、磺溪、夢花文學獎，飲冰室茶集情詩優選。著有小說「非寂寞對話」。

得獎感言

讓筆墨之間的情懷，串連起你我共鳴，讓性靈昇華，孤獨悲傷的人得著安慰；讓文字擦亮你我雙眼，看見不一樣的世界，體會我的情，你的愛，使生命充滿希望躍動；「歡愉我的歡愉，悲愁我的悲愁」。還要訴說什麼呢？也許也可以說「寂寞我的寂寞，想念我的想念」。就這樣。



郭于健／攝影

新詩組・佳作

如果你來

◎林珊卉

如果你來
車站一早就飄散著櫻花雨
車終於到了，你步步踏著花瓣
這小鎮馨香滿溢

小套房裡早儲滿了糧食
一個月來的踩線
只為了把整個小鎮的美好
在此時帶到你的面前

我謹慎練習，並時時筆記
米的量水的量，高麗菜又要多少
青花菜需要去掉粗皮再白灼
地瓜葉記得撕去一點點絲，還有不能燙太久

山腰上，有人用泉水釀醋
靠海濱，魷魚和小卷被醃製以及風乾
我早跟你說山海交界處，這裡天地開闊
等著帶你欣賞當時的晚霞，倒影在如鏡的水田

如果你來，我必笑語盈盈
即使明日

明日又隔山岳



林珊卉

高雄人，台北青年，台中媳婦，現在於宜蘭工作。希望生命能夠持續欣賞美好的事物，悠揚旋律，天光地景，還有芬芳的文字。

得獎感言

與重視的人分開，就成了遠遠的牽掛。每日所行所見經歷感受，那些壞的需要他安慰，那些好的則遺憾不能與他共享。所有去過的地方，總覺得還得再跟他一起去一次才算是圓滿。順著心裡的声音，寫了這首質樸抒情的小詩，不深奧也沒有華麗的詞藻，很高興能夠感動自己之外的人，也謝謝評審老師的欣賞。



郭于健／攝影

新詩組・佳作

阿嬤的花布巾

◎金萱

阿嬤那條花花綠綠的大布巾
妖豔繽紛的色彩一再鋪罩下來
熱情奔放，像過往青春
像春草勃發的晨早
在歲月如萬花筒不斷更迭轉動的場景中
不曾褪色過

它把日子爆香
像廚房裡不可或缺的佐料
油蔥、蝦米，或香菇
或那句，總是裝蒜
永遠說不出口的情話
無關緊要，卻隨時綿密地出現在身邊

有時，它是一方布簾巾
幽幽垂掛門框外

裡頭是，映成黃花的昨日
暗夜裡演出不眠的，黑黝的內心戲
外頭是，一片花枝笑靨
沸騰已久的陽光，迎接今日

它總是禮物式地，綁好結
包起求學時的每一個便當
鹹得吃起來嗆淚的薑絲大腸
還巴結著我的腸道
那炊煙裊裊 那點點思念
我就偷偷說給你聽

有時，它是一床鴛鴦被
被上那團團簇簇的牡丹依舊臉紅心跳
媒婆頭上那朵春花彷彿還開著
石臼源源不絕稠密地流出米漿
動盪年代，煙硝的人情世故都研磨熬煮成一碗甜棗湯
阿嬤拿起花布巾，收攏好紅蛋放入謝籃
說：「從前吃過的那些苦，都忘了」

眼前，它是一條花揩巾
臍帶似的綿長地纏繞，緊緊地束縛
背起不易拆解的愛和卸不掉長命百歲的許諾
我背著我的女兒
她澄澈烏溜的眼瞳沒有留白
目不轉睛地注視，我一頭紅嫩嫩的花布巾
——因為那裡繁花盛開



金萱

年輕時希望成為畫家，一路走來卻成為一家之「煮」
曾旅居美國十幾年，當過畫匠、銀行員、秘書、義工
現居台北。得過幾個文學獎，出版詩集《家園的所在》

得獎感言

寫這詩時，腦裡浮出小時候家裡榻榻米上鋪滿滿這種花色的棉被、
被單、枕頭套，那些總是以盛開的花為主角的花布，給灰樸樸的家
和寒冬帶來顏色和暖氣；至今已經成為經典的花布，在記憶中不曾
褪色，永遠花花綠綠。

很高興這詩能得獎。感謝外子，他永遠是第一位讀者。

新詩組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5年10月14（星期五） 下午3點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 會議室

決審委員：許悔之、陳義芝、李敏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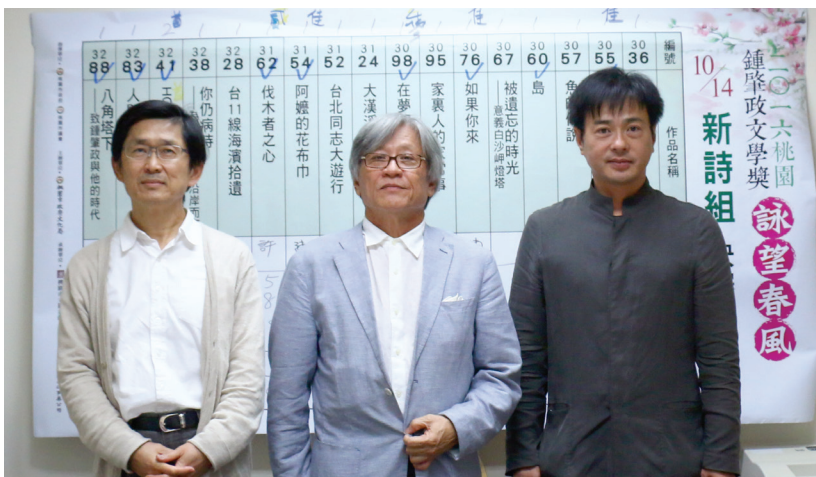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主任溫琳琳

《聯合文學》周玉卿總監、紀竺君、姜呈穎

主席：許悔之

紀錄：紀竺君

攝影：姜呈穎



執行單位報告

周玉卿：

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自105年6月16日至105年9月10日止，總共徵件302首新詩，初審資格審查後100件作品進入複選，由複審委員作家林德俊、崔舜華、顏艾琳進行複選，經過審查會議後，共選出17件作品進入決賽。

今日會議推舉許悔之擔任決賽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作品狀況說明

許悔之（以下簡稱許）談論整體印象：

在閱讀入選的作品中，我常常陷入左支右絀的局面。這首詩在意識上吸引了我，可是又覺得在某一段有些小缺陷；而這篇可能有某一種精神性的泅泳，很深地潛到海底的泅泳，可是又覺得這首詩過於緊張，因此沒有那麼好，有些地方會卡卡的。此次投稿眾數多，可能是因為獎金高，但這也恰好反映素人參加比賽的踴躍。相信在座三位評審的美學是可以信賴的，也相信最後得獎作品是三位評審的品味與對詩學的態度所呈現的最大交集。

陳義芝（以下簡稱陳）談論整體印象：

因為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並沒有設置主題，因此每位評審從不同的藝術角度會有不同的選擇，但同時也代表此獎可能是豐收，因為有很多好作品，所以在選擇上有會有難以取捨的狀況。

李敏勇（以下簡稱李）談整體印象：

評審在評閱作品時，會有一種相對的偶然性，請參加徵文的人不要太過在意。就好比今年諾貝爾文學頒發給Bob Dylan，雖然Bob Dylan已經被討論好多年，但是此次獲獎還是讓人意外。而我所要表達的是，只要在大家公開討論的程序上所選擇的，其意義應該在於「鼓勵」，讓寫作者能夠因為獲獎而繼續創作。沒有獲獎的也不要氣餒，這不表示其作品不好，只是剛好沒有在這相對偶然性中，希望參加者不要過於堅持獲獎這件事情。

第一階段評選

統計評審各自進入決審17件作品中，各自挑選3件進行投票最後在依分數給分，以下為進入第二輪討論之作品，共計9件，結果如下：

〈狩獵〉（李）

〈島〉（李）

〈如果你來〉（陳）

〈在夢想城市起飛〉（李）

〈阿嬤的花布巾〉（陳）

〈伐木者之心〉（許）

〈Ho-hi-yan〉（陳）

〈人間的臉〉（許）

〈八角塔下一致鍾肇政與他的時代〉（許）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許：那我們就針對這九篇按順序逐一討論，首先是李先生所選的〈狩獵〉。

〈狩獵〉

李：我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並沒有特別界定作品內容一定要與桃園有關。但若作品中要有桃園的元素在，〈狩獵〉會是我願意推薦給大家的。

〈狩獵〉詩中提到山林與桃園原住民，這首詩很乾淨沒有其他的龐雜，有著對山林文化元素的描繪還運用了原住民語，這些元素會感動人。

陳：敏勇兄所提到的這些優點我都同意，這首詩的確很流暢，意涵也不錯，但是太過於平鋪直述，閱讀上比較像是美美的小品文，在詩的節奏與跨越的想像略有不足。

許：這首詩中有著象徵與譬喻，且詩音韻很迷人，不做作，可感受到詩對其泰雅族原住民生活與自然的感受的意境。但語言沒有深刻的提粹到晶亮無比，在朗讀上音韻略顯不夠。

〈島〉

李：詩中具有台灣意識，對於孤島的描述有許多，且作品本身不誇張，因為類似的作品有的會過度賦予政治意涵或不足。這首詩平順，且詩中意涵對台灣意象有深動的感情在。

陳：我個人對於這首詩的語言沒有感覺如第一段開頭「湧起磅礴的交響樂」，使用「湧起」在聽覺上的感覺較為模糊；第一節的最後一句，「越是肥沃的土壤越是盛開」，「盛開」怎麼開？情境感出不

來。以至於第二節的「右眼乘載寧靜，左眼便是永恆」，「寧靜」與「永恆」不免也失之於概念，比較沒有感官形象。因為我個人較為重視語言的音樂性與我們所能夠領受的感受，因此這篇我就沒有給予分數。

許：這首詩我個人不喜歡，可能是我個人的偏見。如詩中的「呼嘯風雲」、「雷聲哽咽」、「大徹大鳴」是幾乎接近成語的慣用，在氣韻上用簡潔是有精神性，因為這首詩很短，但是這首詩的字句還是太簡單了，所以這首我比較保留

〈如果你來〉

陳：此首詩從藝術上，鏡頭景象很美，「散著櫻花雨」、「踩著花瓣」也有感官的香氣，這首詩包含視覺、嗅覺的意象在內。詩的第二節，不僅僅是自己踩線，先行探路，而且要把小鎮的美好帶到對方的面前，這樣的情懷非常溫柔。第三節繼續寫細節，非常清楚的寫出「米」、「高麗菜」、「青花菜」要怎麼處理。到了第四節不只是描述個人，也描述在山腰上、水濱的人。這首詩寫出美好的地方、美好的生活的珍惜之情。最後一段「如果你來，我必笑語盈盈」還是承接前面的狀態，但這句疼惜珍惜之情更有張力。而後面的急促、停頓是寫作者有意掌握詩的節奏。

李：這首詩有太多類似成語的地方，如「馨香滿溢」、「笑語盈盈」這是大多數人陳述的一種習慣，是一首溫馨小品，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心性。

許：詩的氣韻與詩中的小確幸迷人，但欠缺一句情感可以拋下錨地的地方。這首詩比較優雅緩慢，但詩文依然很感人。

〈在夢想城市起飛〉

李：有桃園味，講機場。但有包含不同族群在桃園居住與桃園變遷發展的意象，延伸到現在的機場。作者用機場對抗眷村，寫出桃園變遷，而這首詩剛好代表著桃園平地的意象，所以選擇這首。

許：身為桃園人，我個人對桃園生態歷史還有些了解，作者寫出桃園的變遷、自然生態或是閩客各半，寫出一種氛圍，這是一首不錯的詩。但我沒有給分的原因是詩的結尾，我個人認為詩要有更多疑問而不是要有一個結論，一定要樂觀正面的結尾反而減低了我對這首詩的喜愛。但是這首詩不失為是一首有意思的詩。在簡短的篇幅裡，寫出某一簡短史，是有人文的氛圍。

陳：第二行「突起於泰矢生山。」，泰矢生山是山名嗎？因為作者在這一行特別加一個句號，反而特別突兀，不知道這是什麼。

〈阿嬤的花布巾〉

陳：讀詩的時候會想到客家、桃園，甚至聯想到鍾肇政的氣息，所以就挑選了這首詩。這首詩用花布巾作為意象，帶出阿嬤在廚房、居住地與昨日、今日的景象。作者從「一床鴛鴦被」寫到下一代，整個包含了民間生活傳承下來，有種幽幽訴說的感覺。這首詩用意象來表現而不是用敘述語言在說明，所以我就勾選了這首詩。

李：這首詩從寫阿嬤的部分帶到桃園的意象，可是第一節的第二行「妖豔繽紛」與第一行的「花花綠綠」是一樣，這樣的語句是重複的，有妖豔繽紛就不要有花花綠綠。在書寫上盡可能不要使用成語或是習用語，應該是把字詞拆散重組，盡可能不要一直使用形容詞。但是整體來說這首詩是一首不錯的詩。

許：兩位剛剛都有提到不要在詩句中出現成語或是習用語，但是對初學者來說這比較難以避免。我個人會從詩是否有以物喻情，以物帶人去描述情感來看。在獨到詩中的「薑絲大腸」的時候真的非常感動，因為想到自己的阿嬤，當然這跟個人的經驗有關。但我要說，即使我擺脫我個人經驗，這首詩仍是瑕不掩瑜。但是這首詩最大的敗筆在於作者太常使用慣用語、成語甚至有許多同質性的詞彙，若這首詩能在字句上稍作改變，這首詩會看似無技術，但是其實非常動人。

〈伐木者之心〉

許：這首詩是在這入選作品中，如果以想像力、神思千里，最能自由出入，很勇敢到達想像比較遠的地方。我個人很喜歡的一首。這首詩我讀了好幾遍，我一直在想作者想說什麼？彷彿我理解作者說什麼，我也看到作者模仿某些人的痕跡，但又說出不出是什麼。這首詩其實是在描述人在沒有界線後進入一種大化的狀態。比如詩中「成為伐木者的第一天……樹蔭動物一樣蔓延開來」，這其實是一種想像/幻想的界線去打破人、自然、人為。這首詩的句子也不是那麼好，還是有卡卡不太順的地方，詩中的意象還是有皺皺的地方，可是作者擁有強大的想像力，用這樣的方式描述人與自然的應對與損害。這首詩雖然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這首詩能夠讓我有一種觸類旁感。人好像是一種很神秘的物種，充滿著想像力、知覺與各種可能。

李：伐木者與書是一種勞動者與非勞動者的對比。在詩中可以讀到勞動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心性與表現。

陳：這首詩語境迷人，主題隱晦，作者運用大量的想像力。雖然不夠流暢平順，但沒有破壞語言。這首詩描述了人在一個自然中的情境裡，有視覺影像的呈現所以我也會支持這篇。

〈Ho-hi-yan〉

陳：Ho-hi-yan是阿美族語一種表情聲音。而這樣的聲音會帶來一種情境感，而這首較為特別的地方是連結了阿美族與紐西蘭的毛利人。這首有站在邊緣性，既是寫阿美族，並以阿美族代表台灣性。21世紀，現代主義極度發展的後現代主義的邊緣性是比較迷人的，而這首詩的邊緣又連繫了台灣的阿美族與紐西蘭的毛利族，詩的意涵也很深。不只是用原住民語呈現一種新奇的異質性效果，還把台灣歷史感帶出來，引人思索。

李：Ho-hi-yan的意識不夠明確。作者呼喊Ho-hi-yan應該是有其意義，但是沒有讀到Ho-hi-yan的意思。此首詩有原住民屬性，台灣原住民的思考，但是應該在標題上面註解Ho-hi-yan的意思。

許：這首詩我覺得是瑕疵最少，最壯闊。這首詩先不討論台灣是否為毛利人的起源，但詩中有許多句字都非常動人，如「萬物都是時間的過客/但時間也是最溫柔的母系」講到變化裡人種的流變、遷徙。看似很簡單，但是作者是用細心感受所寫成。若要與地球同生息，其實這首詩就是在談地球村。此外，這首詩的贅字、漏字非常少，語句不誇張也不吹噓，可感覺到作者的氣度。

〈人間的臉〉

許：〈人間的臉〉是這次作品中較為現代的。這首詩在說的是在智慧型手機、臉書等通訊媒體下，雖然高度訊息傳播但人的情感卻貶值的狀態。如第三段「想寄電子卡片給你/網頁出現十張/還有另外九頁的選擇」。詩中較為動人的地方是講述時代行為，隨著臉書的使用、打卡，一張一張的臉，隨著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某種意識或是行為或是訊息的溝通，也溝通了一種恆久不變的訊息。作者有深刻思考，深邃。雖然不是最好的句字，但是算是有碰觸到現代社會下的一種意識，在現代載具下的呈現，因此選了這首。

陳：前半有點零碎，有些地方音樂性不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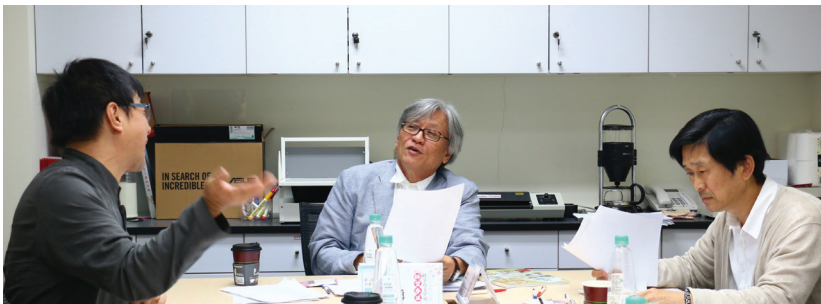
李：現代生活狀況可以片段理解。

〈八角塔下一致鍾肇政與他的時代〉

許：因為這個獎叫「鍾肇政文學獎」若要在這麼多作品中挑選跟此獎有關的詩，我會挑選這首。這首詩寫廣義的桃園或鍾肇政，這首詩也寫時代，並用詩的想像角度去理解與寫出作者所認識的鍾先生。寫政治性的部分也有溫柔敦厚，如「在禁書裡取暖，在微言大義裡/反叛」，作者本身有一定寫詩的程度與能力或處理語言與語言戰鬥的能力。可看出詩的層層疊疊。我個人認為是一首不錯的詩。

陳：這首詩有點刻意為之，剪裁上有點問題。詩人要有造境的能力，有些地方不夠準確。有心向大師致敬的詩，但不足。

李：有些意識上雖然彆扭，但可以知道在寫什麼，但我不喜歡因為是鍾肇政文學獎，作者就用自己本身的知識，用字句去書寫某特定人物。



第二階段評選

每位委員評分第一名9分，第二名8分，以此類推之後統計結果。

〈狩獵〉（李8分；陳5分；許4分，共17分）

〈島〉（李7分；陳1分；許1分，共9分）

〈如果你來〉（李3分；陳7分；許6分，共16分）

〈在夢想城市起飛〉（李9分；陳4分；許5分，共18分）

〈阿嬤的花布巾〉（李4分；陳6分；許7分，共17分）

〈伐木者之心〉（李5分；陳8分；許8分，共21分）

〈Ho-hi-yan〉（李6分；陳9分；許9分，共24分）

〈人間的臉〉（李1分；陳3分；許3分，共7分）

〈八角塔下一致鍾肇政與他的時代〉（李2分；陳2分；許2分，共6分）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Ho-hi-yan〉（24分）獲得第一名，〈伐木者之心〉（21分）獲得第二名，〈在夢想城市起飛〉（18分）獲得第三名，〈阿嬤的花布巾〉、〈如果你來〉、〈狩獵〉3件列為佳作。

（下午5時散會）



童話





首 獎	陳 昇 群	H ₂ O仙子
貳 獎	翁 建 道	真相
參 獎	呂 黛 芬	痛感星球
佳 作	陳 韋 任	姐姐妹妹出郵去
佳 作	簡 志 仲	畫眉與烏鴉

童話組・總評

麗花嘉果滿園

◎傅林統

童話評審，長久以來存在著三個取向議題，一為童趣與內涵孰重孰輕？一為讀者單純是兒童，或包括成人在內的全年齡？一為對奇幻與合理性的構成方式意見紛歧。

決審會議聚焦於此，還好，應徵作品水準頗佳，能在上述取向兼籌並顧就獲得共識而入圍。然而可惜的是有幾篇在內涵取向表現優異，卻恐因兒童不易讀解而落榜，支持者十分心疼！

〈H 2O仙子〉奇幻與真實交融，釀造了十分特殊的趣味，彰顯了主角小芬的善良和孝心，溫馨感人。

〈真相〉靈肉分離的奇幻引人入勝，且從人物的互動中發現了人心的真實與人性的真相，內涵豐富，意義深刻。

〈痛感星球〉以想像的星球，產生隔岸觀火的客觀效果，得以領會「痛苦」是人生必經的歷練，是痛切的禮物，是成長茁壯的簽證，提升心靈境界。

〈畫眉與烏鴉〉生動活潑、主題顯明，是溫馨親切的「動物童話」尤為適合較低年級兒童閱讀。

〈姊姊妹妹出郵去〉姊妹雖是同根生，卻也是從小就是競爭的對



手，故事以奇異的命運促成彼此的和解，領會手足情誼該珍惜！

事後回顧，入選作品皆屬於各種觀點均衡兼顧者，至於風格特殊的卻落選了，不禁想起堅持「法華文學」的日本童話作家宮澤賢治，從沒沒無聞而在百年之後被譽為巨匠的事實，足以勸慰參與的作家們，無須太在意得獎與否，相信自己擁有「明珠」永續琢磨，時到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可期！

童話組・總評

幾點感想

◎馮輝岳

今年進入決選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水準，但突出的令人眼睛一亮的卻少見，且每篇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點，相較之下，缺點若是無傷大雅的，得獎的機率就高。

先說幾點感想：

1.童話的閱讀對象是兒童，淺顯的語言是作品的基本要求，部分作品出現句中充斥抽象詞語、句子太長及句子歐化、說理及說明太多等情形，容易造成兒童閱讀的障礙。

2.有些作品幻想的成分太少，沒了幻想或幻想成分少就不像童話了，反而更像生活故事或兒童小說。

3.童話的結構模式很多，作品無論採去哪種模式，應留意全篇的連貫與統一，有的作品開頭和中段銜接緊密，後段卻脫離主脈岔接到另一沒多大相干的事件去了，十分可惜。

特別推薦「真相」，這篇作品以第一人稱「我」——小虎為主角，敘寫「我」因頭部遭受意外撞擊住院，在半夢半醒之間變身壁虎的故事。它成功的地方在於童語運用嫻熟及人物刻劃逼真。作者利用對話、動作和心理活動刻劃各個角色，使得「我」、小胖、瘦皮猴、



阿木這幾個人物，形象鮮活，栩栩如生，閱讀之後讓人彷彿身歷其境，耳聞其聲。

也欣賞平實、平穩的作品：「畫眉和烏鴉」、「姐姐妹妹出郵去」。前者告訴讀者：外表的美醜並不能代表心地的好壞，聲音難聽且一身黑烏的烏鴉，也有一顆善良的心。常常吵架的郵票姊妹，在出郵途中因被一封信感動而了解：姊妹之情是什麼也取代不了的。兩篇沒有嚇人的文題，沒有很大的企圖，沒有顛覆與解構，讀來卻溫馨感人，童趣盎然。

童話組・總評

創意、鮮活與邏輯

◎林世仁

這一屆童話組進入決選的作品有30篇，三位評審初評時只有1篇獲得2票，可見作品水準十分接近，各有勝出之處。決選現場，我們在17篇中逐一討論。有趣的是，首獎和佳作的第三篇都各有兩篇產生「拔河賽」。結果首獎協調成功，佳作的第三篇則爭執不下，最終以各有重大疏漏而從缺。

首〈H2O仙子〉單是篇名已經顯示出新舊結合的創意，把老舊題材處理得極富新意。〈真相〉全篇懸疑感十分突出，真邪？幻邪？引人一路往下讀，而又於幻夢中見證出友情，讓題目「真相」有了雙重意涵。〈痛感星球〉題目新穎，非常亮相！如能補強兩個時空交疊的敘述，相信效果會更加突出。佳作中，〈畫眉與烏鴉〉和〈姐妹妹出郵去〉同屬於老題材、老主旨，但都以敘事生動、流暢，有閱讀樂趣而入選。

綜觀此次作品，文字功力大多不弱，旗鼓相當的作品不少。最終影響名次的，主要落在三個面向：一、主題或敘述手法有無新意？二、文字是否生動有味，能引發閱讀興緻？三、故事邏輯有無重大缺漏或偏離？情節是否完整？其實，這也是所有徵文能脫穎而出的主要



關鍵。

鍾肇政文學獎是目前各縣市獎額最高的文學獎，祈望它能以優質條件吸引到更多佳作。套用進入決選的〈網網春風〉這個標題，祝願下一屆鍾肇政文學獎能網住更多、更美好的童話春風！

童話組・首獎

H₂O仙子

◎陳昇群

許願池裡，有許多「HO」，在池子裡等待機遇，等待一聲「噗通」！

「HO」是還沒蛻變完成完整仙體的「H₂O仙子」，暫時只能叫半仙，必須以完成的任務，獲得神明的認證，通過了，即可進階。

這裡是玉尊宮，信眾極多的一座大廟。輕煙裊裊的大殿上，大神們正忙著細聽人們的祈祝和禱告，沒注意到偏殿外頭，踱來了個小女孩。

小女孩並未持香，手中緊握的，也只是一枚舊銅幣。她站在偏殿一旁的許願池前，想了一下，開始祈願，再將手中的硬幣輕輕擲出，硬幣朝池子劃了一道短短的弧線——噗通！

好重的任務

一開始，所有的「HO」都在等著迎接這枚新的機會，全都屏氣凝神，水池裡的氣氛緊張得不得了。

然而，在聽完小女孩的願望後，大家卻變得慌慌張張。

小女孩只說：「我好想媽媽，讓我再看到她，拜託。」

「HO」們知道小女孩的母親，不久前才離開了人世。這願望一出口，要見媽媽，怎麼可能？

而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塊錢，一塊錢只能讓法術施上一回，僅僅一回很難改變什麼？實現這願望？根本不可能！



itsK/Shutterstock.com 授權

沒看見硬幣鋪了厚厚一層銅鏽，顯示這是很舊很舊的錢幣了，光彩發不出，然而最神奇的法術得要從折射的光線中，才能施展得出哇！

限制太多了，誰也不想接這個任務，心裡想：「接了自找麻煩，白費力氣。」

噗通！硬幣落向池面後，濺開一朵小小的水花，只見它緩緩沉落，「HO」們卻東逃西竄，閃來躲去的，池面全是波紋。

有個瘦瘦小小的「HO」，剛醒來，還搞不清狀況，大家又推又擠，給擠到池中央，不巧就準準接下了硬幣。

「好重！」這個叫阿方的「HO」，迷迷糊糊握住硬幣，才感覺不對勁，「什麼願望？這麼重。」

「太棒啦，有個笨蛋接去了。」

在池裡待最久的半仙老大——大淵知道後，氣呼呼的罵阿方：「有些任務接不得，你不知道嗎？」

其他的「HO」經過阿方旁邊，開始幸災樂禍。

有的假裝鼓勵：「恭喜你，阿方你這任務很棒，加油。」

大淵聽了，沒好氣的說：「加油？阿方又不是汽車有油箱。」

也有表示支持的：「小女孩可憐，你一定要盡心盡力，我定會幫你打氣。」

一旁大淵又聽見，忿忿代答：「打氣？阿方又不是汽車有輪胎。」

最後搖搖頭下結論：「不管你了，小女孩的願望沒實現，你這輩子就在這陪我，別想成為水仙了，唉！」

這時阿方才發覺：不妙！但也只能聳聳肩、攤攤手，既然接下了，硬著頭皮面對吧。

只有一次

阿方還是「HO」，還不算是完整的水仙，體態非常不穩定，有了任務之後，總想來去自如，他向安座偏殿的大神們請准，偏殿供奉的八仙一聽，滿臉驚愕。

呂洞賓捋捋黑鬚鬚，搖頭嘆息：「這差事太難！」

「勇氣十足，是我就傷腦筋了。」李鐵拐敲著拐杖表示讚許。

張果老好心，凌空抓來一把輕淡的氣息，遞給阿方，交代他：「這一小把『H』，儘管不多，但能讓你在這段時間變身水氣，好辦事。」

「感謝大神，小仙子阿方獲益良多。」

有大神襄助，阿方輕盈盈的成為蒸氣，離開水池再飄飄晃晃的找到小女孩的家。

小女孩是窮苦人家，住的小公寓是租來的。愛她的母親離世後，爸爸在兩百公里外的大城市工作，家中除了她，有爺爺、奶奶和一個弟弟，相依為命。

這天放學，小女孩才放下書包。

「小芬，來幫奶奶一下。」奶奶切不開大蘿蔔，小芬連忙走進廚房。

阿方這股蒸氣也跟了進去，蒸氣是氣體，是水的另一種樣貌，更是看不見的。阿方融在滾熱的鍋蓋上頭，靜靜望著，望著小芬使勁的把大蘿蔔切成小段，再撒進鍋中。老的或小的，下廚房做菜真的很辛苦。

當然，一旁的阿方也只能看著，他沒法請來之前是這間廚房的主人，也就是小芬的母親。

不會有法術能讓人重生，即便是廟裡神通廣大的大神也不能。所以，這廚房再也聞不到媽媽的味道了。

這天，阿方只能安靜的離開小芬的家。心想：要實現這個願望，果然沒想像中的容易。

許願池水又撲通、撲通的，接連響起「保平安」、「求健康」這些比較容易的願望任務，就只要不出事，沒生病即可；甚至還有「生日禮物是玩具，要手機」之類的祈願，「HO」們紛紛上前搶奪這些硬幣，搶翻天了。

阿方一點也不想換任務，他坐在池邊的角落尋思著……方法是有，卻不太實際，但無論如何，他都想讓小芬見一下媽媽。

深夜時分，月亮在薄薄的雲層之上透寫濛濛的光暈。

阿方抽取硬幣上的銅芒，藉著月光反射，進入了小芬的記憶深處，在那邊，讓她親愛的媽媽現形。整個過程小心翼翼的，這唯一一次的法術，運用起來必須一擊功成。

終於，小芬見到媽媽了，在她深沉的睡夢中。

媽媽微笑著，把小芬擁入懷中，沒說半句話，但小芬卻覺得好幸福、好幸福，時間就這麼停下腳步……

不多時，阿方卻覺得不對勁，硬幣上厚厚的鏽斑，讓光線傳送得斷斷續續的，術法的施行是非常嚴謹的，如果難以維持，馬上失效——果然！小芬開始覺得身邊的媽媽身子忽冷忽熱，臉上的表情也忽明忽暗！她猛然驚醒，翻身坐起，一場原本溫馨的夢境立刻斷訊。

守候

回到許願池，大淵問阿方：「成功了嗎？」

「沒有。」阿方垂下臉龐。

可惜當時小芬的夢境只要能持續下去，讓在夢裡的小芬和媽媽相處，有了安慰，並相互約定，直到自然醒，事情必有完美結局！而小芬也會因此感受到媽媽是存在的，是在身邊的。

一整天，阿方難受的待在整座池子最深最凹的地方，讓自己埋進污泥，曬不到陽光。

而誰都沒料到，傍晚時分小芬居然來了。她站在許願池邊良久、良久，這些話才說出口：「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是一場夢，你們並沒有讓我的願望實現，但我還是說聲謝謝，因為我許了一個很難實現的願望，謝謝你們，祝福大家。」接著，亮晃晃的一元錢幣「撲通」一聲，從小芬的掌心擲出，輕巧巧的落入池中。

這次，沒有任何一位「HO」衝過去想接它，但也都沒躲，大夥兒只想到阿方。翻遍了池子，大淵總算抓著他浮出來。

陷入傷悲的阿方，不清楚小芬剛剛說了什麼，望著沉落中的硬幣，阿方上前一步，又退後兩寸，躊躇不止，「這任務根本不適合我，會搞砸！」

大淵生氣了：「這次小女孩沒許願啦，只給祝福，快去接。」然後用力把阿方推過去，這枚硬幣，才緩緩沉到阿方的掌心。

自責中的阿方，盯著這枚新硬幣，正如黃金般發出炫眼的亮度。

「一枚硬幣，可以魔法一次。」驟然間，在他心頭浮現新的打算。

這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日子，阿方心無旁騖，只專注在小芬的願望上。

在小芬家，這會兒正是晚餐時刻。

「姊，妳煮的菜開始有味道了。」

「啐，這是誇獎，還是說我之前煮的都不是滋味？」

爺爺打圓場：「弟弟是說越來越好了。」

奶奶敲邊鼓：「明天換弟弟下廚。」

「我煮可以，但你們敢吃？」

晚餐的準備，小芬是越來越上手了，身體不好的奶奶，幾乎變成助手而已。

所以才剛收拾好晚餐，小芬一回頭又沉聲說道：

「弟，回房間做功課，別又跟奶奶搶電視看。」

「拜託，一下下就好。」

「已經過了一萬次一下下，還看。」

「吼，怎麼跟媽媽說的都一樣。」

奶奶笑呵呵：「我不看、我不看。」

小芬卻一把取走遙控器，索性關掉電視上的卡通：

「奶奶，別寵壞弟弟啦。」

一幕幕情景，一件件小事，阿方全程都攝下了放在心中。

阿方告訴大淵：「即便實現不了，也想讓一切更靠近那個願望一點。」似乎，他知道該怎麼做了！

再一次

一年之後，中秋節前一晚。小芬遠在外地工作的爸爸，臨時決定今年不值班，要回家團圓。在大城工作的多半是外地來的辛苦人，這日子誰不想返家看看許久不見的親人？

趕到車站，車票早已售光。客運更是班班客滿，連個站位都不售，

爸爸佇立在擁擠的人潮中，心頭慌亂。

阿方在小芬接到爸爸的來電時，也弄清楚了狀況，但阿方想送小芬的這份大禮，一定要爸爸回到家以後，才能送出啊！

放了一年都沒用掉的那多出來的一次法術，難道要用在此刻嗎？用了，又值不值得？此刻阿方必須儘快決定。

爸爸還排在曲曲折折的購票隊伍後頭，想儘快買到加班車的座位，路上塞滿了車，車上塞滿了人，使得購票隊伍前進得很慢、很慢。

有個壯年人從票窗口趑回，經過爸爸身邊，他剛買到票，拿著手機邊走邊說：「什麼！你開車來接我了，已經到這裡？」壯年人放下手機，左顧右盼，眼睛倏地一亮，張開手揮舞。

排隊中的爸爸聽到，感到小小的羨慕。不想那壯年人一個轉身，第一個就找上爸爸，問：「這位先生趕著買票？」

爸爸點頭：「嗯。」

「我這裡有張票，是剛買的加班車，有座位，請問您需不需要？」……銅幣的光芒閃動在大城式的霓虹中，不會特別醒目，這次，阿方終於讓法術有了最完美的演出。

爸爸才回到家，弟弟立刻衝上去，抱緊緊不放。

月亮彈出地平線，橙橙紅紅的，又圓又大！假如相距是直徑，乘以時間這項圓周率後，似乎就可以得出思念概括的樣子了。

中秋節當晚，小芬再度展示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團圓大餐，餐桌邊，家人間溫馨自在的聊著，這段日子收藏在心中的諸多事情，趁著此時一一說出。

「不錯喔！」爸爸吃著、嚼著，不住點頭讚許。

弟弟說：「對呀對呀！已經煮得跟媽媽一樣好吃了。」

小芬不僅掌廚，在奶奶的引領下，洗衣晾衫，打理清潔，已能輕鬆

攬下大部分的家務。在堆滿雜物的陽台上，小芬清出一塊空間，召來一家人賞月，地面都是移動的影子，太擠了，爸爸想想，決定先去盥洗。回來後，只剩小芬還待在陽台，爺爺奶奶弟弟都進去客廳看電視。

月明星稀，陽台上兩個人都沒話說。

阿方轉化成清淡的水氣，有些心急的漂在四周，「說呀！說呀！」

「唔——」爸爸欲言又止。

「月亮好大喔。」倒是小芬先打破緘默。

爸爸順著話題也說：「有人說中秋的月亮，是一年當中最圓最亮的。」

「我聽過，所以中秋被很久前的人們選出來，當作節日，當作一家團圓的日子。」

「嗯。」

然後又是一陣靜謐。

阿方則是團團轉，「還有呢？接著呢？」多希望此刻還能再使一次法術，一次就好。

爸爸的一席話

其實阿方一直都沒離開，只因為最後的期待尚未實現，他一直想藉由爸爸的口中來告訴阿芬一件事，只是這件事是什麼呢？

阿方焦急的等著，卻總是等不到。

薄雲散了以後，中秋月的臉上更是亮到連玉兔的影子都快消失了！阿方應也是第一次發現有這樣的月光，絢爛、皎潔……就在這時，他隱約聽到了一句傳聲，再細聽，是大淵從許願池傳來的呼喚。

以最快的速度飛奔，阿方多想立刻就回到池子。遠處小村鎮飄來

的濃冽人情味，他沒去品嚐；眼前玉尊宮的夜景燦爛輝煌，他也沒能細瞧。

匆匆趕到許願池畔，在阿方眼前，水面那一大片月亮倒影，正閃動著最刺眼的光芒。

進入池水中，所有的「HO」都帶著欣喜的神情，圍看著阿方伸出雙手，接下這枚有史以來最圓最亮的中秋明月。

「你聽見我的願望了嗎？阿方。」這枚銀幣盪漾出水面的金色漣漪，輕聲問起。阿方抿抿嘴，回答：「我知道該怎麼做。」

趕回小芬那邊，陽台上的靜默依舊持續著。

「哎呀，有蚊子！我去拿蚊香。」小芬揮手驅蚊。

「沒關係啦，再陪我一下下。」爸爸忽然一愣，笑說：「一萬次一下下。」

小芬也笑了：「媽媽的話，誒，媽媽最愛這樣唸弟弟了。」

天頂忽然變得燦亮，直向爸爸的臉上、額間，煦煦的撒下一道光輝，爸爸側過身，聲音輕而有力：

「小芬，真的很謝謝你。」

「爸……」

「一年多了，這個家少了一個很重要的人，但回來這幾趟，都發覺家裡的一切，正慢慢恢復到跟以前一樣的氣氛，尤其今天，有時候我真以為你們的媽媽還在——。」停一下，爸爸又說：「所以，真的很謝謝你。」

一席話暖暖流動，小芬心頭熱烘烘，腦海裡的畫面一波波的湧現：

「原來媽媽一直都在，沒有離開過，爸爸他看到了！媽媽還在、還在這裡，還在我們每個人所說的每一句話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裡，還

在我心底……」

撲通！

許願池水面，有朵水花斂起了翼瓣，結成果實，果實晶瑩透光，映射至偏殿內。

大神們莊嚴以待，張果老騎驢而出，笑顏中泛著光華：「這個小『HO』，居然能完成任務！」

雲霧翻湧間，由張果老傳法，一道獨特又輕盈的「H」氣息，緩緩注入阿方的體內，「H₂O仙子」正逐漸成形。

許願池上，池水綻放祝頌的波紋，這景象已許久、許久不曾再現。

大淵浮上來：「恭喜阿方，我們與有榮焉。成為水仙後要經常過來走走啦，小水池，永遠有大願望。」回過身子，朗聲又告訴其他「HO」：「別淨揀些容易的做，有心成仙，去接不可能的任務。」

阿方不停的道謝著……。大家也都相信他會帶著一副好心腸成仙。

至於小芬，事後又來了好幾趟，都立在池畔合十默禱，至於說了什麼？阿方不在，她也許不是許願，誰也沒聽出來。



陳昇群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廿多年下來一直是小學教師。對我而言，童話似乎是種身形無定的文類，以為自己終於抓住了想像，一用力，手掌心只剩幾陣芬芳留著。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對拙作的青睞嘉許，讓孤單的文字擁有舞台展現。感謝好友間經常性的聚會，相互鼓舞提筆創作。尤其感謝桃園，為兒童文學規劃出全新的田畝，供播種，供採收，為孩子們鋪就寬廣多采的閱讀界域，期待日後繁華豐饒的景象。

童話組・貳獎

真相

◎翁建道



儘管眼睛無法張開，身體也動不了，但我躺在床上還是斷斷續續聽到一些談話聲。

「醫生，阿虎現在情況怎樣？」媽媽焦急的聲音。

「阿虎媽媽你不要緊張，我看了醫學中心的檢查報告，除了一些擦傷外，大致上都沒有什麼問題。」我聽得出古醫生低沉的嗓音。

「可是他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清醒？」

「這是頭部受到撞擊造成的，應該等一下就醒來了。」

「那他醒來時，我要注意什麼？」媽媽還是維持她一貫的細心。

「你就注意看看有沒有腦震盪的現象。」

接著我就聽到媽媽送古醫師走出房間的腳步聲。不久，我又睡著了。

我醒來時，看看窗外，太陽的餘暉穿過半掩的窗簾灑落在窗戶旁的書桌上，我應該睡一整天了吧。我伸了伸懶腰，翻身下床。「啪！」天啊！我整個人跌落到床底下，我抬頭一看；喂！這是怎麼了，床什麼時候變得那麼高？幸好我身手矯健，掉下來才沒骨折。沒關係，可能是頭還有點暈，視力模糊才會這樣，就像現在看自己的手好像都變形一樣，佈滿皺紋，好恐怖。手腳不聽使喚，只好用爬的。我先爬到門口的穿衣鏡看看自己現在的樣子，不管怎樣我的臉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容易爬到



itsK/Shutterstock.com 授權

鏡子前面，我抬頭照一下鏡子，「啊！」我尖叫一聲，鏡子裡出現一隻好大的壁虎，嚇死我了。吸口氣，靜下心來，我再看一下鏡子，哇！壁虎還在。但有點不對勁，我看不到自己。我轉頭，後面沒有壁虎。我動一下我的右手，鏡子裡的壁虎也動了一下他的右腳，我舉起左手，他就舉起他的左腳。天啊！我變成一隻壁虎，怎麼可能！我一定是在作夢，我咬一下我的手指頭，好痛，這不是作夢，完了怎麼辦？我急著團團轉。突然，門被推開，我聽到媽媽在叫我。不行，我不能讓媽媽看見我這個樣子，我趕緊爬到牆角，眼睛閉著縮在那裏。

「阿虎…」媽媽去床上找我。

「阿虎，你躲在這裡做什麼？」媽媽走到我面前了。

「下次爬牆要小心點才不會摔傷。快一點，我拿你最愛吃的食物來了，把眼睛張開。」現在，我才真正感受到母愛的偉大，即使我變成壁虎，她還是一樣愛我，我淚流滿面的張開眼睛。

「哇啊！」我再次受到驚嚇，媽媽是一隻壁虎。

「你亂叫什麼啦！」但，這是媽媽的聲音沒錯啊。

「你…你是一隻壁虎。」我感覺我的聲音在顫抖。

「你瘋了嗎？我是一隻壁虎，你就不是嗎？」對啊，我自己也是壁虎，不對，不對。

「我本來不是壁虎，你也不是。」我拚命搖頭。

「你到底在說什麼，我們一直都是壁虎啊，你是不是真的摔成腦震盪了？」媽媽邊說邊舉起她的腳來摸我的頭，好噁心！

「我是人類啊，我的名字叫阿虎，你是我的媽媽淑美呀。」

「沒錯，你叫阿虎，我是淑美，但這都是跟著住在這間房子人類的名字取的。」媽媽口氣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不管怎樣，我就不是壁虎嘛。」我開始趴在地上哭。

「王阿虎，我跟你說，你不要以為你受傷，就可以藉故耍賴，門都沒有。你最好在我下次進來時把晚餐吃完，不然就家法侍候。」這種霸氣，怎麼可能不是我媽媽。那…那…我不就真的是壁虎，想到這裡我又開始嚎啕大哭，哭了一陣子後，我肚子有點餓了，我把媽媽端來那盤食物打開。「天呀！」我又暈倒了，那是一盤黑色的蚊子，還沾有芥末。

二

「醫生，他剛剛有清醒，但沒多久又睡著，這樣有沒有關係？」朦朧中，我又聽到媽媽的聲音。

「目前看起來還好，就是要多觀察。」

「還有，他清醒時很奇怪一直說他不是壁虎，我端晚餐給他，他還推掉說他不吃蚊子。」

「嗯，這可能是因為他摔下來前是趴在牆壁上要抓壁虎，最後暈倒時留下壁虎印象的關係。」

「喔，原來是這樣，那我就放心了。」聽起來媽媽是鬆了一口氣。我也鬆了一口氣，原來真的是作夢。過不久，媽媽又走進來。

「王小虎，你吃完了嗎？」媽媽應該是煮了好吃的東西，我帶著微笑張開眼睛。

「哇啊！你怎麼還是壁虎！」我又開始尖叫了。

「很好，你再裝瘋賣傻沒關係，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要吃！」媽媽把那盤噁心的蚊子大餐收走了。也好，誰要吃蚊子。

可是，怎麼會這樣呢？我應該去外面散散步，說不定就會弄清楚怎麼回事了。我從地板爬上牆壁再沿著牆壁爬到天花板，然後倒立黏在天花板上，最後由氣窗爬出去。太不可思議了，我根本就是一個蜘蛛人。小胖他們要是看到我這樣爬，不知道有多崇拜。但是，我現在這個樣子，他們認得出來嗎？

外面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晚風吹來，好涼爽啊。不久，我聽到「嘶…嘶…嘶」的聲音，那是什麼聲音啊？我朝著前面草叢高聳茂密的地方走去，突然，一條大蛇出現在我眼前，我整個人僵住了，四隻腳完全動不了，眼看大蛇越來越近，張開他的大口準備把我吞下去。這時從我身後傳來「砰噹…砰噹…」的聲響，一個翻倒的鐵桶往大蛇那邊滾過去，大蛇受到驚嚇，急轉頭游回草叢深處。我還是僵在原地，接著我看見媽媽從鐵桶裡面爬出來，原來媽媽躲在鐵桶裡面死命推著鐵桶滾動。我已經無法控制我的眼淚了，我立刻衝到媽媽的懷裡，媽媽真是太偉大了，有這樣的媽媽，讓我當一隻壁虎也無所謂。媽媽用腳輕輕拍拍我的背，叫我不怕，然後她在我耳畔輕聲對我說：

「小虎真的長大了，遇到危險尾巴已經會自動斷掉。」我轉頭往後看，一條斷掉的尾巴正在草地上活蹦亂跳，我再次暈倒。

三

「阿虎！阿虎！」誰在叫我啊？我聽到媽媽開門的聲音。

「喔，小胖、瘦皮猴，快點進來。」原來是我的同學。

「阿姨，聽說阿虎受傷了，我們是來看他的。」這是小胖的聲音，果然是我的好朋友，這麼快就來看我。

「你們真的好貼心喔，阿虎在房間休息，我帶你們進去。」

「阿虎，你同學來看你了。」我很想起來，但不行，前面的經驗讓我不敢張開眼睛，我很怕看到同學也變成壁虎，我還是繼續裝睡好了。

「他還在睡覺，醫生交代要多休息，不然你們在這裡陪他，可能等一下就醒了。」

「謝謝阿姨，阿姨你忙，我們陪他就好。」我從來不知道小胖這麼有禮貌，跟他平常完全不像。

媽媽一走，感覺他們兩個人馬上完全放鬆。小胖一定是整個人斜躺在我的椅子上，聽椅子沉重的抗議聲就知道；瘦皮猴更誇張，直接半躺在我旁邊，身上都是汗臭味。

「喂！阿虎」瘦皮猴用力推我。太過份了，他不知道我是病人嗎？

「小胖，他還是沒醒，那我還要講嗎？」

「嗯…沒關係啦，我們就現在跟他講，那他睡著沒聽到是他的事，我們有講就好。」太可惡了，天底下哪有這種事，可是究竟是什麼事情？

「好，阿虎，我們有三件事要跟你說。第一今天小敏生日，她請每個人一塊冰淇淋蛋糕。我們本想幫你留下來，但後來怕它融化，所以我們兩個就幫你吃了，你不要介意哦。」天啊！我的冰淇淋蛋糕，這兩個貪吃鬼！

「再就是阿紫請同學星期天到她家烤肉，但人數只能十個，如果我們三個一起去就會超過一個。我們想你才剛受傷，不適合吃烤肉就沒幫你報名。」阿紫！我的心已經開始滴血了，他們不知道我最喜歡的女生就是阿紫嗎？我怎麼會有這種朋友。

「第三件是社會課要分組報告，我們三個同一組。那工作分配是我負責抄下老師講的報告要點，小胖搜尋可以參考網站，你負責最後的整

理並做成簡報。」聽到這裡我真的無言。

「好啦，那我們要回家了，你多休息。」我聽到小胖邊說話邊將他龐大的身軀從我的椅子上移開，我可憐的椅子。等等，小胖還是維持他的身材？那他們應該不是壁虎，我要起來！糟糕，躺太久我的腳麻掉了，他們正在走出房間，我大聲的叫他們：

「小…胖」太久沒喝水，口太乾發不出聲音。好不容易腳可以動了，我翻身下床。「啪！」我又從床上跌下來，我努力爬到鏡子前，唉！我怎麼還是壁虎。

「阿虎…」媽媽又在叫我了，我不想回答因為我已經徹底絕望了。

「阿虎，我知道你口渴，這是我特地燉的湯，你趁熱趕緊喝。」我真的是口乾舌燥了，接過水瓶，看也不看直接往嘴裡灌。咦，味道還不錯。

「這是什麼湯啊？還蠻好喝的。」我看媽媽一副神秘的樣子。

「這是我花了好大功夫才燉好的三斑家蚊湯，怎樣，好喝吧？」

「嘔！」我把剛才喝的湯吐掉一大半。

「唉呀！你怎麼了，是不是喝太快了，快點回床上休息。」

四

「吱吱喳喳…」迷迷糊糊中，我好像聽到鳥叫的聲音，應該是天亮了。我今天要去上學嗎？算了，我連自己是人還是壁虎都搞不清楚，怎麼上學？

「阿虎…」又是誰在外面叫我。

「阿…姨，阿虎在在嗎？」原來是阿木。阿木是班上的特殊生，功課都不會，說話不清楚，動作也遲緩，大家都不喜歡跟他玩。但我比其他同學聰明，偶爾會理他一下，因為只要這樣一點點付出，阿木放學

就會幫我背書包，有時在操場叫他回五樓教室幫我拿東西，他也二話不說，跑上跑下。天氣熱時要他請我喝飲料，他第二天就將存錢筒整個帶來，對我是忠心不二。只是有時候覺得他很煩，每件事都要解釋很久他才懂，我哪來那麼多時間。現在我心情這麼差，更不想理他。但媽媽還是讓他進來房間，一進來他就放開喉嚨。

「阿虎！阿虎！」

「我在這裡，你可以不要再叫了嗎？」我真的很無奈。

「你…你在哪…裡，我看…看不到啊…」聽他講完一句話，要花很久的時間。

「我在床上，你彎下腰來仔細找好嗎？」我一點也不在意阿木知道我是壁虎，反正平常也沒人聽他說話。

「哇！你怎麼…怎麼變成一隻…蜥蜴？」我看阿木已經被嚇呆了。

「什麼蜥蜴！是壁虎。」

「喔，好，壁…壁虎。」

這時我突然想到可以替自己製造一點樂趣，於是我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變成一隻壁虎嗎？」

「為…為什麼？」阿木抓抓頭。

「因為我有法術啊！你要不要學？」我故意吊他胃口。

「你要…教我，我我就知道…阿虎對…我…最好了。」

「要學就要繳學費，你有錢嗎？」我故意擺出高姿態。

「有啊！我明天…給你。」他真的很天真呢！這樣就上鉤了。

「好吧，那你今天來找我幹嘛。」現在心情好一點，就跟他多說幾句話。

「老師說…你受…傷了，我想要幫…你背書包上…學。」不錯，阿木這個朋友還蠻講義氣的。

「嗯，很好，但我今天不想上學，你不用背了。」我準備趕他走了。

「喔，還還…有，昨天小敏生…日，吃…吃蛋糕，你…沒得吃，我把我的放…在健康中心…冰箱，我剛剛去…拿來了，現現在…給你。」我有點受感動，開始後悔剛才不應該騙他。

阿木一面拿出袋子裡的蛋糕，一面說：

「你變…成壁壁…虎時，要小心，不要被蛇…吃了還是…被人踩…到。」我鼻子酸了，眼眶也紅了，從我變成壁虎到現在，阿木是第一個能體諒我心情的人。阿木繼續說：

「下…星期我們…家烤肉，你要過來…喔，全…班只請你…一個。」我的淚水已經簌簌的往下掉，我以前怎麼那麼壞只會利用他，但現在後悔來得及嗎？

五

阿木走後，我仍然沉浸在悔恨交加的氛圍中，最後我決定吃一點蛋糕來安撫我的情緒。對一隻壁虎來說，這蛋糕太大，我將整個頭鑽進去吃，太過癮了。突然，一陣地動山搖，是地震！「媽媽！」我緊閉著眼睛大叫。

「阿虎不要怕，媽媽在這裡。」是媽媽的聲音。

「我就說嘛，只要拿一塊冰淇淋蛋糕靠近，他就醒了，哪有什麼腦震盪。」我睜開眼睛，正看見姊姊得意洋洋的拿著一塊蛋糕對著我笑。我趕快抱緊媽媽：

「媽媽，我不想再當壁虎了。」

「你是怎麼了？一直在講壁虎。」媽媽站起身來，「沒關係，反正清醒就好，去刷牙洗臉，吃完早餐還要趕著去上學。」

當我坐在餐桌前吃著豐盛的早餐時，我覺得和壁虎比起來我真的太幸福了，我不能再隨便玩弄壁虎，那樣太殘忍了，壁虎媽媽也會很傷心。

走在上學的路上真是太開心了，我從來沒有那麼想上學。「阿虎！」有人在後面喊我。我轉過頭，是阿木。

「阿虎，我幫…幫你背書包。」阿木伸過手來要拿我的書包。

「沒關係我自己背就好。」我決定從今天開始要對阿木好一點。

「阿木，今天放學要到我家玩嗎？」

「好…好啊」阿木看起來很開心。

「阿虎！」有人從後面追過來，我轉頭看，是小胖和瘦皮猴。

「嘿，阿虎你身體好了？那放學時我們一起去打球怎樣？」小胖臉上堆滿笑意。

「不行，我放學要和阿木一起玩。」我很堅定的拒絕他。

「什麼？」小胖停下腳步，臉上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不想理他們，和阿木一起走進校門。

放學了，阿木和我一起在我家前面的草皮上翻滾、追逐。玩了一陣子後，阿木從草地上撿起一根東西給我。

「阿虎，你看這…是什麼？」

我拿起來仔細看了一遍，這是一條壁虎的尾巴，為什麼會掉在這裡？我再往圍牆邊草叢茂密的地方看去，一個翻倒的鐵桶正停在那裡。難道…難道我真的當過壁虎？



翁建道

已退休的國小老師，喜歡跑步、讀書、寫作，曾得過一些文學獎。

得獎感言

接到得獎電話那一刻，我正攀著繩索艱困的走在長白山往天池的階梯上，雙腳已陷進深可及膝的雪裡，陣陣強風夾帶暴雪襲來。導遊帶著其他團員下山了，只有我堅持繼續往上走。我收起手機放入大衣口袋，順手去扶旁邊的繩索，心頭一驚，我沒摸到繩索！我整個身體急速的往一旁懸崖墜落，在掉進千年冰河那瞬間，腦海迅速閃過一個念頭；我現在要怎麼去領獎？

11月3日寫於長白山上的想像

童話組・參獎

痛感星球

◎呂黛芬

收到痛感星球送來的邀請函那天下午，我本來在竹圍的海邊玩沙。

那天下午很快樂，有可能是我長這麼大以來最快樂的一天。我會說「有可能……」，是因為去過痛感星球的人都知道，很多事情長大以後不一定跟小時候想的一樣。

在收到痛感星球邀請函之前，我身邊沒有人去過痛感星球。

或許我太小了，我身邊的小朋友和我一樣，沒機會知道痛苦是什麼。也或許爸爸媽媽早就去過了，卻沒機會告訴我，也不打算告訴我，大人不都是這樣嗎？他們大概以為我一輩子也不需要去那種地方吧！

可是，小孩子也會有機會去痛感星球玩耍的，即便我們不願意。

要不是收到了指定的邀請函，我也不願意去啊，原因你們應該猜到了吧？當然是太痛了！

我猜，也許不是每個人一生中都有機會受到邀請去痛感星球上旅遊或居住。

我只好相信，我是非常幸運的小孩。

痛感星球的邀請函裡面，附上了一張漂亮燙金的簽證。我知道簽證是什麼，爸爸媽媽只帶我出國過一次，哈哈我還不知道國家的名字，那是一個有藍藍天空，漂亮沙灘的地方，還有高高的綠綠椰子樹，從那次以後，我就常常畫那樣的圖。把天空塗藍藍，通往海邊的小路上我畫了



itsK/Shutterstock.com 授權

很多綠綠大葉子的椰子樹；海灘上有很多彩色的氣球，整片沙灘我畫了很多種貝殼，雖然我去的時候沒看到貝殼。爸爸說，那裡是長灘島，但沒告訴我那是什麼國家。

我和媽媽爸爸三個人唯一一次出國，就是那時候。在桃園機場時，爸爸從長皮夾掏出了我和他的護照簽證，然後瞪著媽媽：「你又來了！護照呢？……只叫你收你自己的東西，你都顧不好……」因為媽媽好像又找不到東西了，這次是護照。然後他們又「小聲」地吵起來了，說小聲，是因為跟在家時候比，真的小聲很多。

「那我帶碩碩去，你留在這兒慢慢找好了。」爸爸生氣地說出我很害怕的結論。

我想要媽媽一起去，但我沒有說出口。我只是很安靜地低頭，希望媽媽趕快找到。

還好後來媽媽找到了，我才有機會看到我常常畫的那種海邊風景。

對，那就是我第一次看見簽證這種東西。因為爸媽吵架的時候，我一直低頭看著護照上那一頁去長灘島的簽證。有紅紅綠綠的花紋，和一堆我看不懂的英文字母數字。上面有我的出生日期，那時我五歲，還看不懂那些數字的意義，還有其他日期的數字，爸爸解釋，那是指有效停留時間是59天。好奇怪的數字，反正憑這一張醜醜的貼紙，我就可以去漂漂的海灘59天，真有趣。不過我們只能去四天，所以多出來的數字也

沒有意義。

痛感星球的簽證漂亮多了，有燙金的花紋，上面還印著我的中文名字，貼著我的照片，奇妙的是，照片上就是我現在的樣子，不像媽媽的簽證上照片，和媽媽長得都不一樣。「以前馬麻比較瘦啊，還說呢，就是生完你後媽媽就變胖了。」

其實馬麻只是比較寬。我喜歡寬寬的馬麻抱我，不知道壯壯的把拔喜不喜歡抱寬寬的馬麻？我從來沒有問，因為我很少看到他們擁抱。

總之，痛感星球的簽證給我30天的有效日期。

這和去長灘島曬太陽並不一樣，30天真是太久了，等你去過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據說有的人甚至莫名得到痛感星球的終身居留權耶，那些人也不明白原因，或許像過年時媽媽的公司摸彩抽獎一樣，不同的是，抽中的人一定要移民痛感星球。真是太慘了！

其實受邀請到痛感星球上的訪客百分之百都是非自願的。這是我去痛感星球旅遊回來後才知道的事。

好了，該回來說說那個下午海邊的事。

我和媽媽在海邊玩沙，這一天氣氛有點怪，因為媽媽下午睡過頭了，本來我們中午就要出門，還可以去竹圍漁港喝魚丸湯，吃烤「蜘蛛」。烤蜘蛛是我叫的啦，那是路邊阿嬤賣的燒烤小卷，爸爸說我小時候不敢吃，看到會一直哭，說那是「烤蜘蛛」。那麼多腳，真的很像蜘蛛啊。沒想到不知道哪一天開始，我忽然覺得烤蜘蛛好香好好吃，以後去竹圍漁港都指定要吃「烤蜘蛛」。

但這一天，不知道是我們太晚到，還是天氣陰陰的，遊客好少，賣

烤蜘蛛的阿嬤也沒有出來。

爸爸說他加了很多天班，很累了。他要先停車在車上休息一下，叫我和媽媽先去海水浴場玩沙。媽媽牽著我的手，往海灘的方向走。

我回頭看了一眼車上的爸爸，爸爸拿起手機講電話，遠遠看，看得出爸爸笑笑的，爸爸看著遠遠的車窗外，他沒有看見我回頭看他。

走沒多久，爸爸追上來，氣喘吁吁，「碩，你沒噴藥！」他手上拿著防蚊液，爸爸總是比媽媽細心，因為新聞說最近很多登革熱案例，爸爸搖了幾下，防蚊液快沒了。

他幫我噴了，「腳腳……手手……，」我伸腳也伸手，讓爸爸幫我塗抹開。

媽媽說「沒關係吧，桃園又沒什麼案例，有噴就好了。」

爸爸沒理她。

大概我在海邊快樂玩沙半小時後，爸爸才來海邊跟我們會合。

那時我突然感到一陣刺痛和奇癢，我被蚊子咬了好幾個包。

「哈囉碩碩，歡迎來到痛感星球！」

痛感星球的黃金簽證就是那時送來的，送來的人，是一位歡迎天使。

「可是爸爸才剛到海邊，我還想跟爸爸玩堆沙的遊戲。」

「不行耶！我們必須趕快出發了，遲到的話，你在痛感星球待的時間會更久喔。」歡迎天使說。

我當時根本搞不清楚，「那……爸爸和媽媽可以跟我一起去嗎？我從來沒有自己出過門耶！」

「當然可以！住在痛感星球上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訪客。你的痛楚是可以讓別人分享的，正確的說法是別人可以分享你的痛楚，不過這

是有條件的，因為要愛你的人才能分享這份屬於你的痛苦，不過，是分享，不是分擔喔。」

雖然我搞不清楚現在為什麼要去痛感星球上居住，不過爸媽可以來看我，我就安心多了！

「碩碩，」歡迎天使親切地叫著我的名字。「沒有任何人可以分擔你的痛苦，你一定要記住這一點！那就是專門為你預備好的疼痛份量，你得自己消化掉，成為你生命的一部份。除此之外你只要擔心，到底有沒有人想來拜訪你？」

會吧？我的爸爸媽媽一定會來看我的。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我只好跟著歡迎天使走了。

那天下午我沒吃到竹圍漁港的烤蜘蛛和魚丸湯，爸爸載我們回家，弄了簡單的飯菜，媽媽說她陪我玩一下午她很累，飯也沒吃就回房間睡著了。爸爸和我安靜地吃著晚餐，我負責洗碗，爸爸又換了衣服出門，去公司加班。

我在客廳玩樂高積木，然後我就發燒了。

我去搖醒馬麻，馬麻又打手機給爸爸，電話通話中，媽媽打了兩次才打進去。

最後，我們一起去了大興西路的一家醫院，旁邊有我喜歡的溜滑梯那間。

「要做快篩才知道。自費喔，可以接受嗎？」護士阿姨說。

快篩後，是感染登革熱。

爸爸媽媽又吵起來了，互相責怪對方。「明天去大醫院，確診比較安心。」

我知道我今天不能回家了，我的頭很暈很痛，熱熱的，可是我想繼續玩樂高，媽媽把我做了一半的機器人遞給我，「在這裡，碩碩你乖。」馬麻好像快哭了。

歡迎天使說，「那我就帶你到這裡為止喔，接下來就是你自己的體會了。我只能提醒你，痛感星球有許多奧秘，你一定会有很多收穫的。例如當訪客來到痛感星球時，只要他們分享所愛的人任何一點痛苦，即便是一滴眼淚、一次心痛的感覺，他就得到了他那份禮物了！所以愛你的人們也可以得到禮物喔。」

「什麼樣的禮物？」

「每個人都不一樣，我無法回答你，而且我不是負責發送禮物的部門。」

我沒注意到又來了一位天使，「我是負責發禮物的天使。」

禮物天使？太好了，我比較喜歡禮物。

我喜歡收到禮物。

「禮物是像樂高那種玩具嗎？」

「痛感星球的禮物都是無形的，但是比樂高更好。」禮物天使是一位長髮姊姊，穿著網紗裙，我以為裙子上的蝴蝶花樣居然是真的，有好幾隻紫斑蝴蝶停留在她的紗裙上。我一直盯著那些翩翩紫蝴蝶，有幾秒鐘幾乎忘了頭痛發高燒的不舒服。

「那些蝴蝶是真的耶！」

禮物天使溫柔地說：「因為痛感星球上沒有假的東西啊，你要記住喔。這世界上連快樂的感覺都很有可能是假的，只有痛苦，永遠真實。」

「只有痛苦，永遠真實。」我跟著唸了一遍，其實我也不懂。

「不要以為你年紀小，就不能理解痛苦。」禮物天使像是知道我在想什麼一樣，突然說出我的感覺。

「請不要搞錯喔！」我等她說出答案，學校老師也是這樣，我習作不會寫的時候，他們會幫我對答案。

「痛苦是一種感受，可不是一種知識。所以面對痛苦時，你能做的是去經歷它，而不是了解它。了解痛苦的組成成分，沒法為你減輕痛苦，知道痛苦的來源也沒辦法不再痛苦。再提醒你一次喲，你能做的就是去經歷痛苦。」

「經歷完痛苦，痛苦就會離開我了嗎？」我只關心這個，例如我現在不想住院打針，我想回家。

「你還是沒搞清楚。」美麗的禮物天使也快要不耐煩起來，大概覺得「一個理所當然的真理，你怎麼這麼笨」之類的表情浮現在對方的臉上。「應該說，那時候你就得著秘訣可以享受痛苦了。」

「我才不要享受痛苦呢。我不管！我想回家……」我大叫起來，把在旁邊打瞌睡的媽媽吵醒了。

爸爸本來在走廊講電話，我只聽到爸爸在電話說，「謝謝你禱告，我再跟你說情況，碩碩在大叫，我去看他怎麼了。」

「放我走！我要離開這個鬼地方！……」忍了很久，我終於大哭。

紫蝶們仍然在禮物天使旁飛舞，她納悶不已：「我以為你很聰明呢。搞了半天，你還沒發現嗎？這是份非常光榮的邀請啊！」

「光榮？」像是學校的頒獎典禮嗎？我從來沒有得過獎狀，啊只有一次拿到進步獎，有一張小貼紙。

我不舒服，我想回家，我不想跟禮物天使說話，那些漂亮蝴蝶是很吸引我。但我只想回到真實世界，我自己的星球，我不要住在什麼痛感

星球。

我想回家，即便爸爸媽媽常吵架，那裡還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那你一定還不相信，來這兒是為了領受很大的禮物吧？」

我搖搖頭，我決定賭氣不講話。看看誰可以帶我回家。

我大叫，大哭……「爸爸我要回家。」

爸爸用力抓住我，因為我太倔強了，我對爸爸拳打腳踢，「你怎麼可以打爸爸？」

「你不愛我！」

爸爸給了我一巴掌。

當時我沒發現在痛感星球上，有一位我不認識的憂愁阿姨出現。她遠遠地看著我。

我叫她憂愁阿姨，是因為她表情充滿哀愁和擔心。

禮物天使說，「我不能告訴你她是誰，我只能說，她跨越了現實層面來到痛感星球看你，自從知道你來到痛感星球，她已經流了很多眼淚。」

那她禮物一定拿了很多。

我當時只想到這個。

但是我繼續惡狠狠地瞪著爸爸，因為他打我一巴掌，爸爸根本不愛我。媽媽也常跟我說，爸爸不愛我們。

這時候一陣風吹過，我什麼也聽不見。只有風沙沙聲。「孩子，你還不知道什麼是愛。」像是風中有人說話。

我想聽清楚些，可是一陣痛楚來襲，那個微小的聲音又來了：「我

是你的力量。」

禮物天使臉上出現了微笑：「愛的使者親自來了，如果你認識他，所有的痛苦都不白費了，也不再重要了。」

我平靜下來，「我想離開這裡，你們誰可以救我出去？」

愛的使者繼續說，「等你學會度過痛苦的秘訣，就能離開了。」

一陣沉默以後。「是陪伴呀。」愛的使者公佈答案。「是那些生命中陪在你身旁，伴你度過水火的人們。你會覺得痛苦，是因為你沒看見有人陪著你受苦，那些人不需要受這些痛苦，但因為他們愛你到了一個地步，所以陪你度過了那個最痛的時刻，我也是啊！我跨越了時空，可以得著權柄，跟每一個受苦的人在一起——假如你能看見每一個受苦的當時，我就在你身邊，你就會懂得感恩，當然，那需要信心的眼睛才看得見呢！」

「其實你最常遇到的訪客，應該說是最常來這星球走動的，是地獄星球使者，宇宙黑暗統治者卻最喜歡來這裡開發市場，痛感星球是天堂和地獄使者都樂意造訪的重要基地。」

愛的使者那時候常常陪我聊天。

兩週後，我已經出院回家，但是還沒法離開痛感星球。

爸媽忙著噴藥整理家裡。

「習慣了嗎？」愛的使者問我：「你今天看起來不太一樣耶！因為你開始習慣這裡了，好現象。」

「什麼意思？」「我才不想習慣這裡！我不喜歡痛感星球！我要離開——！」我只是小朋友好嗎？才不像你們只會說一堆，卻沒愛心，還是把我丟在這裡。

最早迎接我的歡迎天使忽然出現了：「這真奇怪！上面又幹這種事。有命令下來，所以你的行程提早結束了！」

「才兩個星期？」我以為好久好久了。痛感星球的時間和別的地方不一樣。

離開痛感星球後，我收到一本英文故事書〈猜猜我有多愛你〉，裡面是長耳兔父子的故事，我很喜歡。爸爸說是一位阿姨送我的，爸爸沒說是誰，但我忽然看見了，那是出現在痛感星球上的憂愁阿姨。

我沒告訴爸爸，我知道那位阿姨愛爸爸，也可能有愛我吧。原來大人們比我還早就去過痛感星球。

我知道了之後，忽然長大了，我得到的禮物叫做「珍惜」。最重要的是，我知道爸爸其實很愛我，也許長大後還會有機會去痛感星球作客，我也不害怕了。



呂黛芬

在港都長大、在北部蝸居。世新來的，念過廣播電視。以關鍵字「獎」搜尋，曾有廣播金鐘獎入圍兩次、台北文學獎兩次。

得獎感言

人至中年，總有些人世間的遺憾錯過，或雲淡風輕的碎片與切片，固執地插入介入我們生命中。不自量力的我總期望撿起某些生命中的碎片，以故事的形式賦予一點點意義，經歷了如粉末般破碎後，僅殘存勇氣而提筆。畢竟能賦予意義或恢復更新的，是那位鮮少提供答案的造物主吧。或許，童話是寫給大人的啟示，還有被迫提早成熟的孩子。於是我用了其中某個碎片，寫下《痛感星球》，也替代一些人一些事，記錄那些難以說出口的，人生每一次抉擇裡的痛楚。

童話組・佳作

姐姐妹妹出郵去

◎陳韋任

在這個隱密的抽屜裡，非常的凌亂。除了剪刀、膠帶、鋼筆，各式各樣的文具之外，或許你看到了，還有兩張超吸引目光的郵票！

郵票裡的女孩，姊姊名叫亮亮，妹妹名叫晶晶，同樣紅頭髮，同樣綁辮子，或許你感到納悶，兩個都長得一模一樣，為什麼名字不一樣呢？

別說太大聲，她們可會抗議唷！

「誰要跟晶晶長得一樣啊！我沒那麼倒楣！」

「亮亮才醜八怪咧！」

原來啊，這對郵票姊妹，儘管出自同一製版，面額也都是五塊錢，但她們，可都堅稱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姊妹倆中間，是一排郵票孔，像手銬一樣，將兩人扣得緊緊的，怎麼掙都掙不斷。

剪刀阿姨看不慣她們每天吵架，不耐地說：「等到主人要寄信的時候，就會把妳們撕開了，到時候，妳們要分隔多遠就多遠，只是，現在可以讓我們耳朵清靜一下嗎？」

「以後晶晶一定是被拿去貼廣告信，一寄達，就被揉一揉，丟進垃圾桶！」亮亮嘲諷道。

「才不呢！我一定會貼在一封文情並茂的情書上，為主人追求到心目中的白雪公主！」晶晶自我陶醉的說。

「做妳的春秋大夢吧！反正有一天，我是一定會擺脫妳的！」



itsK/Shutterstock.com 授權

抽屜內夥伴們，你看我，我看你，相當無奈，每天聽兩姊妹吵來吵去，彷彿整個抽屜都被吵得越亂了。

唰一聲！男主人打開抽屜，大家趕緊閉嘴。

主人迅速視察一遍，將郵票姊妹拿起，亮亮、晶晶被檯燈強光照得睜不開眼，還來不及反應，她們之間那排郵票孔已被用力撕開了。

「啊！亮亮——」

眼看姊姊亮亮被拿去貼在信封上，晶晶一方面很訝異，但很快就吃醋了：「這——怎麼會是她！」

亮亮得意大笑著：「哈哈，看吧！果然主人比較喜歡我！晶晶，妳就繼續待在抽屜裡吧！」

話才說完，主人已將晶晶拿起，貼在另一個信封上，膠水緊黏背上，那種動彈不得的滋味真不好受。

嘴硬的晶晶不忘發下戰帖：「哼！就看誰接下來被送去城堡，當座上賓好好侍候！輸了的人，永遠都晾在信封上吧！」

這時，主人將晶晶的信封對摺，裝進了亮亮的信封裡。

「啊？主人到底在搞什麼啊？」

「他該不會偷聽到我們對話了吧！」

檯燈看不下，說話了：「這就叫做回郵信封。」

「回郵信封？」

「主人把亮亮的信寄到收件人手裡，收件人收到信，會用裡面的信封，回信到主人手裡。」

姊妹倆聽完，一知半解，但晶晶先發制人大笑說道：「哈哈！主人果然是比較喜歡我的，他要我回到他身邊！」

「哼！那是因為妳長太醜，見不得人，只好把妳藏進信封裡！」

「亮亮，妳太過份了！」

正當姊妹你一言，我一語，主人一把將信封塞入背包，推門往外走。

黑暗中，亮亮、晶晶既興奮、又緊張，隨著晃動的腳步，不明的震盪，以及時近時遠的車聲，姊妹越來越害怕，主人要帶他們到哪裡去呢？

唰啦，姊妹被塞入郵筒，往下墜——

啪一聲。世界彷彿靜止，周遭一片安靜。

「黑壓壓的！好可怕，這裡是哪裡啊！」晶晶說道。

「有人在嗎？」亮亮呼喊。

「唉，這裡是郵筒啦！」旁邊有聲音出現了，「妳們就好好睡一覺，很快，郵差就會把我們帶走了！」

那聲音說完，四周又趨於平靜。

「我真是倒了八輩子的楣，怎麼又跟妳困在一起！」亮亮又生氣了。

「唉，這下子，真的分不開了！」

「怎麼辦？晶晶，我們要被送去哪裡？」亮亮態度終於稍微緩和。

「唉，黑壓壓一片，也看不到住址在哪裡！」

終於，郵筒裡的夥伴受不了了：「喂！妳們不要吵了好不好？好不

容易可以休息一下，明天還要趕路呢！」

懷著深深的恐懼，姊妹呼呼大睡過去。

＊

「唉啊！好痛啊！」信封上的亮亮，被用力蓋上一個戳記，因此痛醒。

晶晶聽到亮亮叫痛，不禁擔心起來：「亮亮，妳怎麼了？有沒有怎樣？」

「我……」

亮亮看到自己衣服被蓋了一個圓圓的郵戳，好醜啊，她急得快哭出來，但想想絕對不能讓晶晶有幸災樂禍的機會，於是亮亮改口說：「哈哈，他們在我身上蓋了一個日期，超漂亮的，我就說，我會比你更早得到上等郵票的標章！」

「哼！氣死我了……」晶晶聽完，氣得咬牙切齒。

隨著一連串不明的震盪，妹妹發現自己已被顛顛晃晃的郵差摩托車載走了！

亮亮貼在信封外面，陽光曬在她臉上，害她不禁叫痛起來。

「哎呀！痛死我了，我根本沒擦防曬油，要是把我曬黑，那該怎麼辦！」

「現在外面到底是什麼回事啊？」信封內的晶晶，好奇地問。

「不然這樣好了！妳看一下信裡面寫什麼，我再告訴妳。」

「我怎麼可以偷看主人的信！況且，這麼近，我怎麼看得到？妳要害我得近視眼哪！」

「哼！」

姊妹就這樣沿途鬧著脾氣，看在其他郵件眼裡，真是百思費解，明

明好好一趟「出郵任務」，偏偏要搞得烏煙瘴氣。

終於，郵差先生摩托車噗嚕嚕來到了一個社區。

當車子剛停妥，就見到劉婆婆正好提著菜籃走回到家。

「早啊！阿嘉，有我的信嗎？」

郵差先生笑瞇瞇望過來：「當然有！」

劉婆婆接過信，說了句：「謝謝。」

「下次見囉！」

郵差先生身子一轉，去按下一戶人家的門鈴。

劉婆婆沒多看寄件人是誰，老花眼已好多年，先上樓找老花眼鏡再說吧！

爬著樓梯，她心想，一個人住，真的很不方便，好久沒看到兒子了，如果當初不要脾氣那麼拗，跟兒子吵架，說不定，現在也不會那麼寂寞。

「唉……」想到這裡，劉婆婆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

她拿著信，回到家裡，將菜籃與信封，擺放桌上。亮亮帶著好奇的眼光，觀察著屋內一景一物。

「亮亮，我們到底在什麼地方啊？」晶晶耐不住性子的問。

「別吵啦！我還在刺探敵情。」

「敵情？有那麼可怕嗎？」

「妳不懂啦！來到新家，什麼都要小心，不然被煮了怎麼辦？」

這時，門鈴突然響起，姊妹倆緊張起來。

劉婆婆打開門，原來是隔壁的小男孩阿聖。

「婆婆！我媽媽說，要跟妳借一點鹽巴！」

「鹽巴啊？有啊，進來吧！」

阿聖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男孩，一頭亂髮，一雙大眼睛，對新奇的事物，都抱持著強大的好奇心，他很快就看到劉婆婆桌上的信封。

「婆婆，誰寫信給妳啊？」

「不知道耶！我要找一下老花眼鏡。」

阿聖看到信封上的亮亮，立刻稱讚道：「哇！好漂亮的郵票喔——婆婆，可以給我嗎？我有一本很大的集郵冊唷，可以把它跟琳瑯滿目的郵票們放在一塊！」

亮亮聞言，不禁皺起眉頭。

「郵票？可以呀！但是……我總得先找到老花眼鏡吧！」

劉婆婆打開抽屜，翻著找著，就是找不到老花眼鏡。

「我可以幫妳唸喔！我已經升三年級，學會很多字了呢！」

說完，阿聖自作主張，將信封拆開來。

「哇！」呼吸到新鮮空氣的晶晶不禁發出讚嘆。

「裡面還有一個信封耶！婆婆，我要念囉！」

找不到老花眼鏡的劉婆婆，終於癱倒在沙發上，說道：「唸吧！」

亮亮、晶晶全神貫注，聽著阿聖一言一語。

「媽，好久不見了！我知道上次吵架的事，妳還很生我的氣——」

劉婆婆聽著，不禁坐直，想阻止阿聖繼續唸，卻忍不住眼眶裡的淚水，撲簌簌流下來。

「現在想起來，為了以前那些芝麻綠豆大的小事，破壞了母子之間的感情，真是一點都不值得。不過就是碗盤怎麼擺、節目看哪一台這些無關緊要的事嘛！您年紀大了，我該讓讓您才對！記得我以前跟哥哥，也最愛吵了，您那時候教導我們，手足之間就應該相親相愛，可是，我

竟一點都沒聽進去！」

當阿聖唸到這裡，亮亮、晶晶不禁羞愧地對看一眼。

「透過這封信，我跟您說聲對不起，如果您還不想跟我說話，就回封信給我吧！」

當阿聖唸完了信，亮亮、晶晶也已淚流滿面。

劉婆婆則摀住臉，啜泣著。

阿聖遲疑了一下，決定提起勇氣：「婆婆！這裡有一個回郵信封耶！趕快寫信給你兒子吧！」

亮亮緊張起來：「晶晶，我們要分開了！」

「對呀，怎麼辦？」

在阿聖的鼓勵下，婆婆拿起了筆，在紙上一個字一個字寫了起來。

「趕快寫喔，我幫妳拿去寄！」

亮亮和晶晶眼看即將分離，不禁依依不捨起來。

「我不想走啊！亮亮，妳是我唯一的親人，我要跟妳在一起！」

「可是，妳一定得回主人家，主人跟母親，才能夠和好啊！」

「晶晶，我跟妳說對不起，身姊姊就應該照顧妳，我卻每天找妳吵架。」

「不！亮亮，我也有錯，妹妹本來就應該聽姊姊的話。」

突然，婆婆將信揉掉：「我決定不寫了！」

「啊？為什麼？」

阿聖感到訝異，亮亮、晶晶也驚訝得合不攏嘴。

「我決定親自去跟我兒子重修舊好！現在就搭公車過去，生這些氣，也沒什麼用。」

「那……這兩張郵票都可以送給我了嗎？」

「可以啊！」

聽完，亮亮、晶晶高興得只想擁抱在一起。

＊

終於，阿聖完成了郵票姊妹重聚在一塊的願望，劉婆婆也和兒子重修舊好。

亮亮、晶晶姊妹倆，現在住在了一本很大的集郵冊裡，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新朋友，有樵夫叔叔、雕像阿姨，特別是會冒煙的茶壺，每次說話的聲音，總讓亮亮、晶晶忍不住捧腹大笑。

儘管姊妹倆偶爾免不了要鬥嘴，不過，有了這次的經驗，她們了解到，姊妹之情，是什麼也取代不了。

只不過，亮亮仍舊覺得自己衣服上的郵戳很難看：「唉！怎麼擦都不掉。」

「怎麼可以擦掉呢？這是我們和好的證據啊！」晶晶說道。

話一說完，兩姊妹哈哈大笑起來。



陳章任

水象星座。曾獲梁實秋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九歌少兒文學獎……多項。著有影評集、兒童文學等多本。

得獎感言

小時候曾經大量購買0.5元郵票，沿著信封邊貼成一個框，寄出後，想像郵遞之旅吸走多少眼球。

九月份得空，卯起來主攻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類，奮戰到腦筋打結之際，冒出這篇童話點子，寫來果然紓壓。

得獎了非常高興。故事有點薄，恰恰是郵票加信封的厚度，收錄在作品集最後一篇剛剛好。很榮幸跟那麼多厲害的作家一起名列這個名單，加我臉書請搜尋：保溫冰。

童話組・佳作

畫眉與烏鴉

◎簡志仲

在雲霧繚繞的深山裡，有一片樹林，裡面住著一隻畫眉，牠的歌聲非常優美，動物們都喜歡牠。

「聽畫眉唱歌，感覺像是涼爽的風，吹在臉上那麼舒服。」獼猴平常都在樹上盪來盪去吱吱叫，要聽牠這樣靜下來說話，很不容易啊。

「聽到畫眉的歌聲，好像清涼的泉水，滑過乾渴的喉嚨那般愉快。」說話時，麝香貓抬著頭眯著眼睛，看起來就像有一股泉水，正咕嚕咕嚕地滑過喉嚨。

「聽那美麗的歌聲，像窩在媽媽懷抱裡那樣溫馨呢。」小鼯鼠從媽媽懷中探出頭來說。

聽了畫眉唱歌，獼猴覺得舒服，麝香貓覺得愉快，小鼯鼠覺得溫馨，連在追捕花鹿的獵人也停下來，安靜地聆聽；聽著聽著，獵人睡著了，花鹿便逃得遠遠地；等獵人醒來也忘記，睡著前他正在追捕花鹿。

「是畫眉的歌聲救了我！」花鹿的一對大眼睛裡，閃著晶瑩的淚光。

畫眉的歌聲，帶給動物們許多快樂；牠也很喜歡，自己的歌聲帶給大家快樂。

樹林裡有一個動物，大家都不喜歡牠。

「每次聽見牠的聲音，就覺得有石頭卡在我的喉嚨！咳！咳！」想



itsK/Shutterstock.com 授權

到那個聲音，石虎突然覺得喉嚨發癢，牠用力咳了兩下。

「牠的羽毛黑烏烏、像黑夜一樣！有一次，在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樹林裡一片漆黑，牠突然出現在我面前，真把我嚇昏了！」想起那次經驗，藍腹鵲怕得發抖，一身藍白羽毛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太可怕了！牠出現的地方，都會有動物死掉！牠根本是魔鬼！」說完『魔鬼』兩個字，穿山甲馬上縮成圓球狀，牠實在太害怕——誰能不怕魔鬼呢？

動物們說的是：一隻烏鴉。

因為烏鴉聲音難聽、羽毛像黑夜、常出現在死掉的動物旁邊，大家都不喜歡烏鴉，還有動物叫牠『黑魔鬼』。

「樹林裡，不能有『黑魔鬼』這麼可怕的動物！」動物們要烏鴉離開樹林。

「可是我什麼都沒有做啊！」

雖然烏鴉很難過，但是牠只能靜靜地走出樹林，在一片野牡丹叢裡獨自生活。

樹林裡，有棵大樟樹，那是畫眉唱歌的地方。每到夜晚，樹上會傳來畫眉的歌聲，動物們就在樹下，享受畫眉優美的鳴唱。

這天晚上，動物們又來到樟樹下。

「畫眉呀，唱歌給我們聽吧。」

「好啊。」

畫眉想，今天要唱什麼歌呢？牠抬頭看著天上。今晚的月亮很亮，很美。

「來唱一首月亮的歌吧。」

一首月亮的歌，畫眉唱到一半，動物們就睡著了。

攀蜥睡著了。牠夢見許多蟲子飛來飛去，牠不停彈出舌頭，把飛蟲一隻隻吞下肚；最後，吃了太多蟲子，攀蜥肚子圓鼓鼓，動彈不得。

小鼯鼠睡著了。在夢裡，媽媽背著小鼯鼠，從樹林這頭飛到那頭，最後牠們飛到月亮上面去。

麝香貓睡著了。藍腹鵲睡著了。獼猴、石虎、穿山甲、花鹿……所有動物都睡著了。每一個動物都做了美妙的夢。

「多麼美好的夜晚。」看大家在樹下安心入眠，畫眉想：「那麼，我也該睡了。」

畫眉收起翅膀，扭動身體，把草堆擠出一個碗狀，然後打一個大呵欠，準備入睡。

「咦？那是什麼？」

畫眉看見，樹林邊緣，有一團團紅色的光在晃動。

有一個大鬍子，一個小瘦子，還有一個大胖子，三人手裡拿著火把，身上揹著許多袋子，來到樹林裡。原來這三個人知道了，樹林裡的動物們，會一起在大樟樹下睡覺，而且要睡到陽光照在身上才醒來。今晚，這三個人就要來抓動物。

看到有人來，畫眉驚慌大叫：「快醒來！快醒來！有人來了！」

動物們依然沈睡。

「起來、快起來逃命啊！」

沒有一個動物醒來。

這時，三人已經穿過樹林，來到樟樹下。看到樹下這麼多動物，大胖子興奮大叫：「真的有動物在這裡睡覺！」

「小聲點！你會把動物嚇醒！」小瘦子大聲訓斥，就怕大胖子吵醒動物，沒留意自己也很大聲。

大鬍子搖搖手說：「別擔心，這些動物不會醒來。」三人拿起袋子，準備把動物裝進去。

畫眉看了很焦急，在樹上跳來跳去、大聲吶喊：「別睡了！大家起來逃命呀！」

「啊！好美的聲音……」聽了畫眉的聲音，大胖子昏昏沉沉，就要睡著了。

「別聽小鳥的聲音！快捂住耳朵！」大鬍子看見畫眉，便一手捂住耳朵，一手高舉火把去驅趕。然而畫眉在樹上，火把碰不到牠。

「你們快起來！快逃命呀！」

畫眉的聲音太優美，連呼喊也像唱歌。機警的鼯鼠聽見了，翻過身，張開飛膜，躺成一個『中』字型，繼續睡覺；膽小的花鹿聽見了，身體動了兩下，還是沒醒來；聰明的麝香貓聽見了，吸了吸鼻子，又大聲打呼。雖然聽見畫眉喊叫，所有動物仍舊安然熟睡。

「瞧！我沒說錯吧；」大鬍子很得意：「在大樟樹下睡著的動物，是叫不醒的。」

「可是小鳥一直吵，很煩人啊！」大胖子雙手捂住耳朵，空不出手

抓動物；大鬍子也覺得，要捂耳朵又要揮動火把，真是麻煩。

「嘿嘿，我來！」小瘦子撿起石頭，瞄準畫眉丟過去……

「可惡！」他氣得直跺腳。

躲過了石頭，畫眉趕緊飛離開大樟樹。

「怎樣才能叫醒牠們？」想到那三人就要抓走大家，畫眉萬分心急。

突然，牠想起烏鴉。

「對了！去找烏鴉幫忙！」

畫眉用力拍動翅膀，往樹林外飛。

穿過茂密的樹林，畫眉離開樹林來到野牡丹叢，看烏鴉還沒入睡，獨自在樹叢外踱來踱去，一會兒抬頭看月亮，一會兒又低下頭。

畫眉想：「大家把烏鴉趕出來，牠一定很傷心！那麼，烏鴉還肯去救牠們嗎？」想到這兒，畫眉很擔憂。「可是，」畫眉又想：「雖然烏鴉聲音難聽，長相讓大家害怕，但是烏鴉並不壞，牠只是因為大家不喜歡牠而難過，其實烏鴉也想跟大家當朋友。」最後，畫眉想：「會的！牠一定會去救大家！」

畫眉立即飛向烏鴉，並大聲呼喚：「烏鴉、不好了！有人要抓大家，快跟我去救牠們吧！」

看見畫眉飛來，烏鴉立刻躲進樹叢；畫眉在樹叢外轉來轉去，找了好一會兒才看見烏鴉。畫眉說：「有壞人來抓大家！我們快去救牠們！」

烏鴉從樹叢裡看著畫眉，牠搖搖頭，接著又低下頭。

畫眉又說：「難道你真的希望，壞人把大家抓走？」

烏鴉聽了，向前跨出一步，一會兒又退縮回去，低著頭，還是沒回答畫眉。

焦急的畫眉在樹叢外蹦來蹦去、說：「你不是想跟大家當朋友？朋友有危險就要幫牠們呀！」

聽畫眉這麼說，烏鴉慢慢走出樹叢，說：「牠們會跟我做朋友嗎？」

畫眉說：「是大家不好，在了解你之前就把你趕走。現在大家遇到危險，我們應該快去救牠們，這樣大家就會知道，你雖然長得不好看，聲音也不好聽，但是你並不壞，你不是『黑魔鬼』，大家一定樂意與你當朋友！」

「你說的對！」烏鴉點點頭，「我們快去救大家！」

烏鴉便跟畫眉一起飛向樹林。

烏鴉飛行速度很快，牠先來到大樟樹，看見三個人已經把動物裝進袋子準備離開，立刻飛過去，在上方繞來繞去大聲嚷嚷：「有人來了！大家快醒來！」

「誰！誰在那裡！」

烏鴉一身羽毛像黑夜，隱藏在漆黑夜色中，三個人都看不見牠，只聽到空中有個可怕的聲音。

「好吵哦……」

袋子裡發出聲響——烏鴉的聲音吵醒動物了！烏鴉聽了，更加奮力叫喊：「醒來！大家快醒過來！」

「你、你到底是什麼東西！出來！」大鬍子對著空中咆哮，但是什麼都看不到，就聽見一個沙啞的聲音，在漆黑樹林中飛來飛去，本來在前面，很快又出現在後面，一會兒在左邊，馬上又跑去右邊。三個人不停轉頭去看，只看見一片黑幽幽，他們感到害怕，就高舉火把向聲音揮舞。烏鴉動作很快，火把還沒過來，牠就飛開了。三人始終沒看見烏鴉的身影。

「魔鬼！一定是魔鬼！」小瘦子失聲尖叫、轉身跑出樹林；大胖子聽見『魔鬼』，嚇得丟下動物、掉頭就跑；只有大鬍子還拿火把，不斷對著聲音揮舞。

「出來！快給我出來！」

「吵什麼呀！我睡得正香甜呢……」獼猴揉著眼睛說；動物們也都爬出袋子了。熟睡中被吵醒，大家迷迷糊糊，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這時候，畫眉也飛來了。

烏鴉向畫眉大喊：「你快帶大家逃走，我來對付他！」

聽到烏鴉呼喊，動物們頓時驚醒，看到大鬍子和他手上的火把，這才知道危險。

「快跟我走！」畫眉帶領動物們往外跑，留下烏鴉獨自面對大鬍子。

害怕被大鬍子抓走，動物們拼命地跑；就要跑出樹林時，獼猴突然停下來。

畫眉看到了，說：「你怎麼停下來？快走呀！」

聽到畫眉說話，所有動物也都停下來。

獼猴說：「我們這樣跑走，沒關係嗎？」

獼猴這些話，讓其它動物也開始憂心。

「跟壞人在一起，烏鴉會不會危險？」石虎說。

「不會吧？難道人不怕魔鬼？」穿山甲一點也不擔心，烏鴉可是『黑魔鬼』啊。

「可是那人有火！火是很可怕的东西呀！」想到火，藍腹鷗怕得全身顫抖。

「這樣烏鴉也很危險啊！」花鹿的眼睛裡，有淚水在滾動著。

「不行！不能丟下烏鴉！」攀蜥撐開四腳、不停地做伏地挺身。

「我們不能讓烏鴉獨自面對壞人！」

所有動物都回頭了，牠們要回去幫助烏鴉。

動物們回到樟樹，就看見烏鴉從空中掉下來。為了擋住大鬍子，烏鴉一直一直飛、不停不停飛，終於飛不動，累得昏倒，墜落在草地。

「原來是隻臭鳥！」

這時大鬍子才看見，哪有什麼魔鬼？那些可怕聲音，全是烏鴉發出來的！

「都是你！害我抓不到動物！」大鬍子氣得火冒三丈，他拿著火把走向烏鴉。

「糟糕！快救烏鴉！」畫眉火速飛向大鬍子。

看見畫眉靠近，大鬍子舉起火把，朝畫眉揮過去。

眼看畫眉有危險，麝香貓抓起攀蜥，溜到大鬍子腳邊，出其不意跳到他前面，把攀蜥往上拋，攀蜥就對準大鬍子雙眼，用力彈出舌頭；
「哇！我的眼睛！」趁大鬍子張不開眼，穿山甲蜷成一顆球，使勁滾過

去把他撞倒；用尾巴吊掛樹枝上，手上捧一堆石頭，獼猴早已等在那兒，牠看準時機，鬆手放石頭往下落；「唉啊！痛死我了！」石頭砸在大鬍子頭上身上，痛得他不停哀號；「哇！怎麼看不見了！」鼯鼠媽媽從樹上飛下來，張開飛膜蓋住大鬍子的臉，嚇得他哇哇大叫，背上小鼯鼠也拔了他好多頭髮。當大家包圍大鬍子時，石虎一溜煙地跑過去、叼起烏鴉、跳上花鹿的背，花鹿立刻轉身、載著石虎與烏鴉、往樹林外飛奔而去。

「救到烏鴉了！大家快走！」聽畫眉這麼說，動物們不管大鬍子，趕快跑掉了。

過一會兒，大鬍子終於爬起來，動物們早已不見蹤影。

「可惡！」忙了一晚，連一隻動物都沒抓到，還弄得一身狼狽，大鬍子氣得拿火把往樟樹丟；火把掉在草地上，大火一下子燒了起來。眼看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大鬍子嚇得臉色發白，也不管動物，趕快逃出樹林。

很快地，樹林陷入一片火海。幸好所有動物都逃了出來。

大火燒了三天才熄滅。

動物們回來，看大火已經燒掉樹林，也燒掉牠們的家，畫眉唱歌的大樟樹也光禿禿的，茂密的綠色樹林，轉眼變成一片黑土，大家都留下眼淚。最傷心的是畫眉，牠覺得樹林變成這模樣，是自己的歌聲害的。

「這不是你的錯。」藍腹鵲溫柔地說。

「對啊！別難過了。」獼猴摸摸畫眉，安慰牠說：「大家都沒事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穿山甲說：「幸好有烏鴉，是牠救了我們！」

「咦？烏鴉呢？」大家東張西望，看不見烏鴉。畫眉飛上天空，找了很久，才發現烏鴉站得離大家遠遠地。

畫眉飛過去對烏鴉說：「大家都在找你呢。」烏鴉沒回話，只是低頭。

動物們看見烏鴉，紛紛靠過來。

「對不起，我不能因為你聲音不好聽就討厭你。」石虎低頭向烏鴉鞠躬。

「對不起，我不能因為你羽毛的顏色就討厭你。」藍腹鵲也向烏鴉行禮。

其它動物也一一來向烏鴉道歉。看大家圍過來，烏鴉抬起頭，有點害羞，說：「你們……會跟我做朋友嗎？」

「當然啊！」獼猴爽快地說：「你又不壞，大家當然願意和你做朋友！」

烏鴉問：「你們不會討厭我的聲音難聽嗎？」

石虎說：「難聽的聲音，才可以嚇走壞人！」

烏鴉又問：「你們不會討厭我的羽毛像黑夜嗎？」

藍腹鵲說：「羽毛像黑夜，壞人見了才會害怕啊！」

「而且，你為了救我們還，昏倒了……」淚水從花鹿眼中奪眶而出。

畫眉對烏鴉說：「你看！大家都願意當你的朋友。」

烏鴉點點頭，說：「嗯，我們都是好朋友！」

不久之後，地上長出油綠綠的草，大樟樹重新發出嫩枝；又過了一段時間，好不容易，樹林回復成過去的樣貌，動物們又回到樹林裡生活。

不過，現在的樹林，跟以往有些不同。

樹林裡，跟以前一樣，有棵大樟樹，上面有一隻畫眉。畫眉在樹上唱歌。

不同的是，大樟樹上多了一個動物。那是一隻烏鴉。烏鴉在樹上做什麼呢？

每天晚上，當畫眉在樹上唱歌，烏鴉便在一旁抬頭瞭望，看有沒有人接近樹林。

動物們現在知道了，烏鴉有嚇人的聲音，烏鴉有駭人的黑色羽毛，但是烏鴉不壞，牠很勇敢，又很善良。

現在，樹林裡的動物們，除了畫眉，還多了烏鴉這個好朋友。



簡志仲

一九六八年生。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畢業。從事網頁程式設計。

得獎感言

一陣無中生有、惹是生非過後，他跳出 word，伸伸懶腰，盤想該怎麼繼續那些人的人非。mail checker 提醒他有新郵件。點開那封陌生信件，讀著內容，情緒開始浮動，他摘下耳機，從音樂的躁動中脫離，起身走走，喝水，說話。數小時過去，看著天花板，心跳仍唐突。

對一個幾十萬文字埋在硬碟未發表的人，首作能以獲獎面世，確是一件驚喜，更是莫大鼓勵。感謝我的家人，感謝主辦單位，感謝太多值得感謝的。

童話組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5年10月14（星期五）上午10點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三樓

決審委員：傅林統、馮輝岳、林世仁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主任溫琳琳

《聯合文學》周玉卿總監、許雅筑、郭于捷

主席：傅林統

文字紀錄：許雅筑

攝影：郭于捷



執行單位報告

周玉卿：

鍾肇政文學獎今年邁入第二年，延續第一屆徵稿類別：新詩、短篇小說、童話、報導文學。第二屆鍾肇政文學獎由《聯合文學》雜誌承辦，徵文自105年6月16日至105年9月10日止，初審資格審查後的100件作品進入複選，由複審委員作家王開平、李儀婷、黃惠鈴進行複選，經過審查會議後，共選出30件作品進入決賽。

今日會議推舉傅林統委員擔任決賽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整體評審狀況說明

傅林統（以下簡稱傅）談論整體印象：

童話評審有三個取向議題，一為童趣與內涵比重；二為讀者是兒童，或包括成人在內；三為奇幻與合理性的構成方式。而我這次評判童話的標準強調內容需要有創意性。

馮輝岳（以下簡稱馮）談論整體印象：

我的基本評判標準如下：使用貼近兒童的語言，內容兒童能夠體會且感興趣，「幻想」合乎邏輯，若書寫的角色是「物」，則需保有「物」性。

林世仁（以下簡稱林）談整體印象：

我的評判原則第一點是創意，沒有重覆過的題材我會比較感興趣；第二點是情節完整，邏輯通順，第三點則是在閱讀的過程中要有看故事的愉悅。如果符合以上三項，我會支持該篇作品。

第一階段評選

傅林統：統計評審各自進入決審會議17件作品中，請各自挑選2-4件最佳作品，獲選作品共計7件，結果如下：

〈角板山的瞭望臺〉（馮）

〈H2O仙子〉（林、傅）

〈動物的道賀團〉（傅）

〈畫眉與烏鴉〉（馮）

〈真相〉（林、傅、馮）

〈痛感星球〉（傅）

〈姐姐妹妹出郵去〉（馮）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角板山的瞭望臺〉

傅：篇名中出現角板山，角色應該是屬地，但文中動物都不是角板山會出現的動物，篇名改成「瞭望台」較為合適。其中，撞牆鬼突兀出現，沒有伏筆和線索，成為該篇架構的弱點。

馮：文本前段有提到撞牆鬼，我認為不算突兀，角色雖然不是角板山的動物，但確實是臺灣的物種，所以我認為這不是太大的問題。

林：在地背景佳，但故事設定有問題，前提是牆壁鬼引發緊急狀況，才要建造瞭望臺，需要保衛身家，但劇情轉成兩個瞭望台的競賽，與背景題材的主題性不合。牆壁鬼始終沒出現，結尾反而是小白豬假扮牆壁鬼讓兩方瞭望台的人和解，我認為主軸連不起來，似乎成為岔出去的旁支。

〈H₂O仙子〉

傅：奇幻與真實交融，內容溫馨感人，非常讓人喜愛。

馮：中間情節跳接太快。

林：將水仙和H₂O的結合很有趣，H只有一個時HO便是半仙，情節有轉折，雖然第二次轉折較為薄弱，但也有水花的清新感。

〈動物的道賀團〉

傅：屬於科幻故事，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朝向未來做發揮幻想，主題是回歸自然才是人類真正的幸福，科技的過度放縱會招來無法克制的悲劇，探討內涵也與少子化議題有些微關聯。

馮：有些句子太長，全篇敘寫會議顯得沉悶，不夠生動引人。

林：主題比情節好，其中提到人是抄襲動物的概念很有趣，從動物的角度看待人類少子化，只不過整個過程都是在一個會議中談出來，少了情節變化的趣味性。

〈畫眉與烏鴉〉

傅：適合年紀小的兒童看，可惜創新不足。

馮：附議傅林統老師的看法，但也欣賞平實、平穩的作品。

林：主題傳統沒新意，敘述流暢，文字佳。

〈真相〉

傅：靈肉分離中發現人心的真實，手法佳但略為俗套，故事內容較為常見，但故事人物互動創新。

馮：語言運用嫻熟，幽默的文句間流露母子、同學間的情誼。

林：文字生動、逗趣，富有閱讀性趣味，也有懸疑性。其中更蘊含雙寓

意：是變成壁虎呢？還是哪個同學才是真的對我好？在困境中發現人性的真實。

傅：真相的寓意我同意後者。

〈痛感星球〉

傅：有著作者對人生問題的深層思考，主視角從另一個星球隔岸觀火，客觀地看人生。痛苦是人生必經歷練，痛苦是代表成長、茁壯的簽證，意義良善，而痛有兩層意義，痛哭及痛切，讓心靈境界提升，富有意義，不過小孩可能會較為看不懂。

馮：語言說理多，小孩可能不易體會。

林：當主角收到痛感星球邀請卡後，同時有兩個空間路線在進展，去痛感星球與在現實生活之中，但描述定義不清，張力不足。結尾有新意但不完整，在痛感星球上看見擔心他的阿姨是爸爸的外遇對象，暗示儘管父母離異，父親另娶也不見得是壞事，因為新媽媽也是愛你的，對父母分離的孩子也許能夠帶來心靈上的安慰，但沒有照顧到媽媽的角色，優點是描述父母外遇時隱晦且富有技巧。

〈姐姐妹妹出郵去〉

傅：解開姐姐妹妹的心結而一同出遊，安排溫馨，屬於生活故事，卻缺乏童話講究的奇幻趣味。

馮：文中句子有些問題，比如說「晶晶一方面很訝異，但很快就吃醋了」，應該是「一方面……一方面……」，這是一個很平實的故事。

林：主題傳統，文字處理較為輕率，不過兩個轉折很有趣，一開始郵票

姊妹彼此希望分開，卻被主人作為合郵信封一起寄出，最後由主人寄給奶奶的信件內容頓悟手足之情的重要。

第二階段評選

每位委員評分第一名6分，第二名5分，以此類推之後統計結果。

〈角板山的瞭望臺〉（馮輝岳5分）

〈H2O仙子〉（馮輝岳4分、傅林統6分、林世仁5分）

〈動物的道賀團〉（傅林統4分、林世仁1分）

〈畫眉與烏鴉〉（馮輝岳3分、傅林統1分、林世仁3分）

〈真相〉（馮輝岳6分、傅林統2分、林世仁6分）

〈痛感星球〉（馮輝岳1分、傅林統5分、林世仁4分）

〈姐姐妹妹出郵去〉（馮輝岳2分、傅林統3分、林世仁2分）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H2O仙子〉（15分）獲得第一名，〈真相〉（14分）獲得第二名，〈痛感星球〉（10分）獲得第三名，〈畫眉與烏鴉〉、〈姐姐妹妹出郵去〉（7分）2件列為佳作。雖〈角板山的瞭望臺〉、〈動物的道賀團〉並列5分，但經評審討論，兩篇各有重大疏漏，因而另外一名佳作從缺。

（中午12時散會）

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壹、宗旨：

為發掘和培植文學人才，推廣文藝欣賞之風氣，以鼓勵愛好文學人士創作。

貳、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3. 承辦單位：桃園市立圖書館
4. 執行單位：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文學雜誌

參、徵選資格：

參賽者需具中華民國國籍，以中文寫作。各組創作題材均需以台灣（含澎湖、金門、馬祖）各地城鄉風土、人情、地誌、傳說故事等為主，能表現桃園題材者尤佳。以未曾發表（含演出、網路、實體出版）、未曾獲獎之作品為限，翻譯、改寫作品不予受理。

肆、徵文類別及作品規範：

1. 徵件類別：新詩、短篇小說、報導文學、童話四大類。
2. 每人每類以參加一件為限，但參加之文類數不受限制。
3. 參加徵文作品一律以電腦繕打，採直式橫書書寫，文字應採12號新細明體，並須以現行通用中文標點符號，作品以A4大小紙張直式輸出，雙面列印，編列頁碼、裝訂。（以文字書寫代替電子稿者，投稿時請自留稿底，恕不退稿。若字跡太過潦草，導致無法辨識者，則不評審。）
4. 應徵作品內文不得書寫任何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

- 之記號（姓名、個人資料請填寫於報名表。）
5. 作品題目，一律見於作品第一頁最前端，不得另紙印製。
 6. 每篇應徵作品，都需列印紙本一式6份，簡單裝訂即可，可不加封面。另填寫報名表與授權同意書。
 7. 應徵作品必須不曾在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等公開媒體發表過；已輯印成書或出版作品者亦不得參選。
 8. 嚴禁抄襲，如有抄襲，公布其真實姓名及相關資訊。
 9. 如有前述7、8兩項任一種情形者，將取消參選資格，已得獎者，將追回獎金及獎座或獎狀，並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
 10. 參加徵文，一律以郵寄方式寄達32043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76號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 收，封面請註明「參加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組別與名稱」。

伍、徵文組別：

1. 短篇小說類：8,000-12,000字為原則。
2. 報導文學類：12,000-18,000字為原則。
3. 新詩類：20至40行為原則。
4. 童話類：3,200-4,800字為原則。

陸、投稿方式：

請於活動專屬網站（<http://literature.typl.gov.tw>）或至承辦單位桃園市立圖書館官方網站（<http://www.typl.gov.tw>）、執行單位聯經出版公司官網（<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index.aspx>）皆可下載報名表。並以紙本形式，寄至：32043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76號 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 收。

柒、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105年9月10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捌、獎金及錄取名額：

- 1.短篇小說類：首獎1名，獎金25萬元；貳獎1名，獎金16萬元；參獎2名，獎金10萬元；佳作3名，獎金4萬元。
- 2.報導文學類：首獎1名，獎金25萬元；貳獎1名，獎金16萬元；參獎1名，獎金10萬元；佳作3名，獎金4萬元。
- 3.新詩類：首獎1名，獎金12萬元；貳獎1名，獎金8萬元；參獎1名，獎金6萬元；佳作3名，獎金2萬元。
- 4.童話類：首獎1名，獎金12萬元；貳獎1名，獎金8萬元；參獎1名，獎金6萬元；佳作3名，獎金2萬元。

玖、評選辦法：

- 1.邀請作家及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所有作品採匿名方式公開評審。
- 2.評審分為初複審及決審。
- 3.初複審委員負責資格及規格審查，包括應徵資格、徵文類別、作品規範、字數、抄襲及重複投稿等情況，以剔除不合規範、不具資格之作品。
- 4.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獎項得從缺，評審委員會得視作品水準於未超過獎金總額範圍內增加錄取獎項及入選名額。

拾、公布及頒獎日期：

預計至遲於105年11月15日間公布於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活動官網站（若提前或延後將於活動網站通知）。並擇期舉辦頒獎典禮，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拾壹、出版：

結集出版《2016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專書，出版時由得獎者校對並自負文責，並不再致贈版稅稿費。版權歸屬主辦單位，並致贈得獎者每人15冊。

拾貳、注意事項：

1. 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主辦單位於該著作存續期間，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2. 參選者請於報名表上詳載個人資料及作品相關說明，作品稿件上請勿書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若違反此規定將不列入評選。
3. 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行政辦理之目的蒐集，同意提供主辦單位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姓名、性別、生日、電話、e-mail、簡歷及身分證字號等報名相關資料。
4. 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得獎資格，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若因作品抄襲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主辦單位得以追償其法律責任。
5. 參與者皆視為認同本徵選辦法，報名時已詳讀所有規定。
6. 依所得稅法規定，機會中獎之獎項價值若超過新臺幣1,000元，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若獎品價值總額超過新臺幣20,000元，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須就中獎所得代扣10%稅額。得獎者須依規定交付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若得獎者經主辦單位通知拒絕繳納代扣稅額，視為得獎者放棄得獎權益，亦不再進行得獎名單遞補。
7. 得獎者需於通知期限內立即繳交作品電子檔，且不得更改文章內容，違者取消其得獎資格。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並公告於活動專屬網站。



二〇一六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發行人／鄭文燦

出版者／桃園市立圖書館

總編輯／莊秀美

企劃督導／蔡志揚、溫琳琳

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電話／(03) 332 2592

傳真／(03) 331 8634

網址／<http://www.typl.gov.tw>

作者／江冠明、邱建國、呂黛芬、林惠珍、金萱、林珊卉、翁建道、
高肇政、陳昇群、陳韋任、許勝雲、張英珉、張俊堯、張捷明、
淤積、黃宏春、游善鈞、葉士瑜、楊智傑、楊語芸、謝明憲、
簡李永松、簡志仲、羅靜如（按姓名筆劃排序）

規劃執行／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林載爵

總經理／羅國俊

總編輯／王聰威

執行統籌／周玉卿

責任編輯／紀竺君

美術設計／郭于縷

校對／謝恩仁、溫琳琳、許雅筑

地址／11005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電話／02-87876242

網址／<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

印刷廠／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年12月 初版

定價／300元

ISBN 978-986-05-0989-2（平裝）

GPN 101050261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詠望春風：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6 /
江冠明等作；莊秀美總編輯. -- 桃園市：桃市圖，
2016.12
面；公分
ISBN 978-986-05-0989-2(平裝)

830.86

105022607

